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九册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黃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坊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建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建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九册 目錄

第十二卷 唐代(下)

附圖（計三十六幅）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九冊

第十二卷　唐代（下）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九冊

第十二卷　唐　代（下）

第九章　唐對外戰爭之四——玄宗征奚、契丹、突厥、吐蕃及突騎施之戰（附圖九——三〇七、三〇八、三〇九、三一〇、三一一、三一二）

一、征奚契丹：自睿宗太極二年（西元七一三）接續武后以來對奚契丹之征討，至開元六年（西元七一八）凡三次謀復營州（今熱河朝陽）之戰，均告失敗。

二、征東突厥：自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接續武后以來對突厥之戰，至天寶三年（西元七四四）之兩個時期戰爭，共歷三十年始討滅之。東突厥亡。

三、征吐蕃：自開元二年接續武后以來與吐蕃之戰爭，至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起，其間四十餘年雖曾數次大破吐蕃，但此一戰爭迄仍未息。至德宗之世，吐蕃且乘中國之內亂，入陷長安（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

四、征突騎施：自中宗神龍年間（西元七〇五）突騎施代西突厥興，唐對之征撫兼施，自開元五年至二十五年，時有叛服，開元二十六年始討滅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張柬之推翻武后，擁中宗復位，其事已詳見前章。但中宗復位後，未幾復有武三思之復起與韋后之亂政，及韋后伏誅，繼又有太平公主之謀亂，是爲唐自武后以來，相繼而起之禍亂。玆略述其事如左：

武三思復起：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正月，中宗復位，二月復唐國號，並立妃韋氏爲皇后。韋后京兆萬年人，祖弘表，貞觀中曹王府典軍，父玄貞（光宅元年，西元六八四年爲武后所貶，見前章）。中宗在東宮時，被選爲太子妃。嗣聖初年，中宗即位立爲皇后。中宗被武后遷移房陵時，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其時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由於韋后與同憂患，故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日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諫，不聽。（見新唐書卷七十六韋皇后傳）

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之時，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指武三思者）；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等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等（柬之、敬暉、彥範等，爲推翻武后之主要人物，詳見前章）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亦不聽。中宗女安樂公主（遷房陵時，韋后於途中所產，中宗愛之特甚。）適三思子崇訓。又有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武后甚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中宗即位，又使專掌制命，而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

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於是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中宗又使韋后與三思博戲，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屢諫不聽，此爲同年二月之事也。（通鑑唐紀二十四）

中宗又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中宗又洩之，三思之黨切齒。同年二月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三思等固辭，乃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五月，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此人乃一術士，與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中宗所重）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故，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中宗不許。由是敬暉等畏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中宗親三思而忌暉等，卻悉以暉等之謀告三思，而反爲三思所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

是月，前殿中侍御史鄭愔私謁三思，獻除張柬之等之策。愔先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又坐贓亡入東都，因私於三思。愔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五人謂中書令張柬之、同三品袁恕己、內史崔玄暐、納言敬暉、桓彥範），膽略過人，廢太后（武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意。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宴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計，遂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於是，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爲中宗畫策，不若封敬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重功臣，內實奪其權柄。中宗以爲然，即於是月（神龍元年五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爲博陵王。參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又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唐紀二十四）

三思既去張柬之等之政柄，即會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前爲張柬之等所逐者復之，於是大權盡歸於三思矣。

是時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改易制度，以取時望，制皆許之。尋又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降爲縣王也），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神龍二年（是年十月中宗遷還西京長安），武三思以敬暉、袁恕己、桓彥範尚在京師（張柬之已於上年表請歸襄州養疾），忌之，是年閏正月，出爲滑、名、豫三州刺史。尋三思與韋后又日夜譖敬暉等不已，三月復遠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暐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爲黨與坐貶。三思又惡黃門侍郎宋璟，四月出璟檢校貝州刺史。蓋處士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命斬月將，而璟不奉詔也。五月，武三思遂使鄭愔告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璟等，與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通謀（同皎疾三思與韋后所爲，已於同年三月，以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廢韋后之罪，坐斬），貶暉爲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長任，盡削勳封。七月，武三思又陰令人疏韋后

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因奏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爲之，並云雖言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乃長流暉於瓊州（今海南島定安縣），彥範於瀼州（今廣西上思縣南），柬之於瀧州（今廣東羅定縣東），恕己於環州（今廣西思恩縣），玄暐於古州（今廣西懷遠縣），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三思又諷太子重俊（本月立爲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中宗以暉等掌賜鐵劵，許以不死，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遂遣大理正周利詣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遂誅殺彥範、敬暉、恕己等而還。（新唐書卷九十九崔湜傳）

武三思已誅敬暉等，而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於是三思權傾人主矣是時，安樂公主亦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中宗署之。中宗竟不視笑而從之。由於中宗之昏庸，遂種下宮廷爾後禍亂之源。

景龍元年（西元七〇七，韋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重俊乃後宮所生），惡之，而武三思尤忌太子。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衞將軍武崇訓且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敎公主言於中宗，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由是太子積不能平，乃於同年七月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大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沙叱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及其親黨十餘人。中宗避難於玄武門樓，旋卽命羽林飛騎討平之。殺李多祚等，太子重俊亦死焉。

當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時，因有引相王（卽睿宗）者。珦密爲之申理，中宗乃不問。但自是安樂公主及

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又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中宗乃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上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遂寢其事。然而新禍機又自此而潛伏矣。蓋韋后一派，與太平公主一派之鬪爭，又從此而日亟也。（見新唐書卷一二三蕭至忠傳）

韋后之變：武三思雖死，但三思之背景為韋后，故其禍亂猶未已也。至景龍二年（西元七〇八），安樂公主等驕橫甚已，其同黨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沛母國夫人鄭氏、尙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奴婢，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為勢傾內多，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樂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中宗與韋后公主又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以為「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已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亦上表諫，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見新唐書卷一一八辛替否傳）

至景龍三年，太平，安樂二公主，遂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中宗始患之，而問策於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宜斥逐姦險讒諂之人，抑慈存嚴，示以知禁，中宗不能用。可知中宗此時為

后，妹及女所困擾而一籌莫展也。（見新唐書卷一一九武平一傳）

翌年正月十四日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四月十四日，中宗又幸隆慶池，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與中書令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請中宗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景龍二年十月，安樂公主改嫁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中宗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橈，中宗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見舊唐書卷一八七燕欽融傳）

中宗對欽融之事，雖不窮問，而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爲之憂懼，是爲韋后後日弒中宗之張本。是時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太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亦謀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相與合謀於餅餡中進毒。六月初二日，中宗遂崩於神龍殿。韋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翌日始一面徵諸府兵五萬，屯於京城內外，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衞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中宗子，後宮所生，神龍初爲韋后所譖累貶徙合均二州）一面召諸宰相入禁中，以刑部尙書裴談、工部尙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尙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從崔湜並同平章事。此爲韋后鞏固宮廷權力之部署也。

是時，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上官宛兒於太子重俊起兵時，懼禍，遂心附帝室），卻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時年十六）爲皇太子（中宗四子，韋后生重照，爲武后所杖殺，後宮生重福，重俊，重茂），皇后知政事，相王且

參謀政事。但宗楚客反對之，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與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韋后臨朝，罷相王政事，以相王爲太子太師、太尉。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旋重茂卽位，是爲殤帝，尊韋后爲太后。於是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衞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然而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乃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唐紀二十五）

時臨淄王隆基（相王第三子），會罷潞州別駕在京師。王性英武，善騎射，見韋后弒中宗矯詔稱制，乃有謀匡復之志。陰聚才勇之士，又厚結萬騎豪傑。（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乃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遂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衞尉卿薛崇暕、公主府典籤王師虔，苑總監鍾紹京、尙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玄宗本紀云長上折衝通鑑謂屬雍州）折衝麻嗣宗，道士馮處澄、僧普潤等，謀先事誅之。時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

隆基討韋氏之策已定，有議宜先啓相王者，隆基曰：「我曹爲此以殉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同（六）月二十日晡時，隆基與幽求等入苑中（註一），會於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說之，乃趨出拜謁。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及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

羽林營，斬從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謂韋氏男女長及馬鞭者）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執斧鋸以從。又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煙閣前，即大譟。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即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衞兵在太極殿宿衞梓宮者，聞譟聲皆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隆基入宮，上官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以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並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進謁相王，叩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執而斬之，並斬其弟晉卿。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爲亂兵所殺。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侍中紀處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皆收斬之。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京城南），襁褓兒無免者。武氏宗屬，誅死流竄亦殆盡。（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唐紀二十五）

韋氏已誅，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俄而以功立爲太子。以宋王成器爲左衞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衞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以上皆睿宗子)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高祖子元慶之孫）檢校右金吾衞大將軍。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其餘立功之臣皆有爵賞。遣十道使齎書宣撫，以安

定人心。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成千里、李多祚等寃，復其官爵，奬彼等尊奉帝室之功也。同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使少帝傳位於相王，是爲睿宗。以許州刺史姚元之，洛州長史宋璟等爲相，革新中宗弊政，復修綱紀。

太平公主謀易太子：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與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乃誅張易之，公主與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公主既屢立大功，益尊重，睿宗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嘗與太平、三郎（太子隆基）議否，然後可之。公主所欲，睿宗無不聽從，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於是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其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遂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同年十月，睿宗下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而公主謀之日亟，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睿宗。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自不安。

翌年（景雲二年，西元七一一），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又使其婿唐晙邀太子少保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睿宗曾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公主）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太平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乃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太僕卿同平章事郭元振救之得

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吏部尚書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乃與兵部尚書姚元之密言於睿宗曰：「宋王（成器）陛下之元子，豳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隆範、隆業）左右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右散騎常侍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以安太子。睿宗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公主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睿宗又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之。二月初一日，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爲左衞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衞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初二日，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見舊唐書卷九十二韋安石傳，卷九十六宋璟、姚崇傳，卷九十七張說傳）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隆基。隆基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遂貶元之爲申州刺史，璟爲楚州刺史。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命。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爲戶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爲侍中，與侍中李日知代姚宋爲政。此爲太平公主與太子隆基鬬爭之趨於表面化，而隆基猶不得不退讓也。但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仍由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此爲隆基終於獲勝之張本。

四月，睿宗似已深知惟有傳位於太子，姑侄之間始可息爭，朝廷始得安定。乃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又爲皇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

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素附太平公主，上言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乃止。然同月十三日猶下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以上授除，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回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公主已還京師，請以中書令韋安石爲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蓋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旋又遷爲東都留守。又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公主第。公主又以太子詹事崔湜素私侍己，欲引以爲相，使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翌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七月，以竇懷貞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是月慧星出，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睿宗曰：「慧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欲以此言譖太子。睿宗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太子固辭，亦不許。同月二十五日，遂下制傳位於太子。八月太子隆基卽位，是爲玄宗，尊睿宗爲太上皇。

睿宗已下傳位之制，太平公主勸睿宗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睿宗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遂定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唐紀二十六）

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玄宗曰：「竇懷貞、崔湜、同三品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玄宗深以爲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大懼，列上其狀，

遂流幽求於封川、張暐於峯州、光賓於繡州。由是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玄宗益不相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註二），文武諸臣，太半附之。（見新唐書卷一二一劉幽求傳）

開元元年（西元七一三）六月，太平公主乃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高祖從父新興王德良之孫，去年以有治績始襲王爵。）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於玄宗。元楷、慈二人數往來公主第，相與結謀。中書侍郎王琚言於玄宗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王琚河內人，於中宗神龍元年預於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亡命傭書於江都。玄宗爲太子時，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庭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社稷宗廟爲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丹煉砂詼諧嘲詠，可與優人比肩。」乃奏爲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玄宗即位，以爲中書侍郎。時左丞張說亦自東都遣人遺玄宗佩刀，意欲玄宗斷決。荆州刺史崔日用入朝奏事，亦言於玄宗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玄宗恐驚動上皇，日用亦以王琚之言勸之，並曰：「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玄宗以爲然，遂以日用爲吏部侍郎。（見新唐書卷一二一王琚傳及崔日用傳）

七月，左散騎常侍魏知古告太平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常元楷、李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語南牙舉兵應之。玄宗乃與岐王隆範、薛王隆業、吏部尚書同三品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原爲玄宗奴，驍勇善騎射），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原亦爲玄宗奴，驍善騎射）等，定計誅公主。是月初三日玄宗因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乃遣其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常元楷、李慈先斬之，擒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蕭至忠、岑羲於廟堂，皆斬之。竇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上皇命曰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玄宗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誅其親黨，薛稷、崔湜賜死。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公子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初四日，上皇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自徙居百福殿，無爲養志焉。（通鑑卷二一〇唐紀二十六）

自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中宗復位以來，中歷武三思、韋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數度宮廷權力鬪爭，至此凡歷九年，賴玄宗英明武斷，乃得平定。唐初由太宗所造成之赫奕國威，亦由此而復興焉。（以上通鑑唐紀廿六）

在以上九年中，唐對外之關係，其大者如神龍二年（西元七〇五），突厥可汗默啜入寇靈州，景龍二年（西元七〇八）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禦突厥，同年牛師獎討突騎施於西域。景龍四年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嫁吐蕃。太極元年（西元七一二）幽州大都督孫佺征奚、契丹，敗沒。同年十一月上皇遣玄宗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以任征伐所至建功。蓋自武后擅政以來，東方之奚、契丹，北方之北突厥，西方之西突厥及吐蕃，常爲寇患，烟塵不息。其事已詳見前章，玆不贅述。

註一：通鑑卷二百九十駐云：「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灞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二里，皆隸入苑中。」

註二：同上書卷二百十，開元元年駐云：「考異曰：唐曆曰：宰相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爲宰相，或者新舊傳幷象先數之，唐曆不數先象耳。」時竇懷貞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蕭至忠爲中書令，岑羲爲侍中，崔湜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郭元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陸象先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九—三〇七、九—三〇八、九—三〇九、九—三一〇、九—三一一）

地理形勢：自高宗末年以來，唐與奚、契丹、北突厥、西突厥、吐蕃之國防線，大概東自營州（今熱河朝陽縣）陷落之後，以渝關（今山海關），燕山山脈對奚、契丹爲防拒。對北突厥之寇患，則以長城及陘山（今句注山脈）、黃河、西至靈州（今寧夏靈武）爲防拒。對西突厥之叛服，則以今新疆博得羅霍洛山、闊克沙勒嶺（有時提進至碎葉城——今俄境托克馬克）、至葱嶺（帕米爾高原）爲國防線。對吐蕃之寇患，則以涼州（今甘肅武威）、鄯州（今青海樂都）、經洮河之線，南至四川之松潘、大渡河，西康之雅礱江，雲南金沙江，至洱海之線爲防拒，國防線之長，可以概見。而當此時代，奚、契丹、北突厥，吐蕃等種族皆繁盛，時常大舉入侵，由此亦可知唐代國防之艱鉅。

至於唐對奚、契丹之國防，則以幽州爲中心。地勢險要，所謂「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方輿紀要卷十一）者也。又有隋所開之運河永濟渠，漕運暢通，軍需資給便利，故唐之東北國防，以此爲樞紐，亦河北安危所繫也。

北對突厥之國防，則以太原、朔方（豐州，今五原南黃河南岸）、靈武爲中心。太原所謂「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爭之地也。（方輿紀要）朔方（豐州）所謂「截河套之衝，固延綏之守。」漢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備邊之本也。」「貞觀以後，聲教訖於漠外，而邊備未密，河西、朔方、時有闌入之慮。景龍二年，張仁愿擊突厥，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路。」（其事詳見前章）。靈州所謂「爲關中之屏蔽，河隴之襟喉，漢濱河置障，畿輔緩急，視北地之安危。晉邊備不修，雄疆盡成戎藪，故涇渭以北，遂無寧宇……。西魏以迄周隋，亦以靈州爲關中藩捍。」（方輿紀要卷六十二寧夏鎭）。

對西突厥之叛服及吐蕃之寇患，唐則據葱嶺、天山，以高屋建瓴之勢臨之。唐爲鞏固此一國防，在葱嶺以東，則建龜玆（今庫車）、焉耆（今縣）、于闐（今和闐）、疏勒（今縣）四據點，而以龜玆爲中心，安西都護府駐之。在天山以北，則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今廸化），與安西以天山爲界，分治南北。此諸鎭之間及後方交通，亦設置完備。後方交通線，自涼州（今武威）經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縣北）至沙州（今敦煌），自沙州西行，則分中、北、南三道，以連貫北庭及四鎭。中道：出玉門關，行天山、塔里木河間，經西州、焉耆、至龜玆。又經撥換城（今阿克蘇縣）至碎葉鎭（今俄境斯伊色克湖 Issyk Kul 西托克馬克 Tokmak）。碎

葉鎮爲唐重要鎮戍之一）。又由西州逾天山至北庭，西經月弓城（今伊犁河上流）至碎葉鎮。北道：出玉門關，西北經伊州，至北庭。南道：出陽關，行塔里木河南，經且末、于闐、至疏勒與中道合。各州鎮之間，每隔數十里，置有守捉城駐兵，以防衞交通焉。

西防吐蕃之國防線，在隴右道方面則以涼州、鄯州（今青海樂都縣）以赤嶺與吐蕃爲界。（赤嶺在鄯西城縣——今西寧——西南二百里，即今日月山隘道，爲青海湖與河湟分水嶺）。洮州（今臨潭縣）爲中心。方輿紀要對涼州之重險，有如下之描寫：「山川險阨，土田沃饒，自漢開西河，姑藏嘗爲都會。」「河山襟帶，扼束羌戎，漢開河西遏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使不得解讎合約，爲中國患。」鄯州之險要，所謂「河湟環帶，山峽迂迴，扼束羌蕃，屹爲襟要」（方輿紀要）。馬援有言：「破羌（今樂都縣）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洮州則「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據高臨深，控扼要害」（方輿紀要）。

在劍南道方面，唐則利用邛崍山脈、大渡河、及今西康東之大雪山、鴉礱江、雲南之洱海等山河之險，西拒吐蕃之入侵。道設於益州（今成都），爲此一西南國防之中心，而置文（甘肅今縣）、松（今四川松潘）、茂（今縣）、雅（今西康雅安西）、黎（今漢源）、柘（今康定境）、嶲（今西昌）、姚（今雲南姚安）等州，以爲屏衞。益州居西南之重衝，所謂「山川重阻，地大而要」（方輿紀要）。諸葛亮所謂：「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是唐西南之大都會，國防之鎖鑰也。

作戰方略：㈠**唐朝方面**——唐自武后以來，中經韋后、太平公主等數度宮廷權力鬥爭，雖歷五十餘年之久，但並未嚴重損害貞觀盛世所建富強之基礎，故玄宗即位後，由於宮廷患息，帝權已固，即能大規模講武於驪山，

從事大舉對外征討之戰，以恢復貞觀永徽期間，國勢遠播之聲威。於是在政治上任用賢相姚元之、宋璟等，勵精圖治；在經濟上獎掖農稼，散放宮女，嚴禁奢靡，罷修寺觀，沙汰僧尼，改善國內運輸系統，修倉法，置倉儲；在國防軍事上，整軍經武，重邊防，崇戰功，任能將，重馬政；因此國力強大。對番胡之策略上，則「和親」與「以夷制夷」諸策並用。相得益彰。

(二)諸蕃胡方面——唐時之奚、契丹、北突厥、吐蕃，皆係遊牧民族。彼等利用其逐水草遊動及馬背生活之機動特性，唐邊疆有機可乘則入寇，唐軍來討則遠颺。大舉入寇時，則盡量抄掠子女財貨，虜刼馬牧。一方面以戰養戰，一方面削弱唐朝之作戰潛力。所以強大之中國，常不能消滅民寡財乏之邊疆入侵勢力者，即此故也。其他之用兵方略，詳見本章第七節戰後之政局及申論中。

第三節　征奚、契丹之戰（參看附圖九——三〇七）

契丹叛唐周大舉進討之事，既詳見前章。武后自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被張柬之等推翻後，至景龍四年（睿宗景雲元年，西元七一〇)十月，唐以幽州都督安東都護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唐節度使之名始此)，此乃加強邊將之權責，以禦宿寇也。同年十二月，奚、霫掠漁陽(今薊縣)、雍奴(今武清)，出盧龍塞(今遷安縣西北)而去，薛訥追擊之，不及。訥鎮幽州二十餘年，未嘗舉兵出塞，然虜亦不敢犯，蓋訥採守邊安邊政策也。

第一次謀復營州戰役之失敗：唐由於奚、契丹上次寇漁陽、雍奴等地，遂有規復營州之志。睿宗太極元年(西元七一二)，薛訥與燕州(治今順義縣)刺史李璡有隙，璡譖毀之，睿宗因徙訥為幷州長史，以左羽林將軍孫

佺代之，翌年六月，幽州大都督孫佺至州，卽帥左驍衞將軍李楷洛、左威衞將軍周以悌等兵二萬，騎八千，分爲三軍以進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爲國家復營州，今乘其不備，往必有功。」遂使楷洛將騎四千爲前驅，至冷陘（今熱河奈曼旗西南）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兵欲還，奚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爲方陣以自固。奚酋李大酺遣使責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爲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乃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並紫袍金帶魚袋（註一），以贈之。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佺軍南還時將士畏懼，無復部伍，大酺追擊之，士卒皆潰。佺與以悌被擒，獻於突厥，默啜斬之。僅楷洛、可利脫歸。唐遂以楚州刺史宋璟爲幽州都督。是爲唐欲復營州之戰，首次遭受之慘敗。（見新唐書卷一百六孫佺傳）

同年十一月，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宋璟閉城拒之，虜大掠而去。

第二次謀復營州之再敗：玄宗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睿宗於太極元年、西元七一二年八月傳位於太子隆基，是爲玄宗），營州（寄治東漁陽城，卽今薊縣）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於是幷州長史兼和戎、大武等軍（大武軍在今代縣北。和戎軍在今大同）州節度大使薛訥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是時玄宗方卽位，亦以冷陘之役，欲進討之。乃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進擊。

七月，薛訥與左監門衞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今河北密雲縣）。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擧滅虜，不

可失也!」軍隊進。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計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幽州。訥削除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見新唐書卷一百十一薛訥傳)

然,唐雖兩次喪師,而契丹所以不敢於武后時乘勝深入爲中國寇患者,以此時中國朝廷已安,國勢復強故也。

至開元四年二月,突厥可汗默啜死後(其事詳見次節),八月契丹李失活(盡忠從父弟)、奚李大酺以失依恃,乃皆帥所部降唐。唐以失活爲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並拜其八部酋長爲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鎭撫之。以大酺爲饒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翌年,遂復營州,以貝州刺史宋慶禮爲都督,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鎭、戍皆如其舊。又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修復營州城,並營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營州乃安。營州自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西元六九六)陷沒,至此凡歷二十年始告恢復焉。

第三次征討之戰:開元六年(西元七一八)契丹王李失活卒,唐以其弟娑固代之。八年李娑固以其弟官可突于驍勇得衆心,猜畏欲去之。於是可突于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大酺皆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因而震恐,許欽澹退軍入渝關(今山海關)以拒之,由是營州復失。可突于立娑固從父弟鬱于爲主,遣使於唐以請罪。唐乃以鬱于爲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爲饒樂都督。(本節可突于、鬱于、吐于見新、舊唐書,通鑑卷二百十二作可突干、鬱干、吐干)

開元十二年,契丹主李鬱于卒,弟吐于立。吐于復與可突于相猜忌。十三年吐于奔唐,唐更封爲遼陽王,留宿衞。可突于乃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並入朝。唐以邵固爲廣化王,李蘇魯爲奉誠王。至十八年(西元七三〇)可

突于復殺邵固，並脅奚衆降於突厥以叛唐（此時突厥復強，詳見次節）。由是，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奔唐，遂展開第三次之進討焉。

唐以可突于復叛，乃命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同年（西元七三〇）六月，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玄宗第三子）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同月，可突于寇平盧（今遼寧興城縣），先鋒使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同上）。

翌年正月，唐又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爲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又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爲副總管，蓋增強忠王浚之兵力也。三月，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進擊。含章與奚契丹遭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戰抱白山（今察哈爾蔚縣北口外），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虜右（反包圍），擊破之，禕等乘勝遂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可突于帥麾下遠遁。其餘部落潛伏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唐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於幽州境內。可突于經此次慘敗，此後十年不敢入寇焉。（新唐書烏承玼傳）

第四次征討契丹之戰：可突于經上次慘敗，十年後復引突厥之衆入寇。開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幽州節度使薛楚玉（訥弟）遣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出屯渝關之外，將進擊契丹。同年三月，可突于引突厥來攻，戰於都山（今興城縣西），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因之唐兵不利，英傑戰死，全軍覆沒。

可突于戰勝後，復連續入寇，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制。二十二年唐乃以河北節度副大使張守珪爲幽州節度使

，以討擊奚、契丹，同年六月，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旋又屢擊破之。由是可突于困迫，十二月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使右衛騎曹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並無降意，又稍移營帳近西北，而密遣人引突厥以謀殺悔。悔知之，時其牙官李過折與可突于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因說過折使圖之。過折遂夜勒兵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于，盡誅其黨，帥衆來降。守珪乃出師紫蒙川（今河北盧龍縣北），大閱軍實賞將士，以鎮撫之，傳屈烈、可突于首於東都。守珪以是功，加拜輔國大將軍，詔立碑以紀其功。封李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都督。

然此後二十年間，奚、契丹時叛時服，安祿山繼張守珪鎮幽州，雖曾兩度大舉進討，但終不能收復營州。唐且因安祿山鎮北邊，兵精權重，導致安史之內亂，唐之盛世遂因此而告衰歇。此可知奚、契丹對李唐一代之國防、國勢、內政、外交影響均甚深且鉅也。

註一：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先天元年載註：「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並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官帶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銀，皆題云某位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

第四節　征突厥之戰（參看附圖九──三〇八、九──三〇九）

武后時代，突厥屢為中國之患，其事已詳見前章。自睿宗景雲二年（西元七一一）正月，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三月即以宋王成器（睿宗長子）女為金山公主，許嫁默啜。又遣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於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從之，襲

唐衣冠南面再拜稱臣，並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翌年六月幽州大都督孫佺襲奚、契丹，戰於冷陘，軍敗被擒，奚獻孫佺等於突厥，默啜殺之（其事已詳前節）。同年八月，睿宗傳位於玄宗，玄宗遂絕其和親。

開元元年（西元七一三），默啜又遣楊我支特勒入宿衛（爲質），固請求婚（求金山公主也），玄宗許以蜀王之女南和縣主嫁之，於是默啜開始入寇焉。（見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

第一期作戰：開元二年二月，默啜以求婚不成，乃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精騎攻北庭都護府（今新疆迪化），同俄單騎逼城下，都護郭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閏二月，石阿失畢因失同俄不敢歸，與其妻奔唐，唐以爲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賜賚甚厚。是時楊我支亦死於唐。同月，玄宗爲加強北邊國防，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註一），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今綏遠烏拉山之西，東城今包頭境，西城今臨河境），置田屯兵，以備突厥。

四月，默啜復遣使求婚，並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玄宗拒之不報。初，景龍年間，默啜西滅娑葛（西突厥別部突騎施可汗，烏質勒長子。景龍三年西元七〇九年默啜擒娑葛，其事詳本章第六節）東役屬奚、契丹，而虐用其下。是時默啜既年老昏暴愈甚，西突厥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多叛之，葛邏祿等部落（居今巴勒哈什湖東新疆西北地區）遣使詣涼州降唐，唐處其部落於金山（今新疆東部哈密以西地區）。又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赴北庭，宣慰突厥降者而逼處之。

十月，默啜又遣使求婚，玄宗許以來歲迎公主。蓋是時吐蕃大舉入侵之患甚深，隴右渭源等地（今甘肅渭源縣

）皆被攻掠故也。

翌年正月，西突厥十姓降者前後相繼。其婿高校莫離支高文簡與𨁂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芯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等合萬餘帳，唐皆以河南地（今伊克照盟）處之。拜文簡左衞大將軍遼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衞大將軍𨁂跌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衞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左驍衞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同時爲備默啜及吐蕃兩面之敵，於同年四月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鎭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駐涼州。左衞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川鎭大總管，和戎（今山西大同）等軍並受節度，駐并州（今太原），以撫新附而防默啜抄暴。當唐正部署此等國防軍事之際，默啜以西突厥連續反叛附唐，發兵西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三姓（皆在今新疆省北境，唐曾置陰山、大漠、玄池三都督府於此，上年四月皆復附唐）屢破之。唐爲救援三姓部落，乃敕北庭都護湯嘉惠與解琬等發兵進援，五月又敕嘉惠等與葛邏祿等三姓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註二）互相應援，以拒默啜，默啜在西域之勢，因而寖削焉。七月，又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攻默啜。

正當唐作此種軍事大部署準備進擊默啜之時，默啜忽而轉兵北擊拔曳固，開元四年默啜兩次討九姓，戰於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奔降唐。默啜最後一次進兵擊拔曳固，六月大破之於獨樂水（今蒙古土拉河）。默啜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今山西代縣北）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與偕詣闕。唐懸其首於廣街，於是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唐置於大武軍北以處之。

第二期作戰：默啜既死，子小可汗立，骨篤祿（默啜之兄）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嗣位。以特勒爲左賢王專典兵馬。

開元四年八月，突厥東方之奚、契丹、拔曳固皆內附於唐。西方之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見本章第二節）。同時突厥部落多叛離，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爲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於是幷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概指今伊克昭盟），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興兵剽掠，聞其逃者，多已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姦詐愈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因建三策：㈠於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旅。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上策也。㈡多屯士馬，大爲之備（以監制之），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疏奏未報。降戶跌跌、思太、阿悉爛等果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運與戰於青剛嶺（甘肅環縣），被擒。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於黑山呼延谷（今陝西清澗），虜釋張知運，分爲兩隊北走。十月，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晙引幷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其左隊，斬獲三千級。（見新唐卷一一一王晙傳）

毗伽可汗既得思太等部，欲南入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尙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擧」。毗伽又欲築城，幷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

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敎人仁弱，非用武事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從之。(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五突厥傳)

五年七月，幷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卽鐵勒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鎭之。遂置天兵軍於幷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爲天兵大使。六年正月，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不許(通鑑載許之，新唐書突厥列傳不許，玆從後者)。二月唐又移蔚州(今山西靈丘縣)橫野軍於山北(今察哈爾蔚縣南)，屯兵三萬，爲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襲斬默啜者)、同羅都督毗伽末、霫啜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僕固都督曳勒歌等(此等九姓部落，前第一期作戰時，處於大武軍北者)，各出騎兵，爲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軍節度，準備進擊毗伽也。

開元八年六月，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今包頭至臨河間)側者，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並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在綏遠烏拉特旗)。玄宗許之。晙乃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於是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今蔚縣)之側者，聞之皆恟懼，幷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親引二十餘騎持節往慰之乃安。

玄宗已用王晙之謀，乃下詔大舉伐之，以拔悉密(爲)右驍衞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爲)堅昆都督、右武衞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爲)左威衞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爲)燕山郡王。並發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及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兵凡三十萬，以王晙統之，期於是年秋共趨稽落水上。又使拔悉密、奚、契丹(先)分道掩襲毗伽之牙帳。

毗伽聞唐將來伐，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今新疆迪化)，與奚、契丹(在今熱河)相

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必若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時爲中書令）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晙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軍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千里遠出，士殊死鬬，鋒不可當也，不如以兵躡之，邀近而取之。」躡至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襲拔其城，並攻北庭，然後急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遂盡爲突厥所虜。（見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

十一月，暾欲谷引兵還，出赤亭（今武威縣境），掠涼州羊馬。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暾欲谷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今山丹縣），與暾欲谷遇。澄於軍中曰：「羸持臂滿外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矢，唐兵由是大敗，公利、澄僅得脫身走。於是突厥大振，盡復有默啜之衆。唐此次大舉征伐之失敗，顯由於所徵之衆地區過廣，不能如期而至也。（新唐書突厥傳）

突厥求和親——開元九年二月，毗伽復遣使求和，玄宗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跡，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十二年七月，毗伽求婚。不許（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二唐紀二十八）

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中書令張說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蓋突厥已遣使獻方物求婚，不許

，故有是慮。因召兵部郎中裘光庭（行儉子）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勒善戰，暾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勣流也。三虜（奚、契丹、突厥、吐蕃）方協，我擧國東巡，如有乘間，何以禦之？」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說不及也！」即奏行之。遂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爲使赴突厥。毗伽置酒與闕特勒、暾欲谷於帳中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尙主，獨突厥前後求昏，不許，何也？且公主亦非帝女，今豈問眞僞，但屢請不獲，爲諸國笑。」振許爲奏請。於是毗伽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十二月頡利發辭歸，玄宗賜而遣之，仍不許婚。蓋恐其借唐之勢威服諸蕃，其勢燄將益盛也。翌年四月，又於河北各州置軍，以固國防，於定州（今河北定縣）置北平軍，恆州（正定）置恆陽軍，莫州（任邱北）置唐興軍，易州（易縣）置高陽軍，滄州（滄縣）置橫海軍。以固河北平原。（見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

十五年九月，吐蕃寇瓜州（今陝西安西縣北）遣書毗伽書，約聯合入寇。毗伽遣其大臣入貢，並獻其書。玄宗嘉之，因許其在西受降城爲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唐馬益壯盛，而唐軍之戰力亦益增焉。

乘突厥亂平定之——　開元十九年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唐遣使弔祭之。毗伽因復請婚。玄宗以其請婚之勤，許之。於是毗伽遣使求謝，並請婚期。開元二十二年毗伽爲其臣大梅錄啜所毒，未死；誅討梅錄啜及其族黨，乃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並遣使至唐告喪。

登利可汗既立，翌年獻方物於唐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時其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於開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七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兵。左殺判闕特勒懼，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子為可汗。俄又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為可汗。於是唐乘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其大部落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使攻之。（新唐書突厥傳）

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八月，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提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並遣使告唐。突厥餘衆又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玄宗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似在烏拉特中旗東南)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於是拔悉密等三部攻烏蘇，烏蘇遁去。忠嗣出兵擊之，取其右廂(突厥左右殺所部謂之左右廂)而歸。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突厥以其親屬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亦曰東西殺，西殺右殺也）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等各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皆突厥右廂之衆）。唐遂以葛臘哆為懷恩王，突厥遂微。十二月，回紇葉護骨力裴遣使入貢。唐賜其爵為奉義王。

天寶三年八月，拔悉密攻斬烏蘇米施可汗，傳其首於長安。突厥國人復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是時突厥益亂，有推拔悉密酋為可汗者。玄宗又敕王忠嗣乘之，直抵薩河內山（今喀爾喀土謝圖汗部南，似即今古爾班察汗嶺），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告唐，唐册拜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鞬山（今蒙古察察爾來格東北，霍伊圖塔米林河之北，即布坤薩拉山也），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幷拔悉密

(似在北庭——廸化之東北)、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綜計北突厥自默啜以來爲中國患，武后屢爲其勢所逼，睿宗景雲年間，亦不得已以和親政策安撫之。至玄宗舉國力以征之，亦歷三十三年之久而始征滅之也。

翌年正月，懷仁可汗對白眉可汗作最後之一擊，殺之，傳白眉首於長安，突厥毗伽可敦(后)，帥衆歸唐，唐封爲賓國夫人。計突厥自南朝梁承聖年間(西元五五二)其酋長土門滅柔然而建其可汗國，(新唐書，突厥自北朝後魏大統十七年，西元五五一年，土門與柔然絕，計起)，至唐天寶四年(西元七四五)爲回紇所滅，歷時凡一百九十四年而亡。

回紇既代突厥，斥地益廣，東際室韋(今興安省額爾古納河)，西抵金山(今蒙古科布多之北普薩普勒嶺及門爾泰山)南跨大漠(至陰山山脉)，盡有突厥之故地。從此唐之北方，遂爲回紇之世紀焉。

至於唐朝，此時亦爲玄宗之極盛時代。其本部，東自營州，西沿陰山山脈，至北庭，葱嶺。西疆以青海湖東岸，今西康大渡河以西，與吐蕃接境。南至今越南之平順，東極海。此外尚有羈縻之州八百，東方之奚、契丹雖時有叛服，而西方除突騎施外西突厥種落及烏滸河流域(今阿姆河)諸國，皆臣服之。其詳已見本卷第一章。

註一：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一，開元二年載註：「靈州界有豐安、定遠等軍，在黃河外。武德四年分豐州迴樂縣置豐安縣。貞觀十三年省入回樂。杜佑曰：豐安軍在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定遠軍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

註二：馮承鈞氏譯西突厥史料：「元慶子阿史那獻。(武后天授三年西元六九二年)周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爲來俊臣誣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七〇三)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

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中宗景龍二年，西元七〇八年）四鎮路絕，（宗）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七一四年（玄宗開元二年），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七一五年，阿史那獻復助（唐），共圖默啜。」

第五節　征吐蕃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〇、九——三一一、九——三一二）

武后時代與吐蕃之和戰，其事已詳見前章。至中宗景龍元年（西元七〇七）三月，吐蕃贊普棄隸蹜贊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固求婚，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自姚州）建策討姚州（今雲南姚安縣）蠻，俾吐蕃嚮導。中宗遂欲發劍南募士擊之。蠻酋知之，以告吐蕃，因殺知古以祭天，並進攻蜀漢（似入寇松、巂等州——今四川松潘、西康西昌），姚、巂之路遂絕，唐乃以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為姚巂道討擊使，將兵擊之。吐蕃以鐵絙梁漾濞二水（今漾濞縣之漾濞江、勝備江），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擊破之，建鐵柱於滇池(在今昆明)以勒功焉。翌年遣還其求婚使者悉薰熱，或言其使習聞華語，宜留之。中宗以為宜以信結夷狄，遣還。旋吐蕃又遣使請婚，乃許之，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景龍三年多，吐蕃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迎公主，睿宗景雲元年（西元七一〇）命左驍衞大將軍楊矩送公主。吐蕃贊普娶得公主，為築別室以居之。是時唐在河西正加強戰力，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瓜、沙、伊、西七州，治涼州，同時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邑，矩舉與之。及玄宗即位，吐蕃復遣大臣來求和。開元二年（西

元七一四）五月，吐蕃相坌達延致唐宰相書，請先在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玄宗一面命宰相復書招懷之，一面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至河源會吐蕃，琬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今天水、隴西）以備之。六月，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至唐獻盟書。八月二十日，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果帥衆十萬自河西九曲寇臨洮（今甘肅岷縣），同時對蘭州（今地）、渭源（今縣）展開全面攻勢，掠取牧馬而去。玄宗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上月訥爲左軍節度擊契丹大敗，削除官爵），又以右驍衞將軍郭知運爲副使，與太僕少卿王晙將兵拒擊之。同時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戰陣。鄯州都督楊矩，畏罪自殺（前受吐蕃賄，割讓九曲之地）。蓋九曲之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其勢益盛，遂有此次大舉入寇也。十月，吐蕃復寇渭源。

隴右方面作戰：當吐蕃入寇渭源之際，玄宗下詔親征，發兵十餘萬，馬四萬匹。同月初十日薛訥迎擊吐蕃於武街（今臨洮縣），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牧使王晙亦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吐蕃將坌達延將兵十萬屯大來谷（同上），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時，即鳴鼓角以應之。吐蕃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吐蕃軍塞其中，晙復夜出襲之，蕃軍復大潰。晙遂與訥軍會師，追北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同上），又破之。前後殺獲數萬人。是役，唐豐安軍使王海賓亦戰死。

唐以此役戰勝，遂收復九曲之地，於是紫微令（中書令）姚崇與檢校黃門監盧懷愼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尙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今貴德口外）、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已叛，宜毀橋拔城。」玄宗從之。旋卽遣左驍衞郎將尉遲瓌使於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玄宗不許，於是吐蕃復連歲犯邊，互有勝敗。如：開元四年二月，吐蕃圍松州，松州都督孫仁獻

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七月，吐蕃復請和，玄宗雖許之，而仍互戰不已。五年七月，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同時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鎭，圍撥換，大石城(今新疆阿克蘇東、溫宿)，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迎擊之。蓋吐蕃於武街大敗之後，將轉向西域及河西方面採攻勢也。

開元六年十一月（此時，突厥默啜已死，其國失勢，奚、契丹亦已降唐），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彼此宰相皆署名於其上。翌年復請之，玄宗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開元十年八月，吐蕃遂圍小勃律王沒謹忙（小勃律在大勃律西北三百里，即今克什米爾之雅辛 Yasin），沒謹忙求救於唐，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爲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救之，晝夜倍道，遂與沒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首數萬。由是數年後，吐蕃又轉向河西進犯。（新唐書吐蕃傳）

河西方面作戰：開元十四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今甘肅丹山縣南），進攻甘州（今張掖縣），焚掠而去，以擾唐通西域之路。翌年正月，涼州都督王君㚟度其兵疲，乃勒兵躡其後。會大雪，吐蕃兵凍死者甚衆，將自積石軍（今貴德縣西）西歸。君㚟先遣人於間道入其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軍還至大非川（今青海布喀河）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遂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擊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渡。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㚟以是役之功，遷左羽林大將軍。

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再攻瓜州（今甘肅安西縣北）陷之，執唐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而進攻玉門軍（今玉門縣東），縱所虜俘歸涼州，透逼君㚟出戰，君㚟不出。莽布支別攻常樂縣（今安西縣東），縣長賈師順帥衆拒守，悉諾邏亦自瓜州悉衆會攻之，旬餘，吐蕃力盡不能克，乃毀瓜州城而去。聞九

月，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今縣），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時吐蕃遣間使往東突厥，欲連兵侵唐，王君㚟帥精騎邀吐蕃使者於肅州（今酒泉縣），還至甘州南鞏筆驛，為回紇護輸伏兵所殺，於是河隴震動，玄宗乃急以左金吾衞大將軍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治今寧夏靈武縣西南），改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以代君㚟。嵩奏以建康軍（今高臺縣）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以收拾瓜州殘破之局，守珪至瓜州，修築故城，收合流散，皆復舊業。唐嘉守珪復瓜州之功，於瓜州設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

河西之戰也，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乃縱反間云其與中國通謀，吐蕃贊普果召還誅之，由是吐蕃在河西之攻勢稍衰。同年十二月，唐為鞏固隴右國防，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皆集中臨洮（今縣至岷縣間）。朔方兵二萬集中會州（今甘肅靖遠縣東北）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有寇則互出兵，腹背擊之。

安西、河西、隴右方面作戰：十六年正月，吐蕃以一部兵進擾安西都護府，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破之於曲子城（今新疆庫車縣東）。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張守珪擊走之。於是唐在河西、隴右方面，亦展開攻勢，蕭嵩與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今青海西），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在九曲河西），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吐蕃又攻甘州，蕭嵩遣右金吾將軍杜賓客，將強弩四千擊之，戰於祁連城下（今張掖縣西南），自辰至暮，大破之，獲其大將一人，斬首五千級，吐蕃大潰。翌年三月，張守珪與沙州（治今敦煌縣）刺史賈思順，又擊吐蕃於大同軍（同上），大破之。

同月，吐蕃在青海方面，攻陷石堡城（似在今青海東南之濱，察漢城附近，或哈拉庫圖附近），留兵據之，侵

擾河右。唐乃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之策。諸將咸以爲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宜按兵且觀釁。禕不聽，遂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守要害，令吐蕃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寬千里。玄宗聞之大悅，更其城曰振武軍。玄宗並下書於將軍裴旻曰：「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擧隊如軍法。能擒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將士益奮。（見新唐書卷二一六吐蕃傳）

十八年，吐蕃因兵數敗，乃求和親，玄宗不許。皇甫惟明上言「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玄宗從之。於是，吐蕃循舅甥之禮，復修舊好。十九年吐蕃求毛詩、春秋、禮記，並求於赤嶺爲互市，許之。二十一年二月，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今青海西寧西南二百里日月山）爲兩國界，亦許之。於是兩國和好。（見新唐書卷二一六吐蕃傳）

河西、安西、隴右、劍南全面作戰：唐與吐蕃既已和好，河西節度使散騎常侍崔希逸遂於開元二十五年（西元七三七）遣使謂吐蕃戍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時兩國疆畔，皆置障壁守捉，以兵守之），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新唐書吐蕃傳）

時吐蕃進擊勃律（今克什米爾東北，欲從此西出，爭西突厥及四鎭之控制權），勃律告急於唐，玄宗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從，遂破勃律，玄宗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京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玄宗乃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查事宜。惠琮等至涼州，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進襲，擊乞力徐於青海西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僅以身免。自是吐蕃絕朝貢。惠琮此擧，亦以牽制吐蕃自勃律西出也。

開元二十六年三月，吐蕃遂大擧入寇河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時榮王琬爲節度大使）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今靑海西寧）。於是以岐州刺史蕭炅爲河西節度使（代崔希逸。希逸因失信於乞力徐，悒悒悵悵）總留後事，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爲劍南節度使（駐成都），分道經略吐蕃，並毀所立赤嶺碑。

九月，王昱攻吐蕃安戎城（此城原爲唐所築，在今四川茂縣西口外，約在今四川卭崍山大馬廠峯東北之鷓鴣關，武后時代已曾在此發生爭奪戰），屢攻不克，乃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粮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粮仗軍資皆棄之。昱貶死。是時唐爲挽救此一失敗之形勢，同月二十三日乃册拜南詔蒙歸義（皮邏閣）爲雲南王（註一）。

二十七年八月（是月，磧西——安西——節度使蓋嘉運攻突騎施於碎葉城——西突厥史料載：今俄境托克馬克Tokmak——擒其可汗吐火仙於賀邏嶺——疑今賀爾果斯嶺——，又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今哈薩克東北——是卽唐在西域方面復控有西突厥故地），吐蕃又在新城及疊州兩方面展開攻勢，寇白草（水）安人等軍（今甘肅白龍江，靑海西寧縣）。隴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翌年三月，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六月，玄宗嘉蓋嘉運經營西域之功，使代蕭炅爲隴右節度使以經略吐蕃。同年八月，吐蕃反攻安戎城及維州(今四川理縣西)，唐發關中彍騎救之。吐蕃絕安戎城水泉，會石裂泉湧，吐蕃驚而退。其攻維州亦不得志。唐因更安戎城曰平戎。十二月，金城公主卒，吐蕃告喪，且請和。玄宗不許。

吐蕃求和不許，乃於明年（開元二十九年）六月悉發衆四十萬攻承風堡（今青海湖南），抵河源軍（仝上共和縣境）。西入長寧橋至安人軍（今西寧縣），渾崖烽（今西寧縣西南）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十二月，吐蕃再襲攻廓州（今青海化隆縣境河北岸），屠達化縣（今貴德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於是更以皇甫惟明代之。

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是年置十節度使以備邊防。詳見本卷第一章）十二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嶺等軍。同月二十七日，又奏破青海道吐蕃將莽布支營三萬餘衆，斬獲五千餘級。二十九日，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漁海及遊奕等軍。明年四月，惟明引軍出西平（今西寧）攻吐蕃攻洪濟城（似在貴德縣北），破之。攻石堡城，不克，副將諸葛詡死之。天寶三年，惟明再擊吐蕃，破之，獻俘於長安。惟明以是功，遂兼河西節度使。惟明獻俘在長安，見李林甫專權，勸玄宗去之，其事爲林甫所悉，反爲所誣下獄（天寶五年）。玄宗乃以朔方河東節度使王忠嗣兼隴右河西節度使。忠嗣幼養宮中以勇敢自負。及鎭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每戰，忠嗣多遣間諜，伺敵間隙，見可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天寶四年忠嗣兼朔方河東兩節度使，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又在朔方河東，每與突厥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市之。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而唐兵益壯。及杖節四鎭，請以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隴右河西。於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鎭，皆在掌握焉。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突騎施種人）爲大斗軍副使，天寶五年年春，翰與吐蕃戰於積石（今貴德縣地區），皆大破之。旋玄宗命忠嗣攻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玄宗不悅。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玄宗命忠嗣分兵助之。延光攻城不

克，言忠嗣沮撓軍計。李林甫此時已忌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因誣其欲擁兵以尊奉太子，遂收忠嗣下獄。

哥舒翰已遇知於玄宗，爲隴右節度使，遂進攻石堡城拔之，唐以其地置神武軍。至天寶七年哥舒翰築神威軍城於青海上，吐蕃來攻，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自是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然吐蕃之患，並不因此而已也。（王忠嗣言見新唐書卷一三三王忠嗣傳）

小勃律爭奪戰：小勃律位於葱嶺之南，克什米爾西北。國於今克什米爾吉爾吉特河流域，其都城孽多城（今雅辛 Yasin 附近一說今吉爾吉特 Gilgit），臨娑夷（即今雅辛 Yasin 河——註二）。其西八百里有烏萇國；東南三百里爲大勃律（即今印度河上游）；南五百里箇失密；北五百里當護密（今新疆瓦罕帕米爾）之娑勒城。由於小勒律居於唐與吐蕃必爭之戰略要地，吐蕃從此西出則與唐爭奪烏滸河（今阿姆河）流域昭武諸國，北出則爭四鎮之控制權，故亦爲唐之西門。故安西節度使張孝嵩曾云：「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爲吐蕃矣」其西山顚有大城曰迦布邏。開元初，其王沒謹忙朝唐，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爲綏遠軍。其近吐蕃，數爲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鎭（高昌、焉耆、龜茲、于闐）爾。」久之，吐蕃奪其九城，沒謹忙求救北庭（今迪化），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兵援之，沒謹忙因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唐册爲小勃律王。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立；死，蘇失利之立。吐蕃陰誘之，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即今錫爾河、阿姆河上游康居、吐火羅等諸國）皆臣於吐蕃。貢獻不復入唐。安西前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詧）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年（西元七四七）玄宗詔安西副都護（節度使夫蒙靈詧）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高仙芝（高麗人，驍勇善騎射，以將軍從軍安西，夫蒙靈詧屢薦擢之）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仙芝自安西（治龜茲，今新疆庫車縣）行十五日

至撥換城（今阿克蘇縣），又十餘日至握瑟德（今巴楚縣），乃十餘日至疏勒（今縣），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今蒲犂縣），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今小帕米爾阿克蘇河上流），又二十餘日至勒特滿川（今瓦罕河）五識匿國，國王跌失伽延帥兵從征。仙芝乃分爲三軍，使疏勒守捉使趙崇玭統三千騎趨吐蕃連雲堡（似爲先鋒軍，堡似今昔爾哈特鎮附近），自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似自南谷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似今布洛吉爾山口之北。仙芝自瓦罕河南——南谷入）入。約於七月十三日辰時會師於連雲堡。吐蕃在堡中有兵千人守之。其西南十五里因山爲柵（似今布洛吉爾山口之北），有守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似今昔爾哈特鎮南方之支流。西突厥史料謂：應爲今之 Pandj 或 Wakhandaria 似誤），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已至卽渡而成列，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旣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卽令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奔逐至夜，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皆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遂克連雲堡)。仙芝留令誠等以羸弱三千餘人守其城，自帥全軍而進。三日至坦駒嶺（今達爾闊特山口），直下峻峭四十餘里（卽自今布洛吉爾山口至達爾闊特山口）。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卽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自今達爾闊特山口南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今克什米爾古皮斯鎮 Gupis）胡服上嶺來迎。旣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所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似卽古皮斯北之河）藤橋（小勃律前爲吐蕃所詐，借路遂築此橋。藤橋闊一箭距離，修之一年方成）已斫訖。」仙芝陽喜，乃號令士兵下山。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將於)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命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先率一千騎謂小勃律王曰：「我取汝城，亦不斫汝橋，

但借路過向大勃律去。」（小勃律王）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於吐蕃。仙芝乃吩咐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綵物等，首領至，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縛諸首領。王蘇失利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之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即急令元慶斫藤橋，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然已無及矣。仙芝乃招諭王及公主出降，遂平其國。八月，仙芝遂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班師。蘇失利之及公主至長安，玄宗赦之不誅，拜右威衞將軍，留宿衞。詔小勃律國號歸仁，置歸仁軍以戍之。高仙芝以此役之功，遂爲安西四鎭節度使。五識匿國王在從征中戰死，玄宗擢其子爲都督、左武衞將軍，給祿居其國。（高仙芝吐蕃傳）

由於高仙芝此役之戰勝，吐蕃西進之路遂絕。於是今阿姆、錫爾兩河上流及巴爾喀什湖西南岸地區之勃達、都盤、阿沒、沙蘭、羅利支、怛滿、吐火羅諸國，皆朝於唐。然此時大食國（Arabes）強，在錫爾、阿姆兩河中流之石、康、史諸國，則在大食保護之下。至天寶十年，石國（今塔什干）等諸胡，引大食來攻，高仙芝向西域深入七百餘里迎擊，大敗而還。蓋當時吐蕃、大食兩大強國，均在與唐爭奪西域之控制權也。

註一：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四，開元二十六年載註：「南詔蒙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爲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會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逐河蠻）取大和城（今雲南大理縣南十五里之太和村）徙居之。」唐册爲雲南王。其後卒爲邊患。

註二：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載：「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隣北天竺烏萇（今克什米爾西北），地宜鬱金，役屬吐蕃。（武后）萬歲通天（西元六九六）逮開元（西元七一三至七四一）時，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死，（開元八年，西元七二〇）又册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西突厥史料序，及大小勃律傳註一：「大小勃律，現當 Baltistan 及 Gilghit 兩地，小勃律都城則在 Yasin 流域」。

第六節　對西突厥之征撫（參看附圖九——三一二）

武后之世，由於蘇海政之失措，失去西突厥之人心，旋由裴行儉、王方翼恢復之。但至武后之末，東突厥（亦曰北突厥）默啜、突騎施與吐蕃對西突厥故地交相攻侵，中國在西方又因之而失勢。其事已詳見前章。

征突騎施可汗娑葛：西突厥既益衰，突騎施部落代之而興。突騎施者，西突厥之別部也。自賀魯破滅（爲蘇定方所征滅，見本卷第六章）後，其酋長烏質勒隸斛瑟羅爲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部衆不悅，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部順附，帳落寖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今俄境楚河Chu）爲大牙，弓月城伊麗水（今伊黎河）爲小牙。其地東鄰北突厥（亦稱東突厥），西接諸胡（指烏滸河——今阿姆河——流域諸國），東直西庭州，盡幷有斛瑟羅之地（斛瑟羅統五弩失畢，見前），改號爲突騎施。在武后末年，突騎施首領烏質勒兵強甚，斛瑟羅、阿史那獻（二人分統西突厥十姓五咄陸五弩失畢，見前章）皆不敢歸其故地，蓋其故地皆已爲烏質勒所侵據也。是時東突厥可汗默啜，亦侵五咄陸之東地。聖曆二年（西元六

9—2862

九九）遣子遮弩朝周，武后厚加撫慰之。

至中宗神龍二年（西元七〇六，上年武后爲張柬之等所推翻，中宗復位），郭元振以在涼州鞏固西邊國防與離間吐蕃君臣之功（元振於大足元年——西元七〇一，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至神龍二年遷安西大都護），遷左驍衞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時突騎施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似弓月城小牙）計會軍事。會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仍與元振通好。唐以其子嗢鹿州都督娑葛爲左驍衞大將軍，襲封爵。有衆三十萬。及詔遣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斛瑟羅之子）持節册命之爲懷德王。（見新唐書卷一三三郭震傳）

景龍（西元七〇七至七〇九）中，娑葛與父時故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遂數相攻擊。娑葛訟忠節罪於唐，請內之京師。忠節之兵寡弱，漸不能支。郭元振亦奏請召忠節入宿衞，移其部落於瓜沙等州（今甘肅安西縣北及敦煌縣）安置之。朝廷從之。忠節行至播仙城（今新疆且末縣治），與唐經略使右威衞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賂二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並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今葱嶺以北俄境之克自勒水 Kyzylsu 流域）徵甲馬以助軍用，既得報讎，又得存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忠節從之，即勒兵攻陷于闐坎城（今疏勒縣附近）。（通鑑唐紀二十五）

郭元振聞之，上疏爭之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鎭，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婆羅門今恆河流域）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行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鎭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來相吞擾。………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鎭危機恐從此啓，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鎭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鎭，今若效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疏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今雲南西北部)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若請唐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室點蜜)子孫，來即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並斛瑟羅及懷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鎭以他匐十姓不安，請册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卻令元慶沒賊，四縣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能招脅得十姓，卻遣碎葉（今俄境托克馬克鎭Tokmak)數年被圍，兵士饑餒。又吐蕃頃年亦册俀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旣不能招攜，唯與四鎭卻生瘡痏，則知册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算也。今料獻恩義又隔遠於父兄，向來旣未樹立威恩，亦何由卽遣人心懸附。若自擧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以充軍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甲稅馬，臣在疏勒具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卽將俀子重擾四鎭。又虔瓘往入

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賦可勾，恣意侵呑，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璀子爲蔽。今此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相救；胡人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呑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隙，令四鎭不安，臣愚揣之，亦爲非計。」疏奏不省，蓋宗楚客等從中作梗也。元振此疏分析當時突騎施與東突厥及吐蕃所形成之西北形勢甚詳，及縷述唐前後對西突厥措施之失，實不失爲當時處置西北局勢之善策。蓋此時突騎施所以通好於唐者，因其東抗默啜南拒吐蕃，唐可因之合突騎施之勢以制二寇也。（新唐書卷一二二郭元振傳）

宗楚客等既受忠節之路，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鎭，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使領甘、涼（今甘肅張掖、武威）已西兵募，兼徵吐蕃以討娑葛。

娑葛進馬使娑臘在長安知楚客計，乃急馳還報。於是娑葛卽於景龍二年（西元七〇八）十一月，自立爲可汗，分兵四路入寇。以五千騎出安西（今庫車縣），五千騎出撥換（今阿克蘇縣），五千騎出焉耆（今縣），五千騎出疏勒（今縣）。時元振在疏勒柵於河下不動。忠節在計舒河口（今庫車東南），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庫車縣附近）縛於驛柱，刺而殺之。牛師奬尋至，與娑葛戰於火燒城（同上），亦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鎭之路，遣使上表於唐，求宗楚客頭，欲以雪憤。

宗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兵，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拒娑葛。娑葛聞阿史那獻將來乃遣元振書曰：「與唐本來無惡，祇讎於闕啜（忠節），而宗尚書（楚客）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阿史那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元振遣子鴻間道奏其狀。以悌因此得罪流於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

娑葛罪，册爲十四姓可汗，突騎施之寇患乃息。是亦郭元振政策之成功也。（見新唐書卷一三三郭之振傳）

至景雲二年（西元七一一）十二月，睿宗又遣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尋擢爲磧西節度使。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阿史那獻擊破之，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傳首闕下，降碎葉以西部落二萬餘帳。按唐之此舉，顯然乃對突騎施娑葛與其內爭而攻擊之也。尋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居今新疆艾比湖以北）又詣北庭降，玄宗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俄又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降者，便宜區處之。

是時，東突厥可汗默啜強，而突騎施發生內爭。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走默啜，請爲鄉導以攻娑葛。於是，默啜遣兵二萬擊娑葛，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幷殺之。（突厥傳）

突騎施可汗娑葛兄弟已死於默啜，於是其所統屬之十姓部落遂相繼潰散。自開元二年九月，至翌年十月間，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咄陸啜，右廂五弩畢俟斤等，相繼向涼州、北庭、安西來降者甚衆。因之，唐與默啜遂發生爭奪十姓部落之爭奪戰。默啜發兵擊葛邏祿（居今新疆北喀喇額爾濟斯河流域）、胡祿屋、鼠尼施（皆五咄陸部）等，屢破之，又掠十姓降衆之處於河南地者（今綏遠伊克昭盟）。玄宗乃於開元三年四月，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大總管，赤水（駐涼州）等軍並受節度，駐節涼州。左衞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大總管，和戎（今山西大同）等軍，並受節度，駐節幷州。皆勒兵以備默啜。又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葛邏祿等。五月，更命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今寧夏平羅縣）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爲掎角，以拒默啜。旋又同時展開與吐蕃、大食之戰。

開元三年（西元七一五）九月，玄宗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爲朔方道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

以討默啜。同月，九姓（鐵勒九姓，在今蒙古漠北至貝加爾湖間）思結都督磨散等（遣使）降唐，玄宗悉除官遣還之（似約九姓自漠北夾攻默啜，故明年六月默啜大破拔曳固——九姓之一——之後，爲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所襲殺。其事已詳前節）。十一月又遣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鎭經略大使。虔瓘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突騎施之未服者），皆給以遞馱及熟食而往。

是時，吐蕃與大食共立拔汗那（古烏孫國）阿了達爲王，發兵攻拔汗那王遏波之，遏波之兵敗，奔安西求救。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今青海東貴德縣北，河北岸），還陳磧西（莫賀延磧，見前）利害，請往察其形勢。玄宗許之。並聽以便宜從事。會吐蕃、大食攻拔汗那，孝嵩乃謂（安西）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玆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似攻吐蕃之衆），是月（與郭虔瓘）攻阿了達于連城（似在今新疆烏蘇縣以西），孝嵩自環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今撒馬爾罕）、大宛（今塔什干），罽賓（今阿富汗之喀布爾）等八國，皆遣使請降。於是（開元四年正月）玄宗以郯王嗣眞爲安北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爲副，以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鎭諸蕃大使，安西都護郭虔瓘爲之副。至此，唐遂恢復高宗顯慶年間蘇定方征服西域時之聲威焉。（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唐紀二十七）

征突騎施蘇祿：突騎施可汗娑葛已死，娑葛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爲之酋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尋遣使至長安入朝。開元三年，玄宗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是即爲唐在北庭四鎭方面能東驅默啜，西破吐蕃、大食，而威振西域之主要關鍵也。

開元四年（是年六月東突厥可汗默啜死），蘇祿自立爲可汗。翌年遂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鎭，圍鉢換（即撥換城——今阿克蘇縣）及大石城（今新疆烏什縣，唐爲溫肅州）。會湯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即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共擊之。是時阿史那獻以蘇祿強狠，陰幸邊隙，乃身入朝乞益師。玄宗不許。詔左武衞中郎將王惠持節安撫，開元六年五月遂册拜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玄宗又欲命王惠與湯嘉惠等相機經略蘇祿，黃門監宋璟、同平章事蘇頲皆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可參以兵事。」從之。翌年十月，更册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開元八年（西元七二〇）大食誘烏長（今克什米爾西北，北巴基斯坦列赤河流域）、骨咄（今新疆瓦罕、噴赤二河之間）、俱位（似在今新疆與阿富汗交界處之噴赤河棍特河間）叛唐，三國（此三國亦即大食與唐接境處之國）不從。同年四月，玄宗遂遣使賜三國王册命，獎其不爲大食所誘也。是年十二月，唐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蓋唐此時之政策，乃在安撫蘇祿以鎭西域而拒大食也。

開元十四年，杜暹爲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蘇祿大怒，發兵攻四鎭。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鎭人畜儲積，皆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兵退，而遣使入朝。翌年閏九月，蘇祿又與吐蕃共圍安西城（此時幸突厥可汗毗伽拒與吐蕃連兵寇唐），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是時吐蕃又在河西甘、涼、瓜等州發動攻勢，欲斷唐通西域之路，幸瓜州刺史及河西節度判官牛仙客等禦止之。守珪且縱反間使吐魯贊普殺其猛將悉諾邏，河西乃定。其事已詳上節征吐蕃之戰。（以上皆見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

開元十六年正月，趙頤貞再破吐蕃於曲子城（今新疆庫車縣東）。至十八年，吐蕃、蘇祿相繼或入貢，或請和親。西域形勢，始告安謐。至二十三年（西元七三五）十月，突騎施又攻北庭及安西撥換城，北庭都護蓋嘉運大破之。蓋是時蘇祿之內政亦漸衰矣。

初，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爲用。及既尚唐（交河）公主，又潛通（北）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是時期唐西北形成均勢之局），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不事事，諸部離心。而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因而更相猜讎。是時酋長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居碎葉城，與達干相攻。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玄宗命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而吐火仙與都摩支據碎葉城，使黑姓可汗你微特勒保怛邏斯城（在今俄境塔什干之西錫爾阿姆二河之間），以共拒達干。達干乃與嘉運帥石國（今塔什干）王莫賀咄吐屯，史國（今撒馬爾罕西南）王斯謹提，翌年八月共擊吐火仙於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並其弟葉護頡阿波。嘉運又分遣疏勒鎮守保夫蒙靈察帥銳兵與拔汗那（今新疆葱嶺之北俄境之克自勒水 Kvzyl Su 流域）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你微可敦而還。又收散髮之民數萬人，悉與拔汗那王。諸國皆降，威震西域。是爲自蘇定方以來之第二次遠征大勝也。

九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於突騎施者，亦皆帥衆降唐，唐乃徙之於安西境內以處之。

翌年（開元二十八年，西元七四〇）三月，蓋嘉運獻捷於長安，玄宗赦吐火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唐所豢養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以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俄而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玄宗命嘉運諭之，使統突騎施之衆，達干乃降。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唐再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馮承鈞氏西突厥史料載在Tanty，在怛邏斯東六十里。無精細地圖參考，難定其位置，大約在今塔什干以西），爲莫賀達干所殺，西突厥遂亡。是時突騎施大纛官都摩支來降，唐乃於同年六月册其爲三姓葉護。又封石國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自是突騎施再無強族起而抗唐，其後與唐爭石國等西域之控制權者，僅有大食而已。綜計唐自中宗神龍二年繼武后之經營西域，睿宗、玄宗又繼之，歷郭元振、張孝嵩、蓋嘉運等凡三十餘年之征戰，西域始告大定，誠一艱鉅之事也。

是時爲開元極盛時代，東北之奚、契丹，北方之北突厥，西方之突騎施，皆相繼爲唐所征服。吐蕃雖猶頑抗，亦屢爲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等大破之，而無力大舉寇邊矣。（見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參看附圖九——三一二）

一、政治盛衰，國家隆替之關鍵

玄宗兩次平定宮廷權力鬪爭之女禍，一次爲韋后，一次爲太平公主。韋后欲效武后，而才力遠遜之，徒利用中宗之昏闇，及其皇后之尊，與其愛女安樂公主、幸男武三思等紛擾宮廷而已。太平公主沉敏多權略，誠爲宮廷權力鬪爭之能手，然而遇英武勇決之玄宗，故猶不免於失敗也。玄宗由於能平定二女之禍亂，數十年以來宮廷權力鬪爭

乃告結束，皇權乃得由分而合，由動而定，而展開開元之治焉。蓋擧凡一國之政治，必使領導中心先能穩定，然後始能有所作爲也。

綜觀自武后以來，宮廷權力鬪爭歷數十年，而唐之國勢所以未根本動搖者，賴有善良之制度與人才之維繫耳。由於貞觀之時建立優良之政制，前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後有狄仁傑、魏元忠、劉仁軌、婁師德，繼有姚崇、宋璟、張九齡等，故能維持盛唐百餘年之國勢。由此觀之，可知國家政治制度之良否，人才之優劣，直接關係國家之隆替。尤有進者，人才之選用，制度之建設，有賴於國家元首之英明領導而後乃能產生。如貞觀、開元之治，若無太宗、玄宗之英明領導，則制度、人才皆不能發揮其力量。而國家元首與相臣，又以能出以無我之精神，去私欲而「公忠體國」爲本。如以太宗之英明，猶屈己而從魏徵等之諫諍，玄宗之英武猶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因此，人才皆樂爲之用，乃有開元天寶之盛世。及其晩年，溺於聲色，沉於逸樂，政事因而敗壞矣。（新唐書韓休傳）

二、玄宗外征戰略之檢討

玄宗對外之征伐，其對象東有奚、契丹，北有東突厥，西北有西突厥（突騎施）。西有吐蕃，戰線萬餘里，誠一空前之戰爭也。此諸相鄰異族，在貞觀永徽之世，雖相繼附服，然因內外政情之變遷，而時叛時附，此等種族自武后以降，爲中國寇患者甚深。入玄宗之世，對此諸種族之征討概況如左：

㈠征奚、契丹：自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爲雪孫佺敗沒之恥，開始遣薛訥進擊之，訥大敗。四年突厥默啜死，奚、契丹失所恃，遂降。自開元八年契丹可突于屢爲內亂，時叛時服。至十八年又附突厥毘伽可汗以拒唐，

二十年唐進擊大破走之，直至二十二年張守珪擊殺可突于，契丹始降。至二十四年復叛，安祿山進討，敗還。直至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安祿山叛，而與奚、契丹之戰爭，斷斷續續凡歷四十五年而未獲結果。

㈡征突厥：突厥可汗默啜，自武后之世卽爲中國之巨患。開元初，玄宗在北疆國防線上，祇採用備禦之策以備之。開元四年（西元七一六）默啜死，亦未乘之進征。唐此種政策，直至開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突厥內亂已經七年，始遣王忠嗣、孫老奴聯合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進征，至天寶四年（西元七四五）滅之。回紇代之起焉。

㈢征突騎施：西突厥自高宗顯慶二年（西元六五七）經蘇定方一再征服後，久已服屬於唐。其後內亂益衰，其別部突騎施神龍年間（西元七〇五）方興，遂代有西突厥在西域之統治地位，而仍服事於唐。至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突騎施可汗娑葛爲突厥默啜所擊滅，其部將蘇祿代領其衆，開元五年（西元七一七）遂引大食、吐蕃謀攻唐西域四鎭，尋又服附於唐。至開元二十三年（西元七三五）再入侵安西，旋又附服。開元二十六年（西元七三八）突騎施內亂，唐召西域諸國進討，翌年蓋嘉運破滅之。突騎施服屬於唐之時間久，而反叛者少。

㈣征吐蕃：吐蕃在貞觀初，開始強大，在高宗武后之世，已屢爲唐西疆之患，唐兵屢爲所敗。入玄宗之世，於開元二年大舉入侵，掠隴右牧馬，薛訥、王晙等大破之。自是連年犯邊。開元十年，再大破之於勃律，其勢焰稍戢。至開元十五年一連三年，又大舉侵隴西道，爲唐所破，遂以赤嶺爲境。開元二十五年，大舉進襲吐蕃破之。其後吐蕃遂在劍南隴右發動攻擊，唐又大破之。天寶六年（西元七四七）高仙芝大破小勃律。以後連年吐蕃又爲哥舒翰等所擊破。直至安祿山叛，而與吐蕃之戰猶未已也。

綜上以觀，玄宗對外作戰之戰線，廣達萬餘里，作戰之時間，久達數十年，誠爲中國歷史上空前之戰爭也。考其所以然者，乃由當時國際客觀形勢之演變與發展所使然，非唐朝主觀力量所能控攝者。且此種國際形勢之發展，早在貞觀永徽間既已開始形成。如新羅之突起，奚、契丹種族之漸強，突厥之迭興，西突厥之演變，吐蕃與大食之勃興，此種環繞唐國整個陸隣之國際環境，殊逼使唐朝之應付維艱也。唐朝須維持其貞觀永徽期間所建「天可汗」之國際聲威，始可確保大唐帝國於不墜，此乃唐朝廷之國家決策，亦爲其當時對內對外所必取之方針。唐爲貫澈此種決策與方針，而又面對如此衆多而廣大之敵人，勢必須盱衡國際大勢，密察內外國情，分析彼此強弱，權衡輕重緩急，藉以策定國家戰略。觀唐自貞觀以降，擧傾國之力，五征高麗而滅之，此種艱難所得之戰果，所以不得已而忍痛讓予新興之新羅，將自高麗之防線，退縮至於營州者（其事詳本卷第七章征高麗百濟之戰），以強大之吐蕃突起於西而威脅唐朝之心脅也。其後歷武后、中宗、睿宗、不斷與吐蕃作戰，勝少敗多。因此，玄宗根據下列主客觀因素，以策定戰略指導：

㈠諸蕃以嫁娶唐公主爲榮，並以爲政治號召，稱霸諸蕃。

㈡諸蕃之中，以吐蕃、突厥爲最強，而吐蕃之威脅又爲最大。

由於上列之因素，玄宗乃策定以下之戰略指導：

㈠在正北方採守勢戰略，並用孤立策略以孤立突厥。

㈡在西疆對吐蕃展開攻勢戰略，以解除隴西道方面之威脅，保護通西域國際交通線之安全，與在西域「天可汗」之威望，及絲絹貿易之利益。

就第一項戰略言之：北方以突厥爲最強，奚、契丹皆依之以爲中國之患，依太宗之戰略經驗，奚、契丹與突厥三個作戰目標之間，本應選定最強之突厥而擊滅之，則奚、契丹不攻自降。此亦以強攻強必循之原則也。但由於除上面之第一因素外，尚有以下之因素：㈠突厥牙帳遠居於大漠南緣（約在今綏遠西北烏拉特旗以北），非頡利可汗居於安北（今歸綏地區），程近而易襲可比。㈡唐此時之將帥，已無有李靖、李世勣、蘇定方之匹儔者。㈢若對突厥採取攻勢，戰局不能速決，曠日持久，有陷於兩面攻勢皆告失敗之危。因此乃對突厥採守勢戰略，俟其內亂而後擊滅之。乃一方面屢拒突厥之求婚，又屢以公主下嫁奚、契丹；一方面北招漠北九姓，以威脅突厥之背後，及使北庭方面之西厥種落，威脅突厥之西。

就第二項戰略言之：由於吐蕃大軍在吐谷渾之故地，隨時可以寇掠唐作戰潛力所賴之隴右牧馬，又可以切斷河西之國際通路，且隴右不安，京師震動。由於吐蕃之勢力北進，足以爭奪唐安西之四鎭，西連大食，誘脅西突厥餘種及突騎施叛唐，故對吐蕃展開連續之攻勢，以策西疆國防之安全，及西域方面之權益。是誠爲唐最佳之決策也。

然唐之策畫雖佳，但由於吐蕃牙帳在邏娑川（今拉薩附近）道途蔽塞，與唐懸絕（武后曾謀攻其牙帳，未果），故唐之攻勢雖屢獲勝，而猶不能結束曠日持久之僵持戰局。隴西之富庶，且因久戰而消耗殆盡，河西沃壤之區，成爲荒貧之域，西疆國防因陷於脆弱，故至代宗廣德年間（西元七六三），長安竟爲其所攻陷。吐蕃此種國土上之優勝，實非大唐帝國之力所能克服者也。

又由於唐此時之國際客觀形勢，陷唐於廣大無垠之戰線上，與數十年長時期之戰爭，優良之府兵制度，因戰爭

環境所逼而不得不改變，致演成守邊之將卒，爲久戍之制。邊將久戍，則專兵權；邊將久專兵權，則勢必成爲尾大不掉之勢。此種演變之趨勢，不加挽救，本已可陷國家於危亂，而玄宗至晚年，又沉於逸樂，溺於聲色，專任李林甫、楊國忠等奸相爲政，其得不速致禍亂乎！

三、諸蕃得失之檢討

奚、契丹依突叛之興衰而叛服，西突厥諸種及突騎施亦依吐蕃之強弱而反降，此二者且勿論，玆僅檢討突厥、吐蕃於左：

突厥：可汗默啜之強大，由默啜之英武，與牙官暾欲谷等之賢能所達致。人才對國家之重要，中外古今無貳致也。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然默啜等僅有用兵之才能，而缺乏政治之謀略。奚、契丹及九姓，皆其同類者也，而不能致之，常反爲唐所用，貫澈其孤立突厥之策。默啜雖死於意外，要亦由唐孤立策略所導致也。

吐蕃：吐蕃之強大，有其制度所使然。議事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上下重巫神，故上下一心。又法令嚴整，兵有節制。鎧胄精良，裏護周身，只竅兩目，勁兵利刃不能甚傷。師無餽糧，以虜獲爲資，故其行兵輕捷，極爲機動。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集中兵力，重疊以行衝鋒）。其俗重壯賤老。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爲甲門，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巡於稠人廣衆之中。其俗恥之，以爲次死。且其時種族蕃衍，勝兵數十萬，而有大臣祿東贊及其諸子欽陵等，皆英明武勇，是以能南服娑羅門（印度），北爭四鎮，西取西突厥，東併吐谷渾，「地方萬餘里」，爲唐二百餘年之大患。自大食以東，

敢與大唐帝國抗衡者，亦僅此一國耳。然其土地、人民、物產及文明程度與唐較，則有天壤之懸。故玄宗能以開元天寶之富強，用「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擧隊如軍法。能禽（擒）其王者，授大將軍。」之賞罰法制，而屢戰勝之。茲再檢討各重要會戰中，雙方之得失。（見新唐書卷二一六吐蕃傳）

隴右方面會戰：在此次會戰前，雙方有重大措施。唐朝方面，一面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以緩其入侵之勢。一面在涼、甘、瓜、沙、伊、西七州屯田，以充實此一遙遠國際通路之防衞力與戰力，並藉以鞏固西域之統治權。吐蕃方面則謀利用金城公主之和親，求九曲豐沃之地，以爲進侵唐隴右之根據地。吐蕃大將乞力徐，並以掠取隴右牧馬，破壞唐隴右國防爲作戰目標。由此觀之，雙方之作戰指導，皆有遠大之着眼也。當此役之戰事進行之際，唐將薛訥、王晙，利用吐蕃深入己境之戰地，用「多方以誤之」（如衣胡服等），夜襲及前後夾攻之戰法而擊破之。此役收復九曲之地極爲重要，故以後在此方面，唐軍常能擊破其進犯。

河西方面會戰：吐蕃於隴右會戰失敗之後，乃在松州、河西、小勃律發動攻勢，逼唐在廣大戰線區域上困厄，並以分唐在青海方面之兵勢，而減輕唐在此方面之壓力。首先擾松州，爲唐所擊破。再攻（小）勃律又失敗。於是連合突厥大擧進攻河西國際通路，亦未獲成功。此役吐蕃中蕭嵩反間之計而殺其大將悉諾邏，是尤爲吐蕃之大失敗也。

安西、河西、隴右劍南會戰：吐蕃於河西會戰失敗，再相繼展開對龜玆、河西國際交通線及隴右之全面攻勢，唐亦展開反攻，吐蕃皆告失敗，因而求和。旋吐蕃攻勃律，唐因在青海方面襲其大將乞力徐破之，吐蕃遂相繼又展開對涼州、廓州、松州、維州各方面之攻勢，但皆不得逞，且在青海方面遭受重大之打擊。尋高仙芝奪還小勃律，遂盡恢復唐在鹹海以東之統治地位焉。玄宗與吐蕃三十餘年之戰爭中，吐蕃雖屢次失敗，唐西方之國防潛力亦

消耗殆盡，誠一艱鉅之戰爭也。

綜觀玄宗一代之用兵，可得下列之結論焉：

(一)爲國家富強，乃戰爭取勝之根本。

(二)爲政治軍事人才之得失，足以影響軍事之勝敗，而軍事之勝敗，又足以影響國家權力之伸張與否及國家之威望也。

由於玄宗天寶以前賢明之領導，及賢相姚崇、宋璟等之公忠體國，勵精圖治，遂有開元之盛世，國家富強。在國防線上之將帥，又有信安王禕、張守珪、王忠嗣、婁師德、哥舒翰等之賢將，故雖經空前廣大而長期之戰爭，終能獲得勝利，置國家於衽席之安。然由於楊矩之割讓九曲地，致招隴右之遭攻侵，高仙芝之貪屠石國，而致諸蕃背叛。是國家用人得失之明鑑也。

第十章　安史叛亂之戰

（附圖九——三一三、三一四、三一五、三一六、三一七、三一八、三一九）

一、安祿山之興滅：天寶十四載（西元七五五）十一月，安祿山叛於范陽，十一月陷東京，明年正月祿山稱燕帝，六月陷西京，玄宗奔蜀。至德二載（西元七五七）正月，祿山爲其子慶緒所弒。九月肅宗收復西京，十月收復東京。明年（乾元元年）八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鄴，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兵潰。安慶緒亦爲史思明所殺，安氏之燕遂滅。

二、常山及潼關之戰：天寶十四載十二月，顏杲卿起兵常山，明年正月爲史思明所破滅。二月李光弼克復常山，四月與郭子儀大破思明於九門，五月又大破之於嘉山。安祿山勢蹙。六月哥舒翰爲崔乾祐大敗於靈寶，遂失潼關，西京相繼陷沒，李、郭自常山退保太原。

三、雍丘睢陽之戰：天寶十四載二月，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十二月巡以後方援絕退守寧陵，遂與許遠守睢陽。至至德二載十月，睢陽城始陷，張巡死之。竟屏障江淮之功。

四、南陽之戰：至德元載四月，魯炅自葉縣退守南陽，爲田承嗣武令珣等所圍攻，明年五月退守襄陽，竟屏障江漢之功。

五、太原之戰：至德二載（西元七五七）正月，史思明圍攻太原，李光弼拒之。至二月史思明以屢攻不下，解圍走。光弼完成屏障靈武復興基地之功。

六、史思明之興滅：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十月，史思明復陷東京，自稱燕帝。上元二年（西元七六一）二月史思明破李光弼於邙山，遂擧軍西向長安。三月，思明爲其子朝義所弒。明年十月，代宗克復東京。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正月，史朝義敗死，史燕滅。安史之亂，共歷九年。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安史叛亂導因

一、開元天寶間之政治

唐代自武韋之變以來，已將唐太宗所建開明嚴肅而強健之政治風紀，破壞無遺。從中宗神龍元年（西元七〇五）到睿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之九年間，君主無能，羣小爭權，韋后干政，宮廷間陰謀鬭爭無已，朝廷上下士無廉恥，吏治紊亂，雖然尚有前朝之軍事外交雄厚實力，及國內安定之社會經濟，得以維繫其國運於一時，但險象環生之狀況早已存在，故憂國之士，中心如焚。唐玄宗隆基把握此一際會，糾集志士，用非常手段，誅除諸韋，取得政權。卽位之初，方當英年，在內政方面，任用賢能，勵精圖治，革除前朝積弊。在外交方面，任命賢將精兵，破降東西突厥，擊敗吐番，緣邊疆地區，設置掌握重兵爲鎭守之十節度使。在學術方面，尊揚儒術，修訂五禮，搜求遺書，編修典錄，優禮儒臣。在經濟方面，勤政務本，崇尚儉樸，禁止租賦以外聚斂及佛道營造，遂使全國物價低廉，民生富裕，牲畜孳繁。在司法方面，政先仁恕，不倖邊功，法行自近，不罪逆鱗，不避忌諱，宦豎不准干與政事，戚屬不得事於臺省，囚必自錄，斬必親批，因致罪囚減少。史稱之爲開元之治。

舊唐書玄宗紀論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刑典，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徼倖之

臣，杜其奸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宛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娃淫，懼其荒也；敍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師，明軍法也；朝集而計最，校吏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此雖然不免於溢美，而其國內安定康樂，亦常見諸當時詩人詞咏，則其近於事實，即可概見。

但至開元二十年（西元七三二），情形爲之一變。此時玄宗年屆五十，少年銳發之氣已衰，深自抑制之律亦弛，自以爲大功已成，當圖懈逸，於是不僅喜於燕樂，且幻想登神仙之路，因而日疏君子，親近小人。及至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以後，遂一反其開元之政，外廷重任「口密腹劍」之李林甫：內廷重信「陰巧宦官」之高力士。玄宗則日事聲色，不理朝政，驕奢淫逸，於是造成「奴才當權，政治糜爛」局面。

二、高力士與李林甫事略

高力士於武后時爲宦者，以強悟給事左右，中人高延福養以爲子，故冒姓高。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之，既平韋氏，擢爲宛中給事。後誅蕭（至忠）岑（羲）有功，爲右監門衞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玄宗以其誠謹，又陰巧可意，常謂：「力士當上，我寢乃安！」以是朝臣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邊將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以取將相。太子瑛被廢，李林甫欲以壽王瑁爲太子，玄宗以肅宗居長，意猶未決。居常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中人對帝之稱謂）不食，亦饍饈不具耶？」玄宗曰：「爾我家老奴，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玄宗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故肅宗在東宮，乃兄事力士；其他王、公主均呼之爲翁；其親友尊之「二老爹」；大臣皆呼之爲將軍而

不稱公公。天寶初（西元七四二以後數年），玄宗齋於大同殿，力士侍。玄宗問之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李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議者？」玄宗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玄宗意有醒悟，爲之置酒壓驚，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敢深言天下事。又常奉詔爲監軍，足未出宮門，而以軍功加職爲驃騎大將軍，封渤海公。（見新唐書卷二〇七高力士傳）

玄宗初寵愛楊皇后，繼寵愛武惠妃，及楊、武相繼去世，環顧左右，無可意者，常鬱鬱寡歡。高力士善揣其意，乃奉命潛意訪求，訪得皇子壽王瑁之妃楊氏貌美，先令自乞出家爲女冠，號太眞，然後納入宮中，封爲貴妃。以楊貴妃美慧絕倫，通曉音律，解人意，倍受榮寵，愛烏及屋，乃封其從兄楊銛、楊錡爲高官，封其大姊爲韓國夫人，二姊爲虢國夫人，三姊爲秦國夫人，皆賜第京師，並時時出入宮禁，通家往還。楊貴妃從祖兄楊釗，以擅樗蒲戲入侍，更得玄宗歡心，派充度支郎中侍御史，轉加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賜名國忠。（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改之也。）於是楊家勢力，傾動天下，皆高力士爲其因也。楊國忠權勢已成，遂繼李林甫爲相。

李林甫小字哥奴，性矯辯有機智，喜怒不形於外，城府深密，擅以甘言啗人，人稱「口蜜腹劍」，以其內心兇險狠毒陰柔自私，不顧道義，亦呼爲「李貓」。其爲吏部侍郎時，知武惠妃寵傾後宮，正欲使壽王奪儲君位，乃因中人傳語，如爲相當護壽王爲萬歲。武惠妃心德之，遂百計使之升遷，卒爲相。李林甫雖用毒計害死太子與鄂王光王，而壽王仍未得立爲太子，武惠妃死去，其謀因而改圖。

李林甫既得志，乃壟斷政權，殘害異己，被其傾軋誅夷者有幾百家，使賢能遠避，庸碌者保身，正氣吞聲，內

外側目。唐時講求出將入相之制，開元中（公元七一三——七四一），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皆以外鎭都護使入爲宰相。李林甫懼有儒臣以方略立邊功而奪其相位，乃專選胡人不知書者爲節度使，用杜邊將入相之路。因乃奏言曰：「文臣爲將，怯當石矢，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玄宗悅而從之。乃銳意提拔胡人。安祿山亦以胡人爲將，升之爲平盧（今熱河朝陽天寶元年建置）兵馬使、平盧節度使，又特加優厚寵賜與懷柔，使兼范陽（今北平）節度使，河北採訪使，更使之兼河東（今山西太原）節度使，進拜東平郡王。其他如高麗人高仙芝，突厥人哥舒翰等皆胡虜，無入爲相資格，林甫皆栽培之爲邊將，以求制衡。林甫每與祿山語，必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祿山知林甫狡猾踰己，心畏之，與言事常於盛冬汗霑衣。林甫引與坐于中書廳，撫以溫語，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旣歸范陽，留其將劉駱谷在長安，每有使還，必問十郎有何動靜？有何言語，得十郎有美言，則喜；或云「聞十郎言：語安大夫，須好檢校。」祿山卽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林甫自恃多才，能使祿山畏懼，因而不以祿山爲意，所以未嘗構陷之。祿山雖蓄有逆謀，因畏忌林甫亦不敢稍露。（見新唐書卷二二三李林甫傳）

玄宗晚年旣安於逸樂，悉委政於林甫。林甫自恃有能，如能媚事左右迎合上意，爲鞏固其寵，乃設法杜絕言路，掩蔽聖明，以成其奸。於是發揮其狡詐本性，妬賢嫉能，排抑勝己，爲確保其權位，不惜屢興大獄，誅逐賢良，以張其勢。因而自皇太子以下，皆畏之如蛇蝎，朝政壞亂已極，安祿山造反實力，卽在此種狀況下養成。林甫爲相凡十九年，取得「太平宰相」之名以死，唯已養成大亂，終於成爲「大奸」。

三、楊國忠與安祿山事略

楊國忠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而從軍於蜀。劍南節度使鮮于仲欲樹內援，聞楊貴妃兄弟姊妹有寵，乃資國忠入都活動。以善樗蒲之戲，得玄宗賞識，命與諸楊出入禁中為外戚。踪判度支，一歲領十五使，加授御卿史大夫權京兆尹。善以承玄宗意旨，遂為諸楊之領袖。朝臣中見楊國忠恩遇浸深，多爭附之，李林甫以國忠有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後見國忠貴重逾己，乃奏請出為劍南節度使。

楊國忠將赴劍南，向玄宗哭訴為林甫所害。玄宗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聞之，遂憂懣成疾。玄宗卽遣使召國忠還都為相，兼文部（吏部改稱）尚書。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無畏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銜，權傾天下。但陝西進士張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國忠常以事與安祿山不合作，安祿山亦極輕視之。國忠既為相，深知安祿山不附己，因言祿山必反。又厚結於哥舒翰、高仙芝等，共同排擠祿山。

（見新唐書卷二〇六楊國忠傳）

安祿山本營州（今熱河朝陽南）雜胡，初名阿犖山，胡語戰鬭之意，母阿史德為女巫，居突厥中，後再嫁番目安延偃，犖山隨至安家，因冒姓安，改名祿山。嗣因部落離散，祿山乃與安氏子思順逃至幽州，初為互市牙郎（猶今翻譯官），尋投於張守珪麾下。祿山性狡黠，善揣人情，與同里人史窣干（後改名為史思明）皆勇敢善戰，故每隨軍出征，必建捕俘功，積功得為守捉使，又升討擊使。張守珪遣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破。依律不聽約束當正法。祿山臨刑大呼曰：「公欲滅奚、契丹，奈何殺壯士？」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械送京師。右丞相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宛嬪，軍法如山，何容膾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玄宗

親按囚，見祿山狀貌魁梧，不忍加誅，竟下詔特赦。九齡爭之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爲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衍）識石勒，枉害忠良。」李林甫因此排斥九齡，勸玄宗加恩胡將，故玄宗仍令祿山回幽州，聽范陽節度使張守珪調遣。祿山感守珪恩，格外效力，守珪因認爲養子，累擢至副將，施又荐爲平盧兵馬使。（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

時幽州將趙堪及白眞陀羅，欲報私怨，而僞傳節度使張守珪命，使平盧節度使烏知義邀擊叛奚餘黨。知義出兵先勝後敗，守珪袒庇之，諱敗爲功。會中使牛仙童奉命往察，守珪重賂仙童，歸罪白眞陀羅，逼令自盡。仙童歸報，未分肥給衆宦官，遂被揭發隱情。玄宗杖斃仙童，貶守珪爲括州刺史，守珪病死於途，烏知義亦奪官。玄宗乃用安祿山爲平盧軍使，兼營州都督。至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又升爲平盧節度使。

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安祿山百計諛媚，兼多餽賂。利貞還朝，盛稱祿山才能。李林甫猜忌儒將，因勸玄宗信任祿山，祿山亦陰結林甫，以固兵權。天寶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玄宗寵待甚厚，謁見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玄宗以之憨直誠篤，從之。（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五唐紀三十一）

祿山還鎭，河北黜陟使席建信稱其公直，李林甫、裴寬亦稱譽其美。玄宗因於天寶三年（西元七四四）使兼范陽節度使。祿山權力日盛，且知朝中大臣可以諛媚收買，天子可以欺騙瞞蔽，乃爲邀功固寵計，以兵出襲已降之同羅、奚、契丹各部落，多事殺戮，露布告捷，然後啓節入朝，以觀察朝廷反應。天寶四年（西元七四五）九月，祿山入長安，玄宗召見，因奏曰：「臣生長番戎，仰蒙恩典，得極寵榮，自愧愚蠢不足勝任，只有以身許國，聊報皇

恩！」玄宗大喜。會太子入侍，玄宗令祿山拜太子，祿山不肯即拜，乃佯問左右內監曰：「太子何官？」玄宗笑謂之曰：「朕百年後，當將帝位付託，所以叫皇太子。」祿山謝罪曰：「臣愚，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該萬死！」乃向太子叩拜。玄宗以爲樸誠，大加讚美。即留祿山賜宴，祿山進獻白鸚鵡二隻，因詭奏曰：「臣討契丹，過北平郡（治在今熱河平泉），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向臣求食，臣因建廟設祭，荐享之日，廟梁產芝，此鳥自空飛至不去，臣以爲祥，養以上獻。」玄宗見鳥修潔，以賜於楊貴妃。（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

安祿山體肥，大腹鼓出，狀厥滑稽，但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似極癡直憨愚。玄宗欲博楊貴妃一笑，乃召之入宮，令拜見貴妃。祿山見玄宗與妃並坐，乃先拜貴妃。玄宗問是何禮，祿山故慌轉拜曰：「胡俗不知禮數，向先母後父，臣依習慣，遂忘天朝禮儀。」玄宗轉向妃曰：「即此可見誠樸。」乃戲指祿山曰：「此胡腹中安所有？其大乃爾。」祿山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玄宗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使祿山位於御座東間，設金鷄帳榻上。又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敍兄弟。祿山欲時常出入宮禁，乃請爲貴妃兒。玄宗皆許之，又封拜爲御史大夫。年餘方令回鎭。天寶九年（西元七五〇）五月，賜爵安祿山爲東平郡王，八月又使之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祿山請入朝謝恩，玄宗命爲之起第於昭應，使楊國忠兄弟姊妹皆往迎。玄宗偕貴妃至望春宮以待。祿山至先獻俘，並獻所鑄鈔樣千緡而回。翊年春復入朝，玄宗爲起第於親仁坊，敕命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監工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至新第，置酒慶生辰，塵敕宰相至第爲賀。後三日，楊貴妃私召安祿山入宮中，以預製大襁褓裹其身，令宮女十餘人輿舁以見玄宗，謂之「洗三」，玄宗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使更兼領河東節度使，遂統領邊疆國防線三大鎭之重兵。其數幾達當時全國邊兵百分之四十。

意，因而私下準備實力，決心造反。（以上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及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唐紀三十二）

安祿山數入朝，看清朝廷政治腐敗，武備廢弛，不僅高官厚祿可買，計天下亦可取，遂由輕視之心而啓叛逆之意，因而私下準備實力，決心造反。（以上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及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唐紀三十二）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九──三一三）

一、安祿山所控三鎭之形勢

唐貞觀時（西元六二七──六四九），分中原爲十道；開元時（西元七一三──七四一）分貞觀十道爲十五道，每道轄二十至七十餘州。爲控制歸附中國各邊疆地區民族，及防禦四夷之作亂，於中原緣邊地帶，多設置都護府及都督府。此都護府及都督府因四夷降叛，時有增廢，至唐玄宗開元間，乃改爲十節度使。盛唐時諸道轄區，及節度使節制區等，已詳本卷第一章。

安祿山官職，旣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鎭節度使，統領有十八萬四千兵馬。又兼爲河北道采訪處置使、御史大夫、左僕射等職。河北道全道大小官員，無不歸其統轄。且爵封東平郡王，可謂權傾中外矣。

平盧節度使駐在營州（今熱河省朝陽縣南），乃商、周、孤竹國地，燕、秦、漢遼西郡地。晉以後營州刺史治此，咸康七年（西元三四一），慕容皝建都於此，號爲龍城，至隋，復置營州。貞觀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唐太宗東征高麗駐蹕於此，奚酋長可度請降，因置饒樂都督府於今熱河省赤峯縣之西北西遼河南岸上。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西元六九六）爲契丹李盡忠所陷，州移治漁陽（今河北省密雲縣）。開元四年（西元七一六），契丹、奚皆內附，復移回營州舊治，兼置平盧軍於城內。開元八年（西元七二〇）營州都督許欽澹出討契丹，兵敗退至渝關，十年

（西元七二二）烏知義、安祿山進攻契丹，再復還於舊治。天寶初改爲柳城郡，尋置平盧節度使，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仍鎭於此。此地控制遼東遼西鎖鑰，屏藩燕薊，襟帶河東。昔慕容令言于其父垂曰：「守龍城以內撫燕代，外懷羣夷。…足以自保。」蓋以當地具有攻守形勢而言。唐時其地轄有營、平等州外，並轄有都督府五，靺鞨州三，降胡州一，奚州二，契丹州六，幅員廣大，人口衆多，物產富饒，向爲東北國防上之重鎭，安祿山擁此土，用斯民，遂產生其化家爲國之念。

范陽節度使駐在幽州（今北平市），乃春秋燕國都城所在，漢爲廣陽郡，後漢幽州治，慕容儁嘗都此，唐睿宗景雲元年（西元七一三）置幽州節度大使，天寶初爲范陽郡，設范陽節度使統橫海等十餘軍。地居天下之脊，控關山峻險，號稱天府。召公初封於此，享祚八百餘年，闢國千餘里，自漢以後，皆爲北方巨鎭。光武資其兵力光復漢祚，慕容儁據此遂兼河北。轄有幽州附近十餘州外，並轄有都督府二、奚州八、契丹州十一。降胡州一。物產人力更富於平盧，安祿山先有平盧，繼有范陽，遂如虎添翼，不可再制。

河東節度使治在太原（今山西太原），乃古并州所在，春秋晉陽、秦、漢太原郡，西臨黃河，東依太行，北控雁門、雲中以襟帶燕、代，南屏關中，自古爲禦北狄匈奴突厥之北防重鎭，亦爲自長安通往燕、代要道，安祿山擁有此要道，出兵南向，即可以直抵長安。

唐以安祿山爲河北道采訪處置使，是將河北道地面之二十五州悉隸其采訪處置之下。按唐河北道，乃古幽、冀二州地，東至海，西至太行山，南至懷（今河南省沁陽縣）、衞（今河南省汲縣）、相（今河南省安陽縣）、博（今山東省耶城縣）、德（今山東省德縣），北至營（治今熱河省朝陽縣南），以及饒樂都督府（在今熱河省赤峯西

北潢河石橋南）、松漠都督府（在今熱河省圍場縣）、安東都護府（在今安東省安東縣）、黑水都督府（在今黑龍江）、渤海都督府（在今瀋陽）、奉誠都督府（在今熱河省隆化縣）、安靜都督府（在今吉林永吉），更有順、瑞、估、化、長、開、寧、撫、安及突厥、靺鞨、降胡等州皆在營州北；有鮮、崇（黎）、順化、歸義、歸德、弱水、初黎、洛瓌、太魯、渴野十奚州皆在漁陽北（今熱河省西南部）；有玄、威、昌、師、帶、歸順、沃、信、青山、峭落、無逢、羽陵、白連、徒河、萬丹、疋黎、赤山十七契丹州皆在奚州以北（今熱河省北部及外蒙古南部）；又有檀州降胡安置州一皆統於營州都督。再益之以河東道，是安祿山實有唐朝五分之一國土矣。

二、長安方面之情勢

唐玄宗既以河北道、河東道交付安祿山管轄，所餘十三道中河西隴右道，日與吐蕃交戰中，亦佔去唐朝一部兵力，正在自顧不暇，不能還救中原。劍南道亦正與吐蕃、南詔交戰中，又佔去唐朝一部兵力且是本身待援。關內道之朔方有回紇時爲邊患。唐朝重兵皆用在北方，不與回紇等言和，便不能轉用兵力。而嶺南道遠隔在嶺南，正用實力在經略中，尚不能調用其力以回顧中原，其與鎮西、北庭，同樣需要中原及時給以援助。故在天寶十年（西元七五一）左右，唐朝所有平靖地面，爲京畿道（長安附近二府三州），都畿道（洛陽附近一府三州），河南道（汴州附近二十六州）、山南東道（江陵附近一府十五州）、山南西道（南鄭附近一府十六州）、淮南道（揚州一帶十四州）、江南東道（一府，鎭江等十九州），江南西道（宣城等二十一州），黔中道（黔州等十四州）等九道，共有六府一百三十州而已。且以國內承平日久，武備廢弛。而玄宗又已春秋高，頗內懾。朝廷政治混亂，自天子以下王公大臣皆奢靡逸樂，已不振作。故一經安祿山擧兵南下，即如破竹之勢。其他玄宗時代國防軍事諸狀況已詳本卷第

一及八、九等章。

三、各主要戰場之地理形勢

河北形勢，東濱海，南控三齊，西阻太行，北屆沙漠，唐國防上重要之道也。此次河北戰役，北常山、博陵、井陘、河間、信都五地之得失爲最重要。

常山（今河北正定縣）、博陵（今定縣）：常山地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顧則太行動搖，北出則范陽（今北平）震懾。若夫歷清河，下平原，逾白馬（今河南滑縣），道梁宋（今商邱、開封），如建瓴水於高屋，騁駟馬於中逵也。蓋其地表帶山河，控壓雄遠，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之所以竭力爭奪此地者，即以此故。其西有井陘之險。關在獲鹿縣西十里，山西平定縣東九十里，亦曰土門關。太行八陘之一。山勢自西南而東北，層巒叠嶺，參差環列，方數百里，井陘關在焉。此關爲河北、河東兩道交通之咽喉，故安祿山過博陵，即遣兵塞井陘之口，蓋以掩護常山博陵，亦即其河北後方交通線之側背也。秦始皇遣王翦攻趙，先下井陘而趙亡，漢高祖遣韓信攻趙，井陘一戰而趙滅。其地之重要如此。

博陵形勢，重山西峙，羣川東匯，川陸流通，連絡表裏。憑鎮冀（今正定、冀縣）之肩背，控范陽之肘腋。關山峻阻，西足以臨雲代（今山西大同等地），東可以兼瀛海（今河間滄縣等地），河北之雄郡也。是以史思明每於常山戰敗，即退守此地，以圖後舉者以此。

河間（河北今縣）、信都（今冀縣）：河間北拱范陽，南臨靑濟（今山東益都、濟南），水陸衝要，餉道所經。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蓋其境內陂澤沃衍，宜於耕植，且濱滄海，鹽鹺之利，軍府所資。又舟

車通利，四方供億，皆取給之，爲河北經濟戰略之重地也。信都地據河北之中，川原饒衍，控帶燕齊。蓋其東近瀛海，則資儲可充，南臨河濟，則折衝易達，亦爲河北戰略重地也。

河東形勢，東據太行，南通懷、孟（今河南沁陽、孟津），西薄於河，北邊沙漠，亦唐國防上重要之道也。此次河東戰役，以太原、河東（郡治今永濟）爲主。

太原：此地爲唐初開國之基業，素被重視，當時稱爲北京。其地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東阻太行、恆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今太岳山）、高壁嶺，北扼東陘、西陘關（今雁門關），所講四塞之地，用兵之要區也。故此地與范陽、靈武，同爲唐北方國防之中心，亦爲東西兩京之扞衞。郭子儀李光弼據守太原，東出井陘則足以制河北，入守則可以衞關中與朔方（治靈武——寧夏今縣）。

河東郡：此地背負關陝（潼關陝縣），南阻大河，北連汾晉（今臨汾），西渡同華（今大荔、華縣），與關中爲表裏，爲控據關河、山川要會之地。自古天下有事爭雄於河山之會（關中）者，未有不以河東爲咽喉者也。其西有蒲津關，在黃河西岸。玄宗開元十九年，於蒲津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以維浮梁。唐據潼關陝縣以拒安祿山，即以河東郡爲犄角。郭子儀欲取關陝，進控兩京，即先謀取此地，其重要可見。

河南形勢。唐之河南道，北自舊黃河（自今河南武陟縣東北流，經汲縣滑縣轉而東向，歷介山東省聊城縣南商河出海）以南，包有今山東全省，河南省東部，安徽北江蘇北各一部。當時抗拒安祿山，以衞江淮者，有三要地，即：雍丘（今河南杞縣），睢陽（今商邱）、潁川（今許昌）是也。

雍丘睢陽：地界梁宋（今開封商邱）之中，據汴河之會，土田平衍，舟車絡繹，河南道一交通樞紐，睢陽之

前進據點也。睢陽據江淮之上游，爲汴（開封）洛（陽）之後勁。蓋其襟帶河濟，屏蔽淮徐，舟車之所會，自古爭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陽爲腰膂之地者。張巡許遠，力守睢陽，以抗賊鋒。賊圍益急，或議棄城東走。巡、遠曰：「睢陽者，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當時論者，謂睢陽堅守，既足以挫賊之鋒，使不敢席捲東下，又卽以分賊之勢，使不得并力西侵。江淮得以富庶全力，贍給（各路）諸軍。賊旋蕩覆，張許之功，於是乎偉矣。（張、許言見新唐書卷一九二張巡傳）

潁川：地控汝洛，東引淮泗，舟車輻集，轉輸易通，原野寬平，耕屯有賴。古之論曰：「自天下而言，河南爲適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許州又適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無潰溢之患；西控虎牢（今汜水縣），不乏山谿之阻，南通蔡鄧，實包淮漢之防，亦形勝之區矣。」唐朝當時，一再堅守此地，與雍丘睢陽爲犄角，以拒賊鋒。

其次，與河南爲犄角，以拒賊鋒者，又有南陽（治今河南鄧縣）。當安祿山下陳留（今開封）之後，唐卽遣南陽節度使魯炅自南陽馳守葉北之滍水（今沙河）之南岸，保此豫西山麓之險，與潁川、雍丘爲犄角之勢。及魯炅敗，退守南陽，苦戰經年，江漢賴以保存。蓋南陽南蔽荆襄，北控汝洛，古稱鄧林之險。其地西控商洛（今陝西東南部之地），南當荆襄，山高水深，舟車輳泊，有陸海之稱。當時唐賴江淮租賦以支持長期大戰，荆襄卽爲其運道必經之地也。

關中形勢。安祿山既陷洛陽，唐卽恃陝與潼關之險以拒賊鋒。陝地之要，內屏關中，外維河洛，履崤坂而戴華山，負大河而肘函谷，所謂崤函之固是也。其地南倚山原，北臨大河，東自崤山，西至潼津（在潼關）通稱函谷，號爲天險。哥舒翰在此地戰敗，玄宗卽棄長安西奔，關中立成崩潰之狀，卽因失此險要之屏障也。

四、戰略指導（參看附圖九——三一三）

安史方面：安祿山叛亂之前，先則以貢獻得寵於玄宗，凡朝廷使者，亦無不以財帛籠絡之。繼則求爲楊貴妃養兒，以取信及控制玄宗，如是雖宰相楊國忠惡之，亦無可奈何矣。

既爲三邊節度使，乃自行伍之間破格拔擢能戰之士，如史思明、孫孝哲、何千年、李歸仁、田承嗣、蔡希德、崔乾祐、尹子奇、安太清、高邈、阿史那承慶等，故留爲盡死力。又以恩撫納奚、契丹降衆，及求爲監牧使，盡選良馬以爲己有，故其兵強。又極力羅致人才，如高邈勸祿山取朔方將李光弼爲左司馬，未納。既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可知其對於用兵人物，籌思甚密。又其於陷兩京後，羅致唐之朝士亦甚衆。

至其進軍方略，高邈爲謀，「聲言進生口（獻馬），直取洛陽，無殺太原留守楊光翽，則天下當未有知者」以襲取兩京，則天下可定。何千年獻謀，則「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乾元初分朔方節度置振武軍節度鎮今綏遠和林格爾縣）下朔方（鎮今寧夏靈武），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今綏南陝北地區）。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今山西大同），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人，入蒲關（今陝西平民縣黃河岸上），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道河陽（今河南孟縣西南），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今山東臨淄、益都），以搖江淮。則天下無事矣。」此兩項進軍計劃，前者因被唐河南尹達奚珣疑其有變，奏於朝廷，而未收效。後者顯因兵力過於分散，而未爲安祿山所採用。祿山所用之戰略指導，其概要約如左述：（以上見新唐書安祿山傳）

一、使范陽節度副賈循留守後方基地范陽。平盧則使呂知誨守之；河東節度使區，使高秀巖在大同（今山西朔縣東）採守勢，以監視太原之唐軍。

二、命平原（今山東陵縣）太守顏眞卿，徵團練兵守博平（今山東聊城縣」至平原一帶之河津，固河防，以掩護永濟渠（隋煬帝所開，見上卷）運河之漕運補給水道（顏眞卿反正，出其意外）。

三、以劉道玄爲海運使，使鎭景城（今河北交河縣東北），利用永濟渠，漕運甲仗器械，以支援前線軍之作戰。

四、集中全軍之主力十餘萬，以疾風迅雷之勢南下，至常山（今河北正定縣），即徵五郡團練兵使顏杲卿鎭守之，並遣將塞井陘之口，以阻唐軍自太原威脅其側背及後方交通線（顏杲卿反正，出其意外）。

五、主力軍攻陷陳留（今河南開封）後，使李庭徵附近地區之兵留鎭之。主力仍集中以向東京——洛陽。

六、既陷洛陽，一面分兵陳留，以向江淮及江漢，以斷絕唐朝廷糧食及財帛之來源，逼使其無力支持持久戰。

一面準備繼續西進，以取西京——長安。

唐朝方面：由於玄宗之執迷不悟，根本無防叛之預定戰略，直至安祿山將何千年襲擒北京留守楊光翽，而且殺之於博陵（今河北蠡縣）之南之後，始知祿山確已叛變。幸玄宗究爲一英武之主，即作初期之部署：

一、遣將守太原，並使郭子儀、李光弼將朔方軍出井陘復常山，以斷安祿山之後。

二、使程千里在河東郡募兵，進屯上黨（治今山西長治縣），守太行之塞，使相機進脅邯鄲、安陽及懷（今沁陽縣），以制祿山之側背。

三、使封常清虎牢（今河南汜水縣）洛陽，高仙芝守陝（今河南陝縣），以阻祿山之西進。後二人已敗，又急使哥舒翰守潼關。

四、遣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駐守陳留（今河南開封），各郡置防禦使。旋陳留陷，又遣虢王巨出武關，東馳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以指揮河南諸軍，保障江淮（此地區是唐財政經濟惟一命脈），並與平原（今山東陵縣）顏眞卿協力，脅制祿山之東側背。相機進攻魏（今河北大名縣）、鄴（今河南安陽縣）、滑（河南今縣），以斷祿山之後。

（以上一、二、四三項部署，形成安祿山後方交通線嚴重之威脅）

五、以魯炅爲南陽（今河南鄧縣）節度使，進守葉（河南今縣）北之滍水（今沙河），與河南之潁川（今許昌），成犄角之勢，以屏障江漢，確保江淮財賦之補給線路，並以掩護武關之險要。

由於以上戰略部署之成功，及李光弼、郭子儀，相繼出井陘，克復顏杲卿所據守之常山，與史思明於九門（今河北藁城縣西北）嘉山（今曲陽縣境）兩次會戰，予思明以慘重打擊，逼使安祿山整個軍事形勢爲之動搖，遂欲同時使哥舒翰自潼關反攻，期將安祿山之叛軍，一舉而摧毀擊滅之。不料潼關之戰失敗，棄西京而奔蜀，乃作第二期之戰略部署，其事另詳於第三節

以上所述雙方戰略指導，其事實皆見以下各節。

第三節　討安祿山父子之戰——全般作戰經過（參看附圖九——三一三）

一、安祿山舉兵

安祿山已存叛志，即留心於偵察進兵道路，及由范陽通往長安間之關隘，準備進兵長安。玄宗被其矇騙，雖揚

國忠與太子亨，皆知其佯癡而實狡黠，宿有逆謀，故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於是玄宗即遣使召之（時爲天寶十三年西元七五四）。祿山於京師多設有耳目，知玄宗此詔爲證實此說，乃毅然應詔入朝（時爲是年正月），因對玄宗泣奏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玄宗憐其誠懇，賞賜巨萬。由是國忠所陳，遂不能入。祿山因求兼領羣牧總監，（天寶十三年），凡良馬皆陰選擇之送范陽，以增加己軍之機動力。又奏所部將士討奚及契丹九姓同羅等，勳勞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以收將士之心。於是保升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天寶十三年）。玄宗皆許之。是年三月辭歸范陽時，又令其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以伺朝廷隙。玄宗解御衣賜之。祿山惟恐楊國忠設計奏留，發其奸謀，乃疾趨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到鎭之後，即部署諸將，準備起事。（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

當時祿山有二親信謀士，一爲高不危，一爲嚴莊。不危雍奴（今河北省武清）人初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及知祿山有異志，乃僞造圖讖往求祿山，祿山用爲書記，改名高尚。嚴莊者，則向爲祿山孔目官，掌簿書，常說祿山以「玄宗春秋高，頗內懼，但亂宮闈事（祿山出入宮掖，與楊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於外——天寶十年入朝時），太子必知，一旦太子立爲皇帝，追究不拜罪，必誅族。」於是祿山每聚二人於臥內商大計，乃築雄武城於范陽北，峙兵積穀，於上谷置五鑪鑄錢。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爲假子，謂之「曳落河」（胡言壯士之意）。又選饒勇善戰一可當百之家僮，百餘人，警備內外。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胡商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及作戰用物，值數百萬。後又誘降九姓阿布思部落（爲回紇所破，祿山收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又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天寶十年）。

至是乃以高尙嚴莊及判官張通儒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眞、阿史那承慶皆拔自行伍署大將爲瓜牙。天寶十四年七月，計劃以獻馬爲由，爲襲擊長安的先鋒，隨後分大軍爲三路，左軍出大同以擊朔方；右軍出河南以取東都洛陽；中軍出太原濟永濟以取長安。欲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在內應外合中，一舉代唐而有天下。(通鑑唐紀三十二)

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二月，安祿山以偵察進軍道路目的，使其副將何千年入朝，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朝臣極言：「安祿山此請，反已有迹，不可許。」玄宗欲推心待祿山，竟准所請。韋見素、楊國忠乃奏於玄宗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以祿山爲平章事(宰相)，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玄宗從其議，已草制，留中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賄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絕無二心。玄宗謂楊國忠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指奚、契丹)，藉其鎭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楊國忠逡巡不敢言，乃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搜其在長安之第，捕其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安慶宗尙榮義公主供奉在京師，以此密報祿山，祿山心懼，乃更急欲發難。(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七唐紀三十三)

是年六月，玄宗爲安慶宗完婚，手詔召祿山到京觀禮。祿山辭病不能行。秋七月，祿山表請獻良馬三千匹，每匹由二夫執鞚，將令蕃將二十二人看送。河南尹達奚珣時來京述職，疑獻馬之請有詐，因奏：「請諭知祿山，進車馬當俟冬日，由官給夫，勿煩邊軍人馬將士。」玄宗因而稍悟。會輔璆琳受賂事泄，玄宗托以他事撲殺之。乃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知祿山如達奚珣策，且傳言：「朕爲卿作一溫泉池，賜卿洗塵專用，地在華淸宮。」

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十一月初，祿山卽令何千年、高邈先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初十日）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刼之而去（註一）。

同（十一）月初九日甲子，祿山乃發所部蕃漢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詐稱朝廷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此時其對後方之部署，則爲：（以上皆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

一、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

二、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

三、別將高秀巖守大同（唐大同軍，今山西朔縣東——註二），以備太原及朔方之唐軍。

是日，祿山遣諸將皆引兵夜發（舊唐書安祿山傳載：「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則祿山之兵，至博陵〔今河北蠡縣〕殺楊光翽時爲止，似用夜行軍，以秘密其企圖，而與通鑑所載稍異），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

時國內承平日久，人民與官府皆無兵策之備，河北道又屬安祿山監察地區，不敢有所抗拒，故各地望風而靡，勢如破竹，十日間（卽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安祿山已乘鐵輿到達博陵（今河北省蠡縣）南，何千年、高邈等二十騎，亦已將楊光翽刼至。於是祿山責光翽附於楊國忠，斬之以徇於軍中。同時祿山卽遣其將安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將精兵軍於土門（今河北井陘縣西，卽井陘口），以防太原方面之唐軍。以張獻誠（守珪子）攝博陵太守，蓋博陵常山（今正定）爲河北之心膂也。祿山至藁城（今縣），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增援於井陘口之守備。

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其事另詳下節常山之戰中。（見新唐書卷一九二顏杲卿傳）

楊光翽被刼後，太原方面具言其狀，告急於朝廷。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玄宗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至同月十五日庚午，玄宗聞祿山定反（似由於中使馮神威還報），乃召諸宰相謀之。

楊國忠自以先見而中，揚揚有得色，徐徐奏曰：「今反者獨安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長安。」玄宗以爲然，但其他大臣則相顧失色。玄宗亦知內地無兵，空虛堪慮，乃使特進畢思琛詣東京（詔陽）金吾將軍程千里使詣河東安邑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互相連繫）以拒之。十六日辛未，適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問其討賊方略，常清乃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玄宗大悅，即（十七日壬申）以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使兼平盧節度使，當日乘驛往東京募兵。常清到東京後，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在今河南省洛陽北黃河北岸孟縣西），爲守備。（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七唐紀三十三，新唐書卷一三五封常清傳）

十一月二十一日丙子，玄宗方自華清宮（在臨潼縣南驪山上）還長安，即斬太僕卿安慶宗（黨於其父祿山），賜榮義郡主自盡（未曾告密）。並即作如下之軍事部署：

一、遷朔方節度使（鎭靈武）安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思順曾報祿山將反之信也。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今五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二、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鎭守太原。

三、增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睢陽、靈昌、淮陽、汝陰、譙、濟陰、濮陽、淄川、琅玡、彭城、臨淮、東海
等十三郡，以衛尉卿張介然爲使，守陳留（今開封），以屏蔽江淮。
四、程千里爲上黨（見通典卷六。治今山西長治）長史，守太行山上之上黨地，以固山西（太行山之西）。
以上河南至於太原諸郡（天寶元年二月，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當賊之衝者，並皆置防禦使，以加強山西河
南間諸地區之守備。
五、二十二日丁丑，以榮王琬（玄宗子）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又出內府錢帛，於
京師募兵，旬日間得十一萬，號天武軍。但皆市井子弟，實不堪戰鬪。

唐朝廷備禦安祿山之軍事，至此方於倉卒間完成部署。

是年（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十二月初一日，東征副元帥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之在京者，合
五萬人自長安出發，玄宗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河南今縣）。

初二日安祿山在靈昌（治今河南省汲縣東滑縣西南）北，企圖渡黃河，會天大寒，賊軍用長繩約破船及草木，
橫河南北，一夜冰合成一浮橋，遂渡過黃河襲取了靈昌郡。賊兵步騎散慢，人莫知其數，河南節度使張介然到陳留
纔數日，賊已到城下，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初六日陳留太守郭納以城降賊。安祿山入陳留城時因聞其子慶宗
被殺，乃盡殺陳留降者以洩其忿，並斬張介然於軍門。然後命其將李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其大軍西向滎陽（河南
今縣）。又命平原太守（治今山東陵縣）顏眞卿，以平原博平（今聊城縣）兵七千守河津。眞卿密奏之，並陰起義
兵。其事另詳下節。

唐玄宗聞陳留已失，賊已進攻滎陽，將圍東都，知非親征，無以激勵將士，爲求戰勝逆賊，乃於初七日壬辰下詔親征。徵朔方、河西、隴右（皆見本卷第一章）兵留守城堡之外，皆由節度使自將，限二十日內畢集長安。

二、安祿山進陷東京

安祿山攻滎陽，太守崔無詖督士兵乘城爲守，城民久不知兵，聞賊鼓角之聲多戰慄有自墜城下者，故初八日而城卽陷。祿山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並卽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忠孝等爲前鋒進攻虎牢（唐名武牢今汜水縣）。時封常清新募之兵，多自徒未更訓練，於虎牢方列陣卽爲賊鐵騎所衝而大潰走。常清收餘衆，拒戰於洛陽城東之葵園又敗。再收兵拒於洛陽上東門內，復敗。是月十二日，東京遂陷。安祿山縱兵鼓譟，從四門入城，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賊，東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采訪判官蔣清，皆守職不屈而死。安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

安祿山陷東都之同日，其大同軍使高秀巖在北方亦展開攻勢，寇朔方之振武軍（今綏遠和林格爾縣）。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乘勝拔靜邊軍（今綏遠凉城縣附近）。祿山大同兵馬使薛忠義反攻靜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濬、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世爲金微都督）、右武鋒使渾釋之（世爲皐蘭都督）等迎擊，大破之，坑其騎七千，遂進圍雲中（今山西大同縣）。子儀又使別將公孫瓊巖將二千騎擊馬邑（今朔縣東），拔之，始開東陘關（今代縣南卽雁門關東口），取得與太原王承業之連繫。蓋高秀巖據大同軍時，太原方面之唐軍，卽閉東西陘關（西陘關在今代縣西北卽雁門關西口）以拒之也。子儀此一攻勢，非常重要，不僅打通朔方軍與太原軍之連繫，使祿山下太原，趨永濟，以夾攻關中之計，成爲泡影，其後子儀能東出井陘，入常山，予祿山以攔腰之嚴重打擊，

亦以此役之勝開其端也。

封常清帥敗兵到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今永濟縣），乃謂副元帥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然其計，引兵西走，賊兵追至，仙芝兵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追兵至不得入始退去。安祿山乃使其將崔乾祐屯兵於陝。是時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等郡（各郡治今河南伊陽東，靈寶南，山東曹縣西北，濮陽東，山西大同），皆降於祿山。（封常清語見新唐書卷一三五封常清傳）

是時朝廷所徵朔方、河西、隴右諸道兵，皆尚未至，關中震動。幸祿山此時見東京宮殿之美，方謀稱帝，而留洛陽未進，故朝廷獲得時間，以爲拒守之備，所徵之兵亦漸集於長安，關中官民恟懼之情，乃得以稍安。

祿山既謀稱帝於東京，遂欲先定關東，乃遣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郡治今商邱南）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治山東今縣）吳王祇、濟南太守（治今濟南（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依吳王爲名。單父（縣在今山東單縣）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詔以祇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以脅祿山之東北側背。賊河南節度使李庭望在陳留，方引兵欲東徇地，聞通晤敗，遂不敢進而還。祿山又使其黨段子光，持李憕、盧奕、蔣清三大員首級，以徇河北諸郡，至平原，顏眞卿擒而斬之，祿山向東發展之勢，遂被遏阻。

此時，唐朝廷以東京陳留已陷，江淮租賦自汴水之漕運不通，勢必改道江漢以補給關中。爲穩定此一補給線路，以支持討亂之大戰，乃於是月十五日，以永王璘（玄宗子）爲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洧爲之副，以保荆襄。又

9 —2901

以穎王璬（玄宗子。二王皆不出閣，皆爲名義之節度使）爲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副之，以保富饒之蜀地。此舉極爲重要，其後與安史大戰及對藩鎮之長期戰爭，卽賴此以維持唐朝命脈之延續也。

十六日辛丑，大概此時河西、隴右之兵已集長安，故玄宗於是日下制，命太子亨監國，決心親征。並謂諸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於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値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發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貴妃乃銜土請命於玄宗，親征之事遂寢。（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七唐紀三十三，新唐書卷二〇六楊國忠傳）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及仙芝退守潼關，令誠入朝奏事，因具言仙芝常清橈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陜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粮賜。」玄宗大怒，卽遣令誠持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旣敗，曾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玄宗皆不之見。常清爲自馳詣闕，至渭南（今縣），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因其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付令誠，然後就死。仙芝還至聽事，令誠先索陌刀手百餘自隨，然後令仙芝聽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減粮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震地。令誠又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新唐書高封傳）

時隴右名將哥舒翰臥病在家，玄宗欲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乃於下敕斬仙芝時，卽召爲兵馬副元帥，以田良丘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隊以從。翰以病固辭，不許。翰乃將漢

兵八萬及河西隴右諸蕃部落共十餘萬於是月十七日東發。至潼關幷仙芝舊卒，號稱二十一萬八千人，屯守潼關。同時，玄宗又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

同月下旬，常山太守顏杲卿（二十一日）、平原太守顏眞卿、濟南太守李隨（二十七日）、饒陽太守盧全城、司馬李正，皆以兵討祿山，河北十七郡皆應之，其仍附祿山者，僅范陽、盧龍、密雲、漁陽（今薊縣）、汲（河南今縣）、鄴（今安陽）六郡而已。其范陽節度使賈循，且因杲卿密使說之，欲歸朝廷（詳見下節）。是時安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河南今縣）因河北河南形勢發展之嚴重威脅而還洛陽。

天寶十五載（肅宗至德元載，西元七五六）正月初一日，祿山遂自稱大燕皇帝於東京。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高尙、嚴莊爲中書侍郎。是時李隨已將兵至睢陽，有衆數萬。濮陽客尙衡，亦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爲前衙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於是朝廷卽以李隨爲河南節度使，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防禦使。同月，顏杲卿雖爲史思明所擊滅於常山，但朝廷卽命郭子儀罷雲中之圍（子儀圍雲中見前），使還朔方益發兵以進取東京，並令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先出井陘，以挽救杲卿死後河北之頹勢，以定河北。同時又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魯炅爲之，使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民兵）北進屯於葉縣之北（河南今縣）。凡是此等部署，乃對祿山形成戰略包圍之態勢也。

由是觀之，自去多顏氏兄弟舉兵，及吳王祇、李隨等擊破李庭望陳留方面之兵，郭李擊破高秀巖大同方面之軍以來，唐廷既由倉卒應變之被動，轉取得主動之權，造成戰略上絕對之優勢。倘使潼關之戰（詳見下節），玄宗能用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等之策而不爲楊國忠所誤，則祿山之寇，或能早期敉平，而不致遺患於數百年之後也。

三、安祿山進陷西京

天寶十五年正月，在史思明攻陷常山，擒顏杲卿、袁履謙送往洛陽，而恢復常山、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之控制權後，後方之威脅已告解除，祿山乃即於同月十一日命其子慶緒進攻潼關，哥舒翰擊卻之。自是之後，至六月初哥舒翰出關攻陝前之五個多月中，河北河南皆普遍展開大戰，玆述其概況於次。

河北方面：史思明擊滅顏杲卿於常山、恢復其常山、鄴郡、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郡之控制權後，范陽與洛陽之交通既復。史思明爲掃清河北戰場，乃於正月初旬，對饒陽盧全誠展開圍攻戰（詳見下節），至二月初旬，凡攻二十九日不能下。是時唐廷爲挽救常山陷沒後河北戰場之頹勢，及謀再斷安祿山之後，乃於二月初二日加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使將兵出井陘收復常山。史思明因解饒陽之圍，西向與光弼在常山及其附近地區展開激戰。相戰凡四十餘日，光弼卒以寡不敵衆，困守常山，而求援於郭子儀。約於三月之末，子儀急引兵出井陘，至四月初九日馳至常山。於是子儀光弼展開反攻，思明大敗，收兵退保博陵（今蠡縣），光弼乘勝進圍之。五月安祿山遣將自洛陽范陽兩方面率步騎兵增援史思明，遂又展開恆陽（今河北曲陽縣）會戰，思明復大敗，奔退博陵，光弼再乘勝進圍之。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祿山之洛陽范陽間交通再絕。

正在郭李與史思明戰於常山博陵間，平原太守顏眞卿亦向信都（今冀縣）、魏郡（今河南安陽）發動攻勢（三月），以策應郭李之作戰。

河南方面：當顏杲卿在常山被史思明擊破之後（天寶十五年正月），二月安祿山之河南節度使（治陳留，今

開封）李庭望，亦欲向淮北及南陽襄陽發動攻勢。蓋欲斬絕唐自江淮補給關中之兩條路線也。遂向淮陽（河南今縣）、雍丘（今杞縣）、睢陽（商邱南），及潁川（今許昌）、葉縣（今縣）攻擊。向雍丘、睢陽攻擊者，先後為眞源令（縣在今鹿邑縣）張巡所拒止，睢陽且直至唐收復兩京時而後陷，完成屏蔽江淮不世之功。其向潁川、葉縣進攻者，唐則增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守（治今鄧縣）魯炅為之，使將嶺南、黔中（治今四川彭水）、襄陽子弟兵（民兵）五萬人進屯葉縣（河南今縣）之北，以薛愿為潁川太守兼防禦使守許昌（皆在正月）。又以吳王祇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以統一指揮河南方面之作戰（二月）。四月，賊將屢攻潁川，太守來瑱（同月以瑱代愿）屢破之。是時魯炅為賊將武令珣、畢思琛所攻，主柵於滍水（今葉縣北之沙河）之南以拒之。五月初四日魯炅衆潰，將數千人退保南陽，武令珣等乘勝追至圍攻之。是時由於安祿山據有洛陽、陳留，江淮租賦已不能自汴水運補關中，朝廷所恃者恃泝漢水而上之運道。南陽一經被圍，則此一運道將絕，玄宗乃急以素有勇略之夷陵太守（治今湖北宜昌）虢王巨為陳留譙郡（今安徽亳縣）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以統一河南山南嶺南三道之指揮，而召還吳王祇於京師為太僕卿（在東平待巨至，然後入京）。同月十五日虢王巨引兵自藍田（陝西今縣）出武關，趨南陽。武令珣等聞之，解圍而走。及李巨已過南陽赴鎮（鎮彭城），武令珣等復進圍南陽，至翌年五月陷之（其事詳後）。

當史思明在河北一再大敗之後，其在洛陽方面將士因家在范陽者，無不搖心，而河南方面之作戰，又無進展。於是安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責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唐）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二人因數日不敢入見。田乾眞自關下至

洛陽，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尙、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遂待二人如初。然猶欲棄洛陽，走歸范陽，而計未決。（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

安祿山正當此急迫危困之際，玄宗竟又爲楊國忠所誤，促哥舒翰將兵出關，進攻陝洛。翰及郭子儀、李光弼皆進策，請守關不出，使河南河北諸軍進擊以困賊（詳見下節潼關之戰），待其內變而乘之，玄宗皆不聽。翰不得已於六月初四日，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自初七日起，與祿山將崔乾祐大戰於靈寶陝縣之間，翰軍大敗，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初九日乾祐遂陷潼關。翰退至關西驛，又爲其部將火拔歸仁等所脅逼而降賊。於是關中震動。

潼關已陷，河東（郡治今山西永濟）、華陰、馮翊（今大荔）、上洛（今商縣）等郡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逃還長安告急，玄宗卽遣劍南軍將李福德（時領監牧小兒三千在長安苑中）等將監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註三），玄宗始懼。初十日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祿山反已令內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卽投往之。至是乃首倡幸蜀之策。玄宗從之。十一日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遽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及朝罷，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二夫人入宮促駕。十二日百官朝者什無一二。玄宗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卽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然後託以劍南節度大使潁王璬（玄宗子）將赴鎭爲名，令本道設儲偫。是夕，卽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備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厩馬九百餘匹，外人皆不之知。十三日黎明，玄宗卽與楊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宰相楊國忠

、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長安禁苑之西門），凡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衞立仗儼然。及宮門既啓，則宮人亂出。於是中外擾攘，不知所之。王公士民四向奔逃，竄入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宅，掠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率人救火，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爲使降於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

玄宗已過渭水便橋，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洛卿至咸陽東望賢宮，與縣令俱逃。又遣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及至日中，玄宗猶未進食，國忠自購胡餅（爐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是可知狼狽之狀也。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玄宗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玄宗繼續西走，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玄宗至金城（今興平縣），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是夜宿於驛中，無燈，人相枕而寢，貴賤無復以辨。是時，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遂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鎭收合散卒，以俟再擧。十四日至馬嵬驛（今興平縣西二十五里馬嵬鎭），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進馬嵬驛之西門內，軍士追殺之，並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秦二夫人。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

殺之。軍士圍驛，玄宗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使高力士問之，玄禮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玄宗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仗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高力士亦勸之。乃命力士引楊貴妃於佛堂縊殺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請罪。玄宗慰勞之。始整部伍，準備繼續西行。其後，國忠妻裴氏與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今寶鷄縣），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唐紀三十四，新唐書卷二〇六楊國忠傳）

六月十五日，玄宗將發馬嵬，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走河隴，或請走靈武，或請走太原，或請還長安。玄宗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今鳳翔縣），徐圖去就。」玄宗以詢於衆，衆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玄宗乃令太子亨於後宣慰之。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太子欲白玄宗，以定進止。建寧王倓（太子次子）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幷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毁而更存，掃淸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太子長子）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使俶馳告玄宗。玄宗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忽以我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於是玄宗入蜀，太子則向靈武。其後得以收復兩京者，卽賴太子之此擧也。

觀乎上述郭李在河北再破史思明，河南賊兵無進展，安祿山危困於洛陽，陝之戰又非其所預知，故崔乾祐之大勝，實出其意外。且陝之戰戰果與影響，亦非其所能驟悉，且彼或預料進軍長安，仍將有一次大會戰，故祿山於獲悉乾祐已陷潼關之後，卽遣使止乾祐兵留守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思順兵屯苑中，以鎭長安。又使薛總爲宣慰使宣慰關中。薛總至扶風，六月二十六日扶風民康景龍等相帥擊之，斬首二百餘級。二十八日陳倉令薛景仙遂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祿山又命孝哲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衞送洛陽。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旋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時陳希烈以晚節失恩，與張均、張垍（說子）等皆降於祿山。祿山以希烈、垍爲相，其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其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據河東之半焉。（上段馬嵬驛之變見通鑑卷二百十八唐三十四）

時李光弼圍攻史思明於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乃解圍南走。史思明跟踪追躡，光弼擊卻之，遂留朔方甲士三千，使常山太守王俌將之，並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光弼與郭子儀引兵西入井陘守晉陽。

四、肅宗討安慶緒

肅宗卽位靈武：太子亨在馬嵬驛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時裴冕爲河西行軍司馬）。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擧，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見通鑑卷二百十八唐紀三十四）

孫孝哲等已入長安，由於彼等皆粗猛無遠略，以得長安爲滿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由是玄宗入蜀，太子亨北行，皆無追迫之患。衆已用建寧王倓之言，於是北行。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渡，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遂自奉天（今乾縣）北上。比至新平（今邠縣），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治今甘肅涇川），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至烏氏（今寧縣南），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今寧縣），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今固原），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太子亨在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三受降城及豐安、定遠、振武三城，皆在黃河外）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制官崔漪，度支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靈鹽二州皆有鹽池，故置判官）等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今縣）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需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之赴朔方。太子從之，於是起行。鴻漸、崔漪迎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天寶十五年七月初九日，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玄宗在馬嵬曾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卽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卽位，是爲肅宗。尊玄宗爲上皇天帝。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

內采訪使爲節度使，徒治安化(今甘肅慶陽)，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統轄京北、同、岐、金、商五州之地。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義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已選入討賊（郭子儀一再發朔方兵在河北山西作戰），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旬日間歸附者漸衆。（見新唐書卷一二六杜鴻漸傳，卷一四〇裴冕傳）

七月十二日，玄宗入劍閣，十五日下制，部署天下軍事如左：

一、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尚未悉其已即帝位也），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

二、永王璘（郭順儀之子，幼失父母，玄宗養以爲子），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

三、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道、及淮南、河南等道節度使（實際不到任）。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功爲都副大使。

四、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道節度都使（實際不到任）。以隴西太守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

五、其他諸路節度使，如虢王巨等，仍依前充使。

六、增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南陽、漢東（原隨州）、淮安（原唐州）、武當（原均州）、房陵（原房州）、安康（原金州）、上洛（原商州）等九郡。又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

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治今四川彭水）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今杭州），西道領豫章（今南昌）等諸郡。蓋以加強嶺南、江南兩道之控制也。此種措施，對其後作戰，具有極大之貢獻。並令各路應需士馬甲仗粮賜等，就當路自供。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皆任自簡擇，署訖奏聞。

當肅宗自馬嵬驛北行時，遣使召隱士李泌於潁（今河南登封西南七十里潁陽鎮）。初，泌居京兆，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師事之，一出將入相之奇才也。但爲楊國忠所惡，徙於蘄春（湖北今縣），後得歸，遂隱居於潁陽，及肅宗即位於靈武未及一旬，而李泌至。肅宗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宰退相，亦與之議。肅宗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吾志？」乃止。（唐書李泌傳）

肅宗進討之準備與部署及當時一般局勢：致德元載（即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考異載段秀實別傳云：詔嗣業將安西五萬衆赴行在。此所云五千，乃舊唐書所載），節度使梁宰即命嗣業如數發兵，以綏德府折衝段秀實爲副，將之赴靈武。肅宗又徵兵於安西（今新疆庫車），行軍司馬李棲筠發精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命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詣靈武。八月初一日以子儀爲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爲戶部尚書，北都（太原）留守。皆並同平章事，餘官如故。光弼遂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時王承業軍政不修，又誤常山之救，已被朝廷遣中使誅之）。

是時，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唐討祿山。

同月，以第五琦爲江淮租庸使。北海太守（郡治今山東益都）賀蘭進明，遣錄事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於

上皇，以爲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即以琦爲監察御史，江淮租庸使。未幾江淮奏，請貢獻貢賦至蜀至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今陝西白河縣）抵扶風（今鳳翔），扶風太守薛景仙力爲經營之，由是輸道暢通，討賊軍事是賴焉。

至於當時全戰局之一般形勢，河北方面諸郡，自郭李入井陘後，猶爲唐守。約在至德元載七月中下旬間，常山太守王俌由於史思明之來攻，欲降，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諸將請信都太守烏承恩，移守常山，而承恩遲疑不決。翌月思明遂陷九門（縣在今藁城西北）、藁城（今縣）。九月又陷趙郡（今縣），圍常山旬日拔之。唐在河北乃漸入於不利之形勢。河南方面，祿山河南節度使李庭望，及賊將令狐潮，於七八兩月間，皆先後爲張巡所擊破，巡守雍丘屹然不動。顏眞卿在平原方面，自郭李入井陘後，即仍前行使其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之職權，指揮河北軍事，並以蠟丸達表於靈武，肅宗亦以蠟丸報之。眞卿得肅宗敕書，即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於諸道始知肅宗即位之事，爲唐守地之心，因而益堅。關中方面，同羅、突厥，從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七月下旬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出塞，謀邀結九姓府六胡州諸胡，盜據邊地。肅宗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長安因而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遁，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報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奔靈武。肅宗即以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赴渭北，招集吏民。祿山改以其將田乾眞爲京兆尹。是時長安民間又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亦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入長安時，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至是則西門之外，率爲敵壘。因此其在長安兵力所及者，

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今陝西淳化縣），西不過武功（今縣），其勢日蹙矣。（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

第一次進討失敗及內亂：至德元載九月，肅宗以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欲以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軍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肅宗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先例）也。」肅宗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以李光弼爲元帥左廂兵馬使，帥衆出井陘，以攻常山，圖范陽，郭子儀爲右廂兵馬使，南取馮翊河東（今永濟）。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委以戎事。遂置元帥府於禁中。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肅宗悉使送元帥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肅宗欲借外兵，以張軍勢。乃使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詳見下節克復西京之戰）。於是李泌請肅宗幸彭原（今甘肅慶陽），俟西北兵（卽回紇、拔汗那等國及安西兵）將至，進幸扶風。時江淮庸調亦已集扶風，可以贍軍。肅宗從之，遂發靈武。（李泌語見新唐卷八十二承天皇帝傳）

十月，肅宗下敕，盡策李林甫、楊國忠以來朝廷之積弊，開諫諍之途。時第五琦見肅宗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以便運輸），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今陝西洋縣），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用，從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又作榷鹽法，國用以饒。

同月，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肅宗許之（八月上皇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璽詣靈武傳位）。琯在京原爲憲部侍郎，上皇入劍閣時追及之，上皇以琯爲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按憲部由刑部改稱，文部由憲部改稱。肅

宗素聞琯名，及見言時事，辭情慷慨，故重信之）。於是加琯爲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以兵部尙書王思禮副之。琯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琯將五萬兵分三軍向長安進擊，二十一日大敗於咸陽東，再以兩軍戰又敗（詳見下節收復西京之戰），將士死傷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是時河北方面祿山將尹子奇圍攻河間四十餘日，史思明會兵攻之，連陷河間、景城、樂安，攻平原，顏眞卿走，遂陷平原、清河、博平，烏承恩亦降，信都陷。攻饒陽亦陷之。河北盡入祿山掌握。其將尹子奇將五千騎渡河，略北海皆陷之，遂欲南取江淮。會回紇遣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始急退兵還。房琯此敗，打擊唐軍軍心士氣殊巨而且深也。

且適當此時（十二月），荊襄又發生變故。永王璘鎭江陵（湖北今縣），竟謀割據江南。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勇士數萬人，日費鉅萬。璘生長深宮，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謀主，以爲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肅宗聞之，敕璘歸覲於蜀。璘不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肅宗召諫議大夫高適謀之（前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高適嘗諫以爲不可），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是月遂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原揚州）、山陽（原楚州）、全椒（原滁州）、歷陽（原和州）、淮南（原壽州）、合肥（原盧州）、同安（原舒州）、弋陽（原光州）、蘄春（原蘄州）、安陸（原安州）、齊安（原黃州）、義陽（原中州）、漢陽（原沔州）等十三郡，以高適爲之。又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原蔡州）、滎陽（原鄭州）、（潁川（原許州）（另二郡似爲臨汝、淮陽）等五郡，以來瑱爲之，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治杭州，節度江南東道，其巡屬兼有浙東西及原昇——今江寧、宣、歙諸州），共圖永王璘

。十二月二十五日，璘竟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遣將襲吳、廣陵二郡。璘至當塗（安徽今縣），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采訪使李希言，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及丹徒太守閻敬之，皆發兵拒之，為璘所敗，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李成式亦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討璘。翌年二月，璘敗於江寧（今縣）、新豐（今武進境）間，其事乃平。此誠為唐討安祿山之戰中，最嚴重之內亂。設此亂不能速平，則唐將立成氷銷瓦解之勢。

第二次進討失敗：安祿山在長安方面，已大破房琯，史思明又已掃清河北，於是安祿山在河南、山西皆相繼發動攻勢。至德元載十二月，祿山增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朞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增兵攻之。晝夜死鬭，十五日城陷，愿、堅被擒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氷上凍殺之。

肅宗此時既感於各方軍敗，而內有永王璘之變，因問於李泌曰：「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肅宗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卽安忠志、復舊養父之姓）、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今陝西大茘）入河東（今山西永濟），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今華縣），使兩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

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攻下，必成擒矣。」（泌此策與陝戰前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之謀合），肅宗悅之。

自是時至翌年（至德二載）正月之月餘時間中，各方面之情勢，有如左之發展：（李泌策見新唐書李泌得）

河南雍丘方面：祿山將令狐潮李庭望，乘永王璘沂江東下，破當塗，江淮大震之際，加緊圍攻雍丘，且斷張巡之後，巡遂棄雍丘退守寧陵，與睢陽太守許遠合勢，拒之破（詳下節雍丘睢陽之戰），先後牽制着李庭望令狐潮及尹子奇所率媯、檀、同羅、奚兵二十餘萬衆，其對全戰局貢獻之大，自不待言。

河北山西方面，史思明是時以李光弼麾下精兵，皆已留朔方（爲郭子儀所統向馮翊河東），其所將河北景城等地五千團練烏合之衆，連太原兵不滿萬人守太原，因以爲指掌可取，然後長驅取朔方河隴，遂於是月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自上黨下太行道），高秀巖自大同（軍），牛廷介自范陽，四路共兵十萬進攻太原，圍攻至二月，爲光弼所敗，解圍而去（詳下節太原之戰）。太原此一戰役，不僅掩護朔方復興之根據地，亦策應關中之作戰，貢獻甚大也。

此時，肅宗爲加強山西、河南及關中之形勢，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今山東益都）、高密、東牟、東萊等四郡。置上黨節度使，領上黨（今山西長治）長平、陽城（原沁州）等三郡。置興平節度使，領上洛（今陝西商縣）、安康、鳳翔、興平（今鄠縣東）等四郡。但吐蕃則乘此時，唐邊境戍守虛弱，連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及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今青海湖以東，至甘肅洮河西地區。此地區爲唐防吐蕃之主要國防線）。

翌年（至德二載）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爲其子慶緒所殺。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能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對其左右令史，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稀得見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宦李猪兒，被撻尤多。因此，其左右人，皆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嗣。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至是嚴莊說慶緒及猪兒行大事，皆從之。於是，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遂死，嚴莊等秘之。同月六日，莊乃宣言，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安祿山傳）

慶緒既篡位，兄事嚴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慰其心。

洛陽此一事變，對唐自然極爲有利。然此時肅宗朝，亦因李輔國與肅宗寵妃張良娣，狼狽爲奸，欲害李泌及俶倓兄弟，以專權位。李輔國粗閑書計，初給事太子宮，肅宗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至是見張良娣有寵，乃陰附會之，與相表裏。一日肅宗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倓）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建寧王倓數於肅宗前詆訐良娣輔國罪惡，二人譖之於肅宗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肅宗怒，即賜倓死。於是李泌與俶皆內懼。俶謀去二人，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肅宗許泌賊平之後，任行高志，詳泌傳)，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

曲順之，亦何能爲！」肅宗朝內有此種內難，其影響於討亂之事，自非淺鮮。（見新唐書卷一三九李泌傳）

二月初十日，肅宗至鳳翔，第二次向長安之進討，於以展開。是時，郭子儀自洛交（今陝西省鄜縣）引兵趨河東，分兵取馮翊（今大荔縣），以圖（潼）關、陝。十一日夜河東司戶韓旻等於城內響應子儀，殺賊兵近千人，其守將崔乾祐踰城發城北兵攻城並拒子儀，子儀擊破之，乾祐敗走安邑，安邑人拒之，自解縣東遁去。子儀遂克河東（今永濟）。

肅宗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自散關至成都，信使絡繹（交通通信暢通）。長安人聞肅宗在鳳翔，自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

在鳳翔集中之諸軍，憩息既定，李泌乃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其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歸即嬀之轉音。治今察省懷來及河北密雲縣）南取范陽。肅宗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兩京），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亦又困，非久安之策。」肅宗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天候與兵情），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肅宗曰：「朕切於晨昏之戀（急於復兩京，迎上皇），不能待此決矣。」遂不用泌策，揮諸軍向長安進軍。（見新唐書卷一三九李泌傳）

是時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今縣），兵馬使郭英義軍武功之東原，王難得軍西原。同月十九日，安慶緒將

安守忠等首先發動攻勢，郭英義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遂退軍扶風，守忠軍遊兵追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震。

然安守忠雖向唐之第一線武功攻擊，獲得小勝，但此時史思明等大軍爲李光弼敗於太原，安慶緒以作戰策源地之范陽，及漫長之後方補給連絡線堪虞，乃即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使，封嬀川王，任以後方范陽之全責，以張（安）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以拒李光弼之東出，以牛廷介領安陽軍事（今河南安陽），以護後方交通。其餘同攻太原之將，則各歸舊任，並募兵以增強軍勢。而唐朝方面，則是月二十日，永王璘父子已敗死，江淮荊襄之亂悉平，財賦軍資供給益便，因之戰略上轉趨於優勢之地位。

同月二十二日，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渡河攻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皆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渡渭奔還河東。三月二十三日，安守忠遂將騎二萬攻河東，郭子儀擊卻之，斬虜萬餘人。肅宗乃以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調整部署，進攻長安。子儀乃留河東太守馬承光守河東，自將諸軍西上。子儀在西上途中，曾大破來邀擊之賊軍於三原（今縣）西，因與王思禮屯兵於灃水之西於五月初六日與賊戰於灃水之東，大敗（其事詳下節克復兩京之戰）。於是鳳翔再爲之震動。

此時各方面之戰況於次：五月，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困守南陽凡周歲（去年五月被圍見上），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籍。炅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乃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田承嗣追擊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武令珣等本欲南侵江漢，以斷唐江淮財賦所必經之運道，賴炅扼南陽衝要，江漢得全，則魯炅對

唐全戰局之貢獻，亦殊大矣。

六月，田乾眞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降唐，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遂復陝郡。乾眞被逼，解安邑之圍而去。

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復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至德元載十月，尹子奇渡河陷北海等地，見前）。尹子奇復增兵攻睢陽，不能克。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武臣屠陝。而唐在河南方面所守之濮陽、濟陰、靈昌、睢陽、譙郡，是月濟陰叛，越月靈昌陷賊。上黨方面，賊屢次進攻，皆爲上黨節度使程千里所敗，但此役千里竟因失墜壕塹中，爲賊所擒，而上黨城仍堅守，蔡希德復引兵圍之。李光弼仍守太原。

第三次進討，克復兩京與圍鄴：至德二載閏八月二十三日，肅宗以回紇兵已於上月十二日抵達鳳翔，乃勞饗諸將，作第三次進攻長安，並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同月二十六日，前線卽先行開始攻擊，連克駱谷（今盩厔縣西南）及武功。（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請益徵其兵。回紇乃更遣精兵四千餘人至鳳翔。九月十三日，天下兵馬元帥廣平王俶，乃偕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李泌，及副元帥郭子儀，帥諸軍十五萬，號二十萬，自鳳翔向長安進發。同月二十七日，諸軍陳於灃水之東，賊衆十萬陳於其北，遂發生大會戰（詳見下節克復西京之戰），戰至旁晚，賊兵大敗入城。是夜，安守忠、李歸仁、張通儒、田乾眞皆遁，退保陝郡。翌日（二十八）乃克復西京。郭子儀引蕃漢兵追擊至潼關，克復華陰、弘農二郡。十月興平軍亦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是月睢陽爲尹子奇所攻陷，詳見下節）。是時關東亦獻俘百餘人，肅宗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汙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

，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肅宗遽使赦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唐紀三十六）

張通儒等已退守陝郡（河南今縣），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赴陝，爲拒守之計。於是展開陝郡之戰。唐與回紇兵復擊破之，遂進攻東京。

嚴莊敗還洛陽，先入告安慶緒。十六日夜，慶緒逃竄河北。遂克東京（詳見下節克復東京之戰）。

肅宗既復兩京，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其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從前盡忠守節之臣，皆加追贈。又將天寶初所改郡名官名，皆復故。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北京東京仍舊。以張良娣爲淑妃，並立諸皇子爲王。

安慶緒自洛陽北走時，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在范陽嚴爲之備，且遣使迎招之於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約在今蒙古東南部）。於是安慶緒忌思明之強，遣阿史那承慶、安志忠往徵其兵，因密圖之。是時其判官耿仁智乃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如反掌耳。」思明以爲然。（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史思明傳）

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來，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

收其甲兵。其隨來之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思明又召慶緒常山太守張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河北趙縣）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攝冀州（今河北冀縣）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爲博州（今山東聊城）刺史。於是，思明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范陽、北平、嬀川、密雲、漁陽、柳城、文安、河間、上谷、博陵、渤海、饒陽、常山等十三郡（即今北自察哈爾南部，南至河北省中部；東自熱河朝陽以南，西至太行山北脈地區），及兵八萬，並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及其所部以降唐。是月二十二日，竇子昂至京師，肅宗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其子七人，皆除顯官。乃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由是河北皆爲唐有矣。又命郭子儀還東京，經營河北，準備進攻安慶緒也。（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史思明傳）

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二月（是月慶緒北海節度使能元皓亦降唐），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將兵攻平原、清河，生擒王暕、宇文寬以歸，剮於鄴市。凡有謀降唐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慶緒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以謀自固，而人心益離，蓋大勢使然也。

六月，李光弼陰使人圖史思明，思明復叛。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爲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其事已見前述），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思明降唐。至是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乃陰使圖之。又勸肅宗以承恩爲范陽節度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肅宗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誘說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肅宗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已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床，伏二人於床下以竊察之。承恩

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而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玼走脫，得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肅宗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乃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佐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由是思明復反。（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史思明傳）

乾元元年七月十七日，肅宗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幼女寧國公主妻之，遂再請兵以討安慶緒。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至，肅宗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九月遂展開討慶緒於鄴之戰（詳見下節）。安慶緒求救於史思明，十一月思明分三軍南下救鄴。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共六十萬潰敗，思明遂殺慶緒，翌月自爲燕帝。嗣後乃展開討史思明之戰。

註一：通鑑卷二百十七，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條，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俘，以車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俟於河陽橋（今河南孟縣西）。』不見後來所用。又千年時方詣太原，執楊光翽，未暇向河陽也。今不取。薊門紀亂云：『是月甲午縛光翽。』按是月有甲子，安得甲午？亦不取。」震按「甲午」或係「甲子」之誤。至於何千年，是否於襲取楊光翽之後，即自太原輸戈甲器械至河陽，茲錄於此，以供參考。

註二：通鑑卷二百十七，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條，註云：「中受降城（今五原縣）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今代縣）北有大同軍，去太原八百餘里。新志：大同軍在朔州（今縣）馬邑縣（今馬邑鎮）。按宋白續通典：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舊墟。開元五年分善陽縣（今朔縣）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按其地卽今雁門關至桑乾河間），復於軍內置內置馬邑縣，直代州北。」

註三：通鑑卷二百十八，至德元載六月條載註：「六典：唐鎭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時守兵已潰，無人復擧火。」

第四節　討安祿山父子之戰二——河北、河南、山西及收復兩京

諸戰役

一、常山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四、九——三一五）

安祿山以討楊國忠爲名，兵過藁城（今河北省藁城縣）、常山（今河北省正定）太守顏杲卿心知其僞，然力不能拒，乃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仍以杲卿爲常山太守兼五軍團練使，賜杲卿金印紫衣，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西守井陘口，以備太原。杲卿歸途中自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及祿山已下東都（天寶十四載，西元七五五，十二月十二日），平原太守（治今山東陵縣）顏眞卿使人告杲卿：速起兵斷賊歸路（眞卿於十二月中旬起兵），可以緩賊西進之謀。杲卿遂遣人西連太原尹王

承業，東連顏眞卿以起兵。乃託言奉祿山命，召李欽湊率井陘諸將來郡受犒賞，是月二十一日薄暮，欽湊至，卽誘以酒食妓樂，乘其醉，斷欽湊首，盡斬其黨，收其甲兵，悉散井陘之衆。有頃賊金吾將軍高邈回范陽徵兵，復還洛陽，將至藁城，杲卿使參軍馮虔往，以計擒之。又賊將何千年自東京北來，杲卿遣藁城尉崔安石與郡人翟萬德往迎，又計擒之。（見新唐書卷一九二顏杲卿傳）

時饒陽（河北今縣）太守盧全誠，河間郡（河北今縣）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濟南太守李隨遣遊奕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治今山東聊城縣）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顏眞卿爲盟主。祿山使其將張獻誠，將上谷（今河北易縣）、博陵、常山、趙郡（今縣）、文安（今任邱北）五郡團練兵萬人圍饒陽。

何千年知張獻誠圍攻饒陽，乃爲自己脫死計，言於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旣善其始，當愼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郭子儀、李光弼之軍奉命東出井陘），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路，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更使崔安石等分徇諸郡云：「（朔方）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安祿山者，僅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馬燧入范陽說祿山范陽節度副使賈循（范陽留守）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卽發動，因被別將牛潤容覺之，以告祿山。祿山乃使其黨韓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而使壯士縊

殺之，以別將牛廷瑜知范陽軍使。另使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南擊博陵、常山，蔡希德將萬人自河內北上夾擊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七唐紀三十三）

翌年（天寶十五年）正月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與其將賈深、翟萬德等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入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通儒）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一行至太原，張通幽欲自託於太原尹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以獻朝廷。玄宗不察，因拜王承業爲羽林大將軍（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七唐紀三十三）

安祿山欲西攻潼關，督諸軍已至新安（河南今縣），因以常山爲憂，而還洛陽。

顏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前鋒騎兵已臨常山城下。杲卿遣使往太原告急於王承業，承業既竊其功，正利其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率衆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望援不至。自是月六日被圍，至九日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

安祿山數杲卿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升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安祿山大怒，並履謙悉害之。

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等既克常山，乃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史思明等圍攻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往救之，皆爲思明所敗。朝廷聞其事，乃詔命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罷圍雲中（今山西大同）

，使還朔方（今寧夏靈武），益發兵進取洛陽，先選良將一人分兵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因薦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二顏杲卿傳）

史思明等圍饒陽至二月，歷時凡二十九日不能下。朝廷又加李光弼爲魏郡（今河北大名）太守河北道采訪使，使將番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由太原東出井陘。二月十五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守將安思義，以迎光弼。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汝久更行陣，視吾此衆可敵史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但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晨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卽移軍入城爲守。（見通鑑）

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常山，思明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兵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更出弩手千人分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而退陣於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河（今滹沱河）水而陣。賊數以騎兵突擊，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半，乃退，以待其步兵之到達。當時有村民來告光弼：「賊步兵五千餘，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過九門（今藁城縣西北）南逢壁（鎭）休息。」光弼卽遣步騎兵各二千，匿旗鼓，沿河岸潛行，旣至，賊方飯，因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以兵失勢，乃退入九門爲守。於是常山所屬九縣，七縣附於光弼，惟九門、藁城爲思明所據。光弼乃遣裨將以兵五百守石邑（今石門，卽石家莊），以其乃西通井陘之要地也。餘縣皆以三百人戍之。由是光弼與思明形成相持之戰局。時爲二月中旬之末也。（見新唐書卷一三六李光弼傳）

時安祿山正遣大將李懷仙等將四萬餘衆，利用降將令孤潮（唐雍丘令，祿山南下河南時降賊）猛攻雍丘（今河南杞縣），欲下江淮。張巡等竭力拒止之（三月初旬）。在此同時，朝廷亦對安祿山後方交通線部署攻勢，以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吳王李祇爲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仍駐東平——山東今縣），以指揮靈昌、濟陰、濮陽、雍丘、睢陽軍事，一以屏蔽江淮，一以威脅安陽至靈昌間之敵後方交通線。又命上黨節度使程千里出淳（今山西壺關）與吳王祇協力，以威脅安陽至獲嘉間之交通線（李祇程千里等，皆臨時招募烏合之衆，故彼等後來祇有牽制作用，而乏攻擊之力，故河北戰場以常山爲主）。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眞卿爲河北采訪使（皆在三月中旬），以加強遏制祿山在常山方面之交通，而圖范陽。是時眞卿亦命其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會青河（今縣）及博平（今聊城）兵五千，自堂邑（今縣）攻克魏郡。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渡河與眞卿協力，率兵進攻信都（今河北冀縣），以策應光弼。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持四十餘日，三月末思明絕常山粮道，蔡希德又攻石邑，以困光弼。光弼乃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益發朔方精兵於三月初五日已進至代（山西今縣），遂卽引兵出井陘，四月初九日趕至常山，會光弼蕃漢兵共十餘萬，乃轉取攻勢，與思明會戰於九門城（今藁城西北）南（十一日），思明大敗，收餘衆奔趙郡，轉趨博陵，蔡希德奔鉅鹿，其將李立節戰死。時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少者萬人，多者二萬，各自爲營以拒賊，至是皆自效於郭李。於是乘勝攻下趙郡，轉兵圍攻博陵。

郭李等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常山。思明收散卒數萬追踪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交互掩護），暦三日而至行唐（河北今縣）。賊追兵已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卽今沙河）。

蔡希德自鉅鹿還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增援於思明。又遣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於是思明之衆，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其兵甚精。思明乃復轉取攻勢，由是再度會戰於以展開。

子儀光弼還至恆陽（今曲陽縣），思明將大軍隨之而至。子儀等深溝高壘不與戰，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思明軍由是不得休息。如是者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是月二十九日遂與思明會戰於嘉山（今曲陽縣境），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而歸，奔還博陵。光弼乘勝追至再圍攻之。軍聲大震。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將而降。安祿山後方交通線，由是斷絕。其將士家在范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議棄洛陽還范陽。計尚未決，而其將崔乾祐大破哥舒翰於陝郡，相繼陷潼關長安。由是戰局突變，郭李急引兵還太原。唐由優勢之戰勢，而一敗塗地矣。（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二、雍丘之戰（參閱附圖九——三一四）

安祿山於天寶十五載（西元七五六）正月在洛陽稱帝，於是其以奉密詔誅楊國忠爲名之政治號召，自此失靈，各地乃各糾集甲兵，預備勤王及守禦本鄉土城鎭。時河南道睢陽（今河南省商邱縣）太守許遠，河南節度使李隨等，已集兵數萬人，西向討賊。

當安祿山於天寶十四載（西元七五五）十二月初五日陷陳留後（今河南開封），以其將李庭望爲河南節度使，守陳留，然後祿山西向滎陽、洛陽。天寶十五年正月，祿山稱帝於洛陽之後，又以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今河南商邱縣南）太守，使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李庭望將兵繼之。時東平太守吳王李祇、濟南太守李隨相繼起兵於東平、濟南（皆山東今地）以拒賊，郡縣之不從賊，皆倚李祇爲名。張通晤已陷睢陽，單父縣尉（今山

東單縣）賈賁即師吏民南擊之，斬通晤，克復睢陽，庭望遂不敢東進而還。

初，雍丘令（今河南杞縣）令狐潮於祿山下陳留時，以城降賊。賊以爲將，使南擊淮陽救兵於襄邑（今睢縣西），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潮往陳留見李庭望，俘卒因殺守者，賈賁乃得以乘間入雍丘，遂有衆二千人。先是譙郡（今安徽亳縣）太守楊萬石，於賊下陳留時，亦以郡降賊。且逼眞源令（今河南鹿邑縣）張巡，使爲長史。巡遂帥吏民起兵討賊，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會合以守城。二月十六日，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卻敵，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使。

三月初二日，賊將令狐潮、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又來爭奪雍丘，將衆四萬餘奄至城下圍攻之。巡衆皆懼，張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稍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率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賊以出於不意，人馬辟易，遂退去。明日賊復攻城。設百礮環城轟擊，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以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又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賊營，巡此種堅強積極之守城戰，前後凡歷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終於擊退賊衆。巡更乘勢追之，獲胡兵二千餘人而還，於是軍聲大振。（見新唐書卷一九二張巡傳）

五月中旬（是月南陽節度使魯炅敗於葉北，退保南陽——今河南鄧縣，賊追至圍攻之。郭子儀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於常山），令狐潮再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遂圍攻之。此種攻守戰，相持凡四十餘日，約至六月末，朝廷聲問不通（六月初八日，哥舒翰敗於靈寶，初九日潼關陷。十三日玄宗棄長安西走，六

月下旬長安陷）。七月，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當時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勸巡：「以兵勢不敵，且玄宗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於敗，益兵圍之。巡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潮乃引兵退還陳留，遣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今寧陵縣北），以斷雍丘後方補給之路。巡引兵夜襲之，大破其衆。還至桃陵（似在寧陵西北），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嬀、檀（今察省懷來，河北省密雲）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之兵，則皆散令歸業。於是，旬日間，民棄賊來歸者萬餘戶。（見新唐書卷一九二張巡傳）

八月，祿山河南節度使李庭望，親將蕃漢兵二萬餘，東襲寧陵（今縣）、襄邑（今睢縣），夜去雍丘城（東）三十里置營，以斷張巡之後。巡帥短兵三千（夜間利於短兵），掩擊，大破之，殺獲其太半。庭望收軍夜遁。十月初四日，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潮等敗退。十二月，令狐潮帥衆萬餘復進，營於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潮始引兵退去。

令狐潮、李庭望，以攻雍丘數月不下，且屢爲所敗，乃於十二月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逼張巡，藉以絕其粮援。又遣兵攻東平、濟陰，皆陷之。又遣楊朝宗帥馬步兵二萬，將襲寧陵，以斷張巡之後。巡乃棄雍丘，東守寧陵（時號王李巨，已代吳王祇，鎮彭城——今徐州，假巡爲先鋒使），遂與睢陽太守許遠合勢。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歷一晝夜凡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水而下，朝宗夜遁。肅宗遂以巡爲河南

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彭城，請虢王巨給以空名告身（相當今之任官狀）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三、平原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五）

初，平原（治今山東陵縣）太守顏眞卿（杲卿從弟），知安祿山將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不爲戒備。及祿山已反，牒眞卿以平原、博平（今聊城）兵七千防河津（當時黃河自今河南滑縣北，東逕山東聊城南、高唐南、禹縣北、商河南、濱縣北、再東北至無棣東北而入海）。眞卿乃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玄宗始聞祿山反時，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李平至（天寶十四載，西元七五五，十二月），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見新唐書卷一五三顏眞卿傳）

是月（十二月），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眞卿乃召募勇士，旬日得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之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已陷洛陽（十二月十二日），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之未下者。至平原，是月十七日，眞卿執子光斬之。是時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治今河北交河縣東北六十里）清池（今滄縣東南四十里）尉賈載、鹽山（河北今縣東南八十里）尉穆寧共擊之，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携道玄首謁（景城）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斬之。是日送道玄首平原，眞卿召載、寧及清河（河北今縣）尉張澹詣平原，謀議討祿山之事。時饒陽（河北今縣）太守盧全誠亦據城拒祿山，不受代；河間（今縣）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濟南太守李隨遣遊弈將訾嗣賢渡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禀之。於是河北道中東部廣大地區郡縣，皆揭起義旗矣。祿山卽遣其將張獻誠將上谷（河

北易縣）、博陵（今定縣）、常山（今正定縣）、趙郡（今縣）、文安（今任邱縣）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眞卿乃遣杲卿甥盧逖自平原潛告杲卿，連兵以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攻長安之謀。於是，杲卿亦起兵於常山。由於二顏起兵，河北震動，遂逼使祿山欲自將攻潼關之行動，不得不自新安（河南今縣）復還洛陽。而遣其大將蔡希德自河內（今河南沁陽縣）將兵北上，與史思明夾攻常山，時爲十二月之末也。翌年正月初八日，常山卽告城陷，杲卿死之。史思明圍饒陽，盧全誠拒之，李奐將兵七千，李暐遣其子祀將兵八千赴救，皆爲思明所敗。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能下，而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復常山，饒陽之圍乃解（是時雍丘之攻守戰亦開始，見後）

先是有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隋永濟渠漕運之中站也），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突厥默啜可汗，在武后時，最爲強盛，屢次大擧入寇河東道。奚、契丹附於默啜亦屢次入寇河北道，故云討默啜，實討奚、契丹——今熱河省），甲兵皆貯清河庫（然後轉運至幽州。卽利用永濟渠運河之漕運也）。今有五十餘萬事（一物可以給一事，因謂之事），戶七萬，丁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倍）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兵新集，尙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諸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

。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而別。眞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自上黨——今山西長治縣）出崞口（今山西壺關縣境）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今河北大名縣），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幽州），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指李光弼程千里等兵），河南義兵西向者（指李隨等在雍丘、睢陽之兵），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指潼關），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時李光弼已克復常山。山南東道節度魯炅已守葉縣——河南今縣。唐整個戰略形勢極優）眞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山東今縣）西南，進攻魏郡。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兵二萬餘迎戰，二郡兵力戰盡日，嗣恭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軍聲大振。（見新唐書卷一五三顏眞傳卿）

時北海（今山東益都）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並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爲嫌。進明遂西攻信都郡（今河北冀縣），以策應李光弼。久之不克，錄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時爲是年三月末，李光弼正以萬人困守常山，敵史思明數萬之衆（四月郭子儀始至），情勢甚爲危急之時也。

四月中旬，郭子儀李光弼合軍，與史思明會戰於九門嘉山，皆告大捷，史思明困頓危逼之際，祿山大後方之平

盧方面，又突發生事變。祿山使其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治今遼寧遼陽縣北）馬靈詧（卽夫蒙靈詧，前曾鎭安西——今新疆庫車縣）殺之。於是，引起平盧遊奕使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並遣使渡海與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眞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眞卿惟一子名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以示信。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使。此等又如一利刃，直刺祿山之背。故此時唐朝在整個戰略形勢上，乃爲居於絕對優勢之最佳時期也。

但曾幾何時，哥舒翰於六月初八日敗於靈寶，初九日潼關陷沒。繼之以玄宗西奔，長安失守，於是唐朝保有戰略上之絕對優勢，爲時僅月餘，祇因潼關之敗，一變而爲在戰略上處於絕對劣勢之危境矣。郭子儀、李光弼因此引兵退保太原。史思明因得良機，掃蕩河北。顏眞卿等隨亦陷於危逼之困境，繼之以不得不棄河北而走矣。

郭、李既引兵還太原，平盧節度使劉客奴（正臣），引兵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而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

七月，肅宗旣卽位於靈武，顏眞卿以蠟丸上表。肅宗以眞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代光弼），幷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肅宗卽位，人心爲之大定。賀蘭進明應徵赴靈武，肅宗使之爲河南節度使（十月），使保江淮也。

八九兩月，史思明相繼陷常山、趙郡。十月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攻之。顏眞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一千人赴救，思明逆擊擒之。河間遂陷，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思明乃一面引軍圍饒陽，一面遣其將康沒野，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眞卿知力不敵，乃於十月二十二日，棄郡渡河南走，經南

陽赴靈武（翌年四月），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圍饒陽，前後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下，思明乃幷力圍攻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逼赴火死，城遂陷。饒陽裨將張興，力擧千鈞，性復明辨，被擒。烏承恩降之。至是，河北皆爲思明所下。思明還博陵（今河北定縣），使尹子奇將五千騎渡河，略北海（治今山東益都）皆下之，遂欲乘勝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援唐，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因留能元皓守北海，自引兵還救范陽。旋以回紇並不攻范陽，翌年，子奇遂圍攻睢陽，蓋亦欲下江淮也。

四、潼關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四）

當安祿山擧兵叛，兵過博陵時，玄宗得悉，即召諸宰相會議，部署軍事，以高仙芝爲副元帥，將兵守陝郡。及洛陽失陷，封常清西走，至陝勸仙芝退守潼關，陝郡遂爲賊將崔乾祐所據。仙芝因失地之罪被誅後，玄宗乃以哥舒翰將河隴之兵守潼關。其事已見上節。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安祿山以誅楊爲號召，故多觀望。王思禮乃於是年（天寶十五載，西元七五六）五月密說兵馬副大元帥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又請以三十騎刧取之來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玄宗許諾，使劍南李福德等領之。又募兵萬餘屯灞上（今西安東灞橋處），國忠令所親杜乾運領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恐爲國忠所備，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初一日翰即以軍令召杜乾運至潼關，斬之。國忠大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國忠乃奏請詔命哥舒翰進兵攻擊，以復陝洛。翰奏曰：「安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

，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

郭子儀、李光弼是時已一再大破史思明於常山地區，安祿山有棄洛陽遁還范陽之議，乃亦上表言曰：「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乃言於玄宗，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玄宗以爲然，更遣中使促哥舒翰，項背相望，一連數詔。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初四日引兵出關，初七日，遇崔乾祐軍於靈寶（今縣）西原。賊軍已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伏兵於險以待之。（以上皆見新唐書卷一三五哥舒翰傳）

初八日，哥舒翰與田良丘，浮舟黃河中流，以觀軍勢。見敵兵少，乃督諸軍前進會戰。王思禮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十萬兵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

崔乾祐所出之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掩護幕列於隘道之西口外）。官軍望而笑之，以爲不足一擊也。不意乾祐嚴精兵，列陣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狀。官軍懈不爲備（逐之，遂進入隘道）。須臾，賊伏兵起，乘高下木石以擊官軍，殺傷甚衆，人多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令用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午，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又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遶道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因而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潰散亂走。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排擠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追擊。後軍見前軍潰敗，皆自潰走。河北軍望見，亦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自首陽山西渡河入關。

潼關外先爲防賊，掘有三道塹壕，皆廣二丈深丈餘，自靈寶敗還者，人馬墜入其中，須臾而滿，餘衆踐之以渡。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初九日崔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退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百餘騎圍驛，率衆逼翰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繫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降賊。翰至洛陽，祿山問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曰：「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祇在東平，魯炅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以火拔歸仁不忠，斬之。其後翰招諸將不效，復囚之於苑中。（見新唐書哥舒翰傳）

在本會戰之前，由於郭子儀李光弼在常山方面之大獲勝利，迫使安祿山陷於岌岌可危之勢。但經哥舒翰此戰之敗，潼關長安相繼陷沒，玄宗奔蜀有如喪家之犬。故潼關之戰，乃雙方戰勢優劣之轉捩點也。

五、太原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六）

天寶十五載（西元七五六）六月，郭子儀與李光弼聞潼關陷沒後，郭李爲還救根本，乃留常山太守王俌等守河北常山等地，共引軍西入井陘還太原，嗣聞肅宗即位於靈武，子儀乃留光弼守河東道之首府太原，以保持山西之戰略形勢，而親率精兵五萬，西赴靈武，共謀興復之計。

同年十月，史思明已掃清唐在河北之殘餘勢力，平定河北全境，祿山遂謀進攻太原，欲下朔方，以摧毀肅宗謀興復之根據地——靈武。於是展開太原之激烈攻防戰。

翌年（西元七五七）正月，賊軍由四路集中兵力，向太原進犯，史思明自博陵西入井陘，蔡希德自上黨（今山西長治）下太行道，高秀巖自大同（今朔縣東），牛延玠自范陽。四路兵共十萬趨太原。

時李光弼麾下精兵皆已赴朔方，所餘在太原者皆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史思明等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欲由此長驅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其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衞送至廣陽（今平定縣境）。光弼遣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燒其攻具。故思明等圍攻太原月餘不能下。思明乃選驍騎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故賊不得入。（見新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傳）

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者皆取之，隨其所能而使用，因盡得人用。其中有安邊軍錢工三人善穿地道。賊於城外仰而侮罵，使人突出地道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光弼更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賊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爲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楮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上城，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會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弒，慶緒自立爲帝，遣使令史思明歸守范陽，以固根本，而留蔡希德等圍攻太原。李光弼偵知賊中人心不穩，乃自將敢死士，向希德大營突擊，大破之。賊散走，各縣民恨賊殘暴，處處截殺，計斬賊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太原之圍遂解。時爲是年二月也。

六、睢陽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二六）

至德二載（西元七五七）正月，安慶緒（是月弒其父祿山，自爲皇帝）以李庭望攻張巡屢無功，乃以尹子奇爲

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同月史思明圍攻太原，與李光弼大戰）。二十五日子奇以嬀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趨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乃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張巡退守寧陵，見雍丘之戰）。巡有兵萬人，與遠兵六千八百人合（城中居民數萬）。子奇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日戰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粮，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而戰鬪籌畫，一出於巡。子奇攻城不下，乃夜遁去。三月，尹子奇復引大軍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級，逐追數十里。明日子奇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亦圍攻不輟，蓋激烈之攻守戰也。四月，尹子奇增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其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收軍退走。（是時肅宗再攻長安失敗）。

七月初六日，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補缺，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註一），置精卒二百人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

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鏁，鏁末置大鐶，搨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使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知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其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圍困之。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八月（是月靈昌太守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引衆奔彭城。肅宗以宰相張鎬兼河南節度使，虢王巨西還），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察上所述，此時虢王巨在彭城，似已兵糧俱竭，無力支援前線各據點作戰矣），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時或棄賊來降，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

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虢王巨已被徵還鳳翔，協力攻長安），賀蘭進明在臨淮（今安徽五河縣東），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突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不欲救，而愛霽雲之勇欲留之。霽雲以進明終不肯出師，遂去。蓋進明非惟疾巡遠功名，亦因與許叔冀不協，恐分兵後爲叔冀所襲也。霽雲還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於閏八月十五日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士知無救，皆慟哭。尹子奇知其援絕，圍之益急。十月（九月克長安，是月克東京）睢陽城中食盡，

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以睢陽為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江淮必危。且以所將城中之衆，已疲羸不堪，走亦難免，故仍決心堅守待救。於是所食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之老弱者。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餘人。是月初九日，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巡遠俱被擒。子奇乃殺張巡、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送許遠於洛陽（唐克復東京時，安慶緒北走，許遠死於偃師）。（見新唐書卷一九二張巡傳）

當兼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時，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使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按雍丘之戰，自天寶十五載（西元七五六）二月，令狐潮攻雍丘起，至十二月張巡棄雍丘守寧陵，攻守戰凡歷十一個月之久。睢陽之戰，尹子奇自至德二載（西元七五七）正月攻睢陽，至十月陷之。兩城戰役，共歷二十一個月之久。二城屏障江淮，江淮賴之以安。

震又按舊史家司馬光等，於河南諸戰役——尤其雍丘睢陽之戰中，僅特別強調張巡之功，致使此方面之戰略形勢，黯然失色。此乃徒為其纂通鑑之目的而然耳。張巡守雍丘睢陽之功誠偉，但若非先後河南節度使吳王祇、虢王巨，在東平、彭城相繼不斷之支援，則二城何能久守？至於河南之戰略部署，安祿山陷陳留後，有吳王祇之在東平，繼祇之後有虢王巨之在彭城。彼等指揮河南各地守備，如北海（今山東益都）、濟南、東平、濮陽（皆今地）、濟陰（今山東曹縣西北）、雍丘、睢陽、寧陵、潁川（今淮陽）、譙郡（今亳縣）等地，形成一弧形之戰略守備形勢，以保障江淮。且在雍丘之戰中，吳王祇曾親率援軍擊破賊軍於城下，一度解雍丘之圍。嗣張後巡在雍丘，祇因

後方一再被裁斷，始被逼退守寧陵。又睢陽屯糧因被虢王巨分配於其他據點，加濮陽、濟陰等城（統壽），睢陽城卽因此而糧竭，城遂陷，此可知彭城對前線各據點，爲戰略支援之重點。

七、南陽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三）

至德元載（西元七五七）正月，安祿山已稱帝於洛陽，肅宗使南陽節度使（鎭今河南鄧縣）魯炅，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兵五萬、屯葉（河南今縣）北之險，守於滍水（今沙河）之南，以拒祿山南下江漢之兵。四月，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攻之，衆欲戰，炅不可。賊衆乃右趨上流渡水，側擊炅陣，乘風縱火，鬱氣（煙）向炅營吹來，炅衆潰不可止。炅負扉走，賊矢如雨。炅與中使薛道，挺身而走，於是全軍皆潰。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等尚未至，其子弟（臨時募得之兵）半在軍中，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皆棄之，積與山等，賊資以爲富焉。

五月初四日炅收散衆，退保南陽，賊追至復圍之，炅嬰城固守，以保江漢。及潼關陷沒（至德元載六月初九日），祿山使哥舒翰以書招之（炅原爲翰將，在隴西拒吐蕃，頗爲翰所重），不從。武令珣猛攻之，賊將田承嗣繼往，由是南陽益困。潁川節度使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南北合援之，復爲賊所敗。

魯炅堅守至翌年（至德二載）二月，城中食盡，一鼠值錢四百。餓死者相枕籍。肅宗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加炅特進、太僕卿。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致命。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犀乃與十餘騎偕往。賊兵望見，知皆銳兵不敢逼，日昇等遂得入城。城中久困，自謂望絕，及見日昇

，大喜。日昇復率騎赴襄陽爲之取糧，以千人由音聲道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得以堅守，又踰三月。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煙。至五月十五日，炅復以糧竭，乃於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南奔襄陽。田承嗣追之，炅轉戰二日，斬獲甚衆，賊之追兵始退。（見新唐書卷一四七魯炅傳）

魯炅自上年五月守南陽，至是年五月退襄陽，共計其守南陽凡一年，江漢得以保全，唐朝廷之江淮租賦（支持唐作戰惟一之財賦），輸運必經之道，亦得賴之以維持暢通無阻。是魯炅守南陽之功，與張巡守雍丘、睢陽等也（睢陽於是年十月陷）。由是，肅宗始能在鳳翔向長安發動攻勢（是年四月，肅宗第二次發動攻長安失敗）。

八、肅宗克復兩京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七）

克復西京：郭子儀以河東道河東郡（今山西省西南部。治今永濟縣）地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以善戰著名，頗驕侈淫佚，其下亦殘殺不法。子儀乃於至德二載（西元七五七）正月十六日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

二月初十日，肅宗至鳳翔，隴右、河西、安西以及西域勤王之兵皆到。江、淮庸調稅金亦自漢水經漢中運至。長安之人，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更日夜不絕。興復之勢，頗爲振作（肅宗與李泌商議進兵之策，已見上節）。子儀乃自洛交（今陝西鄜縣）趨河東，分兵取馮翊（今大荔縣）。是月十一日，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逃出，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進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捕虜五千人。乾祐敗走安邑，安邑人閉城擊之，乾祐乃自白逕嶺（解縣東）遁去。遂平河東。使子儀攻河東，蓋從李泌之策也。

時唐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於武功（陝西省今縣），賊將安守忠等先發動攻勢。思禮棄武功，退軍扶風（卽鳳翔

），賊游騎遂至鳳翔東五十里之太和關，鳳翔震動。同月二十二日，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王祚渡河攻潼關克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反攻，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走還河東。是爲郭子儀在河東攻勢中之一大挫折也。因導致肅宗之變計。四月乃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率兵赴鳳翔。重新部署攻長安之軍事，此時已決心不用李泌策也。子儀在移軍西進中，預命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設伏於三原北以防翼側。同月十三日賊將李歸仁果以鐵騎五千前來邀擊，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今涇陽縣境）殺傷殆盡，李歸仁泅水而逃。賊勢稍戢。子儀與王思禮乃進屯潏水（今澧水）西，賊安守忠、李歸仁屯清渠（今三橋鎮附近），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初六日，安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用驍騎九千爲長蛇陣。首尾爲兩翼，以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子儀之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而退保武功。鳳翔再爲震動。

當此之時，唐廷府庫無蓄積（是亦爲肅宗不用李泌策之原因。詳見本章申論），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猶今之任官狀），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自三品以下），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無告身，先給牒以爲信）授人官爵。從此有以異姓爲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矣。及此次郭子儀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由是可知當時唐朝困弊之狀矣。加以自五月至八月之四個月中，由於進攻長安之軍事，一再失敗。南陽節度使魯炅苦守南陽（治今河南鄧縣）周年，江漢賴之得全，而竟在五月十五日爲賊將武令珣等所攻陷，江漢運輸江淮租賦支援鳳翔之交通線，大受威脅。而尹子奇圍攻睢陽益急，張

巡等垂危。同時潁川（今河南淮陽縣）亦被圍攻中，此方面賊之勢力，直接威脅江淮。程千里在上黨（治今山西長治縣），亦久為賊將蔡希德所圍。唐此時內外交逼之情狀，顯然與肅宗初抵鳳翔時，與復氣象勃發之狀況，大相懸殊也。故肅宗於閏八月二十三日勞饗諸將，將大舉進攻長安時，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子儀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故此次之進攻，實形同孤注之一擲矣。（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閏八月二十六日，賊舉大軍，急向鳳翔進攻，御史大夫崔光遠，擊破賊軍於駱谷（今盩厔縣西南）。光遠之行軍司馬王伯倫與判官李椿所將兵二千乘勝進攻中渭橋（今長安正北。沿渭水南北兩岸進攻），殺賊守橋者千餘人，攻至長安苑門。屯武功之賊兵，聞之棄武功燒營奔歸，遂與王伯倫等遇於苑北，合戰，伯倫戰死，李椿被擒，蓋由於賊擊其後也。然從此，賊亦不再至武功矣。

先是，肅宗在靈武（至德元載九月），為欲反攻，乃謀借兵於外夷，以充實軍力。遂以豳王李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今新疆西，錫爾河上流地區），且使轉諭城郭諸國（今阿姆河流域康居等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治今新疆庫車縣）兵入援（後來大食亦助兵）。李承寀至回紇牙帳（至德元載十月），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僕固懷恩使唐，見肅宗於彭原（今甘肅慶陽縣）。肅宗厚禮而遣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回鶻傳）

此時，史思明與尹子奇正掃清河北方面唐之殘餘勢力，顏眞卿棄平原渡河南走，尹子奇乘勝略取北海（治今山東益都），欲南取江淮之際，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援唐，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急引兵歸，以救根本。是為回紇第一次援唐，挽回唐在河南之戰勢也。

未幾，肅宗聞安西、北庭（治今新疆廸化）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已至涼、鄯（今甘肅武威、青海樂都），遂自彭原幸保定（今甘肅涇川）（至德二載正月十六日）。

至是（至德二載九月），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又勸肅宗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史不載其名）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騎東至鳳翔。肅宗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

是月十三日，元帥廣平王俶遂與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李泌，及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卽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二十五日，諸軍俱發，二十七日至長安西，陣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乃以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是時賊軍十萬，陣於其北。遂展開一次大會戰。（見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

賊將李歸仁先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陣。賊軍齊進，官軍後卻。賊乘勢包圍前軍。官軍擾亂，賊乃爭取前軍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陣前，大呼奮擊，當之者俱靡，殺數十人，陣乃少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破。鳳翔都知兵馬使（御營大將）王難得，救其裨將，爲賊射中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流血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陣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騎兵撲擊之，賊驚惶失措，被翦除殆盡，賊由是氣索。戰至午，李嗣業所將前軍又與回紇兵合力出賊陣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塡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

迨夜，城中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李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

。」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二十八日）諜者至，安守忠、李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皆棄長安，逃遁東去。唐軍遂入西京。

至是回紇葉護，請如約（「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廣平王李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將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馬下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及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於是郭子儀引蕃漢軍向潼關追擊。（以上見新唐書李嗣業、僕固懷恩及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唐紀三十六）

克復東京：賊黨張通儒等收餘衆出潼關而走保陝。安慶緖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增援於張通儒以拒官軍。幷舊兵，步騎猶十五萬。

郭子儀自長安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宏農二郡，獻俘百餘人。肅宗敕命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解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亡。」肅宗遽使赦之。（見新唐書卷一三一李勉傳）

元帥廣平王李俶在長安鎭撫三日卽督諸軍東進，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爲西京留守。十月（初八日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初九日睢陽陷賊）十五日至河東曲沃（今河南省靈寶縣西）；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在弘農（今靈寶南函谷關所在）東，與賊相遇於新店（今河南省陝縣西），賊依山列陣，聲勢甚壯。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被逐下山。回紇兵自南山由賊陣之一側，而襲擊其背，賊衆

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棄械仗向橫方奔逃，於是影響所及，全賊動搖，官軍乘勢夾擊，遂大破之，因而追擊，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與郭子儀乃入陝城，令僕固懷恩等分道進擊。（新唐書回紇傳）

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以敗軍之狀，回紇強悍，快馬如風。安慶緒，知大勢已不可爲，乃於十六日夜帥其黨自苑門出，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遂走奔河北，唐乃克復東京。

廣平王俶與郭子儀入東京，見回紇已縱兵大掠，子儀使父老請於廣平王，願備羅錦萬匹以謝回紇，擾掠之事乃止。二十一日郭子儀遣左鋒兵馬使張用濟、右步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今孟縣西）及河內（今沁陽）、嚴莊降。是時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來歸。於是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今淮陽縣），亦遣使來降。惜郭子儀應之緩，承嗣遂與武令珣（前攻陷南陽——今鄧縣者，見前）皆北走，復歸於安慶緒。而慶緒大將李歸仁阿史那承慶等，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則皆潰歸常山趙郡范陽。郭子儀爲求分散賊勢，以廣招來，及安撫降衆，乃請用嚴莊爲司農卿以安之。又命河南節度使張鎬帥南陽節度使魯炅、潁川節度使來瑱及吳王祇、李嗣業、李奐五節度使，分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是時惟能元皓據北海（今山東益都），高秀巖據大同（今山西朔縣東），仍爲慶緒守地。未幾，能元皓又降唐，史思明與高秀巖亦降（十一月。其事已詳上節），由是慶緒之勢益孤矣。

安慶緒北走至鄴（今安陽縣），步騎不過千餘人，聞李光弼在井陘，不敢北去，乃保鄴城。旬日間，其將蔡希德率衆自上黨（今山西長治）來；田承嗣率衆自潁川來；武令珣率衆自南陽來。又召募河北諸地團練散兵，遂有衆六萬人，軍勢復振。旋遂展開衞州之戰。

九、衞州之戰

安慶緒在鄴，兵勢已復振，乃圖作困獸之鬪，於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三月，遣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平原、清河，擒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爲安慶緒之黨，於慶緒自洛陽敗走時，降於唐者），皆殺之，並誅及種族、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四月，慶緒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鎭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於河內（今沁陽縣），但不勝而還。

七月，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以酬其助兵克復兩京之勞，因再請兵，以討安慶緒。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而至，肅宗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遂開始向安慶緒進攻。

九月二十一日，肅宗詔命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淮西節度使魯炅、興平節度使李奐、滑濮節度使許叔冀、鎭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鄭蔡節度使季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後賜名李忠臣），共步騎兵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節度使李光弼、澤潞節度使王思禮將所部兵助之。朝廷以各節度使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以統之。

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今河南省汲縣東南）渡河，東至獲嘉（今縣）破賊守將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餘人，安太清走衞州（今河南省汲縣），子儀進兵圍之，遣使告捷於朝。於是魯炅自陽武渡河北上，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今河南省延津）渡河北上，李嗣業爲繼，俱會子儀於衞州。

時安慶緒在鄴（今河南省安陽縣），自認爲猶據有汲、鄴、趙、魏、平原、清河、博平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足備，資糧豐富，唐軍疲弊，無力北攻，故猶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聲色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尙、張通儒等因爭權不相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等設計殺之，麾下數十將皆逃散。崔乾祐

雖得爲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諸將因怨怒實不爲用，而乾祐又復戾好殺，士卒亦多不附，故安慶緒實已外強中乾。及唐各節度使圍攻衞州，慶緒乃悉舉鄴中之衆七萬人赴援，分其軍爲三。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向衞州前進。

郭子儀爲先擊破安慶緒之援軍，乃使善射者三千人預伏於壘垣之內，令之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引軍迎擊安慶緒，戰良久，僞退，過壘不停。賊乘勝逐至壘下。伏兵起而射之，矢如雨注，賊遂退走。子儀復引軍追之，安慶緒大敗，獲其弟安慶和，殺之，遂拔衞州。（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郭子儀等追擊安慶緒，至鄴城下，許叔冀、董秦（後賜姓名李忠臣）、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衆，復拒戰於愁思岡（在鄴城西南），又敗。前後斬賊首三萬餘級，捕虜千餘人。慶緒乃入鄴城固守，適李光弼亦率兵到鄴，唐九節度使之師遂圍鄴城，並分兵攻略各郡縣。

十、鄴城之戰

安慶緒被圍在鄴城，甚爲窘急，乃遣薛嵩突出，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降唐復叛之事，詳見上節），且謂以大燕皇帝之位讓之。史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以唐軍勢重，觀望未敢進。乃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於滏陽（今河北省磁縣），遙爲安慶緒聲勢。

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十一月，唐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攻拔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朝廷卽於十七日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以守之。史思明乃分其兵爲三路南進。一路向邢（今河北省邢臺）、洺（今河北省永年）

，一路向冀（今河北省冀縣）、貝（今河北省清河）；一路自洹水（卽安陽河）向魏州進攻。於是郭子儀奏以光遠代華，十二月初五日，遂以光遠領魏州刺史，蓋以獎其克地之功也。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魏州，卽引大軍以臨之，光遠亦卽令其將李處崟出城拒戰。處崟連戰不利，乃還趨州城，賊乘勢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爲衆所恃，旣死，衆失鬬志。光遠知大錯鑄成，乃脫身走還汴州（今河南省開封），史思明遂於二十九日陷魏州，殺光遠所部及城民三萬餘人。翌年（西元七五九）正月初一日己巳，史思明遂築壇於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於是李光弼曰：「史思明得魏州，而案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將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安慶緒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新唐書崔光遠李光弼傳）

九節度使自乾元元年十月圍鄴，至乾元二年二月未能下。而鎭西節度使李嗣業不勝其忿，親自引兵攻城，爲流矢所中而死，朝廷以兵馬使荔非元禮代領其衆。郭子儀因與各節度使在鄴城外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河之水以灌城。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食日盡，一鼠値錢四千，淘牆麲及馬糞以食馬，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人皆以爲克在朝夕。然而圍城諸軍，亦以屯戍日久，財竭糧盡，軍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因而上解下體。於是史思明乃引軍自魏至鄴，使諸將去城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而遙脅唐軍。又使每營選精騎五百，每日至城下抄掠，官軍出擊，卽散歸營。於是，圍城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糧運不至。且晝備之則夜至，夜傳之則晝至。時又會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幷、汾，舟車相繼。思明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加殺戮，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

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時二月之末也。

三月初六日，官軍步騎六十萬，列陣於安陽河北（洹水枝津、洹水卽安陽河），史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見其來，猶以爲遊軍（以其兵少），未介意。及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之軍乃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子儀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其勢吹沙拔樹，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郭子儀先奔（註二）。於是，官軍潰而南，賊亦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大風至是日夜半始定，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子儀至河陽，卽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以保東京。由是官軍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失殆盡。東京士民，爲之驚駭，散走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竟南奔襄、鄧。而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禁。此種崩潰之狀，歷旬日方定。

子儀在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今河南新安境）。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韓遊瓌，將五百騎復趨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賊將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河陽橋南北兩岸）而守之。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卽野水渡今孟縣南）待命於河淸之南岸（今孟津縣東）。鎭西兵馬荔非元禮引軍至，遂駐軍而守焉。二人皆鎭西屬將也。諸將各上表謝罪。肅宗卽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靑階。未幾（七月）又召郭子儀還京師，罷其兵柄。蓋前者二人聞敗，竟棄職遠奔襄、鄧；後者於鄴城之戰，以天下兵馬副元帥，竟棄軍奔也。（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史思明軍退至沙河（河北省今縣），審知唐諸節度之師潰去，乃收整士衆，復揮軍南趨，屯於鄴城之南。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其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亦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於是，張通儒、高尙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乃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偏示將士，咸稱萬歲。思明此擧，乃以觀軍心之所向也。於是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並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振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其諸弟皆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並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而張通儒李庭望等則皆授以官。思明遂勒兵入鄴城，引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於是慶緒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並即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周摯取河陽。太清至懷州，即留鎭之。周摯至河陽，爲張用濟所拒而還。思明欲遂西略，但慮根本未固（慮李光弼襲其後也），乃留其長子朝義守相州，自引兵還范陽，遂自稱大燕皇帝（四月），以周摯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

註一：通鑑卷二百十九，至德二載七月載註：「杜佑曰：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四尺，勢微回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

而上，謂之飛雲梯。」

註二一：通鑑卷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載註：「考異曰『邠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牙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蕃將也，安肯盡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於萬金驛，賊分馬軍並滏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渾馬軍邀擊，破之，還遇吳思禮於陣，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爲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於城下。』今從實錄。」

第五節　討史思明父子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八、九——三一九）

一、唐備史思明之部署

肅宗以鄴城九節度使之師潰敗後（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三月初六日），用兵形勢突然逆轉。且史思明已代安慶緒而興，其內部既由支離，而復趨強固，則其爲患，正方興未艾也。因作如左之守勢部署：

(一)三月二十五日以鎭西北庭兵馬使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鎭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時懷州（今河南沁陽）爲賊將安太清所據，元禮仍駐河清也（今孟津縣東）。

(二)三十日，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

(三)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屯陝州。

(四)四月初八日，增置陳、鄭、亳節度使，以鄭州刺史魯炅為之，屯鄭州。於境上守捉防禦。炅兵潰於鄴城時，剽掠特甚，炅旋即因慚懼，飲藥而死，遂改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

(五)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密、登、萊、淄、沂、海七州節度使。於境上守捉防禦。

(六)以興平軍（今陝西興平縣）節度使李奐，兼豫（今汝南）、許、汝（今臨汝）三州節度使，於境上守捉守禦。

(七)澤、潞節度使王思禮，仍鎮本鎮（今山西長治）。四月破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山西今縣）。

(八)五月，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汴、濮、曹、宋五州節度使，屯滑州（河南今縣），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

(九)六月，分朔方增置邠、寧、涇、原、慶、坊、鄜、丹、延九州（今陝北及甘東地區）節度使。以加強關中之防衛。

以上九項部署，院邠寧九州節度使為翼衛關中而外，其餘八項部署，即北自今太原而東南，經長治、晉城、濟源、孟縣、孟津，然後沿黃河、至滑縣、濮陽，再循黃河至海，一V字形之防禦線，以備史思明也。

二、河陽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一九）

乾元二年七月，肅宗以鄴城之師潰，郭子儀先走。此時各方情勢漸定，乃決定易帥，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代子儀守東京。另以潞沁（澤）節度使王思禮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光弼。蓋圍鄴城之師潰，惟二人全軍而退，故肅宗破格擢之。

郭子儀素以寬厚撫衆，深得朔方軍之軍心。及肅宗遣使易帥，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

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恐驟難統御諸軍，請得親王爲之副。是月二十五日，肅宗乃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負實際之指揮責任）。（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唐紀三十七）

光弼恐朔方軍有變，乃即以河東騎五百，自太原馳赴東京，而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采皆變。由是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幾導致軍變。時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遂與諸將謀，欲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朝廷仍用子儀。因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強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知之，表請濟師於河陽。旋聞史思明將渡河南犯，光弼曰：「思明渡河，必圖洛城。我當守虎牢關（今河南汜水），揚兵於廣武以待之。」遂引兵東出，師於汜水縣（河南今縣），檄追河陽諸將。用濟後至，光弼數其罪而斬之，以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復追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而至，光弼引坐與語。須臾，閽者曰：「蕃渾（蕃種渾種）五百騎至矣。」光弼色變。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未幾，朝廷遂以懷恩爲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兼太常卿進爵大寧郡王，蓋以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是亦光弼欲以安撫之也。由是觀之，光弼之代統朔方軍，已甚費周折矣。（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七，新唐書李光弼）

八月二十九日，肅宗加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使之準備收復河北及幽燕。

九月，史思明即發動攻勢，留其子史朝清守范陽，徵各郡太守率兵三千從己南征。於是，分其大軍爲四路，使

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今河南省濬縣東北）以取滑州（今河南省滑縣）；思明自將大軍自濮陽（河北今縣）南進；史朝義自白皋（今滑縣西北）渡河南進；周摯自胡良（今滑縣東北，接濮陽縣界）渡河，俱會汴州（今河南開封）。

李光弼方巡視河上諸營，聞史思明軍將渡河，乃急還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途中），而思明已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後賜姓名），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用叔冀爲中書令，使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今河北省滄縣）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分徇江淮。思明自將大軍西攻鄭州（河南省今縣）。（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唐紀三十七）

李光弼尚在還洛陽途中，知汴州已降，鄭州被攻，乃整衆徐行。至洛陽謂東京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我利在按兵，不利速戰。今洛陽城不可守，於公計當如何？」韋陟乃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今山西省晉城縣）、潞（今山西省長治縣），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韋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卽虎牢關。今汜水縣）、崿嶺（今登封縣西北，卽轘轅關）、龍門（卽伊闕，今伊川縣北）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兵力寡少不能分兵）」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率吏民出城避賊，而空其城。光弼率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親以五百騎爲後殿。時賊遊騎已至洛陽東北石橋，

9—2958

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軍官進，賊遊騎退去。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然不敢逼。（見新唐書卷一三六李光弼傳）

光弼夜至河陽，有兵兩萬，粮纔支十日。乃卽按關守備，部分士卒，凡所處置，無不卽時完成，無稍違誤。

九月二十七日史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居宮中，退屯於白馬寺南。又築月城於河陽南（岸）以爲防禦。然後纔引兵渡河以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擧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於城上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問須兵幾何？對以「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渡護城河，半涉，僕固懷恩賀曰：「克矣！」光弼問以鋒未交何以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劉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孝德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其首揚之以歸。賊衆大駭！退去，時爲十月也。（見新唐書卷一三六白孝德傳）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傍晚出河南岸飲洗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人於各地尋牝馬帶駒者得五百餘，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乃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聞牝馬嘶聲，盡浮水渡河，逐奔入城。思明怒失良馬，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戰船隨後，欲乘流燒浮橋。光弼用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使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用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

史思明兵出河淸（在河陽之西，黃河北岸），欲絕光弼糧道，光弼乃親率軍至野水渡（在河淸稍東河北岸，臨黃河一渡口）以爲備。史思明以光弼軍少，在野；使用大軍夜往，光弼可擒。遂夜遣其驍將高廷暉、李日越將鐵騎渡河往攻之，臨行謂之曰：「不擒得李光弼，返必殺汝！」高、李等凌晨圍野水渡，守柵者見而笑曰：「果如司空所料（時李光弼官司空）！」高、李等怪而問之：「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問：「此地兵幾何？守將何人？」曰：「不足千人，守將雍希顥。」高、李商議有頃，高廷暉留軍中與官軍相峙，李日越請降。雍希顥引日越至河陽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因亦降。或問「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嘗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高廷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思明必使其一人來刼我。日越不能獲我，於勢不敢歸去，是以降也。」（見新唐書一三六李光弼傳）

史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如何？」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領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卒守住南城。是時董秦（李忠臣）從史思明攻河陽北城，夜率其衆五百人拔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率兵屯於中潬城（此城在河之中，以衞河橋者），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各二丈。十月十二日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以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城外別築短垣，高纔及肩）拒賊。賊恃衆，直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塡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又開柵爲門。光弼使人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我軍欲守乎？欲戰乎？既然欲戰，賊爲吾塡塹開門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也，勉之！」元禮俟柵開乃率衆出擊，賊少

卻。元禮度賊陣堅，未易摧陷，亦退，如是者再，賊怠惰又擊之。光弼怒元禮之退，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何召爲？」良久，賊疲憊，元禮乃率衆鼓譟出柵奮擊入賊陣，縱橫攻擊，大破之。周摯復收兵趨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以拒之。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然後光弼乃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子瑒，戰少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乃更前決戰。於是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震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走。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退保懷州。（新唐書李光弼傳）

史思明不知北城周摯之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示之，思明始遁歸河南。

光弼以此戰之功，官加太尉，降將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董秦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名李忠臣。

三、懷州之戰

李光弼既破史思明於河陽，慮史思明將遣軍攻陝，時李若幽韋陟守陝，朝廷乃發安西北庭兵增援於陝。思明與光弼隔河相守一月，果於是年（肅宗乾元二年）十二月，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西攻陝州（今河南省陝縣）。

唐神策軍兵馬使衛伯玉，預先得李光弼之警告。伏誘賊入夾谷中，以數百騎破賊衆於礓子坂（陝縣東）。賊衆棄馬爬山逃走，因得賊戰馬六百餘匹，李歸仁大敗而回。遂以伯玉爲鎭西四鎭行營節度使。光弼亦遣董秦率騎兵設伏，以截李歸仁之後，因與歸仁戰於永寧（地在今河南省澠池縣西），大敗之。更追擊至沙柵（今澠池縣南），又破之。

肅宗上元元年（西元七六〇）二月，李光弼留兵守河陽，親率大軍攻安太清於懷州（今河南省沁陽縣）。史思明救之，十一日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三月二十三日安太清出城迎戰，光弼大破之於城南，太清入城爲守，光弼遂以軍圍攻之。卻暗率大軍主力回至河陽，以備思明之偸襲。思明果於沁水戰敗後，轉兵奄襲河陽，四月二日思明方渡河及半，卽爲李光弼圍攻於黃河北岸之河陽西渚上，斬首千五百餘級，史思明不得上岸而回。史思明以李光弼時在河陽，時在懷州城下，不明其虛實，又恐其襲東京，乃於閏四月十九日還入東京，不敢輕動，於是其懷州被圍日久，而無外援。

是年六月，史思明又親率大軍欲自鄭州渡河往救懷州爲李光弼遣平盧兵馬使田神功所夜襲，渡河船隻，皆爲所燒毀沉沒，或放入下游。思明因又不得北渡而還洛陽。

李光弼自上年九月與史思明相持於河陽以來，歷時一載，肅宗因欲遣兵襲范陽，以搖其根本。遂於九月二十一日下制，以郭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皆受子儀節度。制下旬日，復爲宦官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能行。魚朝恩之壞事，竟一至於此之甚。

十一月，史思明使其黨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治今河南汝南縣）；王同芝將兵三千徇陳許；敬江將兵二千徇

兗、鄆；薛鄂將兵五千徇雲州。蓋此時淮西節度副使宋州（今河南商邱）刺史劉展叛，南下江淮，故史思明欲乘機略地也。旋劉展為田神功所討平，思明略地之舉，遂不得逞其志。

同月，李光弼克懷州，生擒安太清。計光弼攻懷州，凡歷百餘日，乃拔之，亦一艱鉅之攻城戰也。

四、邙山之戰

史思明欲使李光弼渡黃河到洛陽，來與之野戰，百般誘之，而光弼不為所動。乃暗使諜人入長安誘說宦官魚朝恩曰：「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如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果信以為然，屢言於肅宗，肅宗乃敕李光弼進取東都。光弼上疏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魚朝恩親至陝州觀察，歸言於朝廷曰：「李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是欲養賊以自重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二唐紀三十八）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為不法，向者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故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於魚朝恩，上表朝廷，言「東都可取，賊不可豢養。」由是，朝廷使命相繼，督催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乃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己與僕固懷恩將大軍與神策軍節度使衞伯玉，共受魚朝恩提調以進攻洛陽。（見新唐書博二二四僕固懷恩傳）

上元二年（西元七六一）二月，二十三日，攻洛陽大軍，與史思明軍前鋒相接於洛陽西北之邙山。光弼命軍依險為陣，僕固懷恩阻之，要其於平原列陣。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善戰之賊，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使魚朝恩止之。由是列陣之地，半日不得決。於是史思明即乘官軍列陣未定，督軍進攻。官軍因而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與懷恩渡河走保聞喜（山西省今縣）；魚朝恩

、衞伯玉奔還陝州。（見新唐書卷一三六李光弼傳）

史思明乘勝渡河攻河陽，李抱玉亦棄城而走。於是，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急益兵屯陝。光弼既敗，上表求自貶。詔以爲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與陝爲犄角，以固長安之形勢。

史思明於邙山會戰之後，欲即乘勝西入關，以取長安。軍屯永寧（今河南洛寧縣東），爲其子朝義所弒，由是關中得以安，是誠唐之幸也。

史思明性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即族誅，人不自保。史朝義是其長子，常將兵從征，頗謙謹，愛士卒，故將士多附之。無然寵於思明。思明常欲殺朝義而立少子朝淸爲太子，左右頗泄其謀。及既破李光弼，欲乘勝入關，使朝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思明自將大軍自南道繼之。三月初九日史朝義兵至礓子嶺，衞伯玉逆擊，破之。命朝義數次進攻，皆爲陝兵所敗，思明因退屯永寧以朝義爲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是月十三日朝義築三隅城以貯軍糧，朝一日畢工，朝義築完，思明立馬監視，作忿恨語。思明在永寧，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衞，朝義宿於逆旅。朝義憂懼不知所爲，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俯首不語，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光弼，王亦不全矣。」朝義曰：「君等善爲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以所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己，不敢違。是夕悅等遂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至史思明居所。史思明聞變，宿衞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會思明如廁，遂殺其左右數人。思明越垣乘馬走，悅傔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爲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封朝義爲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

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永寧東）囚之，還報朝義。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今宜陽縣境），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至柳泉驛，悅等恐衆心不一，乃縊殺思明。摯與叔冀來迎，朝義執摯殺之。遂襲思明屍歸洛陽。朝義即帝位，改元顯聖。又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並其不附於己者數十人。於是，賊黨互相攻戰於范陽城中者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李懷仙爲范陽尹，燕京留守。（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史思明附朝義傳）

五、討史朝義之戰

史朝義已於上元二年三月弒其父思明篡位，遂罷其向西入關之軍事行動，然對東方略地之攻勢，仍未稍戢，因其仍欲乘劉展亂江淮後（田神功討劉展，至上元二年正月，始告平定。然從此江淮殘破滿目，地方之不安定，尚須時以綏靖之也），因勢乘便，繼續破壞或相機奪取唐朝財賦所賴之江淮也。於是在此後數月中，兩方之動態，概略如左：

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四月）。

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一再破朝義兵（四六兩月）。

朝義將謝欽讓圍攻申州（今河南信陽縣南）已數月，唐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戰於城下，被擒。淮西震動。會平盧節度使侯希逸（上元二年與范陽相攻連年，勢不支，引兵南走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救之，淮西乃安（寶應元年，西元七五二年二月）。

是時，唐朝因李輔國與張皇后擅權用事，朝政益亂，吐蕃黨項入寇日深，各地將士叛亂迭起，內憂外患，交相煎逼，幾使唐朝政權，瀕臨癱瘓狀態。諸如：荆襄、江淮、太原、河中府附近之絳州、翼城、巴蜀之梓州皆有部將

或士卒殺主將或刺史據州以叛之事。吐蕃黨項則入寇寶鷄，燒大散關，南侵鳳州（陝西今縣），東寇美原、同官、普潤、好時（今陝西扶風、同官、麟遊、乾縣），長安岌岌可危。其間內亂之事，尤以劉展陷江淮入浙東之禍最烈，故敵方雖有史思明被弑之鉅變，亦無力以謀反攻，而汲汲於速謀自救。乃於是年五月，復以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自河中出鎮臨淮（今安徽五河縣東），以謀穩定江淮、江漢之生命線，蓋此時若無江淮之財賦，無江漢之運輸路線，是無唐也。是時，史朝義亦親率大軍圍攻宋州（今河南商邱），欲下江淮，於是首先展開江淮之爭奪戰。

是年十一月神策軍節度使衞伯玉至屯陝州，聞史朝義東圍宋州，乃以其軍襲永寧、澠池、福昌（今宜陽西）、長水（今洛寧縣西四十五里）諸縣，皆取之。

翌年（肅宗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正月，李光弼（上年八月十七日發河中）已率兵自南陽北襲許州（今河南許昌），擒賊潁川太守李春朝。史朝義將史參救之，是月二十六日戰於城下，又破之。

時史朝義親圍宋州已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爲。其將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出二十日，李太尉必來救我。」及李光弼自許州東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力尚強，請南保揚州（今江蘇省江都縣）。光弼曰：「朝廷依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赴徐州（今江蘇省銅山縣），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向宋州擊史朝義。時朝義軍已疲憊，又聞回紇兵已爲唐助，將進攻洛陽，故賊戰志低落，與田神功一戰而賊敗走，於是宋州圍解。（見新唐書卷一七〇劉昌傳，卷一三六李光弼傳）

史朝義又遣兵圍攻李抱玉於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抱玉堅守不出，俟賊軍疲怠，突出城攻之，大破史朝義

兵。從此，史朝義回守洛陽，不再出兵四征。

正當此時際，兵部尙書李輔國久典禁兵，專權益甚，又有飛龍厩副使程元振爲之羽翼，竟於是年四月初六日逼死上皇（玄宗）。肅宗時在寢疾，聞上皇崩，而疾益篤。於是張皇后（良娣）與輔國權力鬪爭益烈，互謀相誅。輔國以禁軍兵權在掌，乃先發誅張后，弑肅宗，而立太子豫（廣平王俶改名）爲帝，是爲代宗。

史朝義在洛陽，聞唐廷發生巨變，乃卽遣使誘回紇登里可汗（乾元二年，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曰：「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取其府庫。」登里信之，卽發兵十萬南向。（見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

克復洛陽之戰：是年九月代宗猶不知回紇爲朝義所誘，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未至其庭，知回紇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旣至，回紇云：「史朝義使者來言：（如前）」清潭致敕書，申舊好，回紇不聽，且囚困之，清潭密遣人還報。唐廷獲悉，大駭，乃更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其軍於忻州（山西今縣）之南。登里可汗請與僕固懷恩相見（前毗伽闕可汗爲登里求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爲登里可敦），時懷恩在汾州（今臨汾縣），代宗乃令懷恩往說之。登里可汗遂遣使上表，願助討史朝義以自效。（見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

登里可汗欲自蒲關（今永濟平民間）入，由沙苑（今陝西大荔縣南）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給，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卽井陘）略邢洺懷衞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今山西茅津）渡河，食太原倉粟（倉在陝州，今陝縣），與諸道俱進。乃從之。（見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

十月，代宗以雍王适（代宗長子）爲天下兵馬元帥。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判官，給事中李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以進討史朝義。代宗又欲以郭子儀爲副元帥，宦官程元振、魚朝恩等力爲諫阻，乃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副元帥。

是月二十三日，諸軍主力發自陝州（今河南陝縣），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東向；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陽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軍洛陽。雍王适留鎭陝州。

二十六日，懷恩等軍於同軌（今河南洛寧縣東）。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二十七日官軍至洛陽北郊。二十八日李抱玉克懷州（今沁陽縣）。三十日懷恩等列陣於橫水（今孟津縣境）。賊衆數萬，亦立柵自固。僕固懷恩陣于西原當賊陣之前，乃遣驍騎及回紇兵沿南山出柵東北爲兩翼；中軍會戰，而兩翼夾擊，大破之。朝義自城中悉其精兵十萬出救之，列陣於城西昭覺寺北。官軍分道驟進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陣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參加第一線攻擊，力戰中賊雖多死傷，然其陣堅如初。鎭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於是，大軍乘之攻入，賊衆大敗。轉戰於城北之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賊敗走爭先恐後，人馬相蹂踐，塡城東北之尙書谷。官軍追至城東，斬首六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遂克東京。並分軍攻克河陽城，擒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之。（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史朝義傳，卷二二四僕固懷恩傳）

僕固懷恩留回紇可汗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僕固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率步騎萬餘，乘勝追擊史朝義至

鄭州，再戰皆捷。史朝義退至汴州（今河南開封）。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遂北奔濮州（今河北省濮陽縣）。獻誠乃降唐。

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及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臨汝），乃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由是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

是年十一月，史朝義自濮州北渡河，僕固懷恩攻滑州（今河南滑縣），拔之。追破朝義兵於衞州（今河南省汲縣）。賊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來與史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力戰擊破之，長驅追擊至昌樂（今河南省安陽縣東四十里處長樂城是）東。朝義又以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兵來戰，又敗走。於是，賊鄴郡（治今河南安陽）節度使薛嵩，以相（今河南安陽）、衞、洺（今河北永平）、邢（今河北邢臺）四州，降於唐陳、澤鄭、潞節度使李抱玉。賊恒陽節度使張忠志（唐後賜名爲李寶臣），以恒（今河北正定）、趙（河北今縣）、深（河北今縣）、定（河北今縣）、易（河北今縣）五州，降於唐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抱玉、雲京皆進軍入已降之賊營，按其部伍，收其軍實，派定官軍更代其將。投降之賊亦皆安然受代，束其衣甲，願聽命効力。

史朝義走貝州（今河北省清河縣），與其大將薛忠萬等兩節度使合兵一處。僕固瑒追至臨清（山東省今縣），朝義引三萬人自衡水（今河北省衡水縣西南）還攻之，僕固瑒設伏以擊賊，又敗之，回紇兵亦至，官軍聲勢益振。遂向賊反攻，賊北退，而列陣於下博（在今河北深縣南）東南。官軍雲集，而包圍攻之，賊陣潰，積屍擁流而下，大敗而走。

平定河北之戰　僕固懷恩見賊所置之節度使尚多，各擁有重兵，如果一一抵抗，則河北道之戰禍，勢將延長

，且恐難以勝之；因而想用納降授土以分化賊勢之計。又見朝廷詔命催逼甚急，希望即刻平定河北道，方爲稱心，此乃朝廷厭戰亂，想早息兵革也。更鑑於向者宦官用事，帝室昏庸，文臣受欺，武臣閒散。方今大亂未定，而宦者專橫，賊平之後，自亦必然失勢。於是，乃生出樹黨固寵之念。及見賊之降將薛嵩、張忠志等，皆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遂決心使之恢復舊日賊之僞職，用爲羽翼。當即上表朝廷，建議採用以廣招來之策，授降賊諸將以節度使職，用分賊勢，以早奠太平。因而保荐薛嵩、張忠志等忠順，宜仍用之爲節度使。

唐廷認爲僕固懷恩之策可行，乃下詔以薛嵩爲魏相軍節度使，使統相、魏、洺、邢四州；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並賜張忠志姓名爲李寶臣。命即恢復其兵權，勉爲唐臣，共滅賊黨。對所受僞官，一切不問。

史朝義與僕固瑒在下博戰後，逃奔莫州（今河北省任邱縣），賊睢陽節度使田承嗣亦退至莫州，相與爲守。於是唐各路大軍進圍之。朝義屢出戰皆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正月，田承嗣聞唐已恢復薛嵩、張忠志節度使職位，亦暗中使人向僕固懷恩接洽投降。惟時李抱玉、辛雲京方表朝廷，言僕固懷恩養賊樹黨，將懷貳心，朝廷疑之，僕固懷恩乃以田承嗣之秘密洽降事以爲自理，且以有平河朔功自居。因而郭子儀請以副元帥之位讓之。僕固懷恩因允田承嗣出降之後，保其仍爲節度使。於是田承嗣向史朝義言曰：「莫州彈丸之城，遭官軍圍攻已閱三月餘，官軍銳氣未衰，而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又率新銳兵到來，其他兵將踵至。我軍無援，城下不日矣。陛下守在斯城，莫如親往幽州，發兵來救。」朝義乃率銳騎五千，夜自北門突出。承嗣遂降，送朝義母妻子女於僕固懷恩。

史朝義踉蹌北走，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率三萬人人追之，乃於歸義（今河北省雄縣西北三十五里），與

戰，朝義敗走。

時賊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其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今河北涿縣）。史朝義至范陽縣城下，不得入，而官軍將追至。朝義急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旣歸唐矣，豈可更爲反覆，獨不愧三軍耶？大丈夫恥於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左右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食訖，乃獨與胡騎數百東奔廣陽（卽今大興良鄉縣間）。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今河北灤縣南，另一說在臨楡縣，一說北平北湯山），李懷仙遣兵追至。史朝義窮蹙無計，自縊於棗林中。懷仙取其首級，獻於僕固懷恩，懷恩傳其首至京師，於是河北道平定。（以上皆見新唐書卷二二五史朝義傳）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安祿山自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十一月叛，次年唐肅宗至德元年（西元七五六）安祿山稱帝於洛陽，攻取長安。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安慶緒弒父自立爲帝，九月棄長安走，旋棄洛陽奔鄴城。史思明率衆救鄴，破九節度使兵，而殺安慶緒。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四月，史思明稱帝於范陽，九月南進攻陷洛陽，爲李光弼所制，固守東都者二年餘。至上元二年（西元七六一）方破李光弼行將西取長安，爲其子朝義所弒。史朝義繼僞帝位於洛陽，屢戰皆敗，退而北走河北，代宗寶應二年（西元七六三）正月，爲其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追殺，送其首級至長安

。計戰亂八年餘。唐河北道、河南道、關內道、河東道、京畿道、都畿道，人民喪亂流離，死者七百餘萬。徵募戰士，取調租稅，供給軍糧，動搖全國各地，而淮南道、山南東道、隴右道又常被賊直接侵害，燒殺掠略，年有數次，吏捉老婦以應急役，園廬蒿藜，人各東西，存者無音息，死者爲塵泥，從古以來，中國罕有之大難。回紇助唐攻賊，兩次出兵，二掠洛陽，人民所望之官軍亦賊也。大戰方已，人望復蘇而藩鎭又稱兵割據，變形之春秋戰國又出現於唐代宗之後。分崩離析之勢已成，唐室僅爲表面上之朝廷而已。

唐玄宗天寶間，以邊地對外族時有戰爭，須有主將坐鎭。此坐鎭邊疆之主將，例須持節管理地方政事，徵調地方支度。此持節管理數州軍政、人事及支度之節度使，是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於一身者。初祇有十人，即平盧、范陽、河東、朔方、河西、隴右、鎭西、北庭、劍南、嶺南十處。安祿山獨綰三鎭兵符，有三鎭土地、人民、甲兵、財賦，於是興兵二十萬，終於釀成空前叛亂。

安祿山之變既起，朝廷爲加強擴張兵力以杜賊勢，在河南、山南、淮南等道，又設置若干節度使，用以提高將領出力平亂情緒，等於變相之酧庸。在另一方面，爲求減少賊人之羽翼，拆散叛黨集團，常以節度使位置爲餌，誘致叛黨來歸。於是，劉客奴首先以降，拜爲平盧節度使。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史朝義部將之降者，如薛嵩、張忠志（李寶臣）、田承嗣、李懷仙皆授爲河北道內節度使。合全國各道計，共有三十六節度使。是節度使星羅棋布，遍於域內。唐廷之詔命權力，便日漸縮小。於是，有節度使抗命，即興兵征討，征討者亦抗命，再征討征討抗命者，藩鎭之亂，循環不已，繼續一百四十餘年而唐亡，又五十餘年而五代終，直至宋朝初年，始結束此藩鎭之禍。

安史之亂不僅養成藩鎭軍人跋扈，更養成宦官之驕橫，而操縱朝廷軍政與皇帝之廢立。

唐初定制，宦官不立三品官，擔任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照應而已。玄宗崇用高力士，執掌重權，常持節傳命，代表天子。及後以宦官監撫軍隊，指揮各節度使。肅宗卽位靈武，宦官李輔國得寵，使專典禁軍，並管四方章奏軍符等事，兼太僕卿，權傾中外，卒害死肅宗及建寧王李倓，逼死太上皇與張皇后、越王李係、兗王李僴等，然後立代宗，李輔國自爲司空兼中書令，號爲尚父，代宗尸位而已。朝政悉專於宦官之手。

唐設置十節度使，原爲備禦外患者。安史之亂，內憂急於外患，邊兵內調，邊地空虛，國土淪亡於外族者極大，北有奚、契丹內侵，南有南詔入寇，西有吐蕃東侵；而西北大敵回紇，一變而成爲唐借兵平內亂之對象。肅宗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回紇遣兵助唐平亂，收復兩京，俘獲洛陽極多子女玉帛，又受到唐朝隆重賞賜。肅宗並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可汗，歲贈絹兩萬匹。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回紇懷仁可汗死，長子葉護先被殺，少子登里卽位可汗，以僕固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登里可汗率兵南下，應僕固懷恩邀請，再度助唐收復東京，並討滅史朝義。但東京遭受回紇掠刼荼炭，士女死者萬計。不久，僕固懷恩與回紇爲叛入寇，幾陷西京。至代宗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僕固懷恩死。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回紇之禍始解，乃復助唐破吐蕃，唐爲安撫並酬謝回紇，歲賜繒綵十萬匹。朝廷國庫因之空虛，而無法發給官員俸祿。回紇更強以駑弱之馬十萬匹賣於唐，每匹索價絹四十匹。且每年必有此筆交易，不然卽出兵搶掠長安，致使長安皇城，常爲之晝閉。

第七節　申論

司馬光有言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安祿山之爲逆，是唐玄宗既培育其力，又啓廸其心志。但安祿山之決心造反，則由於其與楊貴妃間之關係，是其重大原因之一，蓋懼於一旦東窗事發，只有造反可以彌蓋，且可以逞其大欲也。（司馬光語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唐紀三十四）

唐朝廷之軍事設施，政事情況，安祿山常以偵察敵情眼光，作無數次研判。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爲相；高力士、高仙芝、哥舒翰等爲將，國家重兵，皆遠在邊疆，分散各地，且三分之一操在安祿山手中，是安祿山已是唐朝兵力最強所在，其舉兵爲叛，無人可敵，攻取兩京，直如出入無人之境也。及其舉兵之後，一舉而取得東都洛陽，不意有顏眞卿、顏杲卿、張興、張巡、李蕚、許遠等不知兵文人及無名小卒，突起發難於造反大軍之側背，旬日之間，後方交通爲之遮斷，側背感受最大威脅。不得已，乃暫時放棄西進之圖，發出回救根本，以解除後方之威脅。有此一段時間躭擱，致使玄宗有時間作戰略上之部署，及郭子儀、李光弼得有時機東出井陘。遂使安祿山陷於進退維谷之局面。然在此時際，安祿山，忽有奇跡出現，玄宗與楊國忠促使扼守潼關之哥舒翰進軍野戰，賊將崔乾祐大破官軍於靈寶西原。於是，潼關天險，安祿山不戰而得；太平火不至長安，唐玄宗狼狽西逃。是故潼關之戰，乃雙方

勝敗之轉捩點也。安祿山因獲此一意外之勝利，乃得命將長驅直入長安，唐室江山，垂手而得其大半矣。其後不有李光弼守住太原，則肅宗亦無所作爲；不有張巡、許遠致死睢陽城，則江、淮之地將盡陷於賊手，唐已無其復國之望，歷史上繼唐者，將爲大燕帝國。是李光弼與張巡，實唐代中流砥柱，挽狂瀾於既倒之人也。安祿山以彼二人之故，故不敢離洛陽西入長安；亦以有彼二人之牽制，性急暴躁以致其目失明，而爲逆子安慶緒所弒。

顏眞卿在平原，知祿山將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祿山既反之後，眞卿乃召募義士，捕誅賊將段子光以起兵討賊。義聲既倡，而淸河、河間等郡景從之，常山已聞風響應。顏杲卿與袁履謙起兵討賊，以遮斷賊之後路，誘斬賊將李欽湊，擒賊將高邈、何千年。更用賊將之謀，以解饒陽之圍，河北響應之者十七郡。起兵八日，城陷爲賊所執，至洛陽而揭發安祿山藉誅楊國忠爲名之造反逆謀，是顏氏兄弟對唐之貢獻，亦殊偉矣。

張興不過饒陽一員裨將，與太守盧全誠拒賊於饒陽，史思明率大軍屢次圍攻不下。後任太守李系，仍與張興拒守不屈。及城破被擒，面揭史思明心中之病，史與安火拼之隙，伏機於此，是張興不祇爲壯士，亦有遠謀之奇士也。

張巡乃眞源縣令，毅然肩起掩護江、淮大任，守雍丘十餘月，戰六十餘日；守寧陵兩月，大破賊將楊朝宗；守睢陽十閱月，推誠待人，臨危應變，攻守互用，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其下爭致死力。以孤城障蔽江、淮，城雖陷而大奪賊志。議者或罪其守城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罪之。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於朝廷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安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

其素志乎？」朝廷衆議，由是始息，追贈其勳，官其子孫。（見新唐書二〇三李翰傳）

李萼清河一客耳，年方二十餘，往說顏眞卿大有戰國策士游說之風。然其執手籌劃，於時勢瞭若指掌，與郭子儀、李光弼李泌三大名人拒關搗穴之謀，若合符契。少年雄駿如此，使得盡其用，當不失爲一大將才。及其攻下魏郡，大破賊將袁知泰後，朝廷不錄其功，賀蘭進明等更宿意抑之。適其所接應之上黨程千里又戰敗爲賊俘去，天奪其算，使此志士，齎志以歿，唐之不振，有以夫，不能擢用人才，是其病源也。

睢陽太守許遠，有戰賊之志，而無擊賊之力，於是，乃專心信任張巡，日夜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與賊周旋到底。歐陽修論之曰：「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是其堅志所成之功業，與張巡同等。（忠義傳贊）

郭子儀乃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以安祿山已反，始授之爲朔方節度使，使在東方抵禦安祿山之西路高秀巖兵，而圍攻雲中。及安祿山已陷東都洛陽後，遣兵北寇振武軍，郭子儀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子儀已收復雲中，更拔馬邑（今山西省朔縣東北四十里處），開東陘關（今山西省代縣南），薦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東出井陘，攻賊常山，以斷賊之歸路。同時建議朝廷，令潼關大軍固守，不可輕出。是已有勝賊之算矣，不意爲楊國忠一念之私所誤，致使全局敗壞無遺。

潼關一失，玄宗輕棄長安西走，全局陷於總崩潰之厄運，郭子儀乃留李光弼守太原，己則趨靈武，輔立繼立之肅宗。先出兵收復扼兩京之間黃河以北之河東地區，然後集諸軍兵力收復西京長安，追賊東去，而奪取潼關，不兩月間又收復東京洛陽，厥功甚偉，此皆賴於李光弼之能以掩護側背安全，分散賊之後續兵力；以及張巡等在賊之背後吸住賊軍，牽制賊勢之功。至於鄴城之戰，肅宗以郭、李皆元勳難相統攝，而令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以代替統

帥統九節度之師。易經有言：師貞丈人吉，師出以律，師或輿尸，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是鄴城九節度使之輿尸失律，肅宗實應自負其咎也。

此乃舊史家之看法，其實當時唐對平盧局勢無力控制，乃有此種權宜處置之事。且其以前已有多次兵變發生，不如此而引兵變，則唐亦無可奈何也。

李光弼既代郭子儀爲兵馬副元帥，正遇史思明之統率大軍南來，因許叔冀降賊，賊之前鋒遂迅速及於洛陽。李光弼不守洛陽；不退守潼關；而北守河陽戰略要地，逼使史思明陷於進退維谷之境，是光弼之智亦卓矣。然肅宗又與魚朝恩、僕固懷恩逼使李光弼走上哥舒翰失敗於靈寶之覆轍，後使李光弼守臨淮，因此，唐朝又不得不借用回紇之兵矣。當斯之時，如果史朝義不弑其父思明，則唐朝必有再度失陷西京長安之可能也。

僕固懷恩既爲河北副元帥，因能與回紇人折衝，又能親自率領回紇人作戰，有勇知方，是員上將才，且立平定史朝義大功。位兼將相，可謂功成名就也。惟其一向剛愎自用，縱容下屬多爲不法，賊平之後又怕失去戰時權勢，乃想出引賊降將以自重方法，力促成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仙四降將，復爲節度使，以爲自己外援。其此等舉措，跡近懷有貳心。養癰遺患，使同列生疑，使朝廷密備，於是其乃上書自理，怨言滿紙。卒將其一家四十六口死於王事之功勳，自行毀去，走上造反之一途。設使僕固懷恩位居郭、李之下，不爲制將，無由專命，不惟其功名可以保全，唐代亦可能無藩鎮割據之禍。河北副元帥已命郭子儀，子儀以宦官反對，不得已而讓之於僕固懷恩。唐主受制於宦官，致使戰將變爲罪人，良可惜也。

唐玄宗初年勵精政事，開元之際，郅治之隆，比擬貞觀，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

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喜佞貪逸，輕戰速敗，無故出奔。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愼哉？唐肅宗輕信宦者李輔國之計，趣取大位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脇於宦官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五倫去其四，望於唐室復興亦難矣。決機大事，更爲昏庸，不先取范陽一也，史思明旣降，輕假以權威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使三也，輕用僕固懷恩之計四也，不有顏、張、郭、李等人之矢志恢復，唐之延續與否，未可知也。

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長相善，並以驍勇聞。後俱叛唐，亂天下，晚遭子禍亦相同。安慶緒、史朝義，甘心逆弑，於是祿山腸流床上，思明尸歸橐駝，二賊少壯同事，死禍不殊，身爲亂臣，家有賊子，可稱殷鑑。祿山嬖段氏，欲立少子慶恩，嚴莊、李猪兒乃助慶緒殺之；思明亦惑辛氏，愛少子朝清，駱悅、蔡文景共說朝義爲亂，周子俊彎弓生擒，縊於柳泉驛，以彼天下之賊，咸不能割嬖妾少子之愛，謀成衽席，劍及腹背，屠僇慘決，酷於市朝。是時賊勢強大，駸駸天子矣，驟而撲之，兵力不給，刃發其家，翦滅始速。且安、史賤胡，負國恩，虐海內，卽使身就檻車，頭懸闕下，未足蔽罪，莫若假手其子，洞腹斷體，宗族內夷，然後王師繼之，殲無遺種矣。

第十一章　代宗討藩鎭之亂各戰役

（附圖九——三二〇、三二一、三二二、三二三、三二四）

一、僕固懷恩之寇亂：廣德二年（西元七六四）正月，懷恩謀襲太原，事敗露不成；繼攻楡次不克，而將士叛之，遂走朔方。

第一次入寇——同年七月，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自朔方入寇長安，郭子儀守奉天以拒之。十月初，河西兵襲其後，懷恩乃急退還朔方以自救。

第二次入寇——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九月，懷恩復引回紇、吐蕃等大軍數十萬入寇。懷恩於進軍途中，以暴疾卒，回紇與吐蕃爲郭子儀所離間。十月回紇擊破吐蕃，與子儀結盟而退。

二、周智光之亂：永泰元年冬，周智光叛於華州。大曆二年（西元七五七）正月，遣郭子儀等進討，平之。

三、討田承嗣：

第一次進討——大曆十年（西元七七五）正月，承嗣叛襲相州。四月下詔討之。十月承嗣計退諸軍。

第二次進討——大曆十一年（西元七七六）八月，承嗣利用李靈曜之叛，聯合以抗朝命，朝廷再下詔並討之。十月靈曜敗沒。翌年三月，承嗣離間各進討軍，朝廷再討無功。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藩鎮割據導因

代宗時之時代背景，概言之有四：一宦官之專橫，二藩鎮之跋扈，三財政經濟之匱乏（詳見本卷寇亂之戰）。四外患之日亟等是也。凡此四者，足以陷唐室於不復之境地。

一、宦官專橫

唐代宦官之專權，首推玄宗時之高力士。玄宗在位已久，晚年習於淫侈，不理政事，因以力士忠誠謹慎，乃嘗問以政事，漸授以權，遂使滿朝將相，無不競趨其門。是故唐代宦官之弄權，實以高力士為其先河。然力士忠誠謹慎，終身無大過失，故尚未構成宦官之害也。

玄宗為何重用宦官？實有其政治權術運用在焉。蓋其所慮者，於不親政事之後，恐大權一旦旁落於外朝大臣之手，則難免有受權臣脅制甚或篡奪之虞。而宦官乃身邊之奴僕，則決無此種顧慮，故特授之以權，使與外朝大臣，產生相互制衡之作用。玄宗此種思想來源之背景，乃因鑑於中宗因張柬之等而復位，復因柬之等之專權，又用外戚武三思等以制衡之，因導致政治上權力爭奪之大悲劇，故玄宗遂改用宦官為與外朝大臣間制衡之工具也。

至於唐代宦官之為害者，則首推李輔國。輔國隨玄宗至馬嵬，與建寧王倓建策，擁肅宗至靈武，輔國遂專典禁軍，並管理四方章奏軍符，更兼為太僕卿，權傾中外。當時雖以李泌之賢能而為肅宗所倚重，猶不免畏危求去，嗣後則太上皇、皇后、皇子，乃至於肅宗，皆隨其意以為生死矣。輔國先與張良娣相表裏，害死皇子建寧王倓；上元元年（西元七六〇）又逼死太上皇於西內，流高力士於巫州。張良娣為皇后後，與生子越王係謀誅輔國未成，輔國殺張皇后及越王、兗王等，肅宗一驚而死。輔國乃奉太子豫（俶改名）即皇帝位，是謂代宗。

代宗卽位，以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尊之爲尙父。事無大小，悉由作定，羣臣入奏，必先謁輔國。輔國嘗奏稟代宗曰：「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分。」由是代宗深畏恨之，乃日圖親近輔國之爪牙宦官程元振，使與輔國相傾軋。及元振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收去輔國兵權後，繼罷其中書令，封王遷就外第，然後密遣人除之。元振已取代輔國之權力，官爲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諸將有大功者，皆忌嫉欲害之，而其驕橫則又甚於李輔國。

是時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拜爲兵部尙書同平章事。元振因來瑱前在襄陽，曾不從其所請託，乃譖言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施州賜死。由於來瑱之被冤，各地節度使聞之，爲自求生存計，遂紛紛據地以自保，而敵視朝廷矣。及至吐蕃入侵，關西諸道節度使皆怨忌元振不肯力戰，關東各鎭節度使亦皆觀望，多不肯入援，因之吐蕃得長驅長安，代宗狼狽逃往陝州（今河南省陝縣）以避之。此皆由元振誤國有以致之也。然代宗猶以其有保護功，僅削其官爵而不加誅，放歸田里。而改以宦官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領禁軍。

魚朝恩則以郭子儀功高名振，意忌讒之；李光弼、僕固懷恩亦功高名大，更儘量設法以威逼之。朝恩粗解文字，曾以觀軍容使節制九節度使，自以爲文武全才，郭、李、僕固悉爲舊屬。其典軍鎭守陝州，代宗避吐蕃之難曾就之，及送帝回鑾，得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於是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論朝政，百官惕息。旋李光弼病死徐州；僕固懷恩逃奔回紇；加郭子儀尙書令，子儀不敢受；顏眞卿因和宰相元載不睦，被貶爲峽州別駕；祇一宰相元載，每奏事，亦輒迫令百官先與己言。而宰相對朝廷政事，有不先預聞於朝恩者，朝恩必怒斥之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由是代宗乃密與元載圖之，大曆五年（西元七七〇）三月遂伏誅，代宗從此始親決政事。

二、廣德年間之外患

9—2981

代宗即位初年，外患最深而且烈者，首推吐蕃。當安、史之亂時，邊兵精銳，皆已徵發入援，原地留兵，多為老弱，故數年之間，河西、隴右之地漸為吐蕃所蠶食殆盡。至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冬十月，吐蕃已侵至鳳翔（陝西省今縣）以西，邠州（陝西今縣）以北，其隴右道之蘭（今甘肅臯蘭）、廓（今青海貴德黃河北岸）、河（今甘肅臨夏）、鄯（今青海樂都）、洮（今甘肅臨潭西南）、岷（甘肅今縣）、秦（今甘肅秦安）、成（甘肅今縣）、渭（今甘肅隴西縣）等州皆陷。邊將告急朝廷，程元振以為係邊將結黨勒索恐嚇，皆不上聞，及吐蕃入大震關（今陝西省隴縣西隴山之下再西卽街亭）至涇州（今甘肅涇川縣），涇州刺史高暉降，為吐蕃嚮導趨邠州。朝廷方知吐蕃入寇事。旋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陷，吐蕃已至武功。朝廷震駭，皇城晝閉，始詔以雍王适（卽德宗）為關內元帥，使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鎭咸陽以拒吐蕃。

時郭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奉到詔命，僅召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方知吐蕃帥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已開始渡渭，循終南山北麓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得見，遂使吐蕃兵臨長安城下。朝廷倉猝不知所為，代宗東逃陝州（河南今縣），官吏六軍皆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唐宗室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今西安城南）循山而東，使王延昌收兵商州（今陝西省商縣），得禁軍六千人。子儀泣諭激勵，期以共雪國恥，取長安，衆皆感泣受約束，乃進守藍田。

是時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各州兵，在郭子儀指揮下，合勢進擊。吐蕃知唐諸道援兵將至，乃悉衆退出長安，西去鳳翔。

鎭西節度使馬璘時行營駐鳳翔，方將精兵千餘赴難，聞吐蕃已圍鳳翔乃回軍反攻入城。兵不解甲又復攻出，俘

斬千計。吐蕃見中原將亦有不惜死者，遂悉衆退去。

長安陷吐蕃計十五日，爲郭子儀率衆收復，迎接代宗回鑾。因無力追擊吐蕃，故吐蕃得從隴西轉入劍南道西北地，復攻陷松（今四川省松潘縣）、維（今四川省理番縣東南）、保（今理番縣新保關西北）三州，並相繼陷雅（今西康省雅安）、巂（今西康省西昌縣）以西各州。

三、藩鎮之形成與割據

玄宗分天下爲十五道時，每道置觀察使以爲監察；置度支使以理賦貢，其各州刺史主管政治，以治民事；各府督都，仍主管軍政。爲充實邊地國防，邊塞地方又設置十個節度使，持節主管數州之軍事政治及度支，而受各道觀察使，採訪使之監察。及安、史之亂，全國紛擾，朝廷爲平定戰亂，乃相繼於內地建置河南節度使、山南節度使、江南道節度使、淮南節度使、關內節度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興平節度使、滑濮節度使、鄭蔡節度使，於是，節度使乃偏於各地，形成作戰地區及籌兵籌餉地區；所謂觀察使、度支使從此皆不能行使其職權矣。而各節度使所節制之地區內州刺史，亦爲節度使屬下諸將所兼任，節度使遂成爲大行政區。及各地武夫，見朝廷宦官專權，遂擁兵割地自雄，形同藩鎮之王國，大者連州十數，小者亦兼三四，各以軍士所欲爲名，除授由己，截留賦貢以爲軍資，持朝廷節形成割據。及安、史之亂平定，僕固懷恩見郭子儀之被宦官閒置；李光弼之職權官爵日遭削剝，行將獲罪，因憂懼成疾，而卒於徐州。於是，乃圖謀養賊自重之策，勸朝廷用賊降將爲節度使，以綏靖賊黨，早得平定。因而薛嵩得爲相（今河南省安陽縣）、衞（今河南省汲縣）、邢（今河北省邢臺縣）、洺（今河北省永年縣）、貝（今河北省清河縣）、磁（河北省今縣）六州節度使號爲永平軍；田承嗣爲魏（今河北省大名縣）、博（今山東省

聊城縣）、德（山東省陵縣）、滄（今河北省滄縣）、瀛（今河北省河間縣）五州都防禦使（旋亦爲節度使）號爲魏博軍；張忠志賜名李寶臣，爲恆（今河北省正定縣）、趙（河北省今縣）、深（河北省今縣）、定（河北省今縣）、易（河北省今縣）五州節度使，號爲成德軍；李懷仙爲幽（今河北北平）、薊（河北省今縣）、嬀（今察哈爾省懷來縣）、檀（今河北省密雲縣）、營（今熱河省朝陽縣）、平（今河北省盧龍縣）、燕（今河北省順義縣）、莫（今河北省任邱縣）八州節度使號幽州軍。是爲河北四鎮。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被逼南走時，佔有淄（今山東省臨淄縣）、青（今山東省益都縣）、齊（今山東省濟南）、密（今山東省諸城縣）等州，因號爲平盧淄青軍。朝廷惟恐此數鎮因地盤大小肥瘠起紛爭，乃又下詔重新規劃，以幽、莫、嬀、檀、平、薊爲幽州軍管州；恒、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州；相、貝、邢、洺爲相州軍管州；魏、博、德爲魏州軍管州；滄、冀、瀛爲青淄軍管州；懷（今河南省沁陽縣）、衞、河陽爲澤潞軍管州。凡此，除澤潞節度使區外，皆由安史之黨所建置者也。

至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閏正月，山南東道裨將梁崇義，聞朝廷已殺害其節度使來瑱，道內大亂，乃鼓動將士，殺左兵馬使李昭、節度副使薛南陽，自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於襄州（今湖北襄陽），然後拜表上聞，朝廷不能討，乃詔授之爲襄州刺史領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於是，平盧淄青兵馬使李懷玉起而效尤，乃因其節度使侯希逸喜營塔寺，不得衆心，而驅逐之，請自爲留後，朝廷亦不得不許之，而賜名爲李正己。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衞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等，則競引英豪，以爲己用。故「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新唐書李石傳）。又各收容安、史餘黨，遂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爲表裏以抗朝廷。朝廷乃

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故新唐書兵志曰：「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鎭相望於內地……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及其末，自國門以外，皆分裂爲方鎭矣。」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

（參看附圖九——三〇二、九——三二一、九——三二二）

代宗討藩鎭之亂，最主要者有二：一爲僕固懷恩，二爲田承嗣。玆述此二戰役之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如左：

一、地理形勢：僕固懷恩之叛，先欲攻取太原不成，乃還朔方起兵。此二地皆爲唐室北方國防線上之主要戰略據點。且懷恩出身朔方，辛雲京與之構隙，故謀先奪取太原，然後以此兩地以挾制朝廷也。

至於唐室之禦懷恩，乃以長安爲中心，以河中（今山西永濟縣）、奉天（今陝西乾縣）、邠寧（今甘肅寧縣、涇川，陝西邠縣）及鳳翔（陝西今縣）三方面爲長安之屏藩。

田承嗣所據之魏博，亦山東之要區也。

太原地略——方輿紀要謂：「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爭之地。」其地「東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扼東陘、西陘關（今雁門關）。是以謂之四塞。」且能屏兩河（河南、河北）及關中，聯絡幽冀。李淵起兵於此，遂下汾晉，取關中，爲其王業之根基。平定劉武周後，先後建爲京府，復置大鎭，以掎角朔方（治今寧夏靈武），捍禦突厥。李光弼、郭子儀，以太原爲根據，曾東出井陘，取常山，控制河北形勢，遂制安祿山之死命。

朔方地略——「鎭爲關中之屛蔽，河隴之嚥喉。漢濱河置障，幾輔緩急，視北方之安危；晉邊備不修，雄疆盡成戎藪，故涇渭以北，遂無寧宇。後魏旣並赫連，緣河列鎭，薄骨律（鎭城在今寧夏靈武縣西南河渚上）與高平（今甘肅固原縣）、沃野（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黃河西岸白塔之東，騰格里泊之南），相爲形援而後，關隴無禍患者幾百年。西魏以迄周隋，亦以靈州（治今靈武縣）爲關中藩捍。唐開元中，建朔方節度於此，用以捍禦北方，士馬強盛，甲於諸鎭。及天寶之亂，朔方僚屬崔漪等謀曰：「靈武兵食完富，若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因共奉牋迎太子（卽肅宗），遂爲中興之本矣。廣德初，僕固懷恩以朔方叛（卽本戰役），與吐蕃、回紇，共肆披猖，戎馬遂入於郊甸。郭子儀收復朔方，中外之防，藉以少固。迄於唐之末造，朔方猶列版圖。窺伺者未敢爭也。」（方輿紀要）

河中地略——河中卽今山西永濟縣，隋初曰蒲州，大業初改爲河東郡。唐初復爲蒲州。開元時置中都，升州爲河中府。天寶初曰河東郡。乾元初復爲蒲州；三年，仍置河中府。大歷初又爲中都。其地，「控據關河，山川要會。春秋時，爲秦晉爭衡之地。戰國時，魏不能保河東，三晉遂折而入於秦。漢以三河並屬司隸，爲畿輔重地。自古天下有事爭雄於河山之會者，未有不以河東爲嚥喉者也。安史之亂，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間，扼賊衝要，乃自洛交（今陝西鄜縣）渡河，趣河東，襲據其城。大曆初，元載議建中都曰：「河中之地，黃河北來，太華（山）南倚，有羊腸底柱之險，濁河孟門之限，以轘轅爲襟帶，與關中爲表裏。建都於此，可以總水陸之形勢，將關河之氣色。」（方輿紀要）。

邠寧地略——邠州卽陝西今縣，寧州甘肅今縣。唐邠寧節度使鎭邠州。「天寶後，以邠寧爲重鎭，常屯重兵於此，以遏寇衝。蓋厚涇原（今甘肅涇川及固原縣）之形援，固畿輔之藩衞。州實南北襟要也。」「州涇水北遶，邠

嶽南峙，依山爲城，地勢雄壯(志云：州城東西皆有河，北注於涇。而城西南爲紫微山，險固可恃。)唐太宗初立，突厥自涇州入寇，南至便橋，旣盟而退。太宗曰：『若命諸軍伏於豳州，以邀其前，而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方輿紀要)蓋邠州乃唐京畿北面之主要戰略據點也。

奉天地略——奉天即今陝西乾縣。其地「九嵕諸山，列峙西北；涇渭二水，縈帶東南。控長安之近郊，當鳳翔之孔道。唐德宗保奉天，卒卻朱泚之逼，蓋北通邠涇之甲騎，南集梁洋之轉輸。奉天守，而賊之鋒銳不能越京城數百里間矣。用兵所以貴於勢險而節短也。」(方輿紀要)

鳳翔地略——鳳翔即陝西今縣。其地「居四山之中(志云：府境四圍，皆有高山，而中實坦平)，五水之會(汧、渭、漆、岐、雍五水。志云：府境自大散關以北，達於岐雍，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所謂秦川也)，隴關西阻，益門(今寶雞縣西南十五里，即秦嶺之北谷)南扼，當關中之心膂，爲長安之右輔。唐天寶之禍，鳳翔克全，卒爲收復兩京之本，肅宗因建西都，與太原、江陵、並爲陪輔。又其時吐蕃恣横，蠶食河隴；保固西陲，亦惟恃鳳翔。」(方輿紀要)

魏博地略——田承嗣所據之魏博，即以魏州(今河北大名縣)、博州(今山東聊城縣)爲中心，而鎭於魏。其地「西恃太行，東連河濟，形強勢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帶河南者也。春秋時，齊、晉嘗角逐於此。及戰國之季，魏人由於拒趙而抗齊。自秦以降、黎陽、白馬(今河南滑縣)之險，恆甲於天下，楚漢之勝負，由此而分；袁、曹之成敗，由此而決。晉室多故，漳河之交、元黃變更，南北津途，咽喉所寄也。隋末，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請改爲魏州，以臨河南。唐得魏州，亦爲重鎭。迨安史倡亂，河北之患，二百餘年，而腹心之憂，常在魏博

。」（方輿紀要）然實四戰之地也。

二、作戰方略：僕固懷恩之謀叛方略，先欲取太原，以與其本鎮之朔方互爲犄角，控戰略兩重要之鎮，以臨長安。同時利用其與回紇之姻援，及二虜（回紇、吐蕃）之利擄掠，故相繼誘之，共同進寇長安。

至於唐拒禦僕固懷恩，除利用上述關中諸戰略要地作持久抵抗，以待諸道援兵外，亦別無他道也。

田承嗣據魏博四戰之地，祇能以計取勝，不能力敵。故當唐朝廷命諸道兵進討時，彼一再利用諸進討軍之矛盾及諸軍自利之圖，以計謀粉碎諸進討軍之進攻。唐朝廷初則利用河北河南諸藩鎮與田承嗣之矛盾，使之合力進討。但未幾諸藩鎮反爲承嗣所利用，由是故其進討，終於無功也。其事詳見本章第五節。

第三節　僕固懷恩之亂（參看附圖九——三二〇）

一、僕固懷恩身世及其反叛之釀成

僕固懷恩身世：僕固懷恩鐵勒部僕骨人，金微州（在今外蒙古科布多境內）都督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世襲州都督，懷恩善戰鬪，有統馭才，因其族語言風俗與同羅、回紇接近，故通曉戎情。初事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繼事安思順，以功爲朔方軍兵馬使。安祿山造反，懷恩從郭子儀討賊雲中（今綏遠省托克托縣），破之。又北敗賊將薛忠義擒之，以攻下馬邑（今山西朔縣東北四十里處），進會李光弼於常山（今河北正定），參加趙郡、沙河、嘉山等役大敗史思明之戰。懷恩子玢戰敗降賊，已而自拔歸，懷恩怒斬之，將士以是股栗而殊死戰。又從郭子儀取河東，懷恩襲破潼關，數激戰，皆立功。唐憑回紇力收復兩京，卽用懷恩導引回紇。懷恩乃與回紇深結納，以其女妻回

紇登里可汗。安慶緒北逃，郭子儀攻安太清於懷（今河南沁陽）、衞（今河南汲縣）時，懷恩常爲先鋒，勇冠各軍。肅宗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以之爲朔方軍行營節度使，大寧王。

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右不合，雖主將必遭其折詬。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寬厚，每優容之，賴之以立功。及李光弼爲主帥，嚴肅治軍，懷恩及其麾下始知畏懼，因而極力設謀求獨立以脫離光弼管轄。

懷恩子僕固瑒亦善戰，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戰必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爲猛將。但橫行不法如其父，惟畏光弼。

僕固懷恩反叛之釀成：李光弼邙山敗後，史朝義誘回紇襲唐。唐因僕固懷恩與回紇之親，使往說之，回紇乃復助唐以擊朝義。唐因拜懷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爲天下兵馬副元帥，破朝義於東都。追至河北，朝義將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仙等皆降，懷恩建議朝廷復使之爲節度使，自拔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求無事，因而授之。及史朝義已平，詔懷恩送回紇可汗出塞，道經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懼其合謀襲擊，乃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父子自以新立大功，名高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辱，大怒，上表言狀朝廷。不報。懷恩遂屯軍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使裨將李光逸屯祁（山西今縣）；李懷光）靺鞨人姓茹，爲朔方將以功賜姓）據晉州（今山西臨汾）；張如岳據沁州（今山西省沁源縣）；更使其子御史大夫僕固瑒將萬人屯榆次（山西今縣），以待朝廷之命。（見新唐書卷二二四僕固懷恩傳）

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五月，朝廷遣中使駱奉先至太原，辛雲京厚結之，言懷恩與回紇連謀，表裏河北四鎮

，反狀已露，兵據河東地區內，要脅朝廷，成則蠶食河東，不成將大舉造反，不可不防。奉先還過懷恩，懷恩與奉先飲於母前，母數奉先曰：「汝與吾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先贈以纏頭綵。懷恩與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先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先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奉先還至長安，奏懷恩確實謀反。懷恩亦具表奏其狀，請誅雲京、奉先。朝廷無所問，優詔爲之和解。懷恩大失所望。（見新唐書卷二二四僕固懷恩傳）

懷恩自以爲：興兵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河北，功無與比，而爲讒人構陷，身遭反叛之名，朝廷不與清洗，憤怨殊深。因乃上書，歷述其大功及盡忠王事，怨言盈紙，責詈朝廷。九月，朝廷遣裴遵慶往開諭之，以察其去就。懷恩抱遵慶足號哭訴寃，答允入朝。其副將范志誠諫之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乃以懼死爲辭。會唐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懼其有讒言，乃遮道留之。時代宗以吐蕃陷長安，避難在陝，再徵懷恩入朝，懷恩不奉詔，亦不出兵赴難，於是嫌疑益深。（見新唐書卷二二四僕固懷恩傳）

郭子儀已退吐蕃，代宗還長安。廣德二年正月汾州別駕李抱眞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代宗問以綏靖懷恩之計，抱眞曰：懷恩有異志，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用耳。陛下誠以子儀再領朔方節度使，彼等將皆不召而來耳。」（見新唐書李抱眞傳）

僕固懷恩已與朝廷猜阻日深，乃於是月暗結河東都將李竭誠爲太原內應，使其子僕固瑒襲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守備。瑒將兵攻之，爲雲京所敗，遂還兵圍榆次。代宗因召郭子儀謂之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

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郭子儀爲河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二月，子儀至河中（今山西永濟），河朔將士聞之，遂皆懷去懷恩之志。（見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九）

僕固瑒圍楡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而行，其將白玉、焦暉鳴鏑射其後者，同僚問之，對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兵至楡次，瑒責其遲，胡兵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也。」瑒因打駡漢軍將。漢卒皆怨曰：「節度使黨胡人。」是夜焦暉、白玉等遂帥衆攻殺僕固瑒。僕固懷恩聞變，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其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急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騎，渡河北走靈州（今寧夏省靈武縣）。（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三唐紀三十九，新唐書二二四僕固懷恩傳）

二、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

第一次入寇：郭子儀至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傳僕固瑒首至京師，羣臣入賀，代宗慘然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顚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乃命輦懷恩母至長安優養之，月餘壽終，又禮葬之。功臣多感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三唐紀三十九）

廣德二年（西元七六四）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朝廷猶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仍當詣闕，勿有他疑，懷恩不從），諒其無他，解其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仍留其太保、兼中書令、太寧郡王如故，冀其安心詣闕。懷恩不從。七月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八月代宗召郭子儀問以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

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朝廷乃使郭子儀出鎭奉天（今陝西省乾縣）以拒之。九月，又以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使。九、十兩月，懷恩前軍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連戰於宜祿（今陝西長武縣）、邠州（今縣），懷恩遂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寇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十月初七夜，子儀始出列陣於乾陵之南，寇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蓋是時河西之兵襲其後也。（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當懷恩南寇時，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後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今甘肅固原縣西北）、靈武縣（寧夏今縣西北），皆下之，遂進攻靈州。故懷恩聞之，急還自救。懷恩還至靈州，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敗還涼州（今甘肅武威）。此次救京師之功者楊志烈與柏文達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三唐紀三十九）

第二次入寇：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秋九月，僕固懷恩再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趨奉天（今陝西省乾縣）；黨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趨同州（今陝省大荔縣）；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趨盩厔（陝西省今縣）；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回紇後。郭子儀在河中（今山西永濟）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似爲光進之誤見下）、邠寧白孝德、鎭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此時李光庭、郝庭玉、李忠臣皆仍在本鎭，餘則已分屯京西地區）代宗從之。（郭子儀傳）

僕固懷恩於進軍入寇途中，得暴病而歸，是月初八日死於鳴沙（今寧夏中衞縣東），其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

將徐璜玉不服，殺之。范志誠等又殺璜玉而領其衆。計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人入寇爲國大患，代宗爲之隱惡，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猶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見新唐書卷二二四僕固懷恩傳）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是月十五日，吐蕃乃引衆十萬至奉天，京城震恐。

朔方軍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戍奉天，虜到始列營，瑊率二百騎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十六日吐蕃攻城，死傷甚衆，數日，虜乃還營。瑊又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因此一挫虜勢，郭子儀得以將兵而至。十七日代宗召郭子儀於河中，使進屯涇陽（陝西今縣）以拒敵，二十日遂作如下之防禦部署：李忠臣屯東渭橋（在今西安東北）；李光進屯雲陽（今陝西省淳化縣）；馬璘、郝庭玉屯便橋（卽西渭橋在咸陽縣南）；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先與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今大荔縣）；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今陝西中部縣）；代宗親將六軍屯苑中（今西安市西）。二十一日下制親征。二十二日魚朝恩請索城中士民私馬，括城中男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唐長安京城東西南三面，各三門），士民大駭，踰牆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魚朝恩欲奉代宗走河中避難，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退，其事遂寢。（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卷二〇七魚朝恩傳）

是時會大雨九日不止(自十七日至二十五日)，虜不得進攻，乃移兵攻醴泉（陝西今縣）；黨項西掠白水（陝西今縣）東侵蒲津（今陝西朝邑縣）。至二十八日，吐蕃乃大掠男女數萬口而去（游牧民族作戰，志在侵掠財帛，虜子女爲奴隸）。所過焚廬舍，蹂稼禾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大破之於澄城（陝西今縣），因逐北至鄜州（陝西

省今縣）。智光素與鄜坊節度使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燒坊州（今陝西省中部縣）廬舍三千餘家。此蓋因朝廷微弱，雖京畿藩鎮，亦無力以為制御所致也。

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是月初三日，合兵再至奉天（乾縣）。初五日黨項亦焚同州官廨居民而去。初八日回紇與吐蕃合兵來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備而不戰。及暮退屯涇陽之北原，初九日復至城下。子儀守城之軍纔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乃使其將李國臣、高昇拒東面，魏楚玉當南面，陳廻光當西面，朱元琮當北面，而自帥甲騎二千在城中策應。是時回紇吐蕃聞懷恩已死，因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探知其情，乃使牙將李光瓚往城西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以為害也。」其子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乃以鞭擊晞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令胡祿、都督藥葛羅，執弓注矢以待。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子儀亦下馬，前執可汗之弟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代宗）已宴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稱長安）；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

9—2995

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時回紇觀者爲左右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此處史文與子儀拒以鐵騎五百爲衞從相矛盾），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請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此約顯然以繒帛十萬匹爲退兵之條件，史諱言之，其事見下），身隕陣前，家族滅絕。」杯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子儀竟與定約而還。（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代宗，藥葛羅率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率精騎與之俱，追及於靈臺西原赤山嶺（今甘肅涇川縣東四十里），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是月十八日，又追破於涇州東。十九日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來降。子儀以懷恩之侄僕固名臣，其將李建忠皆驍將，時在回紇營，恐逃入外夷，請招之。朝廷遣使至回紇營，並懷恩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名臣等以千餘騎來降。二十七日，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亦入見代宗，朝廷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乃稅百官俸以給之。此可見涇陽城下之盟，回紇條件之苛也。史言郭子儀單騎退回紇，乃掩飾之詞耳。

唐又使慕容休貞以書諭黨項帥鄭庭、郝德等，黨項亦詣鳳翔請降。

9 —2996

第四節　周智光之亂

周智光以澄城之捷，於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十月下旬，亦自詣闕獻捷，再宿歸鎮。代宗以智光有專殺之罪未治，既遣而悔之。智光既還華州，益爲驕橫，召之不至。代宗乃命杜冕從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於梁州（今陝西南鄭縣）以避之。智光又遣兵於商山（今商縣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又擅留關中所漕關東米二萬斛，關東藩鎮貢獻，亦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遂公然叛亂。

十二月，各州所擧選之學子，入京師應試，人皆畏周智光之暴，乃從同州（今陝西大荔）竊過。智光聞之，即遣兵往邀之，死者甚衆。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陝州監軍張志斌自陝入京奏事，道過華州，智光館而款待之。志斌責其督視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宦官）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爲臠。（見新唐書卷二二四周智光傳）

大曆元年（西元七六六）十二月，朝廷猶欲綏撫之，加智光爲檢校左僕射，遣中使徐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之以陝（河南省今縣）、虢（今河南省靈寶、閿鄉、盧氏一帶）、商（陝西省今縣）、鄜（陝西省今縣）、坊（今陝西省中部縣）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朝廷各大臣過失（是時魚朝恩、元載專權，朝廷失政，藩鎮離心）。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而回。郭子儀請討之，朝廷不許。（見新唐書卷二二四周智光傳，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四唐紀四十）

翌年（西元七六七）正月，代宗聞周智光在華州截奪朝廷糧貢如故，且將出兵攻奪陝、虢、商、鄜、坊五州，乃於是月初六日密詔郭子儀，將兵討之。子儀即命其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於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初八日其大將李漢惠即自同州率所部降於子儀。智光亦自知不能敵，上表請赦。朝廷乃詔貶之為澧州（湖南省今縣，時屬江南西道）刺史。詔下三日，智光之牙將姚懷、李延俊等起兵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智光之亂，遂平。

第五節　河北、河南藩鎮之亂（參看附圖九—三三一、九—三三二、九—三三三）

一、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叛

安史之亂既平，又有吐蕃襲陷長安之變，與僕固懷恩之叛。唐廷時向關東藩鎮徵兵防秋，對於關東各鎮之監察，則未暇顧及。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即以朝廷徵兵為名，舉籍管內戶口壯者為兵，惟留老幼耕稼，數年之間，擁有兵衆十餘萬。奏准朝廷名曰「天雄軍」。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朝廷徵兵，卻遷延不出。

代宗大曆三年（西元七六八）六月，幽州盧龍軍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朱泚及其弟朱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推希彩為節度留後。代宗密詔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討希彩，不克，不得已乃宥之，即以朱希彩為盧龍節度使。迨及七年（西元七七二）朱希彩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其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殺之。朱泚潛使人言於衆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方無主，因亦從之，遣使言狀，朝廷不得已亦即以朱泚為幽州盧龍節度使。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由此生心，乃有異謀，翌年（大曆八年）昭義節度使薛嵩死，其子薛平方十二歲，田承嗣欲陰結其將領投己，乃於大歷九年為安史父子立「四聖堂」，以示其念舊與不忘本。薛平知無力與抗，乃讓位於其叔父薛崿。承嗣多方播弄，

終使昭義軍內亂。朝廷遣使責承嗣，並諷其毀安史祠堂。承嗣因乘機要求加平章政事銜爲交換。（語見朱泚傳）

朝廷爲期承嗣聽命，既加以平章榮銜，復以帝女永樂公主妻其子華。承嗣由是益驕慢。大曆十年正月誘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淸作亂，逐昭義節度留後薛崿。承嗣並引兵襲取相州（今河南省安陽縣）。朝廷遣使諭止之，承嗣拒不奉詔。遂以其大將盧子期將兵攻陷洺州（今河北省永年縣）；楊光朝將兵攻陷衞州（今河南省汲縣）；更使盜殺邢州（今河北邢臺）刺史薛雄，盡有相衞四州之地。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靑節度使李正己，常爲田承嗣所輕；又恐其用四聖堂陰謀，鼓動所部叛己；同時亦不願承嗣多得四州地，而欲與之分肥。於是，皆上表請討承嗣。朝廷正好利用此良機，乃於是年四月下詔貶承嗣，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靑、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節度使發兵，以臨魏博，若承嗣尚有稽違，卽行進討。罪止承嗣及其侄田悅，自餘將士弟侄，苟能自拔，一切不問。

時盧龍（卽幽州）節度使朱泚入朝，其弟朱滔爲節度使，方効忠於朝廷，故接奉詔命，卽與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河東節度使薛兼訓出兵攻魏博之北；淄靑節度使李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魏博之南；其餘各使，共攻魏博之西。承嗣果不奉詔，遂各進討。

是年五月田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今河北省磁縣）降；李正己攻拔魏博之德州（今山東省德縣）；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圍衞州。六月，承嗣遣其將裴志淸攻冀州（河北省今縣），志淸率衆降於李寶臣。承嗣率大軍來爭冀州，李寶臣以大將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爲先鋒，自率大軍爲繼向冀州。承嗣懼爲所困，乃自燒輜重而走，遁回博州（今山東聊城）。

田承嗣見諸道兵已四合，部將又多叛去，始大懼。八月，乃遣使奉表朝廷，請束身歸朝待罪。朝廷方下詔暫停進攻，而承嗣復遣盧子期寇磁州（河北今縣）。

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於棗強（河北省今縣），進圍貝州（今河北省淸河縣）。田承嗣親往救之，使其卒詐爲成德、淄靑卒，以互傳薪餉厚薄事，淄靑士卒聞成德賞厚，有怨言，李正己恐有變，引兵退去。李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衞州之圍，南渡河屯於陽武。旋李寶臣又與朱滔圍滄州（河北省今縣），承嗣從父弟庭玠拒守，急切不能克。

磁州告急，李寶臣與昭義節度留後李承昭共往救，十月，大破盧子期於淸水（縣名在今磁縣西北），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承嗣侄田悅於陳留（今開封）。承嗣大懼，乃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使人告李正己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李正己聞而大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旣無南顧之憂，乃得專意於北方。

朝廷嘉李寶臣救磁州功，遣中使宦官馬承倩齎詔勞之。使者將還，寶臣送以百縑。承倩嫌其禮薄，詬罵擲出道中。成德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敢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於是寶臣遂有玩寇之志。（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一李寶臣傳）

承嗣知寶臣欲得其故里范陽，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侶入幽燕。」密使人埋寶臣境內。然後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掘獻於寶臣。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以事合符讖

之兆，遂與承嗣同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使畫者畫以與之。寶臣懸像射堂，令諸將識之，夜選精騎三千，馳三百里往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朱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變衣他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知守者劉怦有備，不敢進。田承嗣聞成德已與幽州交兵，即引軍南還，臨行謂寶臣使者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慚怒而退。（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一李寶臣傳）

朝廷知李寶臣與朱滔有隙；李正己又為田承嗣乞命許其自新；田承嗣再上表請入朝。代宗知無法進討，十一年二月，乃下詔赦田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

二、李靈曜之叛與再討田承嗣

田承嗣甫蒙赦罪，復官爵，未幾，乘李靈曜之叛，復整兵據守魏、博、相、衞、洺、貝、澶（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七州，上表稱病，不肯入朝，朝廷亦莫可如何。

大曆十一年（西元七七六）五月，汴宋節度留後田承玉卒，其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而抗拒朝命。朝廷以永平（治在滑州）節度使李勉兼汴、宋、曹、兗、鄆、徐、泗、濮八州留後，田承嗣，乃出兵滑州，擊敗李勉，迫其承認靈曜為汴宋八州節度留後。同時田承嗣復上表朝廷，為李靈曜請命。朝廷不得已，聽之，詔以李靈曜為汴宋節度留後。

李靈曜既為節度留後，益驕慢，八月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效法河北諸鎮，不理朝命。於是朝廷又命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出兵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亦皆請

命進兵。

汴宋兵馬使兼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謀主也。宋州（今河南商邱）牙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爲陳順逆禍福。僧惠意動，遂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等聯名上表，使僧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李靈曜。朝廷見其外有大兵圍攻，內有內應，乃以僧惠爲宋州刺史，高憑爲曹州（今山東省曹縣西北）刺史，石隱金爲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刺史。即此一擧，靈曜之汴宋八州已先失去其三。

是年九月，李忠臣與河陽三城使馬燧正引軍會攻鄭州（河南省今縣）。李靈曜自汴州引軍西行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河南省今縣）。忠臣軍士，潰去者十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奔東都（洛陽）。李忠臣欲遶道退回淮西，馬燧力阻之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因堅壁不動。李忠臣，亦收其散卒，數日稍集，軍勢復振。數日間，淄青軍李正己攻克鄆（今山東省東平）、濮（今河北省濮陽）二城，李僧惠又擊敗李靈曜兵於雍邱（今河南省杞縣）。十月，馬燧與忠臣乃引兵自滎澤東向，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齊頭並進，數敗靈曜兵，及抵汴州境與永平軍陳少游前軍合力，大戰靈曜於汴城之西。靈曜大敗，退入城中固守，遂圍汴州。（馬燧傳）

時田承嗣遣其侄田悅率軍來救，與永平、淄青兩軍戰於匡城（在今河南省長垣縣），敗之，乘勝進至汴州城北郊。李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悅營中大駭，李忠臣因以大軍攻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籍，不可勝數。

李靈曜聞魏博軍慘敗，自知不能守，乃於是夜開城遁走，欲北投田承嗣，行至韋城（今河南省滑縣東），爲永平軍裨將杜如江所擒，械送京師，斬之。馬燧知忠臣暴戾，欲以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在今開封西）

。李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中擊殺僧惠，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

十二年三月，代宗以田承嗣竟不入朝，反出兵助李靈曜爲逆，乃詔加李正己、李寶臣、李忠臣皆爲同平章事，使之進討田承嗣。

田承嗣自知朝廷必將乘勢討己，乃分遣游客游說李正己、李寶臣、李忠臣等，勸其各移節度使治所，以擴展使區地盤，然後再事戰爭，不然血汗攻得之州縣，將爲朝廷盡數收去，悔將無及。於是，三人爲之心動，停兵不進，自作打算。

李正己舊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李靈曜之亂，諸道進討，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因又有曹、濮、徐、兗、鄆五州。遂聽信田承嗣說法，以其子李納守青州舊轄十州，身自移節鄆州城統新得五州，峻刑嚴法，輕均賦稅，擁兵十萬，雄據海岱。絕無進討意。

李寶臣舊有恆、趙、定、深、易五州，新得冀、瀛、滄三州，共有七州之地。以與幽州朱滔結下深怨，頗以兩面作戰爲憂，故玩賊自保，不肯進討。

李忠臣本爲平盧將董秦，在淮西僅領有蔡（今河南省汝南縣）、光（今河南省潢川縣）、申（今河南省信陽縣南）、潁（今安徽省阜陽縣）四州之地，今得汴、宋、陳、亳四州，乃移鎮治汴州，觀望諸軍，不肯單獨進討。

田承嗣既以計阻各鎮軍之進討，乃再上表朝廷謝罪，同時，更遣人北說幽州節度使朱滔，南說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相與根據蟠結。由是朝廷不得已，乃再赦免田承嗣，復其官爵，並令其不必入朝。朝廷之如此舉措，蓋亦爲勢所逼使然也。

第六節　亂後之政局（參看附圖九—三二四）

一、地方上一般狀況

僕固懷恩叛變，開代宗時藩鎭之亂先河；然其亦非必爲叛亂也，實激成之於環境。平定之後，又有同華節度使周智光之叛，與西川節度使崔旰之亂，於是始引出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與汴宋節度使留後李靈曜之亂。代宗委曲求全，始得討平及安撫。但各節度使表面上奉事朝廷，實地上多已養成驕縱不法。尤其是河北、河南、山南、淮西各道節度使，多不行朝廷法令，割據地盤，互相勾結或征伐，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代宗大曆十二年（西元七七七）再討田承嗣失敗以後，田承嗣失去滄、瀛、冀三州於成德軍李寶臣，又失德州於淄青軍李正己，而取得相衞節度使薛嵩所有之相、衞、貝、洺、瀼五州，仍有七州之地。至大曆十四年（西元七七九）田承嗣死，朝廷不敢動其人事官位，祇以其侄田悅爲魏博節度留後，令承嗣諸子助之而已。

幽州節度使朱滔在討田承嗣圍攻滄州中，爲成德軍李寶臣所襲，敗逃回鎭，僅剩有幽、薊、媯、檀、莫五州之地。惟其兄朱泚因入朝爲官，得爲隴右節度使。兄弟遙相呼應，兵勢復振，故朱滔時欲向李寶臣企圖復仇中。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卽安史降將張忠志，於討田承嗣戰中向朝廷請求復姓張，又不自安，更請姓李。爲防朱滔復仇，乃特別加重易州（今河北省易縣）之守禦。

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雖仍掛有平盧之名，卻久已不再瞻顧平盧之地，在討田承嗣戰役中，又得五州，計有十五州之地，擁兵十萬，鄰藩所畏，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新爲魏博節度留後之田悅，乃極力與之拉攏。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本爲貪殘好色之人，自徙治汴州城後，凡其部屬將吏之妻女美而中姿者，多逼淫之。又嫌所統地面已大，政軍繁多，乃悉以軍政委其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杖勢暴橫，軍州苦之。李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乃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乃於是年三月因衆心怨怒，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李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朝廷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而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留後，使統蔡、申、光、宋、亳、陳、潁七州，而讓汴州與永平節度使李勉。

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治在襄州（今湖北襄陽），統有襄、郢（湖北鍾祥）、復（今湖北沔陽）、鄧（河南今縣）、隨（湖北今縣）、唐（今河南唐河縣）六州之地。自感孤弱無依，難成大事，乃對朝廷特別恭順；同時又設法與李正己、李寶臣、田承嗣相勾結，以謀割據。

昭義軍舊領有相、衞、邢、洺、貝、磁六州，祇一磁州歸於永平軍李勉，其餘各州悉爲田承嗣所呑併。

此外，全國各地尙有四十四鎭節度使，其重要者爲：

朔方節度使、治靈州（今寧夏省靈武縣），領有夏、銀、鹽、綏、豐、勝等州。後祇領靈、夏二州。

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今綏遠省歸綏縣），領綏、銀、麟、勝諸州。

鳳翔節度使、治鳳翔，領岐、隴、金、商、秦五州。

邠寧節度使、治邠州（今陝西邠縣），領邠、寧、慶、衍諸州。

同華節度使、治華州（今陝西華縣），領同、華二州。

鄜坊節度使、治鄜州（今陝西鄜縣），領鄜、坊、丹、延諸州。

隴右節度使、治鄯州（今青海省樂都縣），其地沒於吐蕃，由鳳翔節度使兼領。
河西節度使、治涼州（今甘肅省武威縣），領涼、甘、肅、伊、西、瓜、沙諸州。
河陽節度使、治孟州（今河南省孟縣），領懷、孟二州。
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及石、嵐、汾、代、忻、沁、朔、蔚、雲九州。
河中節度使、治蒲州（今山西省永濟縣）領蒲、晉、絳、慈、隰五州。
澤潞節度使、治潞州（今山西長治），領澤、潞二州。
永平節度使、治滑州（今河南滑縣），領滑、鄭、濮、汴、磁五州。
陝虢節度使、治陝州（今河南陝縣），領陝、虢二州。
山南西道節度使、治梁州（今陝西南鄭），領漢中十三州地。
荆南節度使，治荆州（今湖北江陵），領荆等十州。
淮南節度使、治揚州（今江蘇江都），領揚、壽等八州。
江南東道節度使、治潤州（今江蘇鎮江），領、潤、杭等六州。
江西節度使、治洪州（今江西南昌），領洪、撫等七州。
宣歙節度使、治宣州（今安徽宣城），領宣、歙、池三州。
劍南節度使、治成都，領蜀中、劍南諸州。
嶺南節度使、治廣州，領廣、韶、循等三十餘州。

以上諸節度使，多數聽從朝命，惟國家綱紀已壞，其不聽命者，朝廷亦無可如何。朝廷每完一城，增一兵，河朔藩鎮輒肆怨言以相猜貳，因爲之罷役。而各節鎮則築壘繕兵，迄無虛日，朝廷竟不敢過問。由是言之，名爲藩臣，無異敵國矣。

二、朝廷之政局

肅宗倚任李輔國、程元振，誤國最甚。代宗去輔國，誅元振，宦官之禍方除，而宰相元載、王縉之專權貪汚又多與代宗相終始。及大曆十二年（西元七七七）代宗獨與國舅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決策，收元載賜死，然已晚矣。元載既誅，以楊綰、常衮爲相。綰性淸簡儉素，朝廷上下多有因而自動節約者，惜僅三月而死，未能多所措施。常衮性剛急，政尚苛細，非宰相才，求宰相於此時，惟李泌爲上選，肅宗代宗均與有夙契，而肅宗格於李輔國，代宗格於元載皆未能用之。及代宗賜元載死，復召李泌宜卽相之矣，乃復爲常衮所排，出爲澧州刺史以試之，代宗眞庸主哉。

代宗曾貶殺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矣，但其寵信宦官固如舊也。僕固懷恩之叛，宦官駱奉先實逼成之；周智光已爲叛，宦官張志斌又故激之；李寶臣討田承嗣有功，宦官馬承倩逼之懷貳，玩賊以自資。是藩鎭之亂，皆由宦官所促成，而朝廷之政亂，優寵宦官亦實爲其大病之由。大曆四年（西元七六九）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宰相元載恐其相結，密使人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是唐時朝廷與地方之亂，多

由是類猜疑所導致也。君臣上下，文武將相，多生疑忌，欲國不亂，其可得乎！（見新唐書卷一三七郭子儀傳）

元載爲相時，常設法薄百官之俸，致使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每出使地方，即賄賂公行，贈百緡於中使，猶以常例視之，故馬承倩面辱李寶臣，擲之牆外道中。此一大偏差爲弊甚矣。楊綰爲相奏請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知其本矣。又自軍興以來，州縣官俸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多至千緡，或少至數十緡。楊綰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俸祿。掊多益寡，上下有敍、俸給制度粗立矣。（下見新唐書楊炎傳）

唐初制，天下金帛稅賦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度支鹽鐵使主之。後因京師多豪將，取求無節制，大臣主財政者無以應付，乃奏請將稅收金帛盡貯於於大盈內庫，由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便利，故允如所請。由是，天下公賦成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者二十餘年矣。於是，宦官領其事者數百人，蠶食其中，尅扣發放，百官敢怒而不敢言，致使制祿不足以代耕，非有外賕，即得棄職謀生，而主財之宦官卻蟠結根據，牢不可動。代宗使楊炎主度支，楊炎頓首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代宗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之大盈即可。」以是之故，德宗時代，國家財政始入於正軌，行政亦爲之一新。

時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使、關內度支、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河陽道觀察等使，而其性寬大，政令頗不肅。其副使張曇剛率，常出言無狀。孔目吳曜以張曇扇動軍心構陷之。掌書記高郢力保無他。子儀不查，貶郢而斬曇。其他僚佐知其事者，多以病求去

9—3008

。子儀始知爲吳曜所誤。乃逐吳曜而薦高郢於朝。

代宗以子儀政令不行，權任太重，欲分其權，遂召子儀入朝，又以其功名大而難之，久不能決。翌年（西元七七九）五月代宗崩（在位凡十七年）太子适卽位，是爲德宗。德宗勵精圖治，朝政始爲之一新也。

第七節　申　論

一、唐朝廷爲政得失

代宗爲宦官所立，卽位後首與宦官程元振合計，以除宦官李輔國。李輔國死，程元振專橫用事，以過去所求不遂而使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冤死。有多少鎭將爲叛之念，由此而生，名臣賢將之如李光弼者，猶幾幾乎？僕固懷恩之亂，常自悔失措欲束身歸朝，終以來瑱爲鑑，爲叛到底。更觀夫代宗之驕寵宦官，尙屬其父皇沿襲遺制，大權旁落一時難以收回，故雖有顏眞卿老成正直之大臣在旁，亦孤掌難鳴，欲振無力，猶可說也。但在吐蕃深入京畿，邊將告急，程元振竟匿情不報；敵臨城下，倉惶駕幸陝城，中外交章彈劾，大有不辦程元振不願再爲唐臣之勢。代宗已貶逐元振，又起用宦官魚朝恩。是代宗自甘於親近小人而疏遠君子，不及齊王倓遠矣。

肅代兩朝，軍政大權操之宦官，財庫管鑰亦操之宦官。而元載參與殺李輔國，逐程元振，以除魚朝恩，誅三國賊，爲天下除害易如反掌，亦唐之強力宰相也。以彼之才，用之於正，必有可觀。惜其專以貨利結內侍董秀，揣探上意，放志侈殘，忌害忠良，貪賊無饜，代宗一再戒之，門客詞賦諷之。元載雖常感動泣下，而嚮然不悛，至死方悟。愚矣！然代宗不善用人，不能明察大臣，使有戒懼，致令大權旁落，甘爲傀儡；猶妄思復興得乎？

僕固懷恩以胡將而功高如彼，驕蹇自所難免。當其未露逆迹時，辛雲京已舉其有貳心於前，朝廷允宜早思善處之道。及雲京無禮於彼，又使駱奉先加搆其釁，嫌隙已重，始以一紙詔書徵其入朝，是逼其反矣。且代宗若從顏眞卿、李抱眞之議，早用郭子儀往鎭撫之，似亦不致大決裂也。及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勳臣顚越，深用爲愧」，代宗尙亦深悟其撫慰培恩有失眞誠周至者乎？幸能輦懷恩母至長安，優禮有加，尙可稍安其他功臣鹵心於萬一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三唐紀三十九）

大亂繼起，民生益困，竟行十畝收其一之稅，致使民多逃亡，久乃罷之。又常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薄，自大內至資聖西明寺，高座講經，而不問邊情。朝廷不顧民生，不顧國防者如此。寇至奉天，郭子儀使人奏知備禦，始罷百高座講，準備六軍逃難，若非天雨旬日，若非僕固懷恩死於道途，唐之不亡幾希矣。郭子儀之單騎見回紇，圖僥倖於萬一耳。因而締城下之盟，使長安免爲回紇鐵騎所蹂躪，雖云空府庫不足償回紇之慾，以致艱困備至，然亦云幸矣。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立「四聖祠堂」，乃逆亂大罪，當下詔聲討，以正其罪。否則，亦應遣使正言詰責，然逼於朝廷無力，時勢已非，代宗乃不得已諷以毀祠，更加宰相官號，降公主爲其子婦，如此優容恩典，適所以獎勵藩鎭之反叛也。

二、各藩鎭跋扈之歸宿

肅代之世，前期宦官亂政，後期宰相誤國。因此法度破壞，紀綱不立。更因此姑惜悍將，養成藩鎭割據之禍。即如周智光本以騎射起行間爲裨將，與魚朝恩相結、得鎭同華，戰黨項有功。然恃朝恩之勢，擅殺不法，朝廷容忍

，不知暴其罪惡，反令受害者避之，宜其視國家蔑如也。及郭子儀以大軍聲討其罪，是非既明，逆順立判，勝負顯然，智光部屬之不甘膺叛逆之名者，遂皆起而聲誅智光爭附國軍。故堂堂正正之軍，以順討逆，雖附逆頗久之人，但有一線之路，亦皆願乘機自拔。國法與正義，自有其感召精神與不可抗之力量，惟視運用者之得其當否耳。智光爲亂，聲勢甚重，終至前徒倒戈，兵不血刃而已敗者，職是之故。

田承嗣雖是安、史餘孽，其政治頭腦，卻頗不簡單。彼乘朝廷厭戰亂之餘情，藉朝廷鑑於對史思明操之過急之悔恨，找出適當機會，向適當對象而行投降。其預計已定，乃用計支走史朝義，虛心下氣，以事僕固懷恩，贏得各方同情，而獲得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是玩僕固懷恩等於掌上也。時大難略平，君臣皆幸於苟安。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而建白於朝，屢遷承嗣等官爲節度使，皆承嗣之計也。及其勢力已成，即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然後連絡其他節度使，擁兵互爲連保，又求兼宰相。渠知朝廷以寇亂甫平，必多所含宥，因將處處得心應手，不惟求兼宰相成功，位可與郭子儀、李光弼等，且又求帝女爲子婦，則寵幸越各功臣之上。惟承嗣沉猜陰賊，不習禮義，得寸進尺，日益凶詭不遜。既併薛嵩之地，又抗命於朝廷，蓋其既知朝廷無能，各節度使亦必不爲朝廷出力，乃敢於爲所欲爲也。及朝廷詔命河東等八節度使，犄角進討，承嗣有衆叛親離之危時，朝廷又輕信其降而緩其攻，可謂愚矣。由是承嗣利用機會，以穩定其行將崩潰之形勢。及其將盧子期敗歿，又用私降李正己一計，使正己撤兵。由於正己退兵，諸軍亦各懷退去。旋承嗣因成德軍對朝廷不滿之際，更施用挑撥離間之計，使李寶臣與朱滔相攻。於是討田承嗣之軍，陣營大亂，承嗣之計因以得售。是故承嗣之謀，亦可謂狡矣。按唐討田承嗣之戰所以遭此種挫敗者，蓋又犯九節度使圍鄴之病，不置元帥，指揮無主，最易爲賊各別擊破；同時又有爭

功、嫉能、疑猜互仇之弊。再者用舊降將攻舊降將，具有急功之心而戰，又各懷有好利之心而觀望不前，是以叛者未滅，新叛又起。如此討叛，焉能有功？

李靈曜之爲汴宋節度留後，是田承嗣與唐政治作戰上之另一手法。朝廷既下詔討李靈曜，於勢亦必並討田承嗣，故田承嗣出兵救援李靈曜，以固自己外藩。不料朝廷能爭取靈曜屬下對國家尚有向心力之人，由李僧惠聽信劉昌遣人之游說，與各牙將聯名具表朝廷，表示忠順。由於靈曜此一內部分崩，是朝廷討伐成功之第一條件。李忠臣於鄭州戰敗之後，業已氣餒，馬燧鼓勵之始得轉敗爲勝。圍攻汴州，能用李重倩將輕騎夜衝援軍大營。乘勢以大軍攻援軍破之，是「圍點打援」戰法。援兵敗退，所圍之城必即可下。故援軍必先以勢勝，方能解圍；不然必先扎住堅營，以待內外夾擊。求勢勝者當扎營遠，田悅援汴不知此而敗。靈曜遂陷於必然成擒下場。靈曜被誅滅，田承嗣再被討伐，當是朝廷重振王綱之轉機。而承嗣又使用國家土地以分給各進討者，於是，田承嗣又樹立起自己藩籬，李正己、李寶臣、李忠臣遂皆爲承嗣所利用，使朝廷討不勝討。因而朝廷再下赦免之詔，再復其官爵，且准其不必入朝，是實等於朝廷向田承嗣投降矣。

9—3012

第十二章　德宗討藩鎭之戰（附圖九－三二五、三二六、三二七、三二八、三二九、三三〇、三三一）

一、討魏博等之戰：建中二年六月、德宗命諸道兵討魏博、淄青、成德、及梁崇義。八月平定崇義，其餘連年征討無功。幽州淮西又叛。淮西李希烈稱楚帝。

二、討朱泚等之戰：建中四年十月，亂軍入據長安，擁朱泚爲主，泚稱秦帝，又稱漢帝。翌年四月，克復長安，朱泚伏誅。李懷光繼叛，旋平定之。

三、討淮西之戰：建中四年正月，討淮西，至元貞二年（西元七八六），李希烈爲其下所殺，淮西暫平而復叛。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德宗內政

大曆十四年（西元七七九）五月，代宗崩，太子适即位，是爲德宗。此時唐朝正當內憂外患，局勢混亂，德宗既懲代宗之弊，乃勵精圖治，以謀興復。於是整人事，崇節儉、杜賄賂、理財政，一連串之措施、隨之而舉。如其即位之次月，即將宮庭中所豢養之馴象及豹貀、鬬鷄、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及服玩數千事。

整理人事：是年五月，德宗遵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代宗欲分子儀權，其事已見前章）。時同平章事常袞

獨攝朝政而性剛急，爲政苛細，不合衆心。中書舍人崔祐甫，嘗面折之，聲色凌厲，袞不能堪，乃奏貶祐甫爲潮州刺史。德宗以爲貶之太重，改貶爲河南少尹。自肅宗以來，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値）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値）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祐甫既貶，二人連表言其非罪。德宗問之，二人謂不知奏貶祐甫之事。德宗因怒常袞欺罔，貶袞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庶政皆由決之。

代宗時，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二相前後相矯，終不得其平。德宗爲勵精圖治，欲不次用人，求相於祐甫，祐甫薦道州司馬楊炎，德宗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擢用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於大曆十二年，以黨於元載被貶）。又德宗在東宮時，國子博士張涉爲侍讀，即位之夕，即召涉入禁中，以爲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事無大小皆咨之。涉與懷州刺史喬琳善，涉稱其才可大用，即擢琳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其實琳性粗率，喜詼諧，無他長也。其後雖喬琳、張涉相繼被斥，然崔祐甫未幾卒，楊炎當政，繼之以盧杞，於是德宗之政日非矣。

崇節儉杜賄賂：天寶以來，貴戚第舍極崇奢麗。安史亂後，法度益弛，大臣將帥競治第宅，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元載、馬璘（涇原節度使）劉忠翼（宦官特進）之第舍尤甚，德宗令毀之。又下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動經十載，常有數百人，並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稟給，其費甚廣。德宗悉疏理之，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敍者任之

，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此不僅節制浪費，且又促進政績矣。

代宗之世，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亦常貯錢於閤中，宦官每奉帝命，來賜一物，宣一旨，無虛還者。至於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革除之。

代宗以朝廷窮困，亦受藩鎮貢獻，因益失制御藩鎮之權。德宗已謀革新內政，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遣使慰勞其將士，即因而賜之，正己爲之慚服。其將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見舊唐書卷一二四李正己傳）

整理財政：任用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尋又改用楊炎之兩稅法。唐朝自安史之亂，數年之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由是府庫耗竭。是時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費不貲，皆依辦於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値）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因此百物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故晏理財時期，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又善於用人，常以爲辦集（財政）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檢簿書，出納錢穀，則必委之士類，各盡其用。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紿。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晏亦應之，使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即先申報，主動濟民之急，不待州縣申請，即奏行之，

9 —3016

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賦稅大增。晏爲充軍國之用，則專用榷鹽法，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產之鹽，轉鬻於商人。又劃分區域以分銷食鹽，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儲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晏又爲整理交通運輸，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江、汴、河、渭水力不同，於揚子設造船場，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分段置倉，轉相受給。由是運量大增，而無沈覆之耗。

建中元年（西元七八〇），又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宗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自，故新相仍，不知紀極。兩稅之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之分，以現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二稅之外，輒率一稅者，以枉法論。皆總統於度支。

德宗勵精圖治，尙有其他諸端並擧，如納諫諍，理寃獄，斥鬼神等等，故史稱其初政淸明，有可紀者。但自任用楊炎、盧杞爲相，遂致大亂，則其致敗之由，皆在用人一端也。

二、藩鎭槪況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原爲安史舊將董秦，其爲人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橫暴，軍州苦之。

都虞侯李希烈乃李忠臣族侄，爲衆所服，因衆心怨怒，於代宗大曆十四年（西元七七九）三月，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逐忠臣、而自爲留後。忠臣單騎奔京師，朝廷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長安。時朝廷以代宗病且死，不能聲討，五月卽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

是年五月代宗崩，依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尊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蓋代宗時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鎭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河陽道觀察等使，身兼十一要職，而性寬大，政令不肅。代宗以其權任旣重，功名復大，欲分其權而難之，久不能決。至是，德宗乃遵遺詔，悉罷其所領副元帥及諸使。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爲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今綏遠臨河縣境）、定遠、天德、鹽、夏、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鎭今綏遠和林格爾）渾瑊爲單于大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東受降城在今包頭西，中受降城在五原南）、振武、鎭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以分領子儀之任。又以朱泚爲鳳翔尹，白志貞爲神策都知兵馬使，李抱眞爲潞澤節度使，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此爲對內部藩鎭調整之狀況也。

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棣九州，討田承嗣戰中取得德州，共有十州。及討李靈曜之亂，各節度使所得之地皆據爲己有。李正己取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今山東省益都縣）移治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使其子李納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據有魏、博、相、衞、洺、貝、澶七州。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據有恆、易、趙、定、深、冀、

9—3018

滄七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據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彼等見李靈曜敗後，對田承嗣之聲討，不了了之，知朝廷已無能爲，遂日事驕橫，表面上奉事中樞，而對其區內一切法令、官爵、甲兵、租稅等，皆自專之。並在使區境內築壘繕兵，名爲藩臣，實同敵國。又彼此勾結，以抵制朝廷。德宗初卽位，田承嗣死，其侄田悅求爲節度留後，朝廷不能制，乃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移治汴州（今河南省開封），使增領汴、潁二州，以爲防禦。另以河陽三城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兼太原尹以防北路。（下面田悅言見新唐書卷二百十田悅傳）

田悅既爲魏博節度使，事朝廷頗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知悅有軍七萬人，乃下符，令其罷四萬人，使還農。田悅佯奉命惟謹，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感德田悅而怨恨朝廷。

三、西和吐蕃北和回紇

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制。大曆十四年九月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十月，吐蕃南詔合兵十萬分三道乘機入寇，一出茂州（今四川茂縣），一出扶文（今平武文縣間），一出黎雅（今漢源雅安）。並宣言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西川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刺史棄城走。德宗正勵精圖治之時，遭此外患，憂之，因促崔寧歸鎭以拒寇。同平章事楊炎獻言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尙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德宗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

必不敢動，然後更受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德宗從之，乃發禁兵四千，使右神策都將李晟將之，發邠寧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又使東川、山南合兵救蜀。（唐書崔寧傳）十月，東川兵自江油（四川今縣）趨白壩（今昭化西北），與山南兵合，擊吐蕃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今巴中縣西北百二十里），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今理縣東南、茂縣）。李晟追擊於大度河（今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兵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入寇者。南詔國王異牟尋懼，築苴咩城（今雲南大理縣），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日東王。

先是，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請和，而寇盜不息。代宗乃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至是德宗欲採和蕃之策，俾專力以對內。乃於大曆十四年八月，以隨州司馬韋倫爲太常少卿，使於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及已大破吐蕃南詔於西川，而和蕃之策仍未變。故翌年四月，韋倫入吐蕃之境，吐蕃贊普聞唐和使者至，又釋歸其俘，知中國有興復氣象，因大悅除道以迎使者，兩國遂言歸於好。

初，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差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其有功於唐（肅宗代宗借回紇兵事，已見前），唐朝廷賜遺甚厚，登里可汗遂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國相頓莫賀諫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侵，舉兵擊殺登里而自立。因於建中元年（西元七八〇）遣使入朝請册命，德宗乃詔京兆少尹源休，册封其爲武義成功可汗。建中三年，又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代宗時所欠回紇之馬價，於是與回紇修好焉。

四、平劉文喜之叛

建中元年楊炎譖言，貶度支使劉宴，為外州刺史後。乃以元載遺策，欲築原州城（今甘肅省固原）。遣人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邊備尙虛，未宜興事以召寇。楊炎以為阻己，乃徵秀實為司農卿，調李懷光為邠寧節度使兼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並以四鎭北庭節度留後劉文喜為別駕。卽命李懷光居前督作原州城，又命鳳翔尹朱泚，朔方節度使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今甘肅省涇川縣）準備城具。涇之將士抱怨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屛十餘年矣。始居邠州（今陝西省邠縣），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卽誅溫儒雅等五將。軍令旣過嚴峻，且又追求私恨。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受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遂據涇州不受詔。上疏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朝廷卽以朱泚兼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以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朝廷不予，因於建中元年（西元七八〇）四月初一日據涇州以叛。朝廷命朱泚、李懷光討之。文喜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見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唐紀四十二）

是年五月，朱泚、李懷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朝廷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前往助之。時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多上書，請赦劉文喜以蘇疲人者。德宗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德宗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德宗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仍照數賜至城下，令鈎取應用。於是，衆知德宗意不可移。（見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唐紀四十二）

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爲劉文喜發兵，城中勢窮。五月，劉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出城，以此涇州雖下，而原州則仍不能再築城也。

自德宗卽位，李正己、李寶臣等皆自不安。聞涇州叛亂，乃遣參佐以入奏事爲名，以探聽朝廷處置。會涇州捷奏至，德宗使河北河南各節度使使者，傳觀劉文喜首級而遣之歸。各節度使自此知所戒懼。楊炎因不得築原州城，乃怨恨劉宴，有潛在勢力。因奏忠州（四川今縣時屬山南東道）刺史劉宴與朱泚書求營救，詞多怨望，又召補州兵，欲拒朝命。楊炎更從各方以證成之。遂詔命賜劉宴死，由是天下人皆知其寃，怨恨朝廷不明是非之念紛紛而起。李正己、田悅、梁崇義、李寶臣等互派使者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宴比乎？」時楊炎城汴州（今河南省開封），李正己忿懼，乃發兵萬人屯曹州（山東今縣西北），田悅亦完聚爲備。更各上表請問劉宴何罪？朝廷知河北各節度使不服，行將爲亂。乃分永平節度使李勉所屬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之宋、亳、潁三州爲一節度區，以劉洽爲節度使；劃四州屬淮南；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爲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更使永平李勉都統劉洽、路嗣恭以備東方。（見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唐紀四十二）

第二節　作戰起因及作戰方略

作戰起因：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衰老，欲以其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但恐其年少闇弱，不足以制服強梁之諸將，乃乘其未病倒之時，盡誅諸將之難制者，於是深州刺史張獻誠等十餘人同日死。寶臣又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使其弟孝節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

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不肯多言，故寶臣特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眞。士眞復厚結其左右。故張孝忠、王武俊獨得全。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正月，李寶臣死，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不報，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節度使。朝廷不許，而遣給事中班宏來問李寶臣疾，欲面諭之。惟岳厚賂班宏，宏不受而歸去。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以求朝廷旌節。（語見新唐書張孝忠傳）

初李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田承嗣死時，李寶臣、李正己皆爲田悅請。至此，田悅亦屢爲李惟岳請襲。

德宗欲革前弊，堅不許所請。朝臣諫曰：「李惟岳已據其父之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德宗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遣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見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唐紀四十二）

田悅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朝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田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恆、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田悅不聽，庭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不久，竟以憂死。

成德判官邵眞，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哀絰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因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以爲然，乃使邵眞草奏摺，其長史畢華持草奏言於惟岳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必不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有膽略，頗讀書，聞惟岳日與胡

震、王它奴計議，多散金帛以結將士。乃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害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讎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擧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乞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田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衞，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誠，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疏於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不聽，從政仰藥而死。（以上皆見舊唐書卷一八七邵眞傳，新唐書卷一四八田弘正傳及一九八谷從政傳）

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田悅等勾結，但以兵勢寡弱，對朝廷禮數甚恭。有使者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功於大國，上元中爲閹宦所譖，遷延稽命。及代宗卽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欲擴展其地盤，上表請討梁崇義。崇義懼，乃益修武備。法流人郭昔告梁崇義修備將爲變。崇義聞之卽上表請罪。朝廷乃爲之杖責郭昔而遠流之。因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至襄州（今湖北省襄陽）諭旨以安之。舟嘗奉命使劉文喜爲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人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李舟往覆城殺將」。及至襄州，梁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朝廷又遣使宣慰諸道，舟復使襄州。梁崇義以

為朝廷有意，乃拒境不納，上表朝廷，言「軍中疑懼李舟，請易他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朝廷欲示恩信以安之，乃加梁崇義同平章事，賜以鐵劵，妻子悉加封賞。更遣御史張著持手詔往徵其入朝。梁崇義益恐懼，乃陳兵以見張著，對著號泣，而不受詔。（見新唐書卷二二四梁崇義傳）

是年（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五月，田悅、李正己、李惟岳聞梁崇義已拒命不受詔，遂決計連兵拒抗朝命。

作戰方略：德宗銳意興復，亟謀蕩平藩鎮之割據，其方略之大者，為外和鄰國，內平藩鎮。故其即位之初，除謀朝政之改革外，相繼與吐蕃、回紇言和，其事已見前述。至於建中元年，楊炎欲城原州（今甘肅固原縣），以復秦（州在今甘肅秦安縣）原二州，乃謀鞏固隴山山脈之國防線也。此種措施之作用，在謀京師安固，藉以外備吐蕃，俾朝廷得以專力於藩鎮而已。

至於藩鎮抗拒朝廷之方略，仍不外互以利害相結，抗命朝廷，以謀永久割據之利，因常用縱橫捭闔之謀。在戰略方面，則亟謀扼絕朝廷財賦之源，如建中二年六月，李正己扼徐州甬橋渦口（渦水入淮之口），梁崇義則阻兵襄陽，逼使朝廷淮漢之運道俱絕，人心震懼，即其例也。

第三節　作戰經過

一、緒　戰（參看附圖九——三二五、九——三二七）

建中二年五月，李正己遣其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李惟岳。

田悅則以相衞節度使薛嵩死後，其伯父田承嗣竟取得洺（今河北省永年縣）、相（今河南省安陽縣）、衞（今河南省汲縣）、澶（今河北省清豐縣）四州，而邢（今河北省邢臺縣）、磁（河北省今縣）二州及臨洺縣（今永年西二十五里）爲朝廷所有，直如兩眼生在魏博軍腹中，使不得阻太行山以爲西境。悅乃誓其衆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遣其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使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田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貝州（今河北省清河縣）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田悅寵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及攻臨洺，始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尙書(田悅官銜)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留萬兵於崞口（今河南安陽縣西太行山麓），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爲尙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見新唐書卷二一〇田悅傳）

臨洺爲洺州西北之小城，亦名臨洺關，臨洺守將張伾屯兵駐紮，築有堅壁以拒守，故田悅久攻不克。邢州刺史李共，知田悅早晚必來攻城，早有守禦準備，故田悅遣康愔往攻，亦久無功。

李正己先發萬人屯曹州（山東省今縣西北），聞朝廷已發動全國各地兵力，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皆集結大軍。李正己恐懼，乃遣兵扼徐州甬橋（一名苻離橋，亦名永濟橋在今安徽省宿縣北苻離集）、渦口（卽渦河入淮之口在今安徽省懷遠縣東），以斷南北糧運之交通。

梁崇義在襄陽，亦扼斷襄陽以南之水陸糧運交通，以爲李正己之策應。於是，朝廷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隻數千艘，不敢北上；湘楚貢船亦不能入漢江。時朝廷以張萬福爲濠州（今安徽省鳳陽縣）刺史，見貢船屯滿淮上，必爲賊所擄取。知賊所以不敢進擄者，必懼族誅之罪也。與其待賊進擄，莫如推貢船北進，賊或有不敢擄奪可能。乃

立馬岸上，潑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竟不敢動。時爲是年六月也。

田悅攻臨洺至是年七月而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將士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從此臨洺死守不屈。（見新唐書卷一九三張伾傳）

時潞澤昭義節度使李抱眞，以臨洺死守事告急於朝。朝廷卽命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眞，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往救臨洺、邢州。命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爵爲南平郡王，加漢南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以討梁崇義。命永平節度使李勉，督宋亳節度使劉洽，鄭汝節度使路嗣恭，河陽懷州節度使李芃等，東討李正己、田悅。命幽州節度使朱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進討李惟岳、田悅。

朝廷將命李希烈討梁崇義時，同平章事楊炎諫曰：「希烈爲董秦（賜名李忠臣）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爲人狠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德宗不聽，楊炎復爭之，亦不果。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進見李希烈，希烈卽用之爲前鋒。時天久雨，希烈未進軍。秋七月，德宗以問同平章事盧杞，時盧杞以爲郭子儀已死，正欲擠楊炎，而獨擅宰相事權。乃密言於德宗曰：「李希烈遷延不進，以楊炎說其『狠戾無親』故也。陛下何愛楊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德宗以爲然，遂罷炎同平章事。（見新唐書卷一四五楊炎傳，資治通鑑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河東節度使馬燧與潞澤節度使李抱眞等東征軍，奉命往救邢、洺二州之困，以未得出崞口之險，乃先遣使者持書諭田悅，爲好語，求和平。田悅以爲馬燧等畏己之威，必不敢東出，因不設備，馬燧乃得與李抱眞合兵八萬，東

出壺關，軍於邯鄲，先擊破田悅守磁州之支軍。楊朝光在邯鄲知不敵，急乞救於田悅。悅方急攻臨洺以爲旦日可拔，不能親來援助，乃遣李惟岳之兵五千以助朝光。明晨，馬燧等進攻朝光柵，朝光再告急於田悅，悅乃留兵以攻臨洺，親率萬人赴救。馬燧知田悅自將來戰，乃命其大將李自良等設伏於雙岡（今邯鄲縣西北）待之，且令之曰：「田悅將過雙岡，必斬爾等。」自良等據雙岡力戰，田悅軍卻，不得過。馬燧卽於陣中推火車進攻朝光柵，焚柵而進，遂斬朝光，獲首級五千餘級，追至雙岡，更擊退田悅。（見新唐書卷一五五馬燧傳），

五日後，馬燧等進軍至臨洺，悉衆力戰，凡百餘合，田悅大敗，斬首萬餘級。田悅引軍連夜東遁，邢州之圍遂解。

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聞說田悅已敗於臨洺，憂懼而死。其子李納秘之，自領軍務，田悅求救於李納、李惟岳。李納卽遣其大將衞俊將兵萬人往救之；李惟岳亦遣兵三千人赴救；田悅更自收容敗散之卒二萬餘人，軍於洹水（卽安陽河）下游（接近內黃以西附近）以爲防守。以淄青軍屯其東，成德軍屯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城（卽今河南省安陽縣），朝廷詔遣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朝廷不許。

李希烈進軍討梁崇義，德宗對朝臣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德宗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德宗不以爲然。（見新唐書卷一四三李承傳）

八月，梁崇義與李希烈相戰於江陵東，聞河北田悅已大敗，軍心渙散，亦一戰而大敗。崇義逃回襄陽，收襄、鄧兵準備再戰。希烈引軍循漢水而上，與諸道會合，共逼襄陽，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在今湖北省宜城縣西），希烈擊破之。追至疏口（在今襄陽南宜城縣北），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

諭軍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以「前徒倒戈以攻其後」將士知不可抗，開門爭出以降，不可禁止。崇義遂與其妻赴井死之。希烈入襄陽，取崇義首級傳送京師。因據襄陽爲己有，不肯回鎭。於是德宗思及李承言，乃即遣李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並欲以禁兵送其赴任。承以用兵赴任，勢將偪成希烈之叛，不如乘其叛迹未明以前，以理折之，使之自願還鎭，乃請單騎赴鎭。承單騎持詔書秉節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分，承矢死不屈。希烈無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鎭襄陽治之朞年，軍府稍完。希烈前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財物，數有使者往來。李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

幽州節度使朱滔將兵討李惟岳，軍於莫州（今河北省任邱縣北）。時惟岳將張孝忠守在易州（河北今縣）。滔遣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軍、河東軍已破田悅，淮西軍已破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今河北省正定，此指李惟岳）、魏（今河北省大名，此指田悅）之亡，可佇立以待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以爲然，乃遣使奉表詣京師。朱滔亦上表荐之。朝廷遂以張孝忠爲成德節度使。（見新唐書卷一四八張孝忠傳）

徐州刺史李洧，李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今河南省商邱），彭城（今江蘇省銅山縣）令白季庚說李洧曰：「舉州歸國，人首建破李納之功。」洧從其說，遣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今江蘇省銅山）、海（今江蘇東海縣）、沂（今山東省臨沂縣）三州觀察使，以便與刺史王涉、馬萬通，以朝廷詔書共抗李納。崔程至京師，以爲宰相一也，乃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祇加李洧爲御史大夫，充招諭使，不給節詔。因而　州方面不見大功。（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二、朔方兵攻取徐州之戰

淄靑節度使轄下之徐州刺史李洧、海州刺史王涉、沂州刺史馬萬通，相約歸向朝廷，見諸行動。李納知爲李洧從中主使，乃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崇慶，將兵前來攻徐州。李洧卽向朝廷求救，更遣王智與復向朝廷告急。朝廷命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李澄，及朔方大將唐朝臣等各率兵共救徐州。於是在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十一月，有徐州之戰。

時朔方兵五千餘步騎各半，因資裝未至，旗服敝惡，形如乞丐。宣武軍服裝鮮明，常嗤笑朔方兵曰：「乞子亦能破賊乎？」朔方將唐朝臣卽用此語以激怒其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賊營之物悉予之。」士卒振奮，皆宿志立功。（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官軍至徐州，會李納以崇慶、王溫攻彭城（卽銅山縣舊城）二旬不下，又遣石隱金將萬餘人前來助攻。因與劉洽等相拒於城北之七里溝，相戰半日餘，日且暮，劉洽引軍稍卻。朔方兵馬使楊朝晟建議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陣，以待敵人；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前搏之。我出伏絕其腰，必敗之。」唐朝臣依其計而行。崇慶與石隱金追劉洽等而西，見朔方步兵陣於橋西之南，果以爲可取，率騎兵二千越橋來攻。楊朝晟出伏騎側擊之，崇慶等縱隊爲之中斷，唐朝臣率步兵出陣逆襲，賊軍狼狽而退，欲阻橋以爲拒。劉洽等見賊潰退，亦反軍與賊爭橋。楊朝晟見賊騎有涉水而渡者，因指其衆騎曰：「彼可涉，我何爲不涉？」遂揮軍涉水，以攻賊守橋之軍。崇慶等見橋已失，官軍騎兵步兵，皆越河來攻，乃向後卻走。劉洽、曲環、李澄、唐朝臣等悉力連夜追擊，斬賊八千餘級，溺死者過半。楊朝晟率騎兵乘勢奪賊輜重。於是，第二日更換旗服，大誇於宣武軍人之前曰：「乞人之功，孰

與宋多？」宣武軍人人羞赧，相與激勵曰：「必立功以解徐州圍。」於是，整軍直逼徐州城下，大破圍徐州之賊。賊餘衆相率北逃，江淮漕運由是暢通無阻。時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已遣兵至海州，海州刺史王涉迎降。沂州刺史馬萬通亦降於淮南。（上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劉洽等因移軍攻李納於濮州（今山東省濮縣），克其外城。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永平節度使李勉因遣人說之，李納乃遣其判官房說，與其母弟李經及其子李成務入朝叩命以求自新。德宗欲赦之，使其北攻田悅、李惟岳以自效。會中使宦官宋鳳朝自東方還朝，稱「李納勢窮力蹙，滅亡在即，不可赦。」朝廷因囚房說等以待。李納見朝廷不肯赦，乃歸還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遣將襲取沂州、海州，復與田悅、李惟岳合力作戰。

朝廷以李納並未勢窮力蹙，始命徐州刺史李洧為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惜為時已晚，海州、沂州傾向朝廷之力，已為李納清除淨盡。李洧以兵進攻，久戰竟無所得。（見新唐書卷二一三李納傳）

三、馬燧討田悅洹水之戰（參閱附圖九——三二八）

建中三年（西元七八二）正月，河陽節度使李芃，引兵逼衞州（今河南省汲縣），田悅衞州守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李芃失利，乃移軍依於河東節度使馬燧。

馬燧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眞，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在擊破田悅於臨洺之後，即屯軍於漳水之上及鄴城一帶，以準備會戰，並策動賊中起義人士，使之自拔。田悅懼官軍渡漳河而南，乃遣其將王光進，在漳河南岸上築月城，以守長橋。馬燧乃用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於夜間塞河之上游，使河水淺，揮軍涉水而渡，南與田悅夾洹水以列陣相對於黎陽倉口（在今河南省內黃縣楚旺鎮以西，衞河入洹河之處，以古出入黎陽倉於此故名）。李抱眞

與李芃、李晟問之曰：「今糧少而深入者，何也？」馬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今田悅以淄青軍於東，成德軍屯其西，我若分軍擊其左右，田悅必得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君破之。」於是，乃作三浮橋，以逾洹水，日往挑戰，田悅堅壁不出。馬燧命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北岸直趨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令曰：「賊追至，則止爲陣。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賊軍畢渡而來，即焚各橋。」（見新唐書卷一五五馬燧傳）

田悅發覺官軍業已空營東去，乃率領大軍與淄青、成德等步騎四萬，急踰橋向北轉而東逐，以掩官軍之後，火把遍野，鼓譟而行，約十餘里，始追及官軍。

時馬燧等諸軍，離營東北行十餘里，知賊已追踪而來，便卽擇地列陣，先除陣前草莽百步以預備戰場，將預選之勇士五千餘人置在前列以待。俟賊至陣前，喘息未定，陣列未齊，馬燧卽縱兵反攻。田悅軍立脚不牢，乃向後退卻。時神策軍、昭義軍與河陽軍見賊勢洶湧，不敢硬敵，業已小卻。繼見河東軍已擊敗敵人，將奏大捷，亦卽還鬪，又共破賊，追殺十里。賊奔至洹河橋邊，見三橋已焚毀，田悅之軍於是大亂，爭赴水中，溺死者不可勝計。官軍自後追殺，更以騎兵到處截。天明後，賊始辨明方向，剩餘之賊逃奔魏州。此一戰計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二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田悅僅收得餘兵千餘人，東北走魏州。

李抱眞與馬燧不協，因此一戰彼此意見更爲相左，因形成互相牽制之局。馬燧爲求息事寧人，遂留屯黎口；李抱眞乃頓兵在平邑浮圖（在今河南省內黃縣西北廻龍鎭東），皆遷延不進。田悅因得安然北行一日，入夜之後到達魏州城南郭。守魏州大將李長春，幸田悅之敗，閉城門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官軍不至，長春始開城納之。

田悅入魏州後，卽殺李長春，然後嬰城據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繞哭滿街。田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悅娶李正己女與李寶臣女爲妻故云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卽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出城降馬僕射（時馬燧官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之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田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歛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前來，使人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田悅居魏州十餘日，馬燧等始來圍攻，故一時不能得志。（見新唐書卷二一〇田悅傳）

李納在濮陽（今河北省濮陽縣），爲河南諸道軍所逼，奔還濮州（今山東省濮縣），遣使求援於田悅，及田悅洹水大敗，自顧不暇，不能援人。乃遣其將符璘、李瑤率三百騎護送李納使者出魏州城。行前，符璘之父符令奇謂其子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出，當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遂與子齧臂而別。符璘、李瑤出城，降於馬燧。田悅因收符家族，符令奇大罵而死。李瑤之父李再春守在博州（今山東省聊城縣）聞之卽以博州降。田悅從兄田昂亦以洺州（今河北省永年縣）降。守在長橋之王光進亦以長橋降。（見新唐書卷一九三符令奇傳）

四、朱滔討李惟岳恒州之戰（參看附圖第九——三二九）

李惟岳遣兵將與孟祐守束鹿（即今河北省束鹿縣），幽州節度使朱滔，與新任成德節度使張孝忠連兵攻拔之，孟祐逃去。兩軍遂回圍深州（今河北省深縣）。李惟岳在恒州（今河北省正定縣）甚爲憂懼，其掌書記邵眞，復勸其密爲表，遣其弟李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節度使事以待朝命。

李惟岳已遣李惟簡行，孟祐回到恆州，知其謀，乃密遣人告知田悅。田悅聞知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責惟岳曰：「田尚書擧兵，正爲大夫求旌節耳，非爲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眞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田尚書，以自求雪身。田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耶？若相爲斬邵眞，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其判官畢華亦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李惟岳怯弱，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眞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束鹿。（見新唐書卷二一〇李惟岳傳）

李惟岳之兵馬使王武俊有智勇，爲人所構於李惟岳，惟岳心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進圍束鹿，使王武俊前鋒，武俊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不甚力戰，且求小敗。朱滔、張孝忠自深州還救束鹿，與李惟岳戰於束鹿城下，惟岳遭到內外夾擊，大敗，燒營逃走。（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朱滔欲乘勝進攻恆州，張孝忠卻引兵西北，軍于義豐（今河北省深澤縣東）。其將佐皆怪其不即攻恆州，孝忠曰：「恆州宿將尚多，未可易輕。迫之則併力死鬭，緩之則自相圖謀。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滔）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朱滔亦屯軍束鹿不敢進。（見新唐書張孝忠傳）

惟岳將康日知守在趙州（今河北省趙縣），以趙州歸國。李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乃託言於惟岳曰：「

先相公委心腹於王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爲大夫卻敵乎？」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衞常寧與武俊率軍往擊趙州。又使武俊子士眞將兵宿府以自衞。

王武俊既出恆州，謂衞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尙書（孝忠）。」常寧曰：「大夫（李惟岳）闇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指武俊）素爲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尙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爲然。會惟岳使其要將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謝遵同謀取惟岳。謝遵還恆州，密告王士眞，於是約定日期。王武俊與衞常寧自趙州引軍還襲恆州，謝遵與王士眞矯惟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王武俊率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眞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於衆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誅。」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詵、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衞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於是，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之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之復爲州刺史。惟岳所署之定州刺史楊政義亦降於王武俊。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之德州刺史李士眞，棣州刺史李長卿已降於國，而爲朱滔所刦持以去。

時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乃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二州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二州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改隸朱滔，令各還鎭。朱滔固請深州，朝廷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不退。（以上皆見新唐書卷二一〇王武俊傳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王武俊素輕張孝忠、康日知。自以爲手誅李惟岳，依皇帝「以其官爵賜之」之詔，功應在張孝忠、康日知上。而張孝忠爲節度使，己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觀察使，心已不平，又失去趙、定二州，心中更爲不甘。適有詔命，令

以粮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恆冀，故先分其粮馬以弱之。心疑未肯奉詔中，而田悅聞其事，遂想出横生枝節之策。（見新唐書卷二一一王武俊傳）

田悅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朱滔官銜）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使王大夫（武俊）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於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其判官王郅，與許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悒者？今又聞有詔支粮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燧）北首，朱司徒（滔）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悅）而存之，大夫自留粮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共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臣源使於朱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擧兵南向。朱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五、馬燧李懷光討朱滔王武俊魏州愜山之戰

朝廷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到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囚使者送與朱滔。滔言於其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求溫飽如何！」衆皆不應。三問；始有一

人慨然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指朱泚）司徒（指朱滔）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之上聞。朝廷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不能制朱滔，乃賜朱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知朝廷用意，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予王武俊所派之刺史王巨源。（見新唐書卷二一二朱滔傳）

王武俊既得深州，乃以其子士眞爲恆冀深三州節度留後，自己將兵圍攻趙州康日知。

涿州（今河北省涿縣）刺史劉怦，乃朱滔姑之子也，聞朱滔將南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時滔兄朱泚領太尉銜）、司徒里（時滔領司徒），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不能用其言，而嘉其盡忠，卒無疑貳。（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朱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吾云：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卽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敎。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反覆。司徒忽忘鄙言，他日必相念矣。」蔡雄復欲以巧詞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去。朱滔乃使劉怦屯要害之地，以備張孝忠。孝忠亦完城礪兵，獨居強寇之間，莫之能屈。（見新唐書卷一四八張孝忠傳）

朱滔將兵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南行至束鹿，士卒忽大譁，有人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詔，南救叛賊田悅？」朱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告士卒曰：「汝輩勿譁，聽司徒傳令。」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朝廷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卽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

續，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每人絹十匹。運至魏州西境，盡爲馬燧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玆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悖，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爲。宗項曰：「朝使者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遂率數十人拉被囚之中使，擗裂殺之。又有人呼曰：「雖是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鎭。」蔡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位，詰朝復回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鎭耳。」衆始安定。朱滔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倡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擧兵而南，衆莫敢前卻。於是，朱滔進屯寧晉(河北省今縣)，以待王武俊。(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王武俊已出師，其副使孟華自長安歸，諫之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他鎭，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向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爲副使，同列尤疾之，諂於武俊，武俊奪其職。(見新唐書卷一九三孟華傳)

田悅以援兵將至，乃遣其將康愔將萬人，出城西與馬燧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

李抱眞與馬燧，舊以事相恨望，同討田悅，二人怨隙更深，不復相見。因此諸軍逗撓，久無成功。朝廷數遣使和解之，皆無成就。及王武俊逼趙州，李抱眞分麾下二千人往戍邢州，馬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耶！」欲引兵歸。李晟因說之曰：「李尙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李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洺州刺史田昂請入朝，馬燧因奏以洺州隸抱眞。李晟軍先隸抱眞，乃請兼隸馬燧，以示協和。(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卷一五五馬燧傳)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髮中，送致其兄鳳翔節度使朱泚，約與同反。馬燧獲其人得蠟書，送長安，朱泚不知也。朝

廷召朱泚，以蠟書及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德宗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朱泚於長安，賜名園腴田，錦綉金銀甚厚，以安其意。（見新唐書卷二二五朱泚傳）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兵及神策兵步騎一萬五千人，東討田悅至魏州，馬燧以賊勢尚銳，以李懷光新至，且請休兵數日觀釁而動。李懷光見朱滔、王武俊軍到，屯於城北愜山。魏州城歡聲動地，田悅以軍突出城闉往送牛酒。李懷光謂馬燧等曰：「彼營壘既立，將爲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引軍攻朱滔軍於愜山，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不意王武俊於斯時引二千騎，突來橫衝懷光軍，竟將懷光軍分割爲二。朱滔引軍反攻，官軍大敗，被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滿於渠，後至者方得過。（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七唐紀四十三）

馬燧等各收軍保營壘，始得免於俱敗。

是夕，朱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遮斷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平地水深二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詞以說朱滔，求與諸節度使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朱滔親近之稱）處之。朱滔欲許，王武俊不可。朱滔不聽，竟縱馬燧諸軍涉水而西，尋高地拒守。由是王武俊恨朱滔。

六、哥舒曜討李希烈襄城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〇）

田悅德朱滔、王武俊之救，議奉朱滔爲主以臣事之。朱滔不可曰：「愜山之捷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恆冀判官鄭濡等乃共議定：「請與鄆州李納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可賞，使將吏

何所歸依乎！」滔等皆以爲然。於是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爲齊王。是日築壇軍中，告天而受之。朱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皆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惟是朱滔、王武俊感於孤軍深入，與官軍相距累月，度支饋糧專仰給於田悅。而田悅地盤日小，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且暗中與李納、田悅有勾結，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今河南省許昌縣），勸李希烈稱帝。（見新唐書卷二一二朱滔傳）

李希烈時方奉詔東討李納，乃率所部三萬兵，徙鎮許州（今河南省許昌縣）。一方面派人告知永平節度使李勉，云其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一方面遣使詣李納與謀欲共襲汴州（開封）。李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李納爲期得與希烈連兵，曾數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亦不至。及朱滔、田悅等使者勸希烈稱帝，希烈亦不卽稱帝，而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此建中三年（西元七八二）十二月內事也。

汝州（今河南省臨汝）別駕李元平奉詔知州事，預爲防禦。元平薄有才名，疏傲大言，在州募工徒治城。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乃遣其將李克誠，於建中四年（西元七八三）正月，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李元平而陷汝州。元平爲人渺小無鬚，見希烈恐懼，便溺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乃遣其判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東都人士震駭，竄匿山谷。（以上皆見新唐書卷二二二李希烈及卷一五一李元平傳）

朝廷問計，宰相盧杞欲害顏眞卿，乃卽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順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朝廷以爲然，卽命眞卿詣許州宣慰。眞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

。」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永平節度使李勉聞之，上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阻於途，不及。（見新唐書卷二二三盧杞傳，卷一五三顏眞卿傳）

顏眞卿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剸陷之勢，眞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退，館而禮之，懼其高望威名，欲遣之還朝。會李元平在座，眞卿面責之。元平慚而起，以密啓白希烈，請留之。希烈意遂變，不遣眞卿還。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奉表向希烈稱臣。使者拜舞希烈前讀表，希烈以表示顏眞卿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眞卿曰：「此乃四凶，何爲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耶！」又他日使眞卿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駡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賊人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守眞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見新唐書卷一五三顏眞卿傳）

朝廷以顏眞卿陷於賊囚不得歸，乃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各行營兵萬餘人東討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

哥舒曜以兵攻克汝州，擒賊將僞汝州刺史周晃。而東出至郟州（今河南省郟縣），又擊破李希烈前鋒將陳利貞。希烈氣勢因而稍沮。江西節度使曹王李皋，亦從南方攻蘄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即今湖北省黃梅縣），更進拔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蘄州（今湖北省蘄春縣）。哥舒曜遂進攻襄城（即今河南省襄城縣）。於是許州賊衆，

大感威脅，紛紜中各自謀求未來出路。

淮西都虞候周曾，鎭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清等乃密輸款於永平節度使李勉。李希烈遣周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周曾等密謀欲還軍襲李希烈，奉顏眞卿爲節度使，使王玢、姚憺、韋清爲內應。謀事爲李希烈所知，希烈卽遣副將李克誠襲周曾於襄城殺之，幷殺王玢、姚憺。祇韋清等以事泄無人相引，不爲人知得免。清恐終及於禍，乃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乃得逃奔劉洽。

因有周曾之變，李希烈閉壁數日，哥舒曜乘之，遂攻取襄城。賊軍之寇尉氏，及圍鄭州者，聞變均遁回許州。李希烈知許州卽將被圍，乃引兵退守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上表朝廷，將一切罪惡皆歸咎於周曾等人，自己表示願意悔過從順。實則有待朱滔等之來援也。哥舒曜進攻至潁橋（今河南省臨潁南商橋），遇雨不止不便前進，遂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爲曜擊破。

七、李抱眞破朱滔貝州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〇）

馬燧自魏州愜山之戰後，因李懷光敗退去，已力不能再攻魏州，乃退據永濟渠以西高地，以行防禦而監視魏州城。遂使李晟北上以圖范陽；使李抱眞北圖恆州，欲使敵人首尾不相兼顧。

李晟謀取涿（今河北省涿縣）、莫（今河北省任邱縣）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乃與易定滄節度使張孝忠之子張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卽保定），累月不下。朱滔乃留其司武尚書馬寔將步騎萬餘守魏州營，自己將步騎萬五千回救淸苑。李晟等兵敗，晟退保易州，張升雲奔滿城（河北省今縣）。朱滔乃還軍瀛州（今河北省河間縣）。

王武俊以朱滔留屯瀛州而不還魏橋，卽遣其給事中宋端往請之。宋端見朱滔，言頗不遜。朱滔怒，使人告王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爲。」宋端還報，王武俊自辨於馬實。實以狀白朱滔言：「趙王（指武俊）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實使者見朱滔謝之。朱滔乃悅，相待如初。然王武俊以此心益恨朱滔。（朱滔傳）

六月中，李抱眞在臨洺，知王武俊與朱滔不睦事。乃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見武俊曰：「林來奉詔非降也。天子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尙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當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鎭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鎭之罪，僕當首倡從化。諸鎭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賈林還報，與抱眞陰相約結。王武俊因與朱滔有怨，乃外事之甚謹，陰則暗約田悅共絕於朱滔。（見新唐書，卷二一一王武俊傳）

會朝廷下達罪己之詔。王武俊見赦令，卽約田悅、李納、朱滔、李希烈各去王號。田悅、李納願去王號，惟朱滔、李希烈不肯。

朱滔既擊敗李晟，對易州之張孝忠已完成防禦，乃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今河南省開封）。悅不欲行而未忍拒，因召官屬議之。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爲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留後以奪其實權。平生與之

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兄弟且不容，況同盟乎？滔爲人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其心腹詎可量哉。今不若陽許之偕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適王武俊亦遣田秀來說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君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耶？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君愼勿與俱南，但閉門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君再淸河朔，復爲節度使以事天子，不亦善乎？」田悅大喜。而詐報朱滔曰：「如約。」於是，朱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給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朱滔至永濟渠，遣人約田悅等會於館陶，相偕渡河。田悅向使者曰：「悅固願從王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自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王供芻牧之役。」朱滔聞報大怒曰：「田悅向受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救幸而得存。許我貝州（今河北省淸河）我辭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詞不出。」卽日遣馬實攻打魏州及貝州所屬各縣，又縱兵大掠館陶。然後率兵北上攻貝州。朝廷聞之，乃詔赦王武俊、田悅、李納罪，以王武俊爲恆、冀、深、趙四州節度使。此與元元年（西元七八四）正月底事也。（見新唐書卷二一〇田悅傳，卷二一二朱滔傳）

朱滔攻打貝州，貝州刺史邢曹俊嬰城爲守。滔攻之不下，乃引水環之。仍月餘不下。盛傳李抱眞將與王武俊連兵來救貝州時，會田承嗣之子田緒殺田悅，抱眞與武俊聞變不敢進。朱滔聞田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

也」。卽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率兵五千，往助馬實，合萬二千人以急攻魏州。李抱眞王武俊遣使詣田緒，許以赴援如悅時之約。田緒召將佐會議，曾穆等曰：「用兵雖尙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君主背德，魏民何罪？今雖盛強，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今天子方蒙塵在外間，魏博使至必喜，官爵可不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通鑑唐紀）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實攻魏州已四十餘日，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呑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卽恆州今正定），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明公之功大矣。」王武俊悅而從之。於是發兵至貝州西三十里，李抱眞引兵會之。抱眞命其行軍司馬盧玄卿曰：「吾欲示信，卽率數騎入王武俊營，此舉繫天下安危，若不得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畢遂行。王武俊聞李抱眞來，嚴備以待之。既相見，武俊慚愧，相敍國事各悲不自勝。自此同心協力，誓志破賊。（見新唐書卷一三八李抱眞傳，卷二一二王武俊傳）

朱滔聞救軍至，急召馬實軍回貝州。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以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糧，依營而陣。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饑餓，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實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實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時常侍揚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入見。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也。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與雄亦曰：「大王英略蓋世，擧燕薊全身將掃河南，淸關中

，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於明晨出戰。（唐書朱滔傳）

翊旦，王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先伏於桑林，李抱眞列方陣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以自當回紇。回紇縱騎衝之，武俊命其騎皆控馬避之，使其衝過。回紇已突出其隊後，無所得，將控馬回還。武俊乃縱其騎還擊；趙琳又自林中出而橫擊之，追回紇由抱眞陣前橫方向逃走，多爲步兵所射死。朱滔見回紇大敗，亦引騎回走。因而自踐其步陣，於是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還營。抱眞與武俊合兵追擊，滔軍死者萬餘人，逃潰萬餘人，僅餘數千入營堅守。直至日暮昏霧，兩軍不得戰，抱眞始軍於敵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

朱滔自度不能戰勝，乃夜焚營東走，向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貨山積。抱眞與武俊以大霧不敢追，朱滔得逃回幽州。

八、朱泚取長安（參看附圖九——三三二）

朝廷爲討李希烈，乃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兼永平節度使李勉爲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淮西副招討使。以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李臯爲之副。又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八月，李希烈將兵三萬人，圍攻哥舒曜於襄城。朝廷詔命李勉救之。李勉即遣宣武將唐漢臣與朝廷所遣之神策將劉德信，合將一萬三千人往救襄城。並向朝廷奏言：「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下，其許州必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因告示二將直取許州。（見新唐書卷一三一李勉傳）

唐漢臣、劉德信奉李勉之命襲許州，未至許州十餘里，有朝廷所遣之中使追至。先責二將違其救襄城之詔命，

繼令卽速回軍。二將無奈，狼狽而退。因一心想解脫違詔命之罪，無復對敵遠設斥候。因而李希烈將李克誠聞二將之退，乃從間道繞出其軍之前，設伏兵以邀之。一戰，官軍被賊殺傷大半。唐漢臣率餘兵奔大梁（汴州卽今河南省開封）；劉德信奔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賊之遊兵遂剽掠至伊闕山（在洛陽南伊水出此山口）。李勉懼東都有失，特遣將李堅率兵四千來助守。希烈以兵絕其後路，李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而襄城形勢益形危急。

朝廷爲救襄城，乃發涇原等諸道兵。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來冀得厚賜以遺其家中。既至，朝廷一無所賜。離長安東至滻水(今西安東)，始詔命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有人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長安瓊林、大盈二庫，金銀盈溢，不如相與取之。」於是，衆人俱擐甲張旂鼓譟，還趣京城。時節度使姚令言入朝陛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長安東門十里外）遇衆兵，軍士射姚令言，令言抱馬竄突，入亂兵中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爲滅族之計乎？」軍中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朝廷聞之命每人賜帛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爲賊所殺，遂一擁入城。喧嘩鼓譟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不稅汝間架陌錢。」朝廷出金帛二十車，遣普王李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斬關而入皇城。德宗急召禁兵以禦賊，禁兵向名在軍籍身居市廛，竟無一人至者。德宗乃與其妃及太子公主諸王等，自苑北門出，逃奔奉天（今陝西省乾縣）。（新唐書卷二二五朱泚傳）

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貴。」遂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

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泚）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夜半，朱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出榜安民稱：「涇原將士，久居邊陲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卽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朱泚，或勸之迎乘輿，朱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爲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朱泚喜，然猶未決。宿衞諸軍，擧白旛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朱泚以自己兵少，恐爲衆所輕，乃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繹不絕，張弓露刃，用以威衆。源休又勸朱泚嚴禁長安十城門，勿得出朝士。於是朝士欲隨車駕者，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往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乃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逃回歸泚。朱泚於是自以爲衆心所歸，反謀遂定。遂用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卽董秦）爲皇城使。朱泚又以爲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亦必怏怏不快，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以拒。騎士越垣入，刼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殉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朱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朱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衞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乃密與之謀誅朱泚迎乘輿。（見新唐書卷二二五朱泚傳，卷一五三段秀實傳）

德宗在奉天，以朱泚或不至爲逆，欲擇一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其心，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語人

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請行。奉詔至長安詣朱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潊於客省，尋殺之。

朱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文將銳騎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詐爲姚令言符，令「韓文且還，當與大軍俱發。」靈岳竊印未至，秀實即倒用司農卿印，印符上，以善走者出追韓文軍。韓文得符令，即退軍而還。善走者先回以告，段秀實謂同謀者曰：「韓文來吾屬無遺類矣，我與直搏朱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之能爲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韓文至，朱泚、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是日朱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段秀實於密室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朱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朱泚，泚擧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恟恟，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李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吾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朱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喪之。海賓縗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後從朱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不成而死。德宗聞段秀實死，深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新唐書卷一五三段秀實傳）

朱泚滿面包裹，以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爲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爲司空兼侍中，源休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其餘各拜官有差。立弟朱滔爲皇太弟，誅唐宗室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指日可平，大河以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於洛陽。」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見資治通通鑑卷二二八唐紀四十四）

九、朱泚攻奉天之戰

唐德宗在奉天（今陝西省乾縣），各地勤王之師，日有至者。右龍武大將軍李觀將衞兵千餘人，又召募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旂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知涇州事姚況輸送器械甲仗百餘車至，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方振。會大將軍渾瑊出使回至奉天，瑊乃郭子儀舊將有威名，衆見之志始安。德宗遣使告難於討河北諸軍，李懷光遂引軍還討長安，馬燧，李芃各引兵回鎭，李抱眞屯在臨洺，李晟別張孝忠引兵西回。河南汝鄭應援使劉德信聞難，亦自汝州回軍向潼關以攻長安。

朱泚以仇敬忠爲同華節度使，使拓東土，以扞關東之師。以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以李忠臣爲京兆尹，以姚令言爲元帥，以張光晟爲副元帥，然後自將大軍西逼奉天。唐德宗詔命各勤王師拒止朱泚於澧泉（陝西省今縣）。邠寧留後韓遊瓌欲還守奉天城，監軍翟文秀諫曰：「我回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賊不顧而過，則我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兵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衞天子也。且吾士卒饑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韓遊瓌對賊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卒用草車塞門，縱火禁之，衆軍乘勢擊賊，其入城者敗，未入城者退。（見新唐書卷一五六韓遊瓌傳）

是夜朱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散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毁佛寺以爲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泚來攻城，渾瑊與遊瓌等力戰而卻之。（見新唐書卷一五六韓遊瓌傳）

朱泚從東西南三方攻打奉天城，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將軍高重捷出城與賊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斬之

，乘勝逐賊，身先士卒為賊伏兵所擒。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其麾下收身入城，德宗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以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讚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以葬之。賊將李日月驍將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而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通鑑」

是年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各率兵千餘人，會合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共萬餘兵入援至奉天。德宗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北鷄子堆，與奉天城犄角相應，且分賊勢。」宰相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朱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朱泚可破也。」盧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德宗不得已，乃命杜希全等自漠谷進。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賊乘高，以大弩巨石下擊，官軍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接應，又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於是朱泚攻城益急，穿塹環城。朱泚更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又是遣使環城招誘。如此經月，城中資糧俱盡。（語見新唐書卷二二三盧杞傳）

德宗見形勢殆危，乃召集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志不衰。（見資治通鑑二二九唐紀四十五）

李懷光自魏州星夜奔至河中（今山西省永濟縣），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其軍尚欲遷延不進，糧料使崔縱先輦貨財渡河，然後謂懷光之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時李晟軍亦至蒲津，合衆有五萬人。遂進軍至東渭橋（在今西安東北）。（見資治通鑑卷二二九唐紀四十五）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兵在襄陽北，聞難自武關入援，軍至七盤山（今陝西省藍關南），擊破朱泚將仇敬，遂攻取藍田（今陝西省藍田縣）。鎭國軍駱元光在華州召募士卒，得萬餘人，選兵二千西拒賊於昭應（在今陝西省臨潼縣西）。

河東節度使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馬彙，將兵五千入援，進兵至中渭橋（在西安東北東渭橋之西）。於是賊黨所據，惟長安而已。各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長安東門）。李忠臣等出戰皆敗，乃求救於朱泚。

朱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又因急於回救長安，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德宗以問羣臣，渾瑊將侯仲莊對曰：「臣觀其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技，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向，廣城東北隅三十丈，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翊日賊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其第二日北風甚迅，賊推雲梯，上施濕毡，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推薪負土，塡壕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上死傷者不可勝數，而賊已有登城者。德宗與渾瑊對泣，羣臣仰首視天。德宗出所書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使渾瑊募死士禦賊。且曰：「今與卿別！」渾瑊率衆上城禦賊，中流矢，力戰不輟。會賊雲梯輾輪偏陷地下，呈傾斜不能前亦不能卻。火從地道中出，城上人乘風定之頃，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須臾間雲梯及梯上人，皆着火，城上人讙呼震地。賊退走。城中人開城爭出逐賊，賊徒大敗，死者數千得回。（見新唐書卷一五五渾瑊傳）

入夜賊又來攻城，有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之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過賊營，賊以爲民人，卽驅爲塡壕攻城，乘間

張韶至城下高呼，城上引繩縋之上，身中數矢，但得未死。出蠟書，並言朔方人馬五萬人已至涇陽，德宗命昇之以徇城四隅，到處歡聲雷動。第三日李懷光進兵攻醴泉，朱泚聞之大懼，急引軍逃回長安。奉天之圍遂解。

十、李晟光復長安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二）

李懷光性粗疏，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謀議乖方；趙贊賦歛繁重；白志貞刻薄犒賜，三人之奸佞。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天子當立請誅之。」既解奉天圍，自矜功，意必得殊禮待。盧杞懼懷光，乃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戒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為然，即詔李懷光引軍東行，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軍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以咫尺不得面天子，意殊怏怏，曰：「吾已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徐徐東行。屯留在咸陽，不肯再進。（見新唐書卷二二四李懷光傳）

興元元年（西元七四八），朱泚在長安更國號曰漢，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淮西李希烈亦自恃兵強財富，亦自稱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

李晟在東渭橋（西安東北渭河上），謀攻長安，劉德信軍亦到東渭橋，沿途剽掠，又不受節制，李晟因劉德信至其營，數其罪斬之。遂率數騎入其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並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乃奏請與李晟合軍，詔許之。李晟與李懷光會於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而朱泚引軍攻至。李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來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朱泚戰不

得利而退去。（見新唐書卷二二四李懷光傳）

李懷光軍多掠民間牛馬財貨，李晟軍秋毫不犯。懷光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李晟不受。因互相牽制，遂逗留累月不進。朝廷遣使趣李懷光進兵，輒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勸之攻長安，懷光亦不從，卻密與朱泚通謀。

李晟慮有變，恐爲所併脅，密上表請移軍東渭橋。德宗猶冀懷光革心，寢其奏。李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將士，奏言「諸軍糧賜薄，獨厚神策軍，厚薄不均難以進戰。」德宗以財力方窘，無以給之，懼失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李晟自乞減損，使其失衆心，以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陸贄未言數顧李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一將軍，受指縱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不能答，遂止。（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

陸贄回奉天，奏請許李晟移軍，以分賊勢。德宗以詔李晟，更出手詔諭李懷光。懷光迫於勢，允之。李晟遂結陣東行，歸屯東渭橋。德宗見李懷光無進攻長安意，乃欲親率禁兵幸咸陽以趣之。李懷光聞之疑爲漢高祖遊雲夢之策，上表阻行，詞頗不遜。德宗猶疑讒人相間，加李懷光爲太尉，增實食，賜鐵券。使神策左兵馬使李卞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耶？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朔方兵馬使張名振見狀，卽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耶？功高泰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他人，何益哉？今日我以死爭之。」懷光謂之曰：「我不反，以賊方強，故須蓄銳俟時耳。」（唐書李懷光張名振傳）

旋李懷光殺張名振、石演芬等不從其反者，又夜襲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二軍，建徽走脫

；惠元奔奉天，爲懷光遣將追殺。李懷光因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合，車駕且當遠避。」乃使人致書給韓游瓌，約爲內應。游瓌以書密奏德宗，德宗嘉其忠義。問策，游瓌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請罷其兵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懷光孤獨安能爲亂？」德宗猶豫未決中，李懷光又遣其將趙昇鸞密入奉天，爲內應。昇鸞向渾瑊自首，瑊聞於德宗，且請幸於梁州（今陝西省漢中）。德宗命渾瑊戒嚴。渾瑊出，部勒未畢，而德宗已出城去。祇命戴休顏守奉天。李懷光聞天子已南走，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兵趨南山以邀擊車駕。三將於途中商議曰：「彼使我不臣，我以追之不及報之。不過使我不將耳。」因故意縱兵向東方剽掠而回。

李晟聞德宗車駕南去，自己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援救，徒以忠義感激將士，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但恐難以持久。乃以其判官張彧假京兆尹，以督渭北諸縣芻粟而自給，使不致以養寇。李懷光欲引兵襲擊東渭橋，令於其衆，衆不應。問巡官李景略，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有死不從也。爲太尉計，當卽攻長安，誅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有虧，功名猶可保也。」懷光依允，繼而悔之。時韓遊瓌屯於邠寧，戴休顏屯兵奉天，駱元光屯兵昭應（今臨潼），尚可孤屯兵藍田，皆受詔歸李晟節制，於是李晟聲勢日強。（以上見新唐書卷一五六韓遊瓌傳，卷二二四李懷光傳，卷一七〇李景略傳）

朱泚在長安，以李懷光方強，與之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其下多叛之，兵勢日弱，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對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見襲，遂脅其衆，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鷄犬無遺。及富平，其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投李晟。其他將士在道途中，散亡相繼。李懷光恐，遂逃入河中（今山西省永濟縣），聚其衆以求自固。

李晟家屬百口皆在長安，神策軍士家屬亦皆在長安，軍中有言及家眷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朱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與賊爲間。」立斬之。軍中感泣，雖盛夏未授春衣，終無叛志。（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

是年（興元元年西元七八四年）四月，渾瑊帥漢中諸軍出斜谷；韓遊瓌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吐蕃亦遣將兵從戰。遂進拔武功，更破朱泚將韓文於武亭川。將引兵至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韓遊瓌亦將兵會於奉天。

朱泚、姚令言時遣諜人覘察李晟軍，皆爲邏騎所捕獲。李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飲之以酒，給錢而縱之。遂引軍至長安東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但日夜有潛出來降者，報告城內賊之諸種情況。（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

李晟召諸將問進攻時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攻北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鬭，居民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鎭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長安城下。尚可孤接到通牒，即攻斬賊將仇敬忠於藍田西而來。（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

三日後，李晟移軍至長安光泰門（北門）外，方自臨築壘，朱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李希烈之弟）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銑等縱兵擊之，賊敗走入城。翊日晟將出兵，諸將請待西師到來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

賊再出戰，又擊敗之。駱元光敗賊於滻西，來與晟會。（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

又翊日李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牙前將李演、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麚村。但先使人所開之二百餘步牆道，已爲賊用樹柵阻塞，賊自柵中射官軍，官軍不能進。李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爾輩矣。」萬頃懼，率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遂大潰。諸軍因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李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李晟親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大驚而潰。朱泚引萬餘人出城西走，餘衆悉降。李晟使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朱泚。時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聞朱泚逃走，急分兵邀截之。朱泚等終於走途中，盡爲地方官所誅，傳首京師。（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晟傳）

李晟入長安，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民。晟大將高明耀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一唐紀四十七）

十一、馬燧平李懷光河中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一）

德宗於興元元年（西元七八四）六月，自漢中發車駕回鑾。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渾瑊爲侍中。七月至鳳翔，有李懷光之子李璀詣行在爲其父謝罪，云其父願束身歸朝。德宗允許，並詔孔巢父往河中（今山西永濟）宣慰之，悉復其官爵。

給事中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

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諠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見新唐書卷一六三孔巢父傳）

德宗回至長安，以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故每以李懷光爲憂，左散騎常侍李泌方被徵到京，乃對之曰：「天下事甚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竄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於是，朝廷乃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一唐紀四十七）

八月，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進軍至同州（今陝西省大荔縣）。李懷光遣其將徐庭光將精卒六千軍於長春宮（在今陝西省朝邑縣西北爲後周所建）以拒之。瑊等數戰，皆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李懷光，德宗不許。

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今山西省臨汾縣）；牙將毛朝敭守隰州（今山西省隰縣）；鄭抗守慈州（今山西省吉縣）。皆爲河東節度使馬燧遣人說下之。朝廷乃加渾瑊爲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兼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並因馬燧奏請，改深趙節度使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

時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德宗命度支白：「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宜如數別貯冬衣及賞賜，俟道路稍通，卽時給之。」詔發布，李懷光屬下朔方兵皆感泣，更與懷光有

離貳心。李懷光將閻宴寇同州，官軍爲其所敗。馬燧以兵南擊賊，卻進拔絳州（今山西省新絳縣）、聞喜、萬泉、虞鄉、猗氏（皆山西今縣）。懷光局勢日蹙，其將士多北降於馬燧，燧乃進軍屯於寶鼎（今山西省榮河縣）。

德宗貞元元年（西元七八五），朝臣以年景荒旱，資糧匱竭，又有請赦李懷光之議。李晟上言曰：「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士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強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覦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敍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與，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莩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以上見新唐書卷二二四李懷光傳，卷一五四李晟傳）

馬燧入朝亦奏曰：「彼民苦乏兼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取之。」燧回至行營，李懷光之都虞候呂鳴岳乃密通欵於馬燧。事爲李懷光所知，懷光屠其家。事連其幕僚高郢、李鄘等，懷光集諸將面責之，高郢、李鄘抗言順逆，無所慚隱，懷光囚之。有人私報於馬燧，燧乘其內亂襲懷光於陶城（在今山西省永濟縣北），斬賊首萬餘級。於是，乃與渾瑊等分道近逼河中，並圍攻長春宮。（見新唐書卷一五五馬燧傳）

韓遊瓌請兵與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宴欲爭之。其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宴知將變，乃遽引之而回。李懷光知衆心已去，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

貢。由是以苟延時日。(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一唐紀四十七)

馬燧在行營中，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率數騎徑造城下，呼守將徐庭光。庭光率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已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拜。燧又曰：「汝曹自安祿山造亂以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因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無出。」衆皆曰：「諾！」於是馬燧乃盡移大軍以攻河中。(見新唐書卷一五五馬燧傳)

官軍至焦籬集(在今永濟北)，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李懷光舉火，諸營不應。午夜後，賊城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環甲矣！」西城軍士驚曰：「東城整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章，上書「太平」二字。李懷光知全軍皆爲馬燧所有，乃自縊而死。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猶有兵萬六千人，馬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軍士歡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一唐紀四十七)

渾瑊乃郭子儀舊將，自謂不可一世，至此乃謂其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矣。今乃知吾不逮多矣。」

十二、李勉平定李希烈之亂

哥舒曜守在襄城，聞朱泚造反長安，諸軍皆入關勤王，知望援不至，食盡即棄襄城而退守洛陽。李希烈遂得襄城。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今安徽省盱眙縣)，聞朱泚作亂，亦心生異志，即歸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懼其相浸，亦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城修塢以爲自固，且

聲言以備車駕之來江南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京口（今江蘇鎭江）以應之。時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錢帛與守財卒，皆爲陳少遊所奪，案牘則爲韓滉爲之奪回，但已不再出。南方諸藩鎭，因此亦各閉境自守，惟江西曹王李皐數遣使間道貢獻。

李希烈既得襄城，乃攻逼汴、鄭。驅當地人民運大木，築壘道，以攻李勉。人民念李勉恩，不肯爲賊盡力。希烈忿其未就，並人塡之，謂之濕薪。李勉守城累月，外救不至。遂將其衆突出，奔宋州（今河南省商邱縣）。希烈因而攻陷大梁（今開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於希烈，希烈用澄爲尙書令，兼永平節度使。

李勉上表請罪，德宗在奉天面對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在今河南省葵邱西），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甯陵（卽今商邱西舊寧陵），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其參謀溫述送欵於希烈曰：「濠（今安徽鳳陽）、壽（今安徽壽縣）、舒（今安徽懷寧）、廬（安徽廬江），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侯指麾。」又遣其巡官趙銑往結李納於鄆州。使李勉在宋州（商邱）之形勢，極其孤單。

會李希烈欲先稱皇帝，然後再行用兵。乃遣人問儀於其所囚之顏眞卿。眞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卒稱皇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以汴州爲都，置百官，分其境爲四節度區。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眞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乃積薪灌油於其庭。眞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持赦詔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楊峯徇于軍腰斬之於市。陳少遊聞之駭懼，以告李希烈。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人，東攻壽州。爲張建封所拒止，轉侵江西，又爲曹王李皐敗之於水安戍（在今湖北省羅田縣

東北境上）。（以上新唐書卷一三一李勉傳，卷二二四陳少遊傳）卷一五三顏眞卿傳）

李希烈以江南貢道多轉道夏口（卽今漢口），因使其驍將董侍將死士七千人往襲鄂州（今武昌），鄂州刺史李兼，偃旗息鼓，閉門以待之。董侍至城下，撤屋材以焚城門。李兼率士卒出戰，大破之。希烈自此，東畏曹王李皐、張建封，南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志。陳少遊見希烈失勢，急厚斂所部資財，以賠償所奪包佶之賦帛。

李希烈將五萬兵圍攻滑州刺史劉昌於寧陵，時久不下，乃引水灌之，數爲李勉遣遊騎壞其隄，仍無得功效。乃調降賊之李澄，率其永平軍來助。時李澄已密降於李勉，勉奏請朝廷赦其罪而重用之，朝廷乃命之爲汴滑節度使。李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其養子六百人戍白馬，而調李澄共攻寧陵，欲使其離其地也。李澄乃諷希烈諸養子使剽掠，然後按其罪，悉收殺之。率衆至石柱（在滑州南一日程），使其衆佯驚，燒營而回。希烈亦莫可如之何。

劉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得李勉糧助，凡四十五日不釋甲。李勉乞師於宣潤節度使韓滉，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來助。栖曜至宋州，以強弩手數千遊渡汴水，夜入寧陵城。明旦，從城上射希烈，矢及其坐幄。希烈覩矢簇大驚曰：「此宣、潤州弩手所用之矢也。」遂解圍去。（見新唐書卷一七〇王栖曜傳）

李勉以韓滉之軍建功，遣使勉滉。韓滉因欲遣使獻縑帛四千擔於行在，以表已保障江南，爲國輸誠之功。其僚佐何士幹請行，江南度支聞之，爲具備人船薪米，每擔夫班白金一段使置腰間，舟上具五百弩手，遂運米粟縑帛至漢中，時漢中斗米五百，爲之減價五分之四。

曹王李皐爲保持江南運道，遣其將伊愼、王鍔將兵圍安州（今湖北省安陸縣）。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往救，李皐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湖北今縣），斬賊千餘級，生擒劉戒虛徇於城下，遂下安州。

李希烈聞德宗回鑾長安已誅其弟李希倩。忿怒，遣人至蔡州對顏眞卿曰：「有敕，賜卿死。」眞卿向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時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耶！」遂爲所害。（見新唐書卷一五三顏眞卿傳）

李希烈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今河南省淮陽縣），久之不克。李勉知大梁兵少，乃遣人說李澄。澄遂焚希烈所授之節，誓衆歸國。而對汴州採取防禦。

宋亳節度使劉洽，受李勉之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隨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集兵三萬人，以救陳州。至，破翟崇暉於陳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翟崇暉。乘勝約會李澄共攻汴州，李希烈懼棄汴州奔還蔡州。

李澄引兵至汴州城北，恇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攻城，汴城守將田懷珍開門納降。李澄慙怍，西攻鄭州，未至而鄭州守將孫液前來迎降。

劉洽在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中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奏聞於朝廷，陳少遊慚懼，發病而死。

貞元元年（西元七八五）三月，李希烈攻陷鄧州（今河南省鄧縣），四月其隨州（今湖北省隨縣）守將李思登降於荆南節度使曹王李皋。

李勉以討李希烈久無功，累上表請自貶。朝臣多以李勉曾失其所守城邑，不應當爲宰相。李泌爲之辯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然劉洽出李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復大梁，亦勉之功也。」德宗以河中李懷光旣平，擬乘勢用兵以平李希烈，因問陸贄曰：「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陸贄以河中旣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

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應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言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此則聖王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也明矣。羣帥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也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至今未之有焉。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詞，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倘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恰。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有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來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干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於是，德宗詔諸道曰：「與淮西接壤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其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見新唐書卷一三一李勉傳，卷一五七陸贄傳）

半年以後（卽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四月），李希烈居勢日蹙，會感時疾，其部將陳仙奇使醫者毒殺之。遂屠

其家，擧衆以降朝廷，朝廷卽詔以陳仙奇爲淮西節度使。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

建中三年（西元七八二）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各自稱王。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翌年十月涇原兵叛據長安，朱泚自稱大秦皇帝。興平元年（西元七八四）李希烈自稱大楚皇帝，而王武俊、田悅、李納則自動取銷王號，上表謝罪。二月李懷光反，德宗自奉天逃奔梁州，得到江南節度使韓滉貢獻，唐朝始得復蘇。於是，李晟等收復長安，朱泚走死；馬燧等擊破李懷光，懷光爲其下所殺。德宗回鑾長安，重整河山，罷討李希烈之兵，而李希烈勢窮力蹙，竟爲其下所殺。時幽州節度使朱滔已病死，幽州將士奉劉怦知軍事，朝廷因詔以劉怦爲幽州節度使。大亂之天下，終於暫告平定。

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七月，淮西節度使陳仙奇，爲其將吳少誠所殺，德宗不能討，卽以吳少誠爲淮西節度留後。是朝廷對於驕兵悍將之廢立自專，再也拿不出一種解決辦法，祇有聽之而已。諸鎭見朝廷如此無能，又復驕肆起來，將其使區視爲世襲封地，永遠爲業矣。宣武節度使劉元佐（卽劉洽）在汴，習於鄰道故事，久不入朝。江南東道節度使韓滉過汴，與劉元佐約爲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因令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元佐乃與陳許節度使曲環同隨韓滉入朝。其他各道節度使見之，恐爲鄰道所攻，亦多有隨之入朝者。時義成節度使李澄病死，其子李克寧秘不發喪，殺行軍司馬，墨縗視事以自襲位。劉元佐乃遵其母訓，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李克寧始不敢襲位，盜取使庫軍資而逃。後劉元佐卒，朝廷卻是其子劉士寧繼爲節度留後。平盧淄青節度

使李納卒，其子李師古受將士擁立爲留後；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其子程懷志爲留後；武義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子張雲昇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其子王士眞代之；魏博節度使田緒卒，其子田季安被將士推爲留後。是朝廷亦祇有聽報轉命而已。（語見新唐書卷二一四劉玄佐傳）

德宗欲恢復府兵制，以重振王綱，以問中書侍郎李泌，泌因歷敍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曰：「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校尉領之，折衝校尉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校尉，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鎭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之誘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神策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請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於是朝廷乃詔置十六衞上將軍。惟因各地皆設置節度使，無法恢復折衝校尉府以練府兵，故遂置將軍府亦無所用之。（通鑑唐紀）

時吐蕃常入寇隴西，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九月，吐蕃遊騎及於好時（唐縣在今陝西省乾縣西），京城爲之戒嚴。民間謠傳，朝廷又將出走。齊映諫於德宗曰：「外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德宗亦爲之動容，遂未出奔。李晟將王佖以驍騎三千伏於汧城（今陝西省汧陽縣），見

吐蕃退去，乃突擊吐蕃豹衣中軍，大破之。吐蕃以唐之良將惟李晟、馬燧、渾瑊而已，故放出謠言曰：「李令公等召我來！」朝臣張延賞等輕信吐蕃離間之言，竟騰謗李晟等於朝。德宗亦忌李晟功名。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其子弟詣長安爲質。更自表請爲僧。德宗以江南東道節度使韓滉入朝，因使韓滉往召李晟入朝，使與張延賞杯酒言歡，結爲姻親，更諭令李晟表荐張延賞爲相，以爲釋怨。張延賞卒使李晟罷鎭，入爲太尉，馬燧入爲司徒，渾瑊入爲會盟使。渾瑊已與回紇和親，又與吐蕃約盟，卒爲吐蕃刼盟虜去，唐德宗又將準備出奔。幸得李泌周旋，始得趨於安定。（見新唐書卷一五〇齊映傳，卷一五四李晟傳）

李泌以國家饑亂經費不充，恢復府兵既不容易，減少戍卒更易遭受外患。因言於德宗曰：「吐蕃久居原州（今甘肅省固原縣）、蘭州（今甘肅臯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庫名）惡繒，染爲綵纈，因黨項人以市其牛。計十八萬匹可致牛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鎭，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爲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籍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強也。」德宗行其議，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有五六。於是，唐之西北，國力以強。回紇乞和親，許之。吐蕃入寇，常爲屯兵所敗，雲南王異牟尋因而內附入貢，並擊吐蕃之後方，立功，封之爲南詔王。故自德宗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起，至貞元二十一年（西元八〇五）止，中間將及有十數年之太平政局。（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二唐紀四十八）

貞元十四年（西元七九八）九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叛，遣兵侵掠壽州（今安徽省壽縣屬淮南道），殺鎮遏使，下州城。已而復寇唐州（屬山南東道今河南省唐河縣），掠臨潁。陳（今河南省淮陽縣）、許（今河南許昌）節度留後上官涚遣將救之，敗沒。吳少誠遂進軍圍許州，上官涚欲棄城走，其營田副使劉昌裔諫止之。吳少誠晝夜急攻，劉昌裔乘其惰，鑿城出擊，大破吳少誠。朝廷以十數年平靖，不欲各鎮有戰爭，遣使爲之解和，吳少誠不聽。朝廷不得已，乃於貞元十五年（西元七九九）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兵進討之。諸道奉詔遣兵命將率千餘人進戰，朝廷既無指定統帥，故諸軍進退無一，未經戰陣，而自潰於小溵水（卽溵水在今河南省郾城縣商水縣間）。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吳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以統帥之。

貞元十六年（西元八〇〇）二月，宦官推荐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統率諸軍以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制。韓全義本神策軍之將，出自宦官門下，神策軍中尉宦官竇文瑒愛之，而荐於朝廷以爲大將。其人素無勇略，既專大軍，則每議軍事，聚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因使士卒久屯溵水沮洳之地，至五月天暑，多病疫，不知存撫，人有離心。及與淮西軍接戰，鋒鏑未交，而諸軍大潰，退保五樓（在今河南省商水縣西南），吳少誠乘勢進襲，官軍大敗，退守陳州（今淮陽）。西川節度使韋皋聞諸軍敗，乃上表曰：「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吳少誠一旦爲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吳少誠，生一吳少誠，爲患無窮矣。」賈耽亦言於德宗曰：「賊引兵還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致書監軍求昭洗，是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德宗因下詔赦吳少誠，復其官爵。（見新唐書卷二一四吳少誠傳）（下段見通鑑卷二三六唐紀五十二）

吳少誠常以牛皮資平盧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師古亦常以鹽資少誠。貨物運輸，須經過宣武軍界內，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乃皆扣留之。故吳少誠、李師古皆懼於韓弘，不敢輕舉妄動。貞元二十一年（西元八〇五）正月，德宗駕崩，哀告使者尙未發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卻密以遺詔示李師古。李師古欲乘國喪以噬鄰境，乃集諸將士謂之曰：「聖上萬福，而李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今山東省荷澤縣）。且告假道於汴。韓弘使人告之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李師古計窮，凡聞太子已卽皇帝位，乃罷兵。

第五節　申　論

一、唐德宗之朝廷政令

張溥論唐藩鎭之禍云：「藩鎭之禍，始於肅、代。李懷玉殺王玄志之子，而立侯希逸，肅宗不能討，反順而命之。軍士廢立未有已也。代宗之世，諸鎭抗命，其最反覆不臣者，莫若田承嗣。朝奉恩奬，暮尋干戈，天子貰罰，不能自繇，唯視其喜怒，苟幸旦夕，慈母護驕子，非獨豢養，且倒授以柄。德宗憤王之不綱，奮發一怒，先試於劉文喜，効亦小見。然劉宴無罪而死；王武俊、朱滔有平李惟岳功，處置失宜，生其怨望。使叛臣舉兵有名，而連衡策進，建中禍亂，于是始烈矣。嗚乎！田悅與李正己、李惟岳拒命，其重在外；王武俊既殺李惟岳，其重在內。重在外者，貴離戎勢；重在內者，貴服人心。德宗知皆不克也。梁崇義反，則遣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俱稱王，則奉李希烈。希烈初平崇義，卽驕倨自帝，天子回顧，莫可爲使。不得已，而徵涇原諸道兵，救襄城。

時所汲汲者，惟在討希烈，不意又有姚令言出其間也。援兵五千，噪呼京闕，志在求食，寧懷亂心，以鎮靜之勢可無走，而禁旅分散，至尊出奔。令言非賊而成賊；長安有主而無主。變起無名，難生倉卒。朱泚不從車駕，資以南面。李懷光解圍奉天，激而反戈。蓋長于養奸，而短於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未雨。是以前釁未平，後釁復作；此備方殷，彼慮已失。奉天、梁州之間，奔走不暇，安望寧宇哉。李抱眞善結武俊，而朱滔走；李晟銳復長安，而朱泚誅；懷光縊死，功繇馬燧：希烈飲毒，謀出窘急。四賊敗亡，皆社稷之靈，人臣之力，德宗何能焉。顏眞卿死忠而不憐；盧杞保賊而不怒，大抵德宗生平，其所深惡者，止直言強諫，而大奸巨盜，皆非其讎。此所謂性乎亂者，亂亦隨之。大學言平天下，先正好惡，非迂也。」此種批評唐德宗，可謂是公允而不甚苛薄也。

從唐代宗殺魚朝恩後，制定不許宦官掌兵。唐德宗初年遵制，以宿將白志貞等掌領禁軍。時禁軍爲召募兵，東征死亡者白志貞皆隱匿不報，卻受市井富兒賂而補缺名，故名在軍籍受賜給，而身居市廛爲販鬻，遂形成有額無兵現象。司農卿段秀實常上言云：「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朝廷不以爲意。及建中四年（西元七八三）涇原兵叛亂，召禁兵禦賊，竟無一人至。獨有宦官竇文瑒、霍仙鳴率領宦官保駕逃難。朱泚死，德宗回鑾，遂信任宦官而不信任宿將，因令竇文瑒、霍仙鳴分掌禁兵，任爲右左神策護軍中尉，加驃騎大將軍。自此竇、霍權傾天下，名將如李晟、馬燧、渾瑊、韋臯等，名相如李泌、陸贄、賈耽，皆常受宦官之掣。其後藩帥多出自神策軍，臺省清要亦多奔走宦官之門，宰相遂不能違拒宦官意圖以爲政事，故德宗貞元以後之政治，日趨衰敗。朝廷政令，實皆出自宦官。吳少誠爲叛淮西，宦官推荐韓全義爲帥，統領諸道軍討賊，而有溵南之敗。韓全義還至長安，宦官竇文瑒爲掩其敗跡，使德宗賜宴以示禮遇。韓全義深感羞愧，不便接受，乃僞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崔

放於德宗前爲全義謝無功不敢受賜，德宗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耳？」是足見唐德宗斯時已不知事之尚有是非皂白矣。溵南之敗，韓全義罪無可解，吳少誠假監軍之詭奏，受朝廷之赦恩，奢言招徠，可謂自欺欺人。唐德宗爲涇原叛軍嚇破膽，本不敢於言誅討，討吳少誠之擧，計出自宦官，今宦官稱有招徠功，德宗便一任閹豎從中播弄，其掩敗爲功之不周處，且願爲之彌補，曲爲表白。是古今皇帝之善於釀造逆禍者，唐德宗當爲其中翹楚矣。（上語見新唐書卷一四一韓全義傳）（下段見新唐書卷一四九劉晏傳）

唐自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朝廷用度，多依辦於劉晏。劉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敎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綏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業。晏又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劉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得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萬餘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以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劉晏自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而鹽，則減價售之，謂之常平鹽。日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

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官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轉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于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如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猶可維持船運不廢。劉晏爲人勤力，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用者，皆莫能及。唐德宗輕信楊炎之讒，密遣中使至荆南殺劉晏，然後下詔賜其自盡，使天下人念其恩，呼其寃，皆怨恨朝廷不明是非。各藩鎭互相謂曰：「吾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劉晏且受寃死，吾輩當無遺類矣。」於是各紛紛上表，請問劉晏何罪，此爲德宗時代藩鎭爲亂之源。

二、政略與戰略

唐德宗欲削平跋扈之藩鎭，由李惟岳起，不受其節。既有詔言「得李惟岳首者，即以其欲得之，官爵予之。」此政治號召也，應如言兌現，以示信天下。能繼爲永久之鋤賊賞例，則藩鎭將皆不敢於自蹈危轍矣，亦致太平之方也。德宗對王武俊之賞，使王武俊反而有詞，是德宗最大失策處，所以造反者越討越多。（見新唐書李惟岳傳）

盧杞有口才，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德宗以爲「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意柄任之矣。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旨。踰年遷御史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寖露，賢者

娼，能者忌，小忤已，不致死地不止。盧杞用楊炎以寃死劉宴，然後以計逐楊炎。同爲相之顏眞卿、張鎰，材裕忠懿，爲帝所倚愛，設計使之出外宣慰，致死於賊手。杜佑判度支，帝甚寵禮，盧杞短毀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盧杞畏其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於道路。李正己反，其所屬各刺史多不欲從賊爲逆，徐州刺史李洧，首以徐州歸朝廷，以使者未先白盧杞，杞怒而沮解之，不使之建立招徠他州功。致有徐州之戰，多賊之勢，久討無成。盧杞以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其償於官。」於是大搜廛里，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寃，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爲之閉市。又籌間架稅，除陌稅，所得無多，卻使朝廷召怨不少。於是希望唐朝速亡者有人；有人爲叛而隨之挺亂者更大有人在。忠義塞膺，良士痛骨，其結果，叛者幾遍天下之半，天子播遷，宗廟國庫盡失於賊。唐德宗喜於盧杞佞口，幾乎失其自家性命。不有盧杞，德宗或可爲中興之主矣。所謂「長於養奸，而短於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未雨。是以前卻未平，後釁復作；此備方殷，彼慮已失」。正德宗用盧杞之謂也。（見新唐書卷二二三盧杞傳）

朱滔使判官蔡雄說張孝忠，而李惟岳因之以死。李抱眞使參謀賈林說王武俊，而朱滔因之以敗，此政治作戰也。設使唐德宗亦明乎政治作戰之要旨，不必「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既或「三分政治、七分軍事」，則李正己、李納父子之地面，可早爲朝廷所有矣。朱滔、李希烈必不敢爲叛，在李惟岳死後，可剩一垂危之魏博田悅，是甕中之鼈，足以垂手爲捉。兩河已平，自無朱泚、李懷光之叛矣。可惜唐德宗只喜聽信盧杞之巧言，不想亦不知政治作戰。

以言戰略，朝廷既命將征討，當使諸將聽命於主將。河南戰場，李勉爲主將，其調兵遣將用兵作戰，朝廷祇宜

律定其任務，不宜限制如何達成任務也。朝廷命李勉救襄城是律定其任務，李勉欲用攻魏以救趙方式，達成任務，是戰場主將之職責也。而中使居然以違詔命而追趕其將，使之改變其主帥賦予之行動，此時唐朝臣、劉德信二將，如爲知「軍紀」者，當行主將之命，不顧中使所曲解之君命方是。但唐、劉二將竟放棄將令，而顧中使所曲解之君命，是唐之諸軍，已無「軍紀」之可言也。何況中使所謂之詔命，乃「救襄城」而已。其所謂之「有違詔命」，則是出乎君命以外之濫行干涉。是中使有非法監軍之罪；唐、劉二將更有信假君命故違將令之罪也。

在河北戰場上，馬燧似主將又非主將。李抱眞非主將，而以李晟之軍屬之，又似是主將。似此等朝廷詔命不明不白，宜其兩軍修怨牽制，縱敵爲患。故在戰場縱敵之責，應由朝廷負之。是以朝廷數遣中使爲之和解，自知錯在朝廷，卻不肯改正。最後幸賴李晟之面責馬燧，馬燧與李抱眞爲之感悟。不然馬、李二將各行其是，各走極端，是等於違抗詔命，去叛臣已不遠矣。

李晟以一軍隸屬二強主將下，坐視殘賊田悅死灰復燃。建議不聽，勸解無效，最後於僥倖中使二主將釋怨修好，共同戮力王室。其處境已苦矣。及其勤王至長安外圍，奉詔隸屬於行將爲叛之李懷光，旋得脫離統屬，卻以孤軍處於二強寇之間。在少服無糧窘境下，卒能建功匡復，蓋忠義激發，雖流離顛沛時，自足恃以自固。幸則爲戡亂定難；不幸則爲張巡、許遠之致命遂志。是以不僅是敢死則生，而且使賊知所懼，不敢動矣。自重則威，威則固，固則必成大功。此戰略之極，卽最高之戰略藝術也。

第十三章　憲宗平定藩鎮諸戰役（附圖九——三三二、三三三、三三四、三三五、三三六、三三七）

平定劉闢：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一月，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命高崇文將兵討之。九月破成都，西川平。
平定李錡：元和二年九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十月下詔討平之。
討王承宗：元和四年九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反，十月命吐突承璀將兵討之。至翌年七月，無功而罷。
李絳智取魏博：元和七年九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憲宗用李絳「不戰而屈人之兵」策，田興廢季安子懷諫，奉魏博竭誠歸朝。
平定吳元濟：元和九年秋，淮西吳元濟反。十一月朝廷發兵討之，至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襲破蔡州，淮西平。
再討王承宗：元和十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再叛。十一月朝廷發兵討之。至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及元和十二年三月間，王承宗連破義武、昭義、橫海三鎮之兵，朝廷又被逼罷兵。元和十三年二月，王承宗以淮西已平，乃降服。成德平。
平定李師道：元和十三年四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再叛，朝廷發兵討之。至元和十四年二月，破鄆州。淄青平。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朝廷狀況

順宗即位：德宗於貞元二十一年（西元八〇五）正月駕崩。太子誦抱病中即位，是爲唐順宗。改元永貞，立廣陵王純爲太子。

順宗病失音，不能以言決事。百官奏事，祇由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帝左右，自帷中可否其奏而已。順宗又以東宮親信舊臣王伾爲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王叔文爲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然後使叔文可否，入言於李忠言，而後以詔制行，宜於中書。同平章事賈耽、鄭珣瑜惡伾與叔文結黨專政，是年三月稱疾不起。其他同平章事杜佑、高郢則心知不可而不敢言。二相皆天下重望，已相次去位，於是叔文等益無忌憚，與同平章事韋執誼內外唱和，並引朝士之有名而求速進者，如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以相黨援。

王伾、王叔文既專政事，自知爲內外所忌，欲奪宦官之軍權以固其位。乃藉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老將聲名，使之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以專其事。但宦官命諸將拒不受令，由是奪兵權之事遂敗。叔文又以度支掌國家財賦，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可固其權。但恐人心不服，乃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先使佑爲度支使，而自爲度支副使，以專其事。

六月，西川節度使司徒南康王韋皋，坐鎮西川二十餘年，南撫南詔，使入朝進貢；西拒吐蕃，屢建邊功。爲人正直，稱中外人望。於是上表言曰：「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純牋曰：「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紊紀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植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

獲安。」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奸。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亦有牋表繼至，意與皋表牋略同。中外皆依以爲援。七月，王叔文以母喪歸第，王伾失據，諸宦官因而傾之，由是叔文失勢，宦官專擅。（見資治通鑑卷二三六唐紀五十二）

憲宗即位：七月末，宦官俱文珍以順宗久病未復，屢啓請令太子監國，順宗亦以厭倦萬機，遂許之。於是太子純遂於是年八月即帝位，是爲憲宗，順宗自爲太上皇。

憲宗即位，奮志有爲。昇平公主（郭妃之母）獻女；荆南獻毛龜。憲宗卻之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朕所寶惟賢才，其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勿得進。」於是，相繼起用老臣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貶王伾爲開州（今四川省開縣）司馬，王叔文爲渝州（今四川省重慶市）司戶。尋伾病死貶所，賜叔文死。又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司封郎中韓曄、禮部員外郎柳宗元、屯田員外郎劉禹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河中少尹陳諫、和州刺史凌準、岳州刺史程冀等爲諸州司馬，以抑王叔文之黨也。以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宦官俱文珍有翊參之功，官遷右衞大將軍知內侍省，宦官專軍之事又復開始。（見資治通鑑卷二三六唐紀五十二）

時憲宗方在英年（即位之年二十九歲），壯志有爲，嘗與宰相杜黃裳論政，因問之曰：「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敍，苟愼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

事，隋文帝衞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前者德宗皇帝自經憂患，乃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其授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擧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鎭，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於是朝廷乃先擧行考試，得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等人。即以元稹、蕭俛爲左右拾遺，白居易爲盩厔尉，沈傳師爲校書郎。元稹因上書論諫官之職責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行擧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于未形，籌畫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誥命，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于延英（殿）召對，使盡所懷。夫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見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以伾文爲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憲宗皆嘉納其言，不時召見，朝政因之更新。度支鹽鐵轉運使杜佑，以爲自劉宴以後，居職莫能繼之，乃爲朝廷物色度支人才，將李巽擧以自代。李巽接杜佑度支鹽鐵轉運使一年，征課所入，類宴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劉宴盛時一百八十萬緡，於是朝廷富裕，外患亦少，得以全力裁制藩鎭。（新唐書卷一六九杜黃裳，卷一七四元稹傳）

二、藩鎮狀況

唐玄宗天寶初年，爲應付外疆邊患，使守邊鎮將兼領數州府軍事節制使、度支使及採訪使各職。因此兼職必須朝廷假以天子專命之符節，故簡稱之爲節度使。在天寶初年祇有邊疆地方，共置有十節度使，及安史之亂，需要各地防禦賊勢蔓延，乃於賊勢所及之各郡，多設置防禦使，由郡守兼之。後來朝廷指揮不便，便一律假節成爲節度使。而節度使自此專制所節之地區，形成獨立之諸侯。對於節區內之官吏任免，賦稅支用，軍事行動，朝廷多不能過問。

憲宗即位之時，全國節度使數目已增至四十九，其鎮名、治所、轄區、建制經過與使節遞嬗情形，概如下表：

憲宗初年各藩鎮一覽表

道	鎮名	治所	今所在地	轄有地區	於今省區	建制經過與節度使嬗遞之情形
河北	盧龍軍	幽州	北平市	領幽、薊、營、嬀、檀、莫等州	今河北省北部，熱河省南部，察哈爾省東南部，遼寧省西南部	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初置幽州節度使，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改名范陽節度使，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稱盧龍節度使。李懷光、朱希彩、朱泚、朱滔、劉怦相繼爲節度使，怦死傳位其子劉濟。
	成德軍	恆州	今河北省正定縣	領恆、冀、趙、深等州	今河北省中西部	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初置，以李寶臣爲節度使，寶臣死其子李惟岳被殺以王武俊爲節度使，傳子王士眞，士眞傳子王承宗。

道	名稱	治所	今地	領州	今轄區	沿革
道	橫海軍	滄州	今河北省滄縣	領滄、景、德、棣四州	今河北省東部及山東省西北部	興元元年（西元七八四）析置，以程日華爲節度使，日華傳子程懷直，傳子程權，權入朝以鄭權代。憲宗時又以烏重胤代。
	義武軍	定州	今河北省定縣	領易、定二州	今河北省易縣定縣一帶	建中三年（西元七八二）析置，以張孝忠爲節度使，傳子張茂昭，憲宗時入朝。
	天雄軍（魏博）	魏州	今河北省大名縣	領魏、博、相、洺、貝、衛諸州		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初置，以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傳其姪田悅，承嗣子田緒殺田悅自立，傳位其子田季安。
	相衛	相州	今河南省安陽縣	領相、衛、邢、洺、諸州	今河南省北部，河北省西南部	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初置，以薛嵩爲節度使，嵩傳弟薛蕚爲田承嗣所併。
河	平盧淄青	青州	今山東省益都縣	領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徐、兗、鄆、德、棣諸州	今山東省全部，河北省及江蘇省各省一部	至德元年（西元七五六）初置青密節度使。上元二年（西元七六一）改爲淄青節度使，及平盧節度使杜希逸移保青州改爲平盧淄青節度使。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杜被逐，李正己爲節度使，正己傳位其子李納，納傳位其子李師古、李師道。
	淮西亦稱彰武軍	蔡州	今河南省汝南縣	領蔡、光、申三州	今河南省南部潢川信陽一帶	至德元年（西元七五六）初置，大歷八年（西元七七三）移治蔡州，初以董秦爲節度使賜名李忠臣，後李希烈逐忠臣自立，抗命稱帝，後爲陳仙奇所殺。旋仙奇又爲吳少誠所殺，卽以少誠爲節度使。少誠後爲吳少陽所殺，少陽傳位於子吳元濟。
	汴宋亦稱宣	汴州	今河南省開	領汴、宋、	今河南省開	至德元年（西元七五六）初置河南節度使。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改宣武軍治宋州，興元中移治汴州，代宗以田神功爲汴宋

南	武軍		封縣	亳、潁、曹、陳諸州	封、商邱及安徽省北部	節度使，大歷八年（西元七七三）田神功入朝其弟田神玉爲節度使，神玉卒李靈曜自立爲帥，抗拒朝命。大歷十一年（西元七七六）滅、地爲李忠臣、李正己等瓜分。
	永平亦名義成軍	滑州	今河南省滑縣	滑、濮、鄭三州	今河南省北部	上元二年（西元七六一）初置滑衛節度使。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更名滑亳，大歷七年（西元七七二）改名永平、貞元元年（西元七八五）改爲義成軍，李勉爲節度使後，李復、姚南仲繼之。
	徐泗亦名武寧軍	徐州	今江蘇省銅山	領徐、濠、泗、宿諸州	今江蘇省北部安徽省北部	貞元四年（西元七八八）初置，元和改爲武寧軍節度使，其節度使聽朝命進退。
	陳許亦名忠武軍	陳州	今河南省淮陽縣	領陳、許、淮諸州	今河南省淮陽許昌一帶	貞元三年（西元七八七）初置，貞元十年（西元七九四）賜號忠武軍節度使。其節度使皆服從朝命，以爲流官進退。
	陝虢亦名保義軍	陝州	今河南省陝縣	領陝、虢二州	今河南省陝縣一帶	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賜號保義軍。其節度使皆服從朝命進退。
道	東都	汝州	今河南省臨汝縣	領東都、汝州	今河南省洛陽附近	貞元四年（西元七八三）初置，哥舒曜爲節度使。
河東	河東	太原	今山西省太原市	領太原府及石、嵐、汾、代、忻、沁、朔、蔚、雲等諸州	今山西省中北部，及察哈爾省綏遠省各一部	開元十一年（西元七二三）初置，爲北方重鎭，李光弼、辛雲京、薛兼訓、馬燧相繼爲節度使。
	河陽	孟州	今河南省孟縣	領懷、孟二州	今河南省孟縣一帶	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初置，河陽三城節度使。

道	河中後名護國軍	蒲州	今山西省永濟縣	領蒲、晉、絳、慈、濕五州	今山西省西南部	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初置，郭子儀爲節度使，李懷光曾入據其地。
	澤潞亦名昭義軍	潞州	今山西省長治縣	領澤、潞二州	今山西省東南隅	至德元年（西元七五六）初置，澤潞沁節度使，以李承昭於建中元年（七八〇）改爲昭義軍節度使。
關內	鳳翔亦名興平軍	鳳翔	今陝西省鳳翔縣	領岐、隴、秦諸州	今陝西省鳳翔及甘肅省天水一帶	上元元年（西元七六〇）初置，興鳳隴節度使，因隴右沒落，將隴右節度使合入。
	邠寧亦名靖難軍	邠州	今陝西省邠縣	領邠、寧、慶諸州	今陝西省西北及甘肅省慶陽縣	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初置，節度使服從朝命以爲進退。
	鄜坊亦名保大軍	坊州	今陝西省黃陵縣	領鄜、坊、丹、延四州	今陝西省中部	上元元年（西元七六〇）初置。
	涇原亦名彰義軍	涇州	今甘肅省涇州縣	領涇、原、渭、武諸州	今甘肅東北部	大曆三年（西元七六八）初置。
	振武軍	單于都護府	今綏遠省歸綏縣	領綏、銀、麟、勝諸州及受降城	今綏遠省河套內外及陝北	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分朔方置。
	朔方	靈州	今寧夏省靈武縣	領靈、夏、鹽、豐等州	今寧夏省東部綏遠省西部	開元九年（西元七二一）初置，郭子儀、僕固懷恩、李懷光先後爲節度使。
	鹽夏亦名定難軍	夏州	今陝西省橫山縣	領夏、綏、銀三州	今陝西省北部	貞元三年（西元七八七）分振武軍及朔方地所置。

道						
道	同華（時有分合）	同州或華州	今陝西省大荔縣或華縣	領同、華二州	今陝西省東部	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置鎮國軍節度使，一稱關東節度。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罷，興元元年（西元七八四）復於華州置潼關節度，於同州置奉誠軍節度，貞元九年（西元七九三）罷潼關節度，改爲華同節度。
山南道	山南東亦名忠義軍	襄州	今湖北省襄陽縣	領襄、郢、復、鄧、安、隨、唐諸州	今湖北省北部河南省南部	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初置，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賜號忠義軍，梁崇義曾據地抗命，其後節度使皆服朝命進退。
	山南西	梁州	今陝西省南鄭縣	領梁、洋、集、壁等十三州	今陝西省南部	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初置。
	荊南	荊州	今湖北省江陵縣	領荊、澧、朗、郢、復、陽、夔、峽、忠、萬諸州	今湖北省西部，四川省東部，湖南省北部	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初置，荊澧節度旋改荊南節度。
隴右道	隴右	鄯州	今青海省樂都縣	領鄯、秦、河、渭、蘭、臨、武、洮、岷等州	今甘肅省西部青海省大部	開元五年（西元七一七）初置，一稱隴西節度，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轄地淪於吐蕃，遂由鳳翔節度使兼領。
	河西	涼州	今甘肅省武威縣	領涼、甘、肅、伊、西、瓜、沙七州	今甘肅省河西走廊諸地	景雲二年（西元七一一）初置，廣德年間地沒於吐蕃，後置歸義軍節度使。

道	方鎮	治所	今地	領州	今地	沿革
道	北庭	庭州	今新疆省迪化縣	領天山北路	今新疆省天山北路	景雲元年（西元七一〇）初置安西都護四鎮經略大使，後增置北庭都護，領伊西節度使，開元六年（西元七一八）改安西都護領四鎮節度使，開元十五年（西元七二七）分為北庭、伊西二節度使，開元十九年（西元七三一）合為安西四鎮北庭經略節度使，開元二十八年即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改為北庭、伊西節度使，安西四鎮節度使，廣復間地沒於吐蕃，貞元間以涇原節度使，兼領二節度使。
	安西	安西	今新疆省庫車縣	領天山南路	今新疆省天山南路	
淮南道	淮南	揚州	今江蘇省江都縣	領揚、楚、滁、和、舒、廬、壽、濠諸州	今江蘇省江北、安徽省淮南地	至德元年（西元七五六）初置，轄區屢有增減，節度使以地當南北交通要，衙所在難以割據自雄。
江南	浙江西亦名鎮海軍	初治潤州後治杭州	今江蘇省丹徒縣浙江省杭州市	領潤、蘇、常、湖、杭、睦諸州	今江蘇省南部浙江省北部	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置浙江西道節度使，一稱江南東道節度，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賜號鎮海軍。
	浙東亦名義勝軍	越州	今浙江省紹興縣	領越、睦、衢、婺、臺、明、處諸州	今浙江省大部	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置浙江東道節度使，後改為義勝軍。
	宣歙（後名寧國軍）	宣州	今安徽省宣城縣	領宣、歙、池三州	今安徽省江南地方	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置宣歙饒觀察使，後改為寧國軍節度使。
南	江西（後名鎮南軍）	洪州	今江西省南昌縣	領江西洪、虔、江、信	今江西省西部地	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初置洪吉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廣德二年（西元七六四）更號江南西道觀察使，建中四年（西元

道						
道				、吉、袁，撫諸州		七八三）改爲江南西道節度使，簡稱江西節度，後改爲鎮南軍。
	福建（後名威武軍）	福州	今福建省閩侯縣	領福、泉、汀、建、漳諸州	今福建省	開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置福建經略使，乾元元年（西元七五八）改爲福建都防禦使兼寧海軍使，上元元年（西元七六〇）改爲福建節度使。
	鄂岳（後名武昌軍）	鄂州	今湖北省武昌市	領鄂、岳、蘄、黃、安、申、光諸州	今湖北省	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初置鄂岳團練使，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升爲觀察使，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升爲武昌軍節度使。
	湖南（後改爲欽化軍）	潭州	今湖南省長沙市	領潭、衡，永、邵、道、郴、連諸州	今湖南省湘江流域	廣德二年（西元七六四）初置湖南觀察使，治衡州，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移治潭州，後改爲欽化軍節度使。
	黔中（後改爲武泰軍）	黔州	今四川省彭水縣	領辰、潊、巫、錦、業、黔、施、恩諸州	今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三省交界處各一部地	開元二十六年（西元七三八）初置五谿經略使於黔州，大曆四年（西元七六九）升爲五州觀察使治辰州，大曆十二年（西元七七七）改爲黔州經略招討觀察使移治黔州，後改爲武泰軍節度使。
劍南道	西川亦名劍南西	益州	今四川省成都市	領益、彭、蜀、漢、眉、嘉、邛、簡、資、茂、黎、雅諸州	今四川省西部及西康省東部地	開元五年（西元七一七）始置劍南節度使領二十五州爲西南重鎮，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析爲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韋皋爲西川節度使最負盛名。
	東川亦名劍南東	梓州	今四川省三臺縣	領梓、遂、綿、劍、普、榮、合、渝、瀘諸州	今四川省東部	至德二年（西元七五七）析劍南東部置，稱劍南東節度使。

道	名稱	治所	今地	轄區	今地	沿革
嶺南道	嶺南（後名清海軍）	廣州	今廣東省廣州市	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高、雪、思、崖等三十餘州	今廣東省大部及廣西省一部地	開元中初置稱五府經略使，至德元年（西元七五六）置嶺南節度使，後改爲清海軍節度使。
	邕管亦名嶺南西	邕州	今廣西省邕寧縣	領邕、貴、橫、欽、澄、賓諸州	今廣西省南部廣東省一部	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初置邕州管內經略使，乾元二年（西元七五九）升爲節度使。
	容管（後名寧遠軍）	容州	今廣西省容縣	領容、白、禺、牢、鬱林諸州	今廣西省東部及廣東省一部	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初置容州管內經略使，上元元年（西元七六〇）升爲觀察使，後爲寧遠軍節度使。
	桂管（後名靜江軍）	桂州	今廣西省桂林市	領桂、柳、梧諸州	今廣西省東北部	開耀時（西元六八一）置桂州管內經略使，旋罷，貞元元年（西元七八五）再置，後改爲靜江軍節度使。
	安南（後名靜海軍）	交州	今越南河內	領安南、交、陸、峯、處、長、福、祥、芝等二十一州	今越南國中北部	天寶十年（西元七五一）初置安南管內經略使，後改爲安南節度使。

上表中所列爲重要藩鎮，其名稱與轄區因時有變動，難以歸納。其乍立旋廢者，從略。

第二節　戰場形勢及作戰方略

一、拒朝命之各藩鎭形勢

蜀地形勢：蜀自東漢末期以降，所以屢爲梟雄乘世局之不寧而割據自雄者，以有三川盆地沃壤之饒，及周邊關山之險故也。此次劉闢之抗命，其形勢與前大異。闢僅據有西川，領益、彭、蜀、漢、眉、嘉、邛、簡、資、茂、黎、雅等州，有今沱江以西至西康東邊之地。東川仍屬於朝廷勢力。東川節度使李康治梓州（今四川三臺縣），領梓、劍、綿、普、陵、榮、遂、合、渝、瀘等州，盡有今沱江以東之地，川中沃壤，與西川半之。尤其川北關山之險，皆屬東川。形勢如此，故杜黃裳謂取西川「如拾芥耳。」（見新唐書卷一六九杜黃裳傳）

鎭海形勢：鎭海節度使治今江蘇鎭江，爲朝廷江淮財賦之地。北有淮南節度使區（治今江蘇江都縣），南有浙東節度使區（治今浙江紹興），西有宣歙節度使區（治今安徽宣城），皆效順於朝廷。李錡之所以瞬卽敗亡者，亦形勢使然也。

淮西形勢：淮西節度使治今河南汝南縣，領蔡申光三州，卽今河南南部一隅之地。然自李忠臣以來，已盤據三十餘年。其東有淮南節度使區（轄揚、楚、滁、和、舒、廬、壽、濠等州）；西有山南東道節度使區（轄襄、郢、復、鄧、安、隨、唐等州）；北有陳許節度使區（轄陳、許、淮等州）；南有鄂岳節度使區（轄鄂、岳、蘄、黃等州），皆效順於朝廷者。

平盧淄青形勢：此節度使地區最大，領有青、鄆、淄、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等州，卽今黃

河以南之山東全省及江蘇東北部之地。自李懷玉（正己）以來（永泰元年，西元七六五），割據凡五十餘年。其西南有徐泗節度使區（治徐州，今江蘇銅山縣），轄徐、泗、宿等州；汴宋節度使區（治汴州，今河南開封縣），轄汴、宋、亳、潁、曹等州；永平節度使區（治今河南滑縣），轄滑、濮、鄭等州，皆效順朝廷。而淄青北面與河北諸藩鎮接壤，相與結盟，根深蒂固。

恆冀形勢：成德節度使治今河北正定縣，領有恆、冀、趙、深、德、棣等州，即今河北中部及魯北一隅之地。自李寶臣以來，割據六十餘年。其北有易定節度使，及盧龍節度使區。易定治定州（今河北定縣），領易定二州。盧龍治幽州（今北平），領幽、薊、營、嬀、檀、莫等州。南有魏博節度使區（治今河北大名縣），領魏、博、洺、貝、相、衞等州。西有河東節度使區（治今山西太原），領有太原府及石、嵐、汾、代、忻、沁、朔、蔚、雲等州。東有橫海節度使區（治今河北滄縣），領滄、景等州。

魏博形勢：魏博除東接淄青，北鄰恆冀，南界永平外，其西有潞澤節度使區，治今山西長治縣，領潞、澤、磁、邢、洺等州。此節度使區效順朝廷，則魏博最爲畏懼，故李絳言：「昭義（潞澤）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恆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唐書卷一五二李絳傳）

二、作戰方略

憲宗平定抗命藩鎮之方略，一爲先從較易平定之方面着手，如先討劉闢，次及李錡是也。易者已平，則朝廷威望大增，然後以先聲奪人之威以臨其他藩鎮，則無不股慄矣。一爲從河北之主要地略着手，如一再討王承宗是也。因王承宗據河北之心膂，若先粉碎此地之割據勢力，則河北抗命者合從之勢，將形崩析。一爲乘機進取，如乘王士

貞、田季安之死而進取之是也。

至於河南北各藩鎮之方略，其對內則正如李絳所言：「分兵以隸諸將，勢均力敵。然後加以重賞嚴刑以制之。」其對朝廷，則互相蟠結，以謀土地永傳子孫。而淮西且曾用兩種辦法，使其將士各自奮戰。其一爲德宗貞元十六年，韓全義敗於溵水時，淮西兵於全義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吳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囑）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子爲婢妾。」由是其衆憤怒以死戰。其二爲自吳少誠以來，其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用。淮西能以三州之地而抗拒朝廷者，多賴此也。（唐書李絳傳，吳少誠傳）

第三節　平定西川劉闢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二）

西川節度使司徒南康忠武王韋皐、治蜀二十餘年，以威力收服南詔，用武力擊破吐蕃，常在境內重加賦斂，以豐貢獻，而結主恩：厚給賞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葬，韋皐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爲之用。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稅。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順宗永貞元年（西元八〇五）七月，上疏請太子監國，順宗因傳位焉。八月，韋皐病卒，劍南度支副使劉闢自爲西川節度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朝廷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徵闢入朝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

劉闢爲貞元中（西元七八五—八〇四）進士宏詞科出身，爲官於蜀，佐韋皐幕府，累遷御史中丞、度支副使。韋皐嘗遣闢入京師辦事，當王叔文用事時，闢向之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欲斬之。闢脫身歸蜀，力勸韋皐上表請太子監國以除王叔文王伾。今已抗命乃以同僚盧文若爲謀主，發兵拒袁滋。十一月滋畏劉闢之強不敢進，憲宗

聞之大怒，貶滋爲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刺史。以初卽帝位，力未能討，乃於十二月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使事。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劉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憲宗善其言，乃以丹爲東川節度使，使圖之也。（見新唐書卷一九七韋丹傳）

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遂於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正月，求兼領三川。朝廷不許，闢卽發兵圍東川節度副使李康於梓州（今四川省三臺縣。韋丹尚未到任所），欲以其黨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其推官林蘊力諫不聽。

是時憲宗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劉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劉闢必爲所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討蜀，憲宗由是器之。是月二十三日遂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高崇文，皆大驚，猶漢王卽軍中拜韓信也。（語見新唐書卷一六八杜黃裳傳）

高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缺。是月二十九日崇文自斜谷，李元奕自駱谷，出至興元（今陝西省南鄭縣）。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崇文斬之以徇。時劉闢已攻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攻劍州（劍閣）拔之，斬其刺史文德昭。

三月初，崇文自閬州（今四川省閬中縣）趣梓州（三臺），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李康敗軍失守，斬之。於是朝廷下詔，削奪劉闢官爵。時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初四日朝廷卽以高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

度事。（見新唐書卷一九七韋丹傳）

五月，劉闢築城於鹿頭關（在今四川省德陽縣東北鹿頭山上），連爲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初一日崇文擊敗之。闢復置柵於關東萬勝堆（今德陽縣），初六日，崇文遣驍將高霞寓攻取之。於是下瞰關城，八戰皆捷，初八日崇文破劉闢於德陽。十一日又破之於漢州（今四川省廣漢縣）。是時嚴礪所遣將嚴秦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竹石碑谷（綿竹縣境）。七月二十二日高崇文擊破劉闢衆萬餘人於玄武（在德陽南）。於是朝廷下詔；征蜀諸軍，悉歸高崇文處分。

九月，高崇文再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今德陽縣北）。嚴秦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在德陽東一說在安縣）。時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被誅，乃請深入自贖，遂軍於鹿頭關之西，斷賊糧道。於是綿江（綿竹縣）柵賊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等大懼，皆以城柵降。因獲劉闢之壻蘇強，士卒降者以萬計。崇文遂引軍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九月二十一日遂克成都。劉闢、盧文若率數十騎逃出，欲西奔吐蕃。崇文遣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山（今灌縣北），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沉。

高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及館驛巡官沈衍，其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履，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爲薦，厚贐而遣之。目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劉闢有二妾，皆殊色，軍佐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朝廷因以崇文爲西川節度使，以嚴礪爲東川節度

使。以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見資治通鑑卷一三七唐紀五十三）

柳晟至漢中，各府兵討劉闢還者，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不已，欲脅監軍謀作亂。柳晟聞之，馳入軍中慰勞，而問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劉闢以不受詔命，故汝等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等以爲功耶？」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山南、三川各軍府由是獲安。（新唐書卷一五九柳晟傳）

第四節　平定鎭海李錡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三）

德宗時，唐宗室李錡，用數十萬緡賄賂於宦官閑宮苑使李齊運，齊運荐之。貞元十五年（西元七九九）二月，遂以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錡既掌天下利權，乃多事貢獻，以固主恩，又以饋遺結納權貴。恃此後援，乃驕縱刻剝，無所忌憚。常盜取縣中官家資財，所部官屬，有不爲之聚斂者，多方害之。因而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知其不法，乃詣闕上封事，言宮中進奉，及鹽鐵之弊，歷數錡作惡違法諸事實。德宗好貨，方寵信錡，覽奏不悅，命械送善貞於錡。錡聞善貞將至，先鑿阬於道旁，至，並鎖械納入阬中，活埋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李錡既富有財勢，爲謀自全計，乃自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強，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於他卒。其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之不悛，乃與其幕僚李約皆去之。

順宗永貞元年（西元八〇五）三月，加杜佑爲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鎭海（浙西）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職務。錡雖失去利權，而得節旄，專制一方，故反謀亦未發。然自恃財多，擁有強衆。力足以

坐明堂，朝諸侯，故其逆謀猶未戢也，朝中大臣有不受其買囑者，必設法除之。憲宗卽位，拒受各方貢獻，銳意整頓綱紀時，錡以爲浙西去長安極遠，固鞭長莫及，橫暴不法如故。永貞元年十一月朝廷命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臨行，上書奏「李錡且反，必奏族臣。」憲宗以其言有因，細問之，因知錡諸般謀逆事，遂留兼爲吏部郎中，不令之任。（見新唐書卷一七二杜兼傳）

憲宗元和二年（西元八〇七）夏，高崇文平定西川，各藩鎮惕息，多求入朝。李錡亦不自安，是年九月上表求入朝，憲宗許之，並遣中使至京口（在今江蘇省鎮江市）慰撫，且勞其將士。錡實不欲入朝，但已勢成騎虎，乃作出行將入朝姿態，委置其判官王澹爲節度留後，自則屢遷行期。王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憲宗以問宰相武元衡，對曰：「陛下初卽政，李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彼，將何以令四海？」憲宗以爲然，乃下詔徵之。錡詐謀已窮，遂欲舉兵拒抗朝命。（見新唐書卷一五二武元衡傳）

時王澹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悅，密語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王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而慰阻，又臠食之。軍士注刃於敕使之頸，詬罵萬端，將殺之。錡自幄中出，佯驚救之，始得免。（見新唐書卷二二四李錡傳）

十月，朝廷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軍節度使。錡乃上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在未平靖地面之前，勢難奉詔離鎮。」先是，錡已使其心腹將五人，分將兵襲殺各州刺史。此五將：姚志安在蘇州（今江蘇省吳縣），李深在常州（今江蘇省無錫縣），趙惟忠在湖州（今浙江省吳興縣），邱自昌在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高肅在睦州（今浙江省建德縣），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奉錡命，襲殺所在州刺史，佔據州城，

錡又遣其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在今南京城清涼門內），以謀自固。（見新唐書卷二二四李錡傳）

但常州刺史顏防，早知李將反謀，乃用客李雲計，矯制稱爲招討副使，設計賺誘李深斬之，並傳檄蘇、杭、湖、睦各州，請同時進討。湖州刺史辛秘，亦已潛募鄉閭子弟數百，訓練約集以備緩急。及聞李錡爲叛，卽率衆夜襲趙惟忠營，斬惟忠而並有其軍。蘇州刺史李素，則爲姚志安所敗，被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今鎭江縣），會錡敗，得免。睦州亦爲高肅所襲取，刺史死於亂中。是月十一日，朝廷下詔削奪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諤，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並徵宣武（汴宋）、武寧（徐泗）、武昌（鄂岳）、及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今安徽省宣城縣）；江西兵出信州（今江西省上饒縣）；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其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往襲宣州。而三將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李錡之甥同謀討之。故悉知李錡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李僕射反逆，官軍已四集，常州、湖州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欲使吾輩遠取宣州，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卽夜還兵向城，行立擧火鼓譟，應之於內，奪門納三將之衆入城。遂引衆趨牙門，圍李錡於軍府。錡聞張子良等擧兵倒戈，大怒；及聞行立應之，乃大恐。已而撫膺嘆曰：「吾何望矣！」及聞喧嘩聲，乃跣足走匿樓下。其親將李均引挽強三百人，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衆軍攻打軍府甚急，錡擧家皆哭，其左右乃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其「挽強」、「蕃落」等私畜之衆，乃爭相自殺，尸相枕藉。（唐書李錡傳）

李錡既平，諸軍報於朝廷。羣臣入賀於紫宸殿，憲宗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十一月，錡至長安，並其子腰斬之。其兄弟則因其祖淮安王神通有佐命之功，父國貞死於王事（肅宗寶

應元年於河東郡爲亂兵所殺），故得免，皆貶官流放。（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唐紀五十三）

有司請毀李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曰：「李錡父子受誅，罪亦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李錡家財，欲輸之京師以入國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云：「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以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盡輦所聚斂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憲宗嘉其言，從之。浙西人民大悅，從此謹愼王事，孝悌力田，江南自此平定。

憲宗初卽位，劉闢叛，於元和元年（西元八〇六）底討平之。元和二年李錡爲亂，是年十月討平之，唐之紀綱爲之一振。（以上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唐紀五十三新唐書卷一五二李絳傳）

第五節　討成德王承宗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四）

進討之醞釀：德宗貞元二十年（西元八〇四）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死於任所潞州（今山西省長治縣）。朝廷遣中使持手詔至軍中，欲選諸將爲軍士所附者卽授之爲節度留後。中使至潞州，知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將以手詔付之。希皓對中使及諸將言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曰：『面奉進止，祇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不受。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於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亦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從史。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班，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

言。從史遂爲昭義軍節度使，以鎭澤潞。（見資治通鑑卷二三六唐紀五十二）

盧從史與成德節度使王士眞（王武俊之子），幽州節度使劉濟（劉怦之子）潛通，陽獻策朝廷，欲進圖河北。山東。乃擅引兵東出屯臨洺（今河北省邯鄲縣西北臨洺關是），意欲與河北諸藩鎭合從。朝廷令其還鎭，從史稽延不奉詔。會憲宗平定浙西李錡之亂，王士眞、劉濟等大懼，從史始息其合從之約，自臨洺還軍回潞州。

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死，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留後（河北三鎭，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其叔父士則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族，乃與其幕客劉棲楚，俱自歸京師。朝廷嘉其忠貞，詔以士則爲神策大將軍。

憲宗欲乘王士眞之死，除他人以代其職，故不從王承宗之請。如承宗抗命，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因交大臣會議其事。宰相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納次子。師古異母弟。元和元年繼師古襲位）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憲宗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幽州）、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與王武俊有隙，故請代承宗）有請，亦恐非誠，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進討諸軍）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宦官吐突承璀，欲希帝意，以奪裴

垍之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亦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憲宗意欲用兵，乃以李拭之狀示諸學士曰：「此奸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此上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見新唐書卷一六九裴垍傳，卷一五二李絳傳）

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在任守制，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乃因吐突承璀轉呈上奏，請發本軍以討承宗。憲宗遂起復從史爲昭義節度使，加左金吾大將軍。

是年秋七月，憲宗又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今山東省德縣、無棣縣各附近地），更爲一鎭，以離其勢。幷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無所損。」憲宗又問：「今劉濟（幽州節度使）、田季安（魏博節度使）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傳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如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皆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事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

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吐蕃）、北狄（回紇），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劉濟、田季安與王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見資治通鑑卷二三八唐紀五十四）

時淮西節度使吳少誠病甚。李絳等復上言曰：「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見資治通鑑卷二三八唐紀五十四）

既而承宗以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其效忠之誠意。八月，朝廷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至眞定宣慰。承宗恭謹受詔曰：「以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而自爲留後，願獻德、棣二州，以明誠款。」九月，裴武復命，乃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使、恆、冀、深、趙四州觀察使；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乃前相衞節度使薛嵩之子，王武俊之婿也，欲離其親，故用之。田季安乃德宗公主之子，故得飛報先知之，乃遣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得受節鉞（爲保信軍節度使）。」「承宗因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及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勞宴，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無及矣。（見新唐書卷二一一王承宗傳）

憲宗得報，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裴武出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憲宗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詐變，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

者，非裴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裴）垍、（裴）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憲宗尋思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再事追問。乃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裴垍傳）

舉兵進討：憲宗以王承宗不奉詔，乃卽於是年（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下詔削奪承宗官爵，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以討王承宗。

吐突承璀以敏幹而得寵，至是竟任爲將帥。故翰林學士白居易奏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諸軍進退皆受其制），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河東節度使范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墮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及羣臣皆以承璀職名太重，極言其不可。憲宗乃削其四道兵馬使，改處置使爲宣慰使。（見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

是月二十七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諸藩鎮，各進兵招討。田季安聞之，聚其徒衆謀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

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時幽州牙將譚忠，方爲劉濟使魏，聞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劃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擧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如之何？」對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故城在今河北省武邑縣新河縣西）。（見新唐書卷二一〇田季安傳）

譚忠回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急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於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謂之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者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

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翌年春正月，濟自將七萬衆進駐瀛州（今河北河間縣）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皆河北省今縣）。時河東、河中、振武（單于都護府軍即今綏遠省）、義武（易定）四軍，爲恆州北面招討，會於定州（今河北省定縣）。是月十四日，河東將王榮攻拔王承宗洄湟鎮（今河北省行唐縣東北）。（見新唐書卷二一二劉濟傳）

吐突承璀率諸軍過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至邢州（今河北省邢臺）行營，承璀本宦者不知兵，更無作戰指揮能力。諸軍將以其爲中官近臣，各懼過失，因不求功，亦不肯爲設一謀。承璀左右惟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一人，驍勇有餘，智謀不足，故每進戰旋得旋失，竟因獨出深入而戰死。以致元帥威令不振，久戰無功，軍中奪氣。自春至夏猶被拒在邢州。（時淮西吳少誠死，其大將吳少陽自爲留後。朝廷以方用兵討王承宗，不能南討吳少陽，竟以之爲彰義軍節度留後）因此諸軍久無功。翰林學士白居易，乃上言曰：「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盧從史二軍入賊境，遷延不進，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范希朝河東節度使）、茂昭（張茂昭義成節度使）至新市鎮（今河北省新樂縣西南），竟不能過。劉濟（幽州節度使）引全軍攻圍樂壽（今河北省獻縣），久不能下。師道（李師道淄青節度使）、季安（田季安魏博節度使）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

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強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喝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紇、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多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憲宗不能用。（見新唐書卷一一九白居易傳）

昭義（澤潞）節度使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其軍士潛懷承宗號。又抬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成算。更託人諷朝廷，求為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相通，不可進兵等事。憲宗甚患之。會從史遣其牙將王翌元入長安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翌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翌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裴垍言於憲宗曰：「從史狡猾驕很，必且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憲宗初聞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見新唐書卷一六九裴垍傳）

吐突承璀得密詔，以盧從史性貪，乃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四月十五日承璀與

其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賭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於帳後入囚車，馳解京師。其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大譁。烏重胤當軍門高呼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乃還部伍。憲宗用李絳之策，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以賞其功，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爲昭義節度使，貶盧從史爲驩州司馬。（語見新唐書卷一七一烏重胤傳）

是月十八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與義武節度使張茂昭，連兵進擊，大破王承宗之衆於木刀溝（今河北省新樂縣西）。五月，劉濟拔安平（今冀縣），白居易復奏請罷兵。

七月初二日，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爲承宗請雪。憲宗亦以師久無功，是月二十七日乃詔許承宗之請，罷兵。以之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賜諸道將士布帛十八萬餘端匹，加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中書令。罷承璀神策中尉，降爲軍器使。河北之戰無功而罷，朝廷威望爲之大墜矣。

第六節　李絳不戰取魏博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至元和七年（西元八一一）八月，懷諫方十一歲，田季安淫虐患風疾，殺戮無度，諸將離心，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因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遷季安於別寢，月餘病重而死。元氏知田庭玠之子田興有勇力，頗知書，性又恭遜，常規諫田季安，爲季安忌恨，因而懼罪假病在外，及季安死，乃召之爲步射都知兵馬使。

九月辛亥，憲宗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出爲滑鄭節度使。欲使之控制魏博。並卽召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

兵討之。李絳則以爲不必用兵，魏博當自歸朝廷。吉甫因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憲宗頗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使不得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諸藩鎮，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田懷諫乳臭子，不能自爲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嚮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副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韲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其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憲宗善其策。（見新唐書卷一五二李絳傳）

他日吉甫復盛陳對魏博用兵之利。且言芻粮金帛皆已有備。憲宗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心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憲宗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見新唐書卷一五二李絳傳）

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士則又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因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田興而拜，請其爲留後。田興大驚仆於地，衆譟不散。田興自度不能免，乃

謂衆曰：「汝等肯聽吾言乎？」衆皆曰：「惟命！」田興曰：「勿犯副大使（指田懷諫）；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衆皆曰：「諾！」於是，入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田懷諫於外。（見新唐書田弘正傳）

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於朝廷，憲宗亟召宰臣議，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合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以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因爲之言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鎭獨無，恐更不諭。」憲宗乃遣中使張忠順赴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日李絳復上言曰：「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擧，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今河南省陝縣），乞明旦卽降白麻（任命詔書），除田興爲節度使，猶可及也。」憲宗欲除爲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除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憲宗乃從之，甲辰詔以田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田興感激流涕，士衆無不鼓舞。（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唐紀五十五）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擧六州之地來歸，剸河北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李絳，絳對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倘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大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

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指王承宗）兗鄆（指李師道）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見新唐書卷一五二李絳傳）

裴度至魏博，爲田興陳說君臣上下之義，興恭敬聽之。興請度徧至所屬各州縣宣布朝命，奏乞眞除官吏於朝廷，並請派節度副使。於是，魏博行朝廷法令，輸賦稅，按時入朝。更葬田季安，送田懷諫至京師爲京官。

河北各節度使以田興歸命朝廷，紛遣說客，間說百方。田興俱不聽。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使人謂宣武（汴宋）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田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恆冀）合軍討之。」弘告使者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今山東省荷澤地時屬李師道）。」師道懼不敢動。（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唐紀五十五）

後田興入朝，朝廷以之兼侍中，領魏博節度使如故，賜名宏正。田宏正恐魏人猶以故事繼襲，乃盡遣子弟入朝爲官，朝廷皆擢以顯職，時人榮之。

第七節　平定淮西吳元濟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五）

吳元濟反：初李希烈爲叛淮西，陳仙奇殺之。吳少誠殺陳仙奇以叛，朝廷討之無功，乃赦之以爲彰義節度使，鎭於淮西。

憲宗元和四年（西元八〇九），吳少誠病，不知人，其家僮鮮于熊兒，以與少誠子不協，乃詐以少誠命，召申州（今河南信陽縣南）刺史吳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時朝廷方用兵討成德王承宗，無暇討其亂，及少誠死遂以吳少

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西元八一四）閏八月，吳少陽死，其子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刺史吳元濟自知軍州事，匿喪四十餘日不報。宰相李吉甫言於憲宗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嘗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止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奏曰：「請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跡，然後加兵。」憲宗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往弔祭。元濟不迎敕使，且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李君何不得入而還。（見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卷一二七張弘靖傳）

發兵討叛：元和九年（西元八一四）十一月，朝廷命荊南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九萬，以進討吳元濟。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之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於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翌年正月，吳元濟縱兵侵掠，於於東都洛陽近畿。朝廷乃詔削奪元濟官爵，命宣武（汴宋）等十六道，進軍討之。荊南節度使嚴綬進擊淮西，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初二日嚴綬敗於磁邱（在今河南省泌陽西北），西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今河南唐河）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進擊，亦爲淮西兵所敗，退保壽州城（今安徽省壽縣），境上諸柵，盡爲淮西兵所屠。是月十一日朝廷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爲昭州司戶。而詔命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進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今湖北省安陸縣），李聽屬橐鞬迎之。公綽以之爲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選卒六千以屬之。並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故每戰皆捷。（見新唐書卷一六三柳公綽傳）

三月二十九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破淮西兵於臨潁（河南今縣）。四月初三日又破於南頓（今項城縣北）。元濟乃遣使求救於恆冀王承宗、淄青李師道。承宗與師道爲上表請赦之，朝廷不從。師道乃使其大將，將三千人趣壽春（即今安徽壽縣），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援也。

諸軍久圍淮西不克而李師道王承宗皆叛：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至是，其徒說之曰：「用兵所急莫先儲粮。今河陰院（唐公庫在洛陽東北黃河南岸稱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再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刼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另一養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武元衡爲宰相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皆以爲然，分遣之。於是，所在盜賊竊發，有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數十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粮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見新唐書卷二一三李師道傳）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憲宗遣中丞裴度赴戰地宣慰，察用兵形勢。裴度還報，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隨裴度至淮西，因上言曰：「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遙遠，勞費倍多。聞陳（今河南淮陽）、許（今河南許昌）、安（今湖北安陸）、唐（今河南唐河）、汝（今河南臨汝）、壽（今安徽壽縣）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自備衣粮，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

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兵，募士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見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

是月十四日晨，淮西兵在時曲（亦名洄曲在今河南郾城東北），壓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營壘而陣，忠武軍不得出營。光顏乃自毀其柵之左右，自將騎兵以擊之，賊矢集其甲頁如蝟毛，光顏仍銳意攻進，遂大敗淮西軍，殺數千人。憲宗以裴度爲知人。

是月，成德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入朝奏事，兼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省，辭指不遜，武元衡叱之出。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元衡天未明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射之，從者散走，賊遂殺元衡取其顱骨而去。又有賊入通化坊裴度宅，擊裴度傷其首，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逃。於是，京城大駭。憲宗下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衞之。」因而各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皇帝御殿久之，朝班猶不齊。賊又遺書於金吾及府縣曰：「勿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者不敢急。兵部侍郎許孟容上言曰：「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乃請起裴度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有捕得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師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於成德軍進奏院中，得恆州卒張宴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由是，神策將軍王士則等（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之叔）告王承宗遣何宴等殺元衡。吏捕得何宴等八人鞫之，具服罪，斬之，李師道客，遂得潛匿亡去。未幾，又焚柏崖倉（今孟津縣）。其爲患尚未已也。（見新唐書卷一六二許孟容傳）

李師道嘗置留後院於東都，爲淄青往京師者歇宿，雜人往來，吏不能詰。時淮西兵西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

（洛陽西南）。該院因潛納師道所使者，募洛陽惡少聚院內，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旦將發。有小卒詣東京留守呂元膺告密。元膺急調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後在伊闕、陸渾間圍捕盡得之。其中之魁首，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間（今伊水上游），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內，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已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其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其黨與死者凡數千人。東京留守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李師道也，憲宗以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雖欲討師道而不能發。時爲八月也。（見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唐紀五十五）

是時，朝廷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鎭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他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九月，憲宗乃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而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以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光絕世，一座皆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光顏卽席上厚以縑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憾也。」（見新唐書卷一七一李光顏傳）

十月，憲宗見韓弘無功，將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使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

高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並指示高霞寓專事攻戰，李遜以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是月開始討王承宗見下）壽州刺史李文通敗淮西兵，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水，拔其城，文通再敗淮西兵於固始。是時李師道又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守軍，武寧節度使李愿遣將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至平陰（山東今縣）而還。

元和十一年（西元八一六，是年正月，大擧伐王承宗見下）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再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鏉山（在今河南省沈邱縣東）。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敗淮西兵於朗山（在今河南省確山縣西朗陵山），斬首千餘級。四月，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河陽懷汝節度使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在今河南省郾城縣東北）斬首五千級。五月賊軍增援，又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時諸將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爲賊大敗於鐵城（今河南省遂平縣西南文成柵以堅固故稱鐵城），霞寓僅以身免，退保唐州。因大敗不可掩，報於朝廷，中外駭愕。羣臣皆勸憲宗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之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貶高霞寓爲歸州刺史，李遜爲恩王連（代宗子）傅。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七月，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爲新義軍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十一月，憲宗怒諸將久無功，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十二月袁滋至唐州（今河南省唐河縣），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賊來圍其新興柵（唐州東北界），袁滋卑詞向吳元濟求和（是年二月袁滋欲勸憲宗罷兵，聞蕭俛等被黜而止）。朝廷聞之，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而以太子詹事李愬（李晟之子）繼任彰義軍

申光蔡唐隨鄧六州觀察使。（語見新唐書卷一七三裴度傳）

李愬破蔡州：元和十二年（西元八一七）正月，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知軍士皆憚於戰，見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儒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儒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破高、袁二帥，輕視李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愬傳）

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朝廷以昭義、河中、鄜坊三鎮各步騎二千給之。是月初七日，愬遣將軍馬少良等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設計與戰擒之。軍中以丁士良驍將常爲大患，請刳其心以解餘恨，愬許之。既而召還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大夫也！」釋其縛命之坐。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賊所擒，自分死耳，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耳，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愬傳）

初九日淮西行營克蔡州古葛伯城（今新蔡縣之葛陵），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遂設計出戰，是月十八日擒光洽以歸。是時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今湖北麻城縣東北），二十四日攻申州，克其外郭，攻子城，爲敵所夜襲，道古之衆潰亂死者甚衆。（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愬傳）

時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相率歸官軍者五千餘戶，賊亦患其

耗糧食，不復禁。愬因逃亡而來之人日多，乃請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並置兵以衞之。三月初五日愬目唐州進屯宜陽柵（今泌陽縣），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是月二十八日，愬引兵至文城四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之，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拜於馬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州軍氣復振，人人有戰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愬隨其便所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森親戚！」衆皆感泣。（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愬傳）

蔡州北方之唐軍，與淮西兵夾溵水（今汝河下游）而軍，是時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渡，進逼郾城（河南今縣）。是月二十七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是月二十九日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是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皆遂平縣西北），四月初二日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遂平縣西北），擒淮西將柳子野。

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在郾城西南），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順。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火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四月初六日，遂下郾城。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其大將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今郾城縣西南），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李光顏軍。是時，李愬所遣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又克治爐城（今西平縣南）。初七日，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文港二柵（今正陽縣西北）。十四日，嬀

雅、田智榮破西平（今縣東南）。十七日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今商水縣西南）。（見通鑑卷二四〇唐紀五十六）

五月（是月罷討王承宗諸軍還鎭，併力以討淮西）初二日，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今確山縣西北四十里），擒其守將梁希果。十八日，又遣方城鎭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今青臺店，在唐河縣北，接方城縣界），拔之。

李愬每得降卒，必親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已瞭如指掌。因與吳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即今河南省商水縣㶏水鎭），可乘其出刈麥，設伏兵以擒之。」愬因親東行，合友軍之力，於是月二十一日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文城柵東六十里）之際，愬遣廂虞候李用誠設伏誘而擒之。將士以祐多殺官軍，堅請殺之，愬不允，釋縛待以客禮，時與李忠義共密議。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益厚之。諸軍諜稱李祐爲賊內應，且言已得賊諜。愬恐謗言先達於朝廷，爲不及救，乃持祐手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命心腹人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憲宗詔釋之，使還愬營受職。愬見之喜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愬卽以祐爲六院兵馬使。

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李愬除其令，使厚待之。於是諜者自首於愬，愬益知賊中虛實。是月二十六日愬再遣兵攻朗山，淮西增援，愬軍失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更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動準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愬傳）

閏五月，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初四日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憲宗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元濟爲其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七月，諸軍討淮西將及三年（九年冬開始進討）不克，饋運疲弊，牛多斃於運輸，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是月二十八日，憲宗復謂度曰：「卿眞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志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二十九日（通鑑載丙戌，按七月無丙戌，似係丙辰之誤），遂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處置使。八月初三日，度啓程赴淮西。初六日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敗於賈店（今郾城南）。裴度過襄城白草原（今襄城縣南），淮西以驍騎七百邀之。鎭將曹華知而有備擊卻之。二十七日度至郾城，即以郾城爲治所，實行元帥事。度首先加重各主將之權，以指揮軍事。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軍，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即或留有監軍，亦不能先將軍問事，由是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見新唐書卷一七三裴度傳）

九月十四日，淮西兵寇溵水鎭，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是月二十八日，李愬將攻吳房（今遂平縣治），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外城，斬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軍還以誘之，賊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來追，衆驚將走，愬下馬據石坐，令曰：「敢退者斬。」其衆乃反旆力戰，殺獻忠。或勸愬乘勢取吳房，愬曰：「非吾計也。」引衆回營。（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愬傳）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即時曲在郾城東北溵水上），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外賊聞知，吳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初八日，愬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郾城縣即洄曲之北），董重質帥騎出五溝（洄曲之北）邀之，李光顏等力戰拒卻之，並邀其歸路，賊死者千餘人。是月十五日李愬開始襲蔡州，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文等留鎮文城（今河南駐馬店西）大營，命李祐、李忠義率突將三千人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乘雪出發。軍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今河南省汝南縣西砦頭），盡殺賊戍守卒及烽火手而據其寨。然後命士卒休息，食乾餅，整鞍馬，留義成軍五百人守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往，愬曰：「東行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時風雪冰凍，繒纊不溫，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以爲必死，然畏愬軍令莫敢違。東進三十餘里，夜已半，雪愈大。至蔡州城下，城內外無一知者。十六日四鼓愬引衆钁城爲坎，擁壯士先登，然後樹軟梯，衆士從之登城。守門卒以三十年無戰事，方熟睡，盡殺之，而留其擊柝者，使擊之如故，遂開門納衆入，城中皆不知覺。鷄鳴雪止，愬引衆已入據吳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始起，徐徐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欲出庭·見官軍，乃急聚左右登牙城拒戰。（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愬傳）

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元濟欲待重質回救。愬乃訪求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往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十七日，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助之

。愬軍射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愬令立梯以出之。十八日愬以檻車送元濟入京師，並告捷於裴度。是日光、申二州及諸鎮兵，皆相繼來降。愬入蔡州，元濟諸官吏皆復其職，不戮一人，以待裴度之來。淮西乃告平定。

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知之，引數十騎，馳入其壁，悉降其衆。

數日後，裴度入蔡州，李愬出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裴度始受之。裴度用蔡人爲牙兵，或諫之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卽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新唐書李愬傳，裴度傳）

第八節　再討成德王承宗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六）

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傷宰相裴度，憲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所主使，七月詔數承宗罪惡，並絕其朝貢，冀其改過。時正用兵淮西，因慮兩面作戰，在猶豫中，而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屯兵於成德境上，爲承宗所屢敗。宏正忿，表請擊之，憲宗不許，表十上，乃聽其進軍於貝州（今清河縣）。是年十一月，乃詔發振武（綏遠）軍二千，會義武軍（易定），與魏博軍以討之，是時淮西之戰方殷，李師道又助淮西爲惡（其事已見前節），朝廷行將臨三面作戰矣。

十二月，王承宗乃縱兵回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進討。憲宗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奏：「以爲兩役並興（淮西成德），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待恆冀。」憲宗不爲之止（前月已發振武、義武

等軍）。弘靖自請罷相，從之，以為河東節度使。（見新唐書卷一二七張弘靖傳）

元和十一年（西元八一六）正月初三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武強（河北省今縣。發劉總之兵，似在上年十一月發振武、義武軍之時），斬首千餘級。時羣臣請罷（成德）兵者衆，憲宗堅欲進討，患衆倩之不合，乃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本職，以警其餘之反對用兵者。並於是月十七日下詔削奪王承宗官爵，更命幽州、義武（易定）、橫海（滄景）、魏博、昭義（澤潞）、河東六道進討。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又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憲宗仍不聽。尋且罷貫之為吏部侍郎。右拾遺獨孤朗，亦坐請罷兵，貶為興元府倉曹。（見新唐書卷一六九韋貫之傳）

二月，昭義節度使郗士美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劉總亦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進圍樂壽（今河北獻縣）。魏博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今河北南宮縣），䃭城（同上）。四月，劉總又破成德兵於深州（今河北深縣北），斬首二千五百級。義武節度使渾鎬（瑊之子）破成德兵於九門（今河北藁城縣西北），殺千餘人。七月田宏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河北省今縣）。但自此諸軍互相觀望，惟昭義（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成德軍境內，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河北省今縣），殺賊千餘人，降賊亦千餘人，遂為三壘以環守柏鄉。十一月，李師道以淮西吳元濟軍事失利而懼，詐請輸款，憲宗以力未能討，乃加師道檢校司空，避免三方用兵也。十二月，義武節度使渾鎬，因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軍壓入成德境，營於恆州（今河北省正定，時為成德軍府所在）北三十里處。承宗乃開始反攻，首先潛遣兵北進入義武軍（易定）境內，焚掠城邑。於是義武軍因內顧而軍心動搖。會中使督渾鎬進戰，鎬引軍

進薄恆州，與承宗大戰，義武兵大敗，散卒奔還定州（今河北省定縣）。朝廷以渾鎬之敗，黜之，以易州刺史陳楚爲義武節度使。時郗士美因鎬敗，亦欲拔營而歸，請命於朝廷，不許。翌年（元和十二年西元八一七）三月，王承宗又逆襲郗士美於柏鄉，士美大敗，士卒死者千餘人，拔營歸鎮。是時橫海（滄景）節度使程執恭，引軍討成德攻至長河（在今河北省衡水縣南），斬馘千餘人，朝廷賜名曰權。是月十八日，王承宗又遣兵二萬自冀州（今河北省冀縣）東進，至橫海節度區之東光（今河北省東光縣），遮斷景州（今河北省景縣）與滄州（今河北省滄縣）間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亦急收其衆，奔還滄州。

由於王承宗連破三方之討伐軍渾鎬、郗士美、程權等，於是朝臣中主先取淮西，然後再取恆冀之議，又紛然而起。此即史稱：是年五月，「六鎮（幽州、義武、橫海、昭義、魏博、河東）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致被各個擊破）。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強，引兵出境纔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之形勢。於是同平章事「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此時李愬開始襲蔡州，節節勝利），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憲宗猶豫，久乃從之。五月十七日，憲宗遂罷河北六鎮之兵，使各還鎮。於是討王承宗之役，再告敗績。幸未幾淮西平定，承宗乃降服。（見新唐書卷二一一王承宗傳）

右庶子韓愈前隨裴度討淮西爲彰義行軍司馬。吳元濟既平（平和十二年十月），有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以白裴度，度遂於元和十三年二月，爲書遣之。柏耆至恆州，向王承宗陳說利害，承宗大懼，使人求哀於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一如魏博例。弘正鑑其誠，爲之奏請。憲宗未許，而田弘正上表相繼而至，憲宗重違

弘正意，乃許之。四月，弘正遣使送承宗二質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朝廷乃赦王承宗，及成德將士之罪而復其官爵。（以上見新唐書王承宗傳及資治通鑑卷二四〇唐紀五十六）

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〇）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憂懼而死，其部下秘不發喪，以其子知感、知信皆爲質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度支使承元爲節度留後。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志（王武俊封淸河郡王，謚曰忠烈），諸君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廳，令左右不得謂己爲之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上奏朝廷，請朝廷選將以爲成德軍帥，然後與監軍共奏承宗病甚，及其死事。（王承元傳）

憲宗先覽王承元密表，盡知成德軍內幕，及得王承宗死報，乃徙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軍節度使，以李愬爲魏博節度使，王承元爲義成（永平）節度使。並遣諫議大夫鄭覃赴成德軍鎭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

王承元旣請朝命，其諸將及鄰鎭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朝命移鎭義成(治在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推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請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泣涕不自勝，且拜之。有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不使之行。承元斬之以徇，軍中乃定。承元起行赴滑州（今河南省滑縣），其將吏或以恆州器用財貨携行，承元親自檢查，悉命留之。（見新唐書卷一四八王承元傳）

從此，成德軍節度區始爲朝廷所收復。

第九節　平定淄青李師道之戰（參看附圖九——三三七）

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助吳元濟抗朝廷，其事已詳前節。至元和十一年（西元八一六）十一月，師道聞李光顏攻拔吳元濟凌雲柵，心中恐懼，乃詐請輸誠。憲宗此時以方討成德、淮西，力不能討師道，乃加師道爲檢校司空以安之。

初，李師道謀逆命，其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不聽，判官李文會、孔目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尙爲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尙書奈何不愛十二州土地（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十二州），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疏沐等，出沐爲萊州刺史。會林英入言事，密申「高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遂從而構之，師道乃殺高沐，囚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朝廷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定，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憂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於元和十三年春正月，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幷獻沂（今山東省臨沂）、密（今山東省諸城縣）、海（今江蘇省東海縣）三州。憲宗許之。乃遣左常侍李遜赴鄆州宣慰。（語見新唐書卷一九三高沐傳）

李師道闇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李納）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用事奴言於師道，

乃囚公度，而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見資治通鑑卷二四〇唐紀五十六）

四月，朝廷宣慰使者李遜至鄆州，李師道陳兵迎之，李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他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朝使曰：「曏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質子。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誠實，歸言於憲宗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上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憲宗大怒，決意聲討之。乃於五、六、七三個月間，部署進討軍事，以忠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永平）節度使；徙李愬爲武寧（徐泗）節度使；以烏重胤爲橫海（滄景）節度使；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然後下詔公告李師道罪狀，削奪官爵，令宣武（汴宋）、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共起兵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爲供軍使。（見新唐書卷二一三李師道傳）

時宣武節度使韓弘以淮西既平，急欲立功贖罪，是年九月，卽自將兵進圍李師道曹州（今山東省荷澤）。於是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請自黎陽（在今河南省濬縣）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於河南。宰相裴度乃入奏於憲宗曰：「魏博軍既渡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卽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至遷延，與其渡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揚劉（在今山東省東河縣北）渡河，直指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得至陽穀（山東省今縣）置營，則兵勢日盛，賊衆搖心矣。」憲宗用其策以示田弘正。十一月，弘正卽率魏博及成德全師自揚劉渡河，距鄆州城四十里，築壘屯兵，鄆州大震。

李師道命其諸將出戰，各皆失利，不一月間，敗亡者相繼。至十二月二十九日，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信澄以下四十七人，朝廷皆令釋之，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

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紛紛出降。是時師道兵勢日蹙，其將士諠然曰：「高沐、郭昈、李存爲司空忠謀，李文會奸佞，殺沐囚昈、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以上見新唐書裴度傳及資治通鑑卷二四○唐紀五十六）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淄青兵十一戰皆捷，十二月三十日進攻金鄉（山東省今縣）克之。由是，李師道憂悸成疾，其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乃兗州要地，既失金鄉，則南北運道不通。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爲之通。故師道至死，竟不知金鄉已失也。

元和十四年（西元八一九）正月，宣武節度使韓弘攻拔考城（河南省今縣），殺二千餘人。李師道所署沐陽（江蘇省今縣）令梁洞以縣降於楚州（今江蘇省淮安縣）刺史李聽。是月十三日武寧節度使李愬又攻拔魚臺（山東省今縣），十七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敗淄青兵於東阿（鄆州西北六十里），殺萬餘人，二十七日，又破淄青兵於陽穀。二月楚州刺史李聽以兵襲海州（今江蘇省東海縣），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愬又擊破淄青兵於沂州，拔丞縣（今山東省嶧縣）。是月李師道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

先是都知兵馬使劉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於陽穀以拒官兵。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爲「劉父」。及田弘正渡河，劉悟軍既無備，戰則屢敗，或訴於李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乃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叛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因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至營，佯爲感快，而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特署悟之子從諫爲門下別奏，以示恩寵。從諫日與師道諸奴遊戲，頗得其陰謀，乃密書以白其父。旋又有

人謂師道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是月初八日，師道卽潛遣二使持手帖往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以獻。並勒暹權領行營。時劉悟方據守高邱（今陽穀縣），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張暹，暹與悟相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自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乃先使人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衞，召諸將謂之曰：「吾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公等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耶？」立斬之。偏問其次，有遲疑不言者悉斬之，幷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慄曰：「惟都頭命，願盡死。」悟乃令其士卒曰：「入鄆，人賞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天明），令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守門者開城門取驗，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譁譟動地。比至，子城門已洞開，惟牙城拒守。悟衆縱火斧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械於地。悟勒兵升廳，使人捕索師道，師道與其二子伏厠床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之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宏方仰首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皆斬之。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卽刻皆安定。於是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

贊師道爲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等於獄，置之於幕府。劉悟自陽穀趨鄆時，已潛遣使以其謀告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相約：「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相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及弘正見烽，知己得城，遣使相賀。悟卽函送師道父子三首於弘正大營。弘正露布以報朝廷，淄青十二州聞風皆相繼投降。捷奏至長安，憲宗於是月十七日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使分割淄青節度區域，以根絕此方之割據勢力。（見新唐書卷二一四劉悟傳）

楊於陵到鄆州，先以朝廷之分割淄青意旨，告知田弘正，然後於宣撫中，按圖籍之大小，視土地之遠近，計士馬之衆寡，校倉儲之虛實，擬分淄青十二州地區，爲三節度地區。以鄆（今山東省東平）、曹（今山東省荷澤）、濮（今河北省濮陽）三州爲一區；淄（今山東省臨淄）、青（今山東省益都）、齊（今山東省濟南）、登（今山東省牟平）、萊（今山東省掖縣）五州爲一區；兗（今山東省滋陽）、海（今江蘇省東海）、沂（今山東省臨沂）、密（今山東省諸城）四州爲一區。並擬各置觀察使，分各軍使刺史掌之。憲宗從之。遂以劉悟爲義成（永平）節度使。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使，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於是淄青十二州自李正己割據，至李師道凡三世，五十四年而滅。

第十節　戰後之政局

當第一次進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時，幽州節度使劉濟奉詔命討王承宗，以其長子緄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

軍瀛州（今河北河間縣），以其次子總爲瀛州刺史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旋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等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旋又使人走告曰：「旌節已過代州。」由是舉軍驚駭。濟病中憤怒不知所爲，殺其大將素與緄相厚者數十人，追命緄速來行營，使張玘之兄張皋代知幽州留務。濟自朝至暮不食，晚索飲總因置毒以進之。濟飲之而死。及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元和五年七月）。遂自領軍務，朝廷不知其奸，詔嗣節度使，使續攻王承宗。及王承宗上表乞降，總退兵去，朝廷始知其逆行，但以鞭長莫及，故亦未能進討也。（新唐書劉濟傳）

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〇）。王承宗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死，心中憂懼，抑鬱成疾而死。朝廷徙田宏正爲成德節度使，命王承宗之弟承元爲義成（永平）節度使。劉悟爲昭義節度使，李愬爲魏博節度使。幽州節度使劉總見過去割地自雄者，俱已成爲流官，自己有弒父兄之事，知朝廷必然見討，心中自疑，不知所措。幽州大將譚忠因說總曰：「自元和以來（即自西元八〇六年以後），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李師道、王承宗，阻兵憑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平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魏已全歸朝廷，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涕久之曰：「總數夢父兄來索命，今欲改悔，已無及矣，佛法無邊，能解冤乎？」於是召致僧徒數百，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輒驚悸不成寐。自知無能爲，乃上表乞棄官爲僧。且不待詔命至，即削髮而去，不知所之。朝廷遂徙宣武（汴宋）節度使張弘靖，鎭幽州，爲盧龍節度使。轄幽（今北平）、涿（今河北省涿縣）、營（今熱河省朝陽縣）三州；以薛平爲平盧節度使，轄平（今河北省盧龍縣）、薊（今河北省

9—3127

薊縣）、嬀（今察哈爾省懷來縣）、檀（今河北省密雲縣）四州；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轄瀛（今河北省河間縣）莫、（今河北省任邱縣）二州。於是，自廣德（西元七六三）以來，割據垂六十餘年之河北跋扈藩鎮，至此皆告平定。（見新唐書卷二一二劉總傳）

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可謂唐代中興之王。節衣縮食以養戰士，十五年間，將全國各地不供貢賦自除官吏之跋扈藩鎮，逐一各別敉平。橫海（滄景）節度使烏重胤因奏言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是以節度使能自作威福。倘使各刺史、縣令能以各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亦必不能以一州而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滄四州，已擧牒各還刺史、縣令職事。其應在州之兵，並令刺史領之。」憲宗依奏通令全國，宣武（汴宋）節度使韓弘大懼，急上表獻馬三千匹，絹五千疋，雜繒三萬疋，金銀器千件，並請入朝。更自報庫存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疋，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於是各使區、州縣皆報人員馬匹庫存。

憲宗以天下太平，浸驕侈，欲長生，又佞於佛，刑部侍郎韓愈曾有：「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之諫，憲宗因貶愈爲潮州（今廣東省潮安縣）刺史。（新唐書韓愈傳又見通鑑）

裴度居宰相之任，爲憲宗所倚重，大河南北扈跋藩鎮，賴以平定之。元和十四年，李師道已平。裴度因與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衞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等，朋黨之爭，爲鎛之黨所擠，憲宗出裴度爲河東節度使。史館修撰李翺因上疏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屛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

此三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鯁骨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見新唐書卷一七七李翺傳)

皇甫鎛、程異，又知憲宗於平定藩鎭後，日浸驕侈，乃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二人有寵。二人又以厚賂結納宦官吐突承璀。承璀因薦皇甫鎛以本官同平章事，程異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各判使如故。皇甫鎛與程異既執宰相權，行度支轉運事，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淮西、淄青戰亂之餘，人心未固，減損糧草，軍士怨怒；刻減官俸，致難養廉，憲宗所建昇平之業，於是十去八九。

時憲宗於佞佛之外，又好神仙，因而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憲宗，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於是憲宗召柳泌至京師，居興唐觀中爲憲宗煉長生藥。泌因進言曰：「天臺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憲宗信之，即以泌爲臺州(今浙江省臨海縣)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憲宗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及泌至臺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詔命時問，心中大懼，乃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以爲刺史私逃，爲體制所不許，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多方保護之。憲宗因使之待詔於翰林院。憲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疏諫，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眞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俟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

朝夕嘗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眞僞自辨矣。」憲宗大怒，貶潾爲江陵令。（見新唐書卷一一八裴潾傳）

憲宗以「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以問宰相崔羣。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爲相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爲相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西元七五五）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西元七三六）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以崔羣有意指其爲李林甫、楊國忠之流，深恨之。及羣臣議爲憲宗上尊號，擬定爲「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鎛欲再增「孝德」二字，崔羣以爲有「聖」字，則「孝德」皆在其中矣。於是鎛乃譖之曰：「崔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大怒，欲罷崔羣相。時鎛發給邊軍糧服薪俸不能按時，又多陳敗之物及缺短之事，各軍士怨怒，流言時起，欲聚爲亂。各節度使紛紛上表訴於朝廷，憲宗不信。於是京師謠言時起，人心恟懼，崔羣具表以聞。憲宗以問鎛，鎛又密譖之曰：「邊軍賜發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崔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憲宗以爲然，乃貶羣爲湖南觀察使。（見新唐書卷一六五崔羣傳）

憲宗既時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而死，人人自危。憲宗因於元和十五年（西元八二〇）正月，暴死於中和殿。時人皆言爲內常侍陳宏志弒逆也。史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憤發，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迨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大禍，豈不重可惜哉！」（見新唐書卷七憲宗紀贊）

第十一節　申論

憲宗之得失：唐室自安史之亂以後，藩鎭割據，歷代宗、德宗兩朝，愈討而愈亂，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央政治之混亂所導致。而此種政治混亂之導源，則由於帝王愚庸，不識宰輔人才之賢與否，所用非人，宦豎得以專橫所致。如代宗時之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德宗時之楊炎、盧杞之輩，皆身握朝權，淆亂是非，導致國家於亂者。及至憲宗嗣位，能相繼任用杜黃裳、裴度、李絳諸賢爲相，朝廷紀綱爲之一振，天下耳目爲之一新。於是平定劉闢、李錡於轉瞬之間，藩鎭爲之怵目。及淮西告平，則河南北藩鎭抗命之形勢，立形崩析矣。

然憲宗在討藩鎭之戰略運用及選將上，亦有其幾致債事過失焉。如任用宦官吐突承璀爲帥，以討王承宗，是其選帥之失也。當其任命吐突承璀爲招討使時，朝臣皆紛紛進諫，白居易諫詞尤切，而憲宗一意孤行，以愛憎而任將帥，卒至於一敗塗地，朝廷之威望，爲之大墜，憲宗勵精圖強之大業，亦幾乎中途而墜。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三軍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憲宗之任用吐突承璀，即此弊也。

其次，憲宗既討淮西，同時又討成德，雖經朝臣再三勸請先平淮西，然後轉兵北討，而憲宗亦一意孤行，陷於南北兩面作戰之困境，亦幾敗其平定藩鎭之功。是又憲宗昧於當時之情勢，不知用兵之方略也。

李絳之籌策：絳之籌策，皆根據「情」「理」「勢」三者以策之。是以其見事之明，洞若觀火；籌策之中的

，若踐繩墨。如其之策王承宗也，一則曰：「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是成德之「情」所既然者也。再則曰：「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此乃「勢」所必至也。三則曰：「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此爲「理」所當然也。至於其爲憲宗籌「割德棣二州」，「劉濟、田季安死後」，不戰而取魏博，及論取淮西等之謀劃，皆莫不準「情」「理」「勢」三者之原理而策之者。是故此三者，乃畫策之綱領也。（新唐書李絳傳）

李愬襲蔡州：吳元濟強兵皆在前線抗拒官軍，而指揮中心之蔡州空虛，愬乃利用元濟此種弱點，策劃進襲之。愬策劃襲取蔡州之主要手段，爲用敵將以破敵，蓋唯敵將最能明晰敵內部之情狀與虛實也。而愬襲敵之此項計劃，亦極爲周密，步驟井然者。玆分析之於左：

第一步因勢利導——其時之主戰場，在溵水、郾城地區，李光顏對淮西之壓力亦最大，淮西最感受威脅。而在唐州、壽州方面，則淮西兵屢勝。尤其唐州方面之唐軍屢敗，朝廷三次易將，先則高霞㝢爲淮西所敗，而易袁滋；袁滋又畏淮西兵之強，而欲謀和，於是朝廷再以李愬代之。故此時唐州方面之唐軍，皆甚畏戰懼敵。愬基於敵我此種情勢，乃因勢利導，先撫士卒傷病，不事威嚴，以收士卒之心。因此軍令不肅，以懈敵方之備。此即所謂「形之，敵必從之」也。

第二步擒敵將，固結其心而用之——首先設計擒丁士良，死而生之，署爲捉生將。然後因士良而擒陳光洽

，因光洽而降吳秀琳，又因吳秀琳而用李憲。既而又擒柳子野，又因之而擒梁希果。以上諸淮西將已擒，尋又因吳秀琳而設計擒李祐，然後勵之以忠義，結之以恩情，遂與密議襲蔡州之謀，並用之爲六院兵馬使，使將奇襲之兵。此時李愬又大量招撫淮西之逃民而安置之，使敵方失去其民心。此卽「用兵不如用民，用友不如用敵」之計也。

第三步收敵間而用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問委曲，又擒得諸敵將，由是敵方地形之險易，兵力之虛實，皆已瞭如指掌。今又除殺間之令，而厚待之，因益知敵中虛實。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李愬之能得敵間爲用，乃深識孫子之妙用也。

第四步試攻——愬以上設計與部署既已就緒，又遣兵對朗山試行攻擊，敵人增援，因而失利。愬曰：「此吾計也。」此卽「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孫子）之原理運用也。（愬語見新唐書卷一五四李愬傳）

第五步訓練奇襲隊伍——招募敢死士，組成奇襲軍，愬自行訓練，朝夕教習，常作行動準備，以行襲敵。蓋奇襲隊伍，必有其特殊之訓練、裝備與編組也。

第六步利用天時，出敵不意，用最祕密、迅速之行動，進襲蔡州——如其攻吳房，以「往亡」日進軍。及襲其蔡州，夜冒風雪而進。凡此皆求出敵不意。進軍時，將士不知所之，卽曰：「東行」，此祕密之至

也。在風雪之夜，百里襲敵，亦疾之至也。

李師道之祕密軍：師道之祕密軍，即如現代之「第五縱隊」，此為中國古代「第五縱隊」運用最具成效者之一。設其能與攻擊軍密切配合運用，則其收效將益見顯著也。

王承宗之內線作戰：承宗此次內線作戰，次第擊破義武、昭義、橫海三路進討軍，倡使朝廷再告失敗而罷兵。而其此一類型之內線作戰指導，又與現代內線作戰指導大異。其對義武、橫海兩軍，皆採用先襲敵後，然後擊破（退）之之間接路線戰法。堪供參考。至於唐諸路進討軍之最大缺點，有如下述：㈠此諸路軍之作戰目標，皆同床異夢者。㈡無統一之指揮。㈢各相去甚遠，不能協同作戰。因此，故王承宗能自由選定目標而次第各個擊破之。

9—3134

第十四章　唐末寇亂諸戰役（附圖九——三三八、三三九、三四〇、三四一、三四二）

一、裘甫之亂：宣宗大中十三年（西元八五九）十二月，裘甫起兵於浙東，寇掠今富春江流域，歷半年平定之。

二、龐勛之亂：懿宗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七月，龐勛率桂林戍卒亂，沿湘江長江而下，擾亂淮北。翌年八月平定之。

三、王仙芝黃巢之亂：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十一月，王仙芝起兵，黃巢繼之，寇掠黃河以南，遍歷於東南各省，而至於兩廣、江西、兩湖，最後入長安稱帝。至中和四年（西元八八四）六月，黃巢覆滅，寇亂凡十年餘之久，未幾，唐亦隨之而亡。

第一節　寇亂前一般形勢

唐自天寶十四載（西元七五五）安祿山之亂爆發，積集已久之制度上社會上及政治上之病態，乃暴露無遺。繼之以藩鎮跋扈與割據，唐朝遂成爲分崩離析之局勢，其間雖有憲宗、文宗、武宗、宣宗等稍能差強人意之君主，及李泌、杜黃裳、李絳、陸贄、裴度、李德裕等諸賢相，先後爲之力挽狂瀾，亦已難救瀕臨崩潰之國脈。及大中十三年（西元八五九）宣宗崩，長子漼嗣位，是爲懿宗，在位十四年崩，第五子儇嗣位，是爲僖宗。在位十六年崩，懿宗第七子曄（原名傑）嗣位，是爲昭宗。在位十六年，爲朱全忠所弒，其第九子柷嗣位，是爲昭宣帝。在位四年，

爲朱全忠所簒，唐亡。蓋由懿僖不君，更招致唐之速亡也。

一、唐末政治敗壞經濟破產所導致之亂源

唐末羣盜蜂起，其主要而直接之原因，爲天災人禍相尋，財政匱竭，經濟破產，民窮無以爲生，流離失所，遂導致社會動亂，成爲不可收拾之勢。玆略言其大者。

政治敗壞：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劉蕡傳云：「居上無淸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流於九泉。」「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新唐書黃巢傳）。其次，又有貴族與豪富之特權爲害。如中宗時代，濫封食邑，而至租賦半入私門。故韋嗣立云：『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祇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致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入）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六，韋嗣立請減濫食封邑疏）且唐代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制度之租調庸制度，而貴族官僚，皆免除課役，即連彼等之部曲奴婢亦免（新唐書食貨志一）。唐制沙門亦免課役，故中宗時魏元忠曾云：「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行本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値）。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門，以玆入道，徒爲游食。」（新唐書魏元忠傳），此時（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舊唐書姚崇傳）於是「凡富人多丁者，率爲官爲僧，以免色役。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百不四五。」（舊唐書楊炎傳）。敬宗時李德裕亦云：「泗州…………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算。」

（舊唐書李德裕傳）辛替否亦云：「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爲沙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舊唐書辛替否傳）

由於此種特權所生之影響，肅宗時代不課戶已多過課戶，「乾元三年（西元八七六），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通典卷七歷代盛衰戶口）由是賦役皆由貧民負擔，貧民遂陷於破產，故云：「富戶幸免徭役，貧者破產甚衆。」（新唐書食貨志）加以安史之亂後，繼之以藩鎭跋扈，戰爭不息，賦役繁興，百姓逃亡日甚。寶應元年（西元七六二）四月勅云：「近日已來，百姓逃散，至於戶口十不半存。今色役殷繁，不減舊數。既無正身可送，又遣鄰保祇承，轉加流亡，日益艱弊。」（唐會要卷八十五逃戶）。此等逃亡者，無以爲生，最後遂流爲盜賊，而成爲社會之嚴重問題，國家亂源所由自。

豪強兼併：至於豪強兼併，唐代由來亦甚早。高宗「永徽……………後，豪富兼併，貧者失業。」（新唐書食貨志一）。由是均田制度破壞，農民被排斥於農村之外，或則變爲遊民，遂致僅「京師遊手，數千萬家。』（同上食貨志二）；或則淪爲奴客，耕豪富之地，而納極重之佃租。故云「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呑併，所以逃散，莫不由玆」（唐會要逃戶寶應元年四月勅）。陸贄亦云：「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新唐書食貨志二）僖宗河渠詔亦有云：「關中鄭白兩渠，古今同利，四萬頃沃饒之業，億兆人衣

食之源。比者權豪競相占奪，堰高磑下，足明棄水之由，稻浸稑澆，乃見侵田之害。」（全唐文命相度河渠詔）唐代之財政役政，皆賴於租調庸制度，而租調庸又自均田制度產生。官吏豪強一經兼併，於是均田之制破壞。均田之制壞，則唐府兵之制以及國家經濟亦隨之整個破壞。此種長時期之漸進演變，至最後嚴重階段時，乃成爲不可收拾之勢。繼以安史之亂，藩鎭踪之，加以天災頻仍，貧民及流散者，遂羣起爲盜賊。故曰：「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通鑑懿宗咸通元年載）「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年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通鑑僖宗乾符元年載）由是「黃巢之亂本於饑，故興江淮，根蔓天下。」（新唐書鄭畋傳）「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通鑑僖宗廣明元年載）綜言之：盜賊迭起，乃由於唐經濟破產所導致也。

二、南詔入寇

唐代外患，先有突厥、回紇，吐蕃繼之，最後爲南詔。在唐代二百九十年中，此等外患先後接踵而至，幾無寧息。然南詔之患，與前二者大異，大抵皆因唐邊疆貪酷之官吏所促成，憤起而入寇者也。

南詔，本烏蠻別種，其渠帥有六，號六詔。詔，夷文酋帥之義也。其蒙舍詔在諸詔南，故曰南詔。高宗時，其王田細奴邏來朝。開元二十六年（西元七三八），封其曾孫皮羅閣爲越國公，賜名歸義。是時六詔漸微，而歸義獨強，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爲之請，合六詔爲一。唐朝許之，其勢寖盛，即吐蕃亦爲所破。又以破西洱蠻功，唐册授爲雲南王。天寶七載（西元七四八），歸義卒，其子閤羅鳳偕妻自長安亡歸（原爲質於唐），過雲南（今雲南祥雲縣南八十里），太守張虔陀私其妻。閤羅鳳旣立，遂發兵殺虔陀，取姚州（今雲南姚安縣）及小夷州凡三十二。天

寶九載，唐使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仲通與戰於白崖城（今雲南鳳儀縣東南九十里），大敗，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敍其戰功。天寶十三載，國忠再調精兵十萬，使李宓討之，宓又大敗於大和城（今雲南大理縣南十五里），國忠又掩其敗狀，以捷書上聞。

有唐人鄭回者，爲閣羅鳳所虜，自是以中國之學教其子弟。德宗時，其酋異牟尋在位，回乘間說其與唐和，時韋皐爲劍南節度使，頗加恩惠，因離於吐蕃，歸欵唐室。牟尋遂攻吐蕃，大破之於神川（今雲南金沙江），請復號南詔，自是唐與南詔相犄角，吐蕃不敢犯。文宗太和三年（西元八二九），以西川節度使杜元穎無狀，南詔遂因蜀卒爲鄉導，襲陷巂、戎、邛三州(今西昌、宜賓、邛崍)，其兵且徑抵成都，攻陷外郭。詔發近鎭兵救之，南詔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寶而去。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宣宗時，羣蠻怨唐安南都護李涿貪暴，大中十二年（西元八五八），羣蠻遂導南詔侵安南（今越南），翌年，其酋驃信酋龍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今貴州省遵義縣）。懿宗咸通元年（西元八六〇是年裘甫作亂於浙東），復與羣蠻合兵，攻交趾（今越南河內）陷之，又陷邕州（今廣西邕寧）。明年春唐遣蔡襲爲安南經略使，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諸道兵三萬進擊，南詔退去。夏，左庶子蔡京新受命制置嶺南事。京性貪虐多詐，又忌蔡襲之功，奏罷戍兵，又建議析嶺南爲東西二道（嶺南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唐卽以京爲西道節度使。是年多，南詔以交趾戍兵已罷，乃再進圍蔡襲於交趾，唐發荆、湖、桂兵五千及山南東道兵千人赴之。咸通四年，南詔陷交趾，所殺虜十五萬人，襲一家死事者七十餘人。唐改以義成軍帥康承訓爲嶺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南詔復侵邕州，寇燄益熾。唐發許滑靑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五萬,及荆襄洪鄂兵萬人授承訓赴任,雖勝而卒死者甚衆。唐乃以高駢代承訓。六年，

南詔兵鋒自嶺南西道移轉劍南，時嶲州刺史喻士璽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兩林蠻開門納南詔兵，遂陷嶲州。七年高駢克復交趾，斬南詔卒三萬餘級。九年，桂州戍卒龐勛作亂。十、十一兩年南詔悉起傾國之兵，凡男子十五以上悉發為兵，令婦女耕以餉軍，遂連陷嶲、黎、嘉、雅等州（今西昌、漢源、樂山、雅安西），入雙流（四川今縣），進攻成都。東川節度使（治梓州今三臺）顏慶統諸軍赴援，始逐退之。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是年王仙芝作亂），再寇成都。是年，高駢改領西川節度使，簡閱精銳，西連吐蕃，始屢破之，復斥境至大渡河。南詔遣使請和，乃不復為患。計酋龍稱帝以來，為唐邊患殆二十年，中國虛耗，南詔亦弊。（見新唐書卷二二二南蠻傳）

新唐書南蠻傳贊文曰：「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又曰：「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是故南詔之患，亦為促成唐亡主要原因之一也

第二節　戰地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九——三四一）

一、戰地形勢

唐朝經濟命脈地區：隋唐時代，江淮之富甲天下，唐自代宗以後，藩鎮割據之亂，百年未已，而唐朝廷所以猶能屹然為中國之主者，賴江淮之財賦以支持之也。關於此事，上已屢言及之。然江淮並非以其一地之富，足以甲天下，乃因江西之富饒，與浙東、福建、嶺南等地之商賈繁盛，其財富輸之中國亦必經江淮也。其次，湖南、山東南（即今兩湖），亦富饒之地，皆為唐朝經濟上之生命線也。玆言其概要於後。

「京兆尹李脩，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以富饒之地，以辦財賦。」「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纔四之一；兵食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事詳德宗討藩鎭之戰章），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運皆絕，京師大恐……貞元初（德宗）……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皆見新唐書食貨志第四十一）

其次，東南沿海對外貿易諸港口，如廣州、漳州、泉州、福州、越州（今浙江紹興）、明州（今浙江鄞縣）、揚州（今江蘇江都）、楚州（今江蘇淮安）。廣州則自秦漢以來，卽爲對外貿易之港口，至魏晉以後而益盛。據新唐書食貨志及方豪氏著之「中西交通史」，及馮攸氏譯之「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三書所載，上列各港口，皆爲中國對外貿易極爲繁盛之處所。玆略擧其例於次：

「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劉展叛時（按爲肅宗上元元年，西元七六〇），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之，入揚州，大殺留居揚州之外商，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新唐書田神功傳）。藤田博士亦謂：「蕃舶來往福、泉諸州，乃唐代以來之事。」「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勉旣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舶。」「黃巢亂後，國內秩序紊亂，官吏苛征暴斂，因此居留廣州數達十萬之外商，頓時減少，而貿易亦因而以萎微。」（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

「秦始皇經略南越，淮南子謂其目的，卽在『越之犀角、象齒、珠璣。』漢書地理志稱南越曰：『處近海，多

犀角、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晉書吳隱之傳曰：『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南齊書王琨傳亦曰：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廣州對外貿易發達情形曰：『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國，往來居住，種類繁多。』『外商流寓廣州，有歷時至數十年之久者。』『黃巢陷廣州，殺外商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數達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廣府被毀後，亂黨進向國都』（中西交通史載阿拉伯遊歷家阿布賽特，哈桑 Abu Zaid Hassan 遊歷記，誤黃巢為龐勛）』（以上中西交通史）故裘甫之亂時，其大將劉暀建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長驅進取浙西（今江蘇鎮江），過大江，掠揚州貨財自實。……宣、歙、江西，必有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唐紀六十六）

唐代主要之交通運輸：唐代之財賦主要來源，既在東南，而京師在長安，則其自東南至長安之交通運輸至為重要。茲將其交通運輸概況，略述於下：

㈠自江淮入汴入河至長安之運道：新唐書食貨志第五十三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自高宗以後，(用物)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沿通濟渠）至東都(今河南洛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今河南陝縣)，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民送租者有水陸之直(值)。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

…其後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涘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冰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巓爲輓路。……韋堅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二水在長安附近），並渭而東，至永豐倉（今陝西華陰縣渭水口），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長安宮苑）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

(二)江漢運道：肅宗初在鳳翔，江淮租賦自江漢至南鄭，轉輸以濟軍國之用，「肅宗末年，史朝義分兵出宋州（今河南商邱），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使，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今陝西商縣），以輸京師。」（見新唐書卷五十三食貨志）

以上所舉，爲唐朝軍國費用所出之地，及交通運輸之概況也。

二、作戰方略

黃巢等方面：裘甫、王仙芝、黃巢，皆有一共同之方略，即利用飢民、流民對官吏之憎惡，及社會不安等因素以起兵。獨龐勛乃利用軍心之怨憤，迎合戍卒亟欲北歸之衆情，而又以利害煽動之，如其在徐城對戍卒之宣言，一則曰：「吾輩擅歸……至則支分滅族矣。」再則曰：「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三則曰：「城中（指徐州城）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彼必響應於內。」（詳見第四節）。謀據彭城以求鉞取富貴。（見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至於王仙芝、黃巢等之起兵目標，則不僅取富貴而已，更謀將統治二百餘年之大唐帝國傾覆之，其重要方略列

舉於左：

㈠目標：「共立大誓，橫行天下」，傾覆唐室。故其初起兵時，「傳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此項宣言之意義，一在號召飢民及流民，一在打擊離間唐朝諸藩鎭及地方將帥之心理。前者則利用天災（咸通十四年，西元八七三，河南大水，翌年——乾符元年，關東旱飢，「而州縣督趣租稅甚急，動加箠撻（民間）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催徵官吏）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至於流民遍地，已見前述），號召飢民、流民及龐勛之餘衆散伏於各地者以起兵；後者如：宋威將兵進討王仙芝於河南時陰與曾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唐丞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指王仙芝），我不失爲功臣。」（唐朝廷失軍心如此），其後劉巨容擊破黃巢荆門時，亦不窮追，巨容曰：「國家多負人，危難則撫存將士不吝賞，事平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上舉二事，皆詳見下）。故黃巢自廣州揮軍北上，以取長安爲作戰目標時，亦露表宣言：「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此皆爲唐朝政之大弊也，故一再以此爲言。黃巢自廣州北上，於渡淮後，宣言於唐諸軍曰：「各宜守壘……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遂長驅疾進，一無抵抗。在東都、長安且受到唐官吏出迎，亦此故也。（見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㈡策略：

⑴利用唐朝廷大臣與大臣間、大臣與宦官間、各地諸節鎭間、相互猜忌，妬能害功，有利則爭，無利則避等等矛盾，乃在軍事上乘虛擊瑕，鑽隙流竄。

⑵澈底破壞社會。流竄所至，殺官吏，掠富戶，裹窮民。一方面逼使唐朝已經破產之經濟，及已經混亂之社會

，陷於總崩潰；一方面則其自己可以足財、足兵、足食。如此則其流竄之地域愈大，勢力亦愈膨脹；而唐朝之生機，亦愈瀕臨絕境。

(3)向唐朝財賦來源地區及交通運輸命脈地區進軍。如王仙芝黃巢皆向江漢、江淮、鄂、岳、湖南、江西等地流竄，巢且向福建嶺南各大國際貿易港進軍，即其顯例。唐朝經黃巢等之亂，遂告滅亡，亦以此故也。

(4)假和策略之運用。此項策略，王仙芝、黃巢皆曾多次使用，尤其黃巢使用，最為成功。如黃巢在信州，形勢極為不利，即以金啗張璘，弭懈璘之進攻，同時請降於高駢。高駢因之為其所誤。

(5)在戰術上，每當戰敗，為唐軍所急追之時，則拋棄財物，以緩追兵，此亦為巢等所常用。

唐朝方面：朝廷對流寇之方略，大致言之，有三：

(1)圍堵：流寇所至，命諸鎮軍圍堵之。

(2)大軍進攻：配合圍堵戰略，遣大軍進剿，以期擊滅之。

(3)全面防備：如乾符三年，「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訓練士卒。且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見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紀六十八）

唐朝由於朝政混亂，更無其他方略，且即此簡單之方略，亦不能貫澈也。

第三節　浙東裘甫之亂（參看附圖九——三三八）

懿宗即位前一年，即大中十三年（西元八五九），繼嶺南（治廣州）、湖南（治潭州，今長沙）、江西（治洪

州，今南昌）、宣州(治宣城，安徽今縣）各地軍亂，皆逐觀察使之後，浙東人裘甫不堪有司所虐，聚衆作亂。當時兩浙州縣，因久無戰事，現有兵不到三百人，故是年十二月，裘甫帥衆攻陷象山（浙江今縣），官軍屢敗，明州（今寧波——鄞縣）城門晝閉。遂進逼剡縣(今嵊縣)，有衆百人。浙東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會台州（今臨海縣）軍共討之。翌年正月初，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今天台縣），范居植戰死，劉勍僅以身免，甫遂帥其徒千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今紹興縣）大恐。鄭祗德乃更募新卒，然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今鎮海縣）將李珪等，將新卒五百進擊，二月初旬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今嵊縣西南）之南，而陣於三溪之北，壅溪水上流，使可徒涉。既戰，陽敗走。君縱等追之，軍半涉，賊決壅水大至，三將皆死，官軍大敗。裘甫又聚穀以誘飢民，於是山海諸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勇力推劉從簡、劉慶。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遂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援於鄰道。浙西及宣歙雖遣兵，然其將士或邀賞饋，或邀職級，不願進討。於是朝廷以安南都護王式有智略善用兵，威服華夷，乃以式爲浙東觀察使代祗德。並發忠武、義成（鄭、滑、濮三州）、淮南諸道兵授之。

三月，裘甫分兵掠衢（今縣）、婺（金華）、明、台等州。又親將萬餘人掠上虞（今縣），焚之，入餘姚（今縣）殺丞尉，東破慈溪（今縣），入奉化（今縣），抵寧海（今縣）殺其令而據之，分兵掠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旋聞王式將至，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

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今蕭山縣東），循浙江（今錢塘江）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今江蘇鎭江），過大江（今長江）掠揚州（今江蘇江都）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今南京通濟門內）而守之，宣歙（觀察使治今安徽宣城縣）、江西（觀察使治今南昌），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時有進士王輅等數人在賊中爲賓客。輅因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等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王式，猶豫不能決。（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唐紀六十六）

四月，王式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遣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四月十五日，式入越州代祇德，即修軍令，嚴門禁，密偵察，警晝夜之防，刑將吏尤横猾者。於是將士之驕怠者振矣，賊諜不能滲伏矣。（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唐紀六十六）

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盡得其情，悉捕索斬之。賊別將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來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又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使飢民不從賊。式爲建置騎卒，以利進討。乃查舉府籍中吐蕃回鶻之配於江淮者，得驍健者百餘人，使騎將石宗本將之。此輩久羇旅異域，遭受待遇無狀，困餒已甚，今式既犒飲之，又賙其父母妻子，於是皆泣拜讙呼，願效死力。又請得龍坡監馬二百匹，騎兵隊由是組織完成。於是，式以越州諸營卒及土團子弟四千人，爲各路進討軍之鄉導。以石宗本

之騎兵爲先鋒，與宣歙，浙西及本軍北來將士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爲東路軍。以義成、建忠、淮南與台州唐興軍，爲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又命忠武軍三百人屯唐興，（今仙居縣）斷賊南出之路，義成軍三百人益台州土軍徑趨寧海（今縣）攻賊巢穴。昭義軍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今吳興）之道。於是進討，南路軍於是月中下旬連拔賊沃洲寨（今新昌縣）及新昌寨（仝上），遂進抵唐興。五月初，東路軍又破賊將於寧海（今縣）。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等於唐興南谷，又大破之於海遊鎭（今寧海縣南）。賊退入甬溪（今白溪）洞（寧海縣西南），官軍屯洞口，賊出戰又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鄉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因悉收王輅等進士數人，斬之，曰：「亂我謀者，此輩也。」遂與甫棄寧海而走。義成與台州軍，進克之，收其逃散之民七千餘人。王式又命義成軍屯海口（寧海縣東北），以遏賊入海之路，命望海鎭及浙西將，將水軍巡海澨（今寧海東）。賊將劉簡等於寧海東，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遂焚其船。（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唐紀六十六）

裘甫已失寧海，乃將其衆萬餘，退屯南陳館下（寧海西南六十餘里）。東路軍破賊於上廖村（寧海西北四十餘里，今上寮山），賊將降之。五月末東路軍又大破賊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裘甫等遂向黃罕嶺（今天台山）遁去。六月初，賊復入剡。王式命東南路軍追至圍攻，遂平之。裘甫之亂，前後共歷六個月。

王式勦平裘甫之戰術，著重社會民心之作戰而輔以軍事，故能一鼓蕩平之，可謂得其要矣。

第四節　龐勛之亂

懿宗初年，南詔連陷交趾邕州等地，唐室在徐州（今江蘇銅山縣）募兵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林（廣西

今縣），定期三年更代。至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桂林戍卒，已滿六年，屢求更代北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以軍庫空虛，無法發兵更代，決定更留戍卒一年。戍卒聞之怒，乃於是年七月，殺都將王仲甫，共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刼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龐勛等遂沿湘江順流而下，九月過潭州（今長沙）出長江東至浙西，轉入淮南（今江蘇江都縣）。所過州縣，皆畏其剽掠，或遣使慰勞，供給芻米，或饗之以食，望其從速過境。於是龐勛乃招集銀刀（咸通三年徐州亂軍，逐節度使溫璋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勛等經泗州（今安徽盱眙縣），泝泗水而至徐城（今盱眙縣西五十里），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徐州爲武寧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穆宗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二年，武寧副節度使王智興，逐節度使崔羣，朝廷不能討，以智興爲節度使），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衆皆呼躍稱善，遂向彭城而進。十月上旬，龐勛率戍卒進至符離（今符離集），距彭城僅四驛（一驛三十里），闔城恟懼。節度使崔彥曾召諸將謀之，皆以爲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團練判官溫廷皓，分析狀況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鈎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戍卒殺都將王仲甫），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龐勛至符離時，要求彥曾停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

使徐行儉三人職任。時三人用事，武寧軍中怨之。又請將戍卒，別置二營，共由一將領之），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彭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以討勛。並數勛之罪，以令士衆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汚染將士，倘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凡彼親屬，無用憂慮，罪止一身，必無連坐。」又命宿州（今宿縣北）出兵符離（今集，泗州出兵於虹（今泗縣）以夾攻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一唐紀六十七）

是月中旬，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彭城西南三十里）北數里，頓兵不進，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詷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列於山下而潛遁。元密等覺之，恐其間道襲彭城，乃引兵退宿於城南。而龐勛等卻退還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由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賊乃攻陷之。龐勛悉聚城中貨財，招百姓來取。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從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元密所率之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固，不可復攻。夜賊使婦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明旦，元密縱兵追之，爲賊水陸所夾攻，全軍覆沒，無一人得還彭城者。賊問降卒，知彭城人情恐懼，城隍無備，遂引兵北渡濉水，兩日而至彭城城下，衆六七千人。居民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彥曾雖選城中丁壯守備，但內外震恐。故不移時，羅城（外大城）即被攻陷。彥曾退守子城（內水城）。民助賊攻城，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遂陷。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剉之，盡滅其族。時爲十月中旬也。（見新唐書卷一一四崔彥曾傳）。

龐勛既陷彭城，盛陳兵衞，徐州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上表脅求節鉞。以其將許佶爲都虞候，趙可立爲都遊奕使，其黨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今盱眙縣），梁丕將千人屯宿州（今宿縣北），其餘要害縣鎮，亦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各地羣盜，皆倍道歸之。下邳土豪鄭鎰，亦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號爲義軍。劉行及兵至渦口（今懷遠縣），道路從者倍增。濠州刺史盧望回，兵纔數百，素不設備，不知所爲，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遂據濠州。泗州刺史杜慆，早有準備，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至，慆誘之入城悉誅之。及圓引兵圍城，復爲所敗。龐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發兵增援，圓衆雖萬餘，終不能克，退屯徐城（今盱眙縣西五十里）。

同時，龐勛大爲募兵，民多踴躍爭赴之，遂四向寇掠。十一月，破魚臺（江蘇今縣）及附近十縣。又分兵向宋州。是月，朝廷開始遣兵討勛，部署進討軍事如左：

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

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

羽林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

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後賜姓名李國昌，克用之父也），及吐谷渾、達靼、契苾等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皆許之。

徐南方面，時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乃遣其將吳迥代之，繼續進攻，晝夜不息。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將李

湘將兵數千與敕使郭厚本、袁公弁合兵，自廣陵援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強，不敢進，遂屯都梁城（今盱眙縣西南），與泗州隔淮水相望。泗州刺史杜慆遣團練判官辛讜一再求救於厚本，厚本遣兵五百與辛讜赴救，遂擊退賊兵。龐勛再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劉行及又自濠州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是時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鎮潤州，今鎮江）所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亦已抵達。賊兵迎擊於淮水之南，圍而攻之，行約及士卒盡沒。賊乘勝進圍都梁城，十二月初，李湘等引兵出戰，復大敗，都梁城陷沒。賊因據淮口（泗水入淮之口），唐之漕運遂絕。賊執李湘及郭厚本送於徐州。於是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更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今懷寧、合肥），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於和州（今縣），破下蔡（今鳳臺縣）、烏江（今鎮）、巢縣（今縣），北侵沂、海（今臨沂、東海），破沭陽（今縣），有破竹之勢。

閏十二月，泗州團練判官辛讜，再求救於令狐綯及杜審權，二人再遣兵糧赴救之。是時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戴可師將兵三萬，亦已到達，渡淮水轉戰而前，進屯都梁城。賊遂盡棄淮水以南之守。可師恃勝而驕，不加戒備。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趨而至襲擊之。可師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被殺及溺於淮水而死，得免者僅數百人，失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時汴水漕運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今壽縣）。弘立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是路復絕。於是江淮震動，士民往往避地江左。時令狐綯見賊勢張甚，乃遣使詣龐勛說諭，許爲奏請節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拾散卒，修守備。

徐西方面，是年（咸通九年）十二月，康承訓軍於新興（今河南寧陵縣東），賊將姚周屯柳子（宿州北）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僅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今河南商邱）。翌月諸道兵已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

其應賊募者益少。龐勛乃遣人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因現兵已及數萬，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其桂州戍卒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其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

徐北方面，由於王晏權兵數敗衂，（事見十一月），朝廷乃於閏十二月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翔軍於滕、沛（皆今縣）；天雄軍節度使（鎭魏博。今大名）何全皋，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軍於豐、蕭（皆今縣）。未幾北、西、南三方面，乃展開大戰。

咸通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今蕭縣南）三十里，壁壘相屬。龐勛兵分戍四境，徐州城中戍者不及數千人，勛始憂懼。民亦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又謀貳於勛，勛以計誘至彭城殺之。徐賊攻海州（今東海縣），時唐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設伏擊賊，盡殲之。時賊攻壽州者，亦爲唐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求援於浙西，率浙西兵自楚州（今淮安縣）泝淮而上，得增援於泗州。二月康承訓開始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攻擊，陷陣卻敵，義成、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横海、泰寧、宣武、忠武、天平等十鎭之兵，皆服其驍勇。承訓引麾下千人渡渙水（在宿州南似即今南股河），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衝圍救承訓出之，賊勢披靡，因合擊破之。由是賊軍屢敗。賊將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遂引兵渡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其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復縱騎蹂之。於是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遂大敗。官軍蹙賊於濉水（宿州北），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今蕭縣南），伏尸五十里，斬首二

萬餘級。弘立單騎逃遁，委棄器械資糧山積。（見新唐書卷一四八康承訓傳）

三月，康承訓軍進逼柳子，與賊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周引兵渡渙水來戰，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超越追擊），斬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宿州北），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姚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其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執而斬之。勛惡丕擅殺，黜之，使其將張玄稔代丕守宿州。

柳子之敗，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謀，欲自將出戰。其黨周重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然後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轉取攻勢）。四月，勛遂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等，又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上皆人質也），以示承訓，並宣言曰：「勛始望國恩（求節鉞），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眞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其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得丁壯三萬人。乃更造旗幟。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册將軍大會明王。勛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時魏博軍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是月初旬，勛引兵發徐州，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進救，勛於要路伏擊之，殺官軍二千人，餘皆還走。勛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將，諸寨乃宵遁。時曹翔方圍滕縣（山東今縣），聞魏博軍敗，乃留滄州卒四千人（橫海軍）戍魯橋（濟州任城縣魯橋鎮——今滋陽縣北），自引兵退保兗州。勛悉毀官軍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通鑑唐紀六十七）

鹿塘寨之戰也，王弘立收敗殘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遂再至泗州攻城。四月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

州，是月中旬分軍三道渡淮圍泗州，賊驚懼，斂兵屯城西寨。舉將衆進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被圍凡七月，至此始解。泗州之所以能久守者，辛讜屢次出圍求援，及迎取糧食，厥功至偉也。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其將士議者，或以爲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以爲其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康承訓軍）震恐，乘此聲勢，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亦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遂於是月下旬，自豐縣趨蕭（今縣），約襄城（今蕭縣南）、留武（今江蘇沛縣南）、小睢（今宿縣北符離集）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軍中者，逃告於康承訓。承訓乃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至期，襄城等賊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又自失期，急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此至，其諸寨兵已敗，而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超越追擊），步卒躡其後（跟踪追擊）。由是賊兵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僅三千人，還歸彭城。而另遣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宿州西）以守之。五月，沂州遣軍進圍下邳（今下邳縣東），勛命其將鄭鎰救之，而鎰帥所部降唐。於是唐諸路軍，四面進攻之。

六月，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宋威（魏博軍爲龐勛擊敗後，朝廷卽以宋威代王晏權也），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曹翔復自兗州引兵會之，將向徐州進擊。是月，淮南方面，龐勛軍又大敗：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連拔招義、鍾離、定遠（今鳳陽東南、臨淮關附近、定遠縣東）。勛將劉行及設寨於濠州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側背），將焚其寨。賊入寨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但

其北面臨淮水，故猶得與徐州相通。龐勛乃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援應。舉又遣別將渡淮擊之，斬獲數千，而平其寨。

七月，康承訓克臨渙（今宿縣西），殺獲萬人，遂克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亦拔滕縣，進擊豐沛。賊當此局勢日蹙之下，其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賊抄掠者遇之，輒爲所殺，賊兵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於是賊黨益離，蘄縣（今宿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承訓。賊沛縣守將朱玫，亦舉城降於曹翔，翔使朱玫攻豐縣，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克之，斬獲萬計。由是，龐勛憂恐，不知所爲，欲走。康承訓亦乘勝長驅，拔第城（宿州西），進抵宿州之西。勛將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之，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承訓進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後，破之必矣。」勛卽從之，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自引兵西向。（見新唐書卷一四八康承訓傳）

八月下旬，康承訓攻宿州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攻之不克，死數千人，承訓患之。乃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賊守宿州者，乃徐州舊將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遂夜召所親數十人謀降，協同者又衆，因遣腹心張皐夜出詣承訓，約期殺賊，舉城來降。至日，請立靑旗爲號。九月初三日，張儒等飮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承訓官）寨中，此輩何得尙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明日開門出降。張玄稔又獻計於承訓，乘龐勛尙未悉宿州城降之時，請詐爲城陷，引兵襲符離及徐州。承訓乃使玄稔仍統宿州舊兵三萬，

另以數百騎益之，皆賞勞而遣之。明日未曉，玄稔率軍直趨符離，符離賊兵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遂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見新唐書卷一四八康承訓傳）

張玄稔至彭城，縱兵圍之，龐舉直等嬰城拒守。玄稔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守？若尙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遂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退守子城。俄而，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許佶，餘黨多赴水死。玄稔乃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見資治通鑑卷二五一唐紀六十七）

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今銅山縣西）西向，所過焚掠無遺。九月初六日，康承訓始獲知之，遂即引兵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是時襲宋州，既陷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北城。勛知有備，乃渡汴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又引兵循渙水（今巴溝河）而東，將歸彭城（猶不知彭城已失也），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渡水，李衮發橋，勒兵拒之。勛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於是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之。其宿遷（今縣）等諸寨，皆殺守將而降。宋威亦克蕭縣。惟吳迥獨守濠州，不下。

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重塹重圍以守之。十月中旬，吳迥始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計龐勛之亂，歷一年又三月始平定之。

沙陀朱邪赤心，以是役之功，朝廷置大同軍於雲州（今山西大同縣），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又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康承訓拔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其餘有功將士皆有賞賜。

第五節　王仙芝黃巢之亂

一、討王仙芝之戰

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濮州（山東今縣）人王仙芝乘歲飢，聚衆三千，起於長垣（河北今縣）。二年六月，仙芝與其黨尚君長攻陷曹（山東今縣）、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其驃帥尚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天平節度使（節度鄆曹濮三州，治鄆州——今山東東平縣西北十五里）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冤句（今山東曹縣西）人黃巢，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

黃巢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喜任俠，稍通書傳，屢舉進士不第。少與仙芝皆以販鹽爲事。既與仙芝起兵，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至是年十一月，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朝廷乃詔淮南（今江都）、忠武（今淮陽）、宣武（今開封）、義成（今滑縣）、天平五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今山東臨沂縣），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進討。乃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縣，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威之副。

三年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宴等救沂州，還至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趨鄆州，都將張思泰、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殽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無得窮詰。命袞海節

度使區置泰寧軍。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且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三月，授宣武、感化（駐徐州）節度及泗州（治盱眙）防禦使密詔，各選精兵數百，於通濟渠沿河遊奕，防衞東南漕運錢米之安內，以供京師。

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還，並自率麾下還靑州（今山東益都）。俄而州縣奏仙芝尙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乘間西趨，不十日連陷陽翟（今河南禹縣）、郟城（今縣）等八縣。僖宗憂東都被擾，乃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治今山西長治）將步騎五千及義臣兵衞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治今湖北襄陽）選步騎二千守護汝州（今河南臨汝縣）至鄧州（河南今縣）要路之交通安全。同月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治今陝西邠縣），鳳翔節度使令孤綯（治陝西今縣）各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河南今縣）潼關，以防仙芝流竄入關。九月初五日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東都震動，百官士民挈家逃奔。十一日敕赦王仙芝尙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又陷陽武（今河南原武），攻鄭州（今縣），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今縣東），進擊仙芝，破走之。仙芝轉趨汝鄧間，州縣大抵皆畏之而各自城守。十月仙芝攻鄧、唐（今唐河），所歷之地，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十一月轉攻郢復二州（今湖北鍾祥、沔陽），陷之。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貲布路。士爭取之，因皆逗橈不前。遂轉陷隋安二州（今隋縣、安陸），執刺史而據之。十二月，仙芝分兵攻申、光、壽、舒、廬等州（申今河南信陽縣南，光今縣。壽安徽今縣，舒今安慶，廬今合

肥）。時宋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曾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卽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因此，追仙芝不力，每至一舍（三十里），完軍顧望。又因前妄奏仙芝死以來，諸道尤所不服，故當仙芝軍攻壽、廬等州時，威屯兵亳州（安徽今縣），殊無進救之意。而曾元裕擁兵蘄、黃（湖北今縣。元裕似在仙芝陷郢，復二州時南調），亦望風退縮。門下侍郎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畋乃上言薦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及宮苑使李琢嚴而有勇，以代宋威等。僖宗納之。遂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李琢代威爲招討使，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爲副使代元裕。（見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同月，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尙君長弟讓，據嵖岈山（今河南遂平縣西），官軍退保鄧州。是時，仙芝則自安州攻蘄州，使王鐐以書說刺史裴偓，偓遂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以奏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偓乃開成，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朝廷許之，詔拜仙芝爲左神策軍押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撫慰，卽以告身於蘄州授之。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擊仙芝傷首，其衆喧噪不已。仙芝憚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偓奔鄂州（今武昌），敕使奔襄州（今襄陽），王鐐仍爲所拘。於是仙芝等分兵北竄，仙芝與尙君長率三千餘人入陳蔡，黃巢北掠齊魯。（見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四年二月，仙芝於陷鄂州後，轉兵北上。黃巢於同月率衆萬人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後，轉兵攻沂州，至三月陷之，衆至數萬，遂西竄潁蔡，與尙讓保據嵖岈山。

六月，柳彥章襲陷江州（今江西九江。彥章似由前次分兵寇淮南時之一支），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章亦

9—3161

自附降狀。敕以彥章爲右監門將軍，令散衆赴京師，而以左武衞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彥章不從，以戰艦百餘艘，固湓江爲水寨（湓江在江州城外接於大江），剽掠如故。劉秉仁乘驛赴任，勘兵乘單舟入柳彥章水寨（十二月），賊出不意，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章，散其衆。

七月初一日（通鑑載庚申，似庚子之誤，見下）黃巢復引兵與仙芝攻宋州（今商邱），平盧、宣武、忠武三道兵與戰不利，仙芝等遂圍宋威於宋州。十五日（甲寅）左威衞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軍七千救宋州，斬賊二千級。仙芝等乃解圍復分兵南竄。

是時朝廷諸宰相意見不合，同平章事王鐸（鐐兄弟）、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同平章事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於是皆訴於僖宗，以去就力爭，皆請免官，不許。

八月，王仙芝復陷安州，又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赴救，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衞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是時忠武軍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增援襄州，至申蔡（今汝南信陽間），竟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使戒約將士，使復赴援。

是時諸宰相又在用兵之策上爭議不決。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前線將帥及兵力配置於僖宗之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道請會兵討之，繼發土卒，罄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兹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功誣毀，因功爲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強兵盡付他人，良將空

還，若勁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衞其境。旣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盧攜不以爲然。僖宗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謂兩中尉兩樞密）參酌，早行罷黜。」僖宗不從。（見資治通鑑卷二五三唐紀六十九）

正當此朝議爭論不休之際（十月），黃巢亦已南竄復寇掠蘄黃等地。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

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忌復光之功，遣兵於道中掇取君長等，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今安徽阜陽）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朝廷混亂現象畢露。前方則將帥爭功，後方則大臣朋黨，故討賊無功），遂斬君長等。時爲十二月也。

黃巢已敗於蘄黃，又復北竄，十二月連陷匡城（今河北長垣縣境）、濮州。王仙芝則自復郢轉寇荆南（荆南軍治荆州，今江陵），節度使楊知溫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爲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仙芝自賈塹（今鍾祥縣境）渡過。

乾符五年正月初一日晨，大雪，知溫方受賀（拜年），而仙芝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乃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治襄州，今襄陽）。福悉衆自將赴救。時有沙陀兵五百騎在襄陽，福併率之以往。至荆門（湖北今縣）與仙芝兵遇（仙芝阻援之兵），沙陀縱騎奮擊，大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有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仙芝已敗走，其部將徐唐莒進破朗、岳（今常德岳陽），攻潭州（長沙）不克，轉擾洪、宣、潤等州。仙芝則再渡漢水東北竄，正月初六日在申州東，復爲招討副使曾元裕所截擊，大破之，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朝廷以元裕是役之功，敕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靑州，以元裕爲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爲副使。貶楊知溫爲郴州司馬。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爲荆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

二月，曾元裕追擊至黃梅（湖北今縣）復大破之，殺五萬餘人，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是時，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尙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爲王。

二、討黃巢之戰（參看附圖九——三四一）

黃巢竄江南：黃巢既得仙芝餘衆，又爲尙讓所推，乃自號衝天大將軍，署官屬，改元王霸。巢以攻亳州不下，乃分兵襲沂、濮二州陷之。巢留據沂州，仙芝餘衆悉附焉。時朝廷以曾元裕軍在荆襄，不能北援河南，乃更拜張自勉爲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使督諸軍急討黃巢。巢乃分兵自滑州略宋汴，及衞南（今滑縣境），轉兵破考城（河南今縣）。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河南今縣）以備之。巢遂南掠襄邑雍丘（今河南睢、杞縣），進寇葉（河南今縣）、陽翟（今禹縣），欲窺東都。朝廷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各二千人，共衞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並將河陽、宣武、昭義三鎭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以增強東都守備。又詔曾元裕將兵逕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今河南登封縣西北、伊川縣北、孟縣、汜水縣）。既而巢兵屢爲官軍所敗，在江西者爲鎭海節度使裴璩所破；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衆（似卽徐唐莒部）；寇鄭、郟、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由是巢乃遣天平節度使張裼書乞降，請奏之。詔授巢右衞將軍，令

就鄆州解甲。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己，又叛（巢顯然以詐降緩兵，俾準備南渡江也）。三月引兵渡江（自何處渡江史不詳），寇浙東陷虔吉饒信等州（今江西贛縣、吉安、鄱陽、上饒）。

時朝廷財賦窘甚，乃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且時逢連歲旱蝗，耕桑半廢，財賦所賴之江淮地區及各運道，又屢爲仙芝及巢等之寇所擾，故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軍需，辭極哀切請罷官。詔不許。是時李克用又叛，兵據蔚、雲等州（今山西靈丘、大同）。誠內外交困之秋也。

四月，曹師雄自宣、潤寇湖州（今浙江吳興縣）。仙芝故將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莒據洪州（今南昌）。是月，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起義民兵）克復饒州。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故其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罷敝，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此可知當時宰相之好私譽與顢頇。

（見資治通鑑卷二五三唐紀六十九）

黃巢竄福建廣州：六月，朝廷以仙芝餘黨剽掠浙西，乃以荊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軍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治今鎮江）。八月，黃巢寇宣州（今安徽宣城），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安徽今縣）。巢攻宣州不克，轉寇浙東（今紹興），執觀察使崔璆。高駢遣將張潾、梁纘攻巢破之。巢乃引兵開山路七百里直趨建州（自今浙江衢縣沿烏溪，越牛角山，入福建境，沿南浦溪至建甌），攻剽福建諸州。巢圍攻福州（今地），觀察使韋岫戰不勝，十二月十三日棄城遁走。巢入城，焚室廬，殺人甚衆。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

乎？」答曰：「我尙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是時閩地諸州皆沒。詔鎭海節度使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使追討黃巢。（以上見通鑑唐紀六十九及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六年正月，高駢遣將張潾、梁纘，分道追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徐州人）、畢師鐸（冤句人）、李罕之（項城人）、許勍等數十人。巢遂趨廣南，兵圍廣州（廣東今地）。

三月，宰相王鐸以僖宗憂羣盜之患，乃曰：「臣爲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五月，鐸以泰寧節度使李係（晟曾孫有口才實無勇略）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幷土團（團練兵）屯潭州（今長沙），以塞嶺北之路。江陵潭州二屯，烽驛相望，以備黃巢。（見資治通鑑卷二五三唐紀六十九）

五月，黃巢致廣州節度使李迢書，表求爲天平節度使，又脅崔璆言於朝廷。宰相鄭畋欲許之，田令孜等執不可。巢復上表求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僖宗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賊得之益富，而國用愈屈。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以高駢足以制巢，請拜巢爲府率，不從則使駢進討之。從之。

八月，鎭海節度使高駢，以滅巢爲己任，奏請「以權舒州刺史郎幼復充留後，守浙西；遣都知兵馬使張潾將兵五千，於郴州（湖南今縣）守險；兵馬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今廣東惠陽）、潮二州邀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趨廣州，擊黃巢。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三萬，於梧、桂、昭、永四州（今廣西蒼梧、桂林、平樂、湖南零陵）守險。」以阻其北還之路。詔不從。（見新唐書卷二二四高駢傳）

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乃急攻廣州，陷之，執李迢，自號義軍百萬都統兼韶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不僅此也。此時唐之政治敗壞已極，「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皆爲當時之極弊。（見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十月，朝廷以鎭海節度使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爲鎭海節度使。

黃巢自廣州北竄：十月黃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永衡（今零陵衡陽）二州。是月二十七日，抵潭州城下。李係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今常德縣）。巢盡殺戍兵十餘萬，流尸蔽江而下。尙讓乘勝，進逼江陵，巢率大軍繼之，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云欲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匿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尙讓乃至。漢宏兗州人，原爲羣盜，帥其衆北歸復爲盜。黃巢入據荆南（今湖北江陵），脅李迢草表，述其所懷。迢不從，巢怒殺之。

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荆門（湖北今縣）以拒之。設計使沙陀五百騎釘轡藻韉，望賊至縱而遁走，賊以爲怯。明日，全晸伏兵林中，自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賊追之，伏發，大破之。乘勝逐北，比至江陵，擒其渠帥十二輩。巢與尙讓收餘衆，渡江東走，巨容之師促之，俘其什七八。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多負人，危難則撫存將士不吝賞，事平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及全晸將渡江追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黃巢之兵勢復振，攻鄂州（今武昌），陷外郭。巢畏荆南兵追擊，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今杭縣），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其下皆走。巢兵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劉巨容傳）

時兵部尚書盧攜以薦高駢爲都統之功，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由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是歲桂陽賊陳彥謙陷柳州（廣西今地），殺刺史董岳。明年春，李克用入雁門逼晉陽。是正南方之賊氛稍戢，而北方之外患又作也。

廣明元年（西元八八〇）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中尉田令孜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同月，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初，安潛鎭許昌，田令孜爲其兄陳敬瑄（令孜本姓陳，咸通年間隨義父入內侍省爲宦者，遂冒姓田）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是時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乃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鎭三川。帝命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故有是命。師立遂爲東川節度使，牛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朝廷之不可爲，由此可知矣。

同月，高駢遣其將張潾進擊黃巢，屢捷，上表奏聞。朝廷因王鐸統衆無功，乃罷其都統，盧攜奏以高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總轄天平，淮南、鎭海、西川、荆南、安南六鎭，將士兵馬悉受指揮。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淮南兵與諸道兵），威大望振。四月，張潾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又屢破巢軍。巢數卻乃退保饒州，衆多疾疫，其別將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潾遂攻饒州克之。巢走據信州，又遇疾疫，卒徒多死。張潾急擊之，巢以金啗潾，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以協討黃巢；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是時黃巢詗知諸

道兵已北渡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張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六月，黃巢遣別將陷睦州（今安徽建德縣）婺州，同時巢自攻宣州亦陷之。

黃巢渡江北竄：廣明元年（西元八八〇）七月，黃巢乃自采石（今當塗縣北）渡江圍天長六合（今縣），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逾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又死，自度力不能制，乃引淮水繞江都城三里以守之（通鑑考異載：朝廷已命高駢爲都統，詔旨未到之間，復猜貳之），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江都五十里。先是宰相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授以兵柄，黃巢必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渡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朝廷乃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今河南商水縣），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今臨汝縣）。是月初九日，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爲天平節度使（鎮鄆州——今山東東平縣）兼東面副都統，以備黃巢。（見新唐書卷二二四高駢傳）

九月，黃巢將渡淮時，宰相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黃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今安徽盱眙縣），汴州節度使爲都統，以禦之。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堵耳。」僖宗從之。遂發諸道兵。既而淮北相繼告急，稱疾不出，京師大恐。（新唐書黃巢傳）

是月，黃巢衆號十五萬，其先前部隊渡淮，曹全晸以其衆六千先擊之，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今泗縣宿遷一帶），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救，賊遂擊全晸破之。時徐州節度使薛能將徐州兵三千，赴援

溵水，過許昌以供備疎闕，譁變，薛能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軍亦遣大將周岌自許昌詣溵水增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黎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薛能之厚於徐卒，並逐之。能欲奔襄陽，亂兵追殺之，並其家。岌遂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岌所襲，引兵還兗州（治今山東滋陽縣西）。於是諸道兵屯溵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十月，黃巢分兵陷申州（今河南信陽縣南），主力遂入潁、宋、徐、兗（今許昌、商邱、徐州、滋陽地區）。所至吏民逃潰。十一月，僖宗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振武節度使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以增援洛陽。是月初五日，又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以備衞東都。初十日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是時，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又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傳牒（唐）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僖宗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十二日，僖宗於延英殿，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僖宗曰：「侍衞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僖宗不悅，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是日僖宗親閱左神策軍將士，遂部署潼關之守備如左：

田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

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

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左軍兵馬使趙珂爲勾當寨柵使。(見資治通鑑卷二五四唐紀七十)

十三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僖宗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見資治通鑑卷二五四唐紀七十)

黃巢陷兩京稱帝：廣明元年十一月十七日，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二十二日，黃巢陷虢州(今靈寶縣南四十里)。僖宗以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神策軍禦之。以前京兆尹蕭廩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岌以薛能牙將秦武權爲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縣)刺史。二十五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弟，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給賜，憑勢使氣，未習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操兵器。是日僖宗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爲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僖宗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二十七日，承範等至華州(今縣)，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初一日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草林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山。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

遂喧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征稅，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盛如織，一夕踐爲坦塗。承範盡散輜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饑潰，蹋開禁坑。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初二日，黃巢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至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塡之，須臾卽平，引兵而渡。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坑。比至，賊已入矣。初三日，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今華陰縣境），遇奉天（今乾縣）援軍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田令孜所募坊市人以補左右神策兩軍者），怒曰：「此輩何勞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趨長安。（黃巢傳，通鑑）

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初四日，制以巢爲天平節度使，欲以安撫之也。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盧攜而貶之，薦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是夕，攜飮藥死。初五日，百官退朝時，聞亂兵入城，乃皆分道竄匿。令孜卽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長安城西面三門之第二門）出城，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僖宗已去，軍士及坊市之民，競入府軍盜金帛。是日申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長安城東）。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

，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唐朝）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並即遣數萬衆追僖宗，不及而還。巢館於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見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僖宗等已出長安城，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初九日僖宗至駱谷（今盩厔縣西南），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僖宗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今南鄭），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宜便從事。」許之。旋詔牛勗、楊師立、陽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見新唐書卷一八五鄭畋傳）

是月十一日，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十二日巢始入宮，十三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黃傳古為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又下令唐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而搜獲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等皆殺之。時諸葛爽將代北行營兵屯櫟陽（今臨潼縣東北），黃巢將朱溫屯東渭橋，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巢以為河陽節度使，即赴鎮。當是之時，巢既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而已。

十八日，僖宗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長安之戰：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遣使者以赦書至鳳翔，將佐以下皆哭。節度使鄭畋知人心可用，乃召將佐

9—3173

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僖宗幸蜀，無歸依。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時義武（今河北定縣）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不俟詔命，舉軍入援，屯於渭北（今陝西黃陵縣），另遣二千人間道至興元衞車駕。是時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乃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今大荔縣），溫弟鄴自華州（陝西今縣），合兵進擊之。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於是醞釀長安之爭奪戰。（見新唐書卷一八七王重榮傳）

中和元年（西元八八一）正月僖宗至成都，遣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二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三月，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聽以墨敕除官。畋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僖宗又以樞密使楊復光爲京西南面行營都監。部署四面進討也。

是時，付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都五千騎入援京師，至絳州（今山西新絳縣）將渡河，絳州刺史瞿稹（沙陀人）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今山西代縣）。李友金等至代州（山西今縣）募兵，半月之間，得三萬人，皆北邊五部之衆，屯於崞西（今縣西），獷悍暴橫，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信之將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李國昌、李克用也）。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騎（景思官）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

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賫詔詣達靼迎之。時李國昌已老，乃由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趨蔚州（察哈爾今縣）。時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歸唐，卽以爲河陽節度使（此對黃巢之漕運打擊甚大）。宥州（今陝西靖邊縣東）刺史拓拔思恭（黨項羌）糾合夷夏兵，會鄜、延（陝北今縣）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今縣），同盟討賊奉天。（今乾縣）鎭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於是進討黃巢之形勢，乃告形成。時在是年二三兩月間也。（語見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

是時，黃巢已先發動攻勢。二月遣其將朱溫爲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河南今縣），欲斷絕唐漢川之漕運，至三月初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之以扼荊襄。又遣其將尙讓、王播帥衆五萬攻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今陝西岐山縣），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四月，黃巢復遣其將王玫爲邠寧節度使，使鎭邠寧（鎭今邠縣），謀固關中形勢。玫赴鎭，邠州通塞鎭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於是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今大荔縣），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今縣），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陂之捷，進逼長安，是月初五日黃巢遂帥衆棄長安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城（長安苑城之西門），弘夫繼之。處存帥銳卒五千，繫白須巾乘夜入城。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器入第舍，掠金帛妓妾。

是夜黃巢帥其軍露宿霸上，詗知城內唐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乃卽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城中。宗楚、弘夫皆戰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故遭慘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初十日，黃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益熾。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

武皇帝。

自此之後，至翌年冬之年餘時間中，各方面之混亂情勢，概述之於次：

關中情勢無大變化。是年五月，楊復光將忠武軍八千，攻朱溫於鄧州，克之，追至藍橋（今陝西藍田關南）而還。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今縣），亦克之。未幾（八月），高潯進攻石橋（今臨潼縣），爲巢將李詳所敗，奔還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黃巢將王播攻邠寧節度副使朱玫於興平（今縣），玫退屯奉天（今乾縣）及龍尾陂。此時陳敬瑄自西川所遣黃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在興平屢破巢軍，敬瑄更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兵二千增援之，與巢軍對峙。七月，黃巢將朱溫拒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及權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於東渭橋。八月，李孝昌與尚讓朱溫戰於東渭橋，不利，引軍退。是時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今縣）。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自興平還襲鳳翔，逐鄭畋，自爲留後。詔以昌言爲鳳翔節度招討使。蓋是時，諸鎭勤王之師，自長安敗退後，皆以師老，遷延引退，而鳳翔又倉庫虛竭，犒賞已薄，糧餽不繼，故有是變也。是時巢將孟楷朱溫，又襲鄜夏二州軍於富平（今縣），二軍敗奔歸本道。

翌年（中和二元，西元八八二）正月，黃巢向同州、河中發動攻勢，以其將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溫軍向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二月，溫攻河中，但爲王重榮所敗，遂在同州與王重榮對峙。五月，黃巢又遣兵攻興平，唐屯興平之諸軍，退守奉天。至八月，朱溫屢請增兵攻河中，巢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由是溫親將胡眞，謝瞳，勸溫降唐。溫遂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於王重榮，重榮厚待之。未幾，詔以溫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於是巢將李詳亦欲降，爲監軍所告，巢殺之。巢由是兵勢日蹙。然大體言之，兩方

相持日久，同陷於困弊之狀態矣。

巴蜀方面，亂事迭起。先是僖宗幸蜀，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厚於從駕諸軍，而薄蜀軍，因導致蜀軍之亂。中和元年（西元八八一）七月，西川黃頭軍使郭琪帥所部作亂，焚掠成都坊市。今孜奉僖宗保東城，陳敬瑄遣將擊潰之，郭琪隻身奔歸高駢於廣陵（今江蘇江都縣）。

是時，僖宗猶日夕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朝大臣殊爲疏薄。故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多車駕西幸，不告南司（外朝），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內朝）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玆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宣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時爲宰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尙勞聖慮。」云云。疏入，令孜屏而不奏，且矯詔遠謫，遣人於途中殺之。於是朝臣聞者氣塞，而莫敢言。（見新唐書田令孜傳）

中和二年三月，邛州（今邛崍縣）牙官阡能反，裹脅良民從反，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今雅安西）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其勢蔓延，漸及蜀地。陳敬瑄楊行遷等討之，屢爲所敗。至十一月，召還行在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始討平之。

各州鎭之情勢。時因黃巢據長安，唐諸軍在關中進討者，與之相持不決，故各地州鎭，皆已目無朝廷，惟力是視，軍民逐殺刺史、鎭將，而自爲刺史留後者，相繼不絕。如：中和元年八月，感化軍（今徐州）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巢。溥等至東都還，屠河陰（今廣武縣境），掠鄭州，還至彭城，奪支詳節度使，自

9—3177

爲留後。同月，壽州（安徽今縣）屠者王緒聚衆五百據本州，復陷光州（河南今縣），自稱將軍，秦宗權以爲光州刺史。高駢召石鏡鎮將董昌，欲討黃巢，昌與其將錢鏐至杭州（浙江今縣），即入據之，自稱知州事。昭義十將成麟等殺高潯於河中，還據潞州（今山西長治）。十月，李昌言還襲鄭畋於鳳翔（見前）。十二月，江西將閔勗戍湖南（湖南觀察使，鎮潭州——今長沙）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爲留後。高駢牙將武陵蠻雷滿領蠻軍，自淮逃歸，聚衆千人襲朗州（今湖南常德），殺刺史崔翥，自據之。陬溪（常德界境）人周岳，亦聚衆襲衡州（今衡陽），逐刺史徐顥。石門蠻（今湖南澧縣西境）向瓌，亦集夷獠數千，攻陷澧州（湖南今縣），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此類事態，層出不窮，其得勢者，唐朝廷即授任之以官，固無所謂綱紀矣。

各州鎮相互兼併狀況。如：高駢據廣陵，有幷呑江東之意，鎮海節度使周寶（鎮今鎮江）拒之，於江南北相互對峙。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幷之志，自將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修武（河南今縣），爽棄城走，簡留兵據之，因掠邢、洺而還，遂盡據有河北道西南部之地。

他如李克用與鄭從讜在太原相爭奪，尤直接影響討黃巢之局勢。李克用既因李友金之請將沙陀諸部萬人入援唐朝（其事已見前述），遂自蔚州南下。中和元年五月，克用自雁門（今代縣）蹂河東道，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沿途設酒食以供其軍）。鄭從讜閉城（太原）以備之，克用遂屯軍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乃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克用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克用因縱兵大掠。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鎮今綏遠和林格爾縣），璋以突厥吐谷渾之衆救之，與從讜共守。克用乃大掠陽曲、楡次而歸，陷忻、代二州（皆山西今縣），因留據於代。從讜遣兵屯於百井（今太原東北七十里）

以拒之。於是克用據忻、代二州，與從讜及契苾璋、天德（鎮西受降城—今綏遠臨河縣）、大同（鎮今山西朔縣東）等軍，相持連年。至中和二年九月，關中方面諸軍，與黃巢相持，久不能決，兩下交困，而唐軍情勢尤爲見絀之時，始由楊復光建議，召鄭從讜還成都行在，河東混亂之情勢乃解，並從此獲得李克用之入援，遂再克復長安。

再克長安：中和元年十二月，唐宰相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而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乃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僖宗許之。

翌年正月，遂貶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而重新部署如左：

(一)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鎮今河南滑縣）節度使，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

(二)周岌（先已降巢，玆復爲唐）、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感化節度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

(三)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

(四)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

(五)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

是年四月，王鐸將兩川（東西川）、興元之軍，進屯靈感寺。涇、原軍屯京西。易、河中軍屯渭北。邠、寧、鳳翔軍屯興平。保大、定難軍屯渭橋。忠武軍（原由楊復光所將擊破朱溫於鄧州者）屯武功。九月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平盧留後（鎮淄、青。今山東益都縣）以爭取之。蓋敬武已降於黃巢，至是乃復爲唐用，發兵而西，同討

9—3179

黃巢。

是時黃巢兵勢尚強，唐諸軍雖四面進逼長安，但實無力進攻。故王重榮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因謀爭取李克用來援，曰：「雁門李僕射（指克用），驍勇有強兵。其家尊（李國昌）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從讜）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即用復光之言，以墨敕召李克用，並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兵四萬，遂自嵐石路（今嵐縣至離石之道）趨河中。是時巢將李詳（已爲巢所殺）舊卒，又共逐黃思鄴（巢弟），推華陰鎭使王遇爲主，以華州降於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於是乃展開進攻長安之戰。（見新唐書楊復光傳）

十二月，克用至河中，先遣從父弟克脩將兵五百渡河試行攻擊。巢軍憚之曰：「鴉軍至矣（克用軍皆黑衣故有此稱謂），當避其鋒。」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先是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於黃巢）。克用殺僧人，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遂引兵自夏陽（今郃陽縣東）渡河進軍，屯於同州（今大荔縣）。翌年正月，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巢弟）於沙苑（今大荔縣南。沙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初二日克用進屯沙苑。於是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見舊五代史唐書一武皇紀）

是時，田令孜見王鐸將成克復之功，乃下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王鐸討黃巢久無功，罷其兵柄，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鎭（今河南滑縣東）。以楊復光召李克用破賊之功，故罷鐸而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又自以建議幸蜀，散家財犒軍爲己功，

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於己。僖宗乃以令孜為十軍（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分為十軍，號神策十軍）兼十二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謂之南牙十二衛）觀軍容使。令孜志在掌握行在軍權以自逞也。

二月十五日，克用進軍乾阬（沙苑西南），與河中、易定、忠武軍會合。是時，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於梁田陂（今渭南縣東）。遂於明日展開大會戰，自午至申，賊衆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但巢將王播、黃揆於敗軍之際，竟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二十七日，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乃分兵屯渭北。黃巢此時，以兵數敗，而糧食又盡，乃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扼藍田道（掩護部隊）。三月初六日，巢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今臨潼縣東四十里），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於是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巢積聚，斬虜而還。巢軍中因此驚恐不安。二十七日，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橋，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諸軍繼之，賊衆大敗奔走。初八日克用等自光泰門入長安。黃巢猶堅陣力戰，不勝，是夜，巢乃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

黃巢已棄長安，衆猶十五萬，聲言趣徐州，自藍田七盤路入商山（今商縣東），外遺珍寶於路。官軍追兵爭取之，不急追賊，巢逸出武關東走。楊復光遣使告捷，僖宗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署守衛長安。加朱玫、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今延安）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此皆賞破黃巢，復京城之功也。又詔崔璆家貴身顯，為黃巢

相，首尾三年，於所在斬之。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未幾，克用引兵還雁門（七月），尋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還行在，克用遂有河東之地（是時楊復光卒於河中）。

黃巢圍攻陳州之戰及其覆滅：黃巢已出武關，是年（中和三年）五月，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進襲蔡州（今河南汝南縣），節度使秦宗權迎戰而敗，巢進攻其城，宗權乃降，與之連兵。巢遂進攻陳州（今河南淮陽縣），因引起陳州長期之攻防戰。

陳州刺史趙犨聞黃巢在關中屢敗，乃謂其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巢自初起，宋威張自勉等皆以忠武軍討之。忠武軍在陳州），不可不為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林分將之。（見新唐書卷一八九趙犨傳）

是月，黃巢遣孟楷先擊陳州軍於項城（河南今縣東北槐坊店）。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孟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於溵水（今潁水）。六月，遂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軍）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於是數引銳兵，開門出擊，破之。巢因此益怒，乃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志在破陳而後已。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並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同上）

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七月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為大敵

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是時僖宗復詔加全忠爲東北面都招討使。同時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皆爲本道節度使。又升湖南爲欽化軍（鎮潭州——今長沙），以觀察使勗閔爲節度使。感化軍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按當在今潁水西淝河間地區），以遏黃巢之兵，且爲陳州聲援，朝廷加溥爲東面兵馬都統。以荆南（今湖北江陵）留後陳儒爲節度使。凡此，皆直接間接與討巢部署有關也。時高駢在廣陵，則形同獨立，不受朝命。

十一月，秦宗權圍許州。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軍戰於鹿邑（今縣），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安徽今縣）而據之。但是時黃巢兵尚強，周岌、時溥、朱全忠等軍仍不能支，乃共求救於李克用。

中和四年（西元八八四）二月，李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今山西晉城縣南）。上年十月，克用已取潞州），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善（河南沁陽縣北二十里）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蒲、陝渡河（今永濟、茅津）而東。三月，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李唐賓、王虔裕降。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之軍，此時亦已到達，乃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時尚讓屯太康（今縣），四月初三日諸軍進攻拔之。黃思鄴屯西華（今淮陽西八十里今縣），諸軍復進攻之，思鄴走。由是黃巢懼，退軍故陽里（今淮陽北），將趨大梁（今開封），陳州之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汴州，乃急引軍還大梁。五月初三日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屠尉氏（今縣）。尚讓將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台（今開封東南），宣武將朱珍、龐

師古擊卻之。全忠告急於李克用，初六日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初八日追及黃巢於中牟（今縣東）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尙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及其弟張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已渡汴水而北，初九日克用追擊之於封丘（今縣），又破之。初十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今延津縣北三十里）、匡城（今長垣縣西南）。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今山東滋陽縣）。十一日克用追至寃句（今荷澤縣西南），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十四日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全忠固請入城飲晏，克用醉語侵全忠。全忠夜襲之，克用幾遭不測。十六日走還許州故寨，求糧及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二十日，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至六月十五日師悅與尙讓追黃巢於瑕丘（今滋陽縣），敗之。十七日，巢走至狼虎谷（泰山東南萊蕪縣界），其衆殆盡，巢謂其甥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再三不忍下手，巢乃自刎。言遂並斬黃揆、鄴等及其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並斬言首以獻於溥。綜計黃巢自乾符三年（西元八七六）起兵，至此凡十年而滅。（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黃巢既死，盜賊之亂凡歷二十餘年，至此雖告敉平，而唐帝國之整個社會及經濟，亦已崩潰無遺，而無復一線生機之望矣。於是朝廷繼續混亂，藩鎭互相交兵，唐帝國之命運，苟延殘喘十四年（昭宣帝天祐四年，西元九〇七），卒爲朱溫（全忠）所篡。

黃巢平後，秦宗權首先稱帝於蔡州（光啓元年，西元八八五，三月），其勢力亦一時膨脹，寇掠鄰道，歷四年之久。北破許、洛、河陽，懷、鄭、陝、虢皆陷，汴州之不陷者幾希。東攻淮南，其將蹂躪及於江南。南破荆南。所至屠滅，焚蕩無遺。軍行未嘗轉糧，車載鹽尸以從。於是北至衞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

秦宗權破滅後（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中原最強之藩鎭，爲朱全忠與李克用二人。因此，二人先後影響關中之情勢，而至於唐亡。

在關中之藩鎭，鳳翔有李昌符，昌符後有李茂貞。邠寧有朱玫，後有王行瑜。華州有韓建。三鎭以地近京師，最易刼持天子，然懼克用、朱全忠之強，未敢行篡奪之事。唐之不致遽亡，蓋數鎭牽制之故。但宦官侮慢，尤較三藩爲近，宰相結藩鎭以自重，期廷消息，卽以告之，及昭宗之末，宦官盡被誅戮，朱全忠遂挾天子至洛陽。

一、關中藩鎭與宦官之亂及李克用之勤王

田令孜致亂：光啓元年（西元八八五），僖宗自成都還京，三月至長安，仍爲宦官田令孜所控制，而由令孜掌理國政。是時王重榮在河中（今山西永濟縣），專有安邑、解縣兩池之鹽利，每歲僅獻三千車供國用。令孜欲奪重榮之權利，乃於是年四月，自兼兩池榷鹽使，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治兗州瑕丘，今山東滋陽縣西南），因此與重榮交惡。重榮不奉詔，表令孜罪狀。令孜乃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欲共討之。十月，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以朝廷不罪朱溫，上言孜與昌符與溫相表裏，云已集兵十五萬決於翌年討二鎭。不近京城，保無驚

擾。還滅朱溫，以雪仇恥。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等軍各三萬，屯沙苑（今大荔縣西南）以攻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與重榮俱壁於沙苑。十二月大破玫及昌符兵，進逼長安。令孜奉僖宗走鳳翔。長安宮室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克用還軍河中，與重榮同表請僖宗還宮，因罪狀令孜，請誅之。

光啓二年正月，田令孜刼僖宗如寶鷄，宰臣皆不知。於是玫與昌符亦忿令孜自專，恥爲其用；又懼克用重榮之強，乃轉與二人聯合，發兵追逼車駕。令孜再挾僖宗走興元（今南鄭）。朱玫得嗣襄王熅（肅宗玄孫），與之俱還鳳翔。四月遂逼鳳翔百官，奉熅權監軍國事，還長安，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以兵部侍郎鄭昌圖同平章事。旋朱玫又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鎭。受其命者什六七。田令孜在興元，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楊復恭爲中尉，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因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治今四川廣元縣）。李昌符初與玫同謀立熅，至是玫自爲宰相，昌符怒，更通表興元。是時朱玫所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僖宗者，猶屯鳳州（陝西今縣）。僖宗以楊復恭之兄復光，曾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乃遣之赴河中，說重榮討朱玫，重榮從之。克用亦怒玫，與重榮同發兵。又詔復恭假子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今陝西安康縣），以共討朱玫。十月，熅卽帝位於長安，改元建貞。十二月，左軍中尉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卽以邠寧節度使授之。時玫將王行瑜戰數敗，與部下議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歸長安，擒玫斬之。裴澈、鄭昌圖奉熅奔河中，重榮詐爲奉迎，執熅殺之，百官死者殆半。（語見新唐書卷二二四朱玫傳）

光啓三年正月，以王行瑜爲靜難軍（卽邠寧軍）節度使。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治洋州，陝西今

縣），茂貞本名宋文通，以功賜姓名者。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今廣東高要），時令孜爲西川監軍，依於陳敬瑄不奉詔。三月，車駕自興元還至鳳翔，李昌符恐僖宗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長安宮室未完爲由固留之。六月，天威都頭楊守立與昌符爭道，昌符燒行宮，守立與戰，昌符敗，走隴州（陝西今縣）。朝廷以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八月，斬昌符，茂貞遂爲鳳翔節度使。

翌年（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二月，僖宗還至長安，三月崩，宦官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與中尉劉季述，立僖宗弟壽王傑爲帝，更名曄，是爲昭宗。昭宗頗英明，欲內除宦官，外平藩鎭，然事勢已不可爲，亦終無所成也。

討李克用之敗：昭宗卽位初年，李克用、朱溫皆勢力膨脹。溫雖侵寇鄰道，自張勢力，然有滅蔡州秦宗權之功（下詳），拜爵東平郡王。而李克用侵寇鄰道，相繼拔取磁、洺（河北今縣及永年縣。龍紀元年，西元八八九，六月）、邢（今河北邢台。大順元年，西元八九〇，正月）三州，又北攻雲、蔚（今山西大同，察省今縣），南與朱溫爭奪潞、澤（今山西長治、晉城）。於是雲州防禦使赫連鐸、盧龍節度使李匡威請討克用，朱溫亦上表奏克用終必爲患，請與河北三鎭共討之。昭宗交羣臣議，多以爲不可。惟宰相張濬欲借外勢以擠楊復恭，乃以克用曾逼僖宗走興元爲詞，主張討伐。全忠亦賄賂張濬，使人持己議。昭宗遂於大順元年（西元八九〇）五月，削克用官爵，以濬爲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克用。十月，張濬大敗於趙城（山西今縣），軍潰遁還。克用上表自陳，措詞侮慢。昭宗不得已自行引咎，復克用官爵，而貶竄張濬。

楊復恭之亂：復恭自總宿衞兵以來，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及張濬已貶，益爲專橫。昭宗之舅王瓌於大順二年（西元八九一）求爲節度使，復恭不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瓌爲黔

南節度使，至桔柏津（今四川昭化縣古柏），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以舟壞聞。復恭假子守立，盡以其陰事告昭宗，昭宗益加痛恨，乃採離間政策，信用守立，並賜姓名李順節，以分復恭之權，遂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不肯行，稱疾致仕。昭宗從之。復恭遂至興元，與楊守亮等舉兵叛。鳳翔李茂貞與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表，言楊守亮容納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昭宗從之。景福元年（西元八九二），李茂貞等取興元。楊復恭、守亮走閬州（今四川閬中），旋又爲西川節度使王建所破（王建事詳見下）。

討李茂貞之敗：楊復恭之亂已定，景福二年，昭宗乃徙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求兼領鳳翔，不許，遂不奉詔，並上表侮慢不遜。昭宗乃決計討之，以宰相杜讓能主其事，計劃調度兵食，以宗室覃王嗣周（順宗子經之後）爲京西招討使進討。宰相崔昭緯陰結邠歧，爲之耳目，朝廷動靜，二鎭盡知之。覃王嗣周爲李茂貞王行瑜大敗於興平。朝廷被逼貶讓能，並以茂貞爲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王行瑜爲太師，號尚父。自是朝廷反聽命於二鎭矣。

先是，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其牙將常行儒所殺（光啓三年），其兄王重盈自陝虢入繼。重盈卒（乾寧二年西元八九五），軍中請以重榮子珂（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於重榮，李克用之壻也）知留後。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治陝）珙，絳州刺史瑤，共舉兵擊珂，並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以爲援。李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珂節鉞，昭宗許之。珙與行瑜、茂貞、韓建等，更表請給珙節鉞，昭宗報以已允克用奏。茂貞等恥不能得，竟各率精兵數千入朝。昭宗詰以稱兵入京志欲爲何；三人不能答。但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墜亂朝政，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崔

9 --3188

昭緯密與相通，使殺韋等）。昭宗不許，三人自殺之。李克用舉兵討三鎭，三人懼，各留兵二千於京師，自行還鎭。克用至絳州攻拔之，殺王瑤。至河中，王行約棄同州走。行約弟行實爲神策左軍指揮使，請帝幸邠州。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謀刼帝幸鳳翔。於是左右神策軍互鬪，昭宗出走石門鎭（今陝西藍田縣西南）。克用兵至渭橋，遣將至石門侍衞，遂分兵討王行瑜李茂貞。茂貞懼，斬李繼鵬，上表請罪，並遣使求和於克用。俄而克用逼邠州。行瑜攜族出走，尋爲部下所殺。是年十二月，昭宗進克用爵爲晉王。

　李克用已破邠州，遂欲乘勝攻李茂貞於鳳翔。昭宗恐茂貞滅後，克用之勢大盛，不可復制，乃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茂貞韓建自知其罪，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且止其入覲。克用乃止。引兵還太原，翌年（乾寧三年，西元八九六）秋，李克用正與朱全忠在河北方面奪爭地盤之際，李茂貞、韓建復驕橫如故。昭宗自石門還京，惡武臣跋扈，欲重振皇勢，乃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四軍，選補數萬人，使宗室諸王延王戒丕等將之。茂貞以爲欲討己，揚言欲詣闕訴寃。昭宗命諸王分將兵衞近畿，屯兵三渭橋。茂貞遂引兵犯闕，諸王兵敗，昭宗幸華州，遣使告急於河東。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克用聞之，又接韓建之檄，請諸道供輸資糧於行在，乃嘆曰：「去歲從吾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是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但此時克用正全力與朱全忠爭持於河北，故終於未能發兵。昭宗以同平章事孫偓將靜難、保大（治今陝西黃陵縣）等諸軍討茂貞。茂貞上表請罪，並願獻錢修宮室，韓建復佑之，遂罷。（見舊五代史唐書一武皇紀）

二、朱全忠乘關中之亂篡唐

朱全忠勢力之擴張：全忠自於僖宗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滅蔡州秦宗權後，卽在東方積極侵吞隣道，以擴張其勢力。自昭宗龍紀元年（西元八八九）七月，開始攻徐州，連年進攻，至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三）四月，破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殺，遂盡有淮水以北之地。

昭宗大順元年（西元八九〇），李克用開始東進，圖控河朔之地以自強。以昭義留後李克恭（克用將）有精兵，號後院將，命選五百送晉陽（今太原），其將馮霸作亂，據潞州（昭義節度使治所，今山西長治縣）以附朱全忠。克用遣其將李存孝將兵攻復之，克用不以存孝爲昭義節度留後，存孝因憤恚，始懷叛志。越二年，存孝竟以邢、洺、磁三州附全忠，克用爭河北之勢，因是而弱。大順二年，朱全忠進擊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治今河北大名），五戰皆捷。弘信懼，厚幣請和，魏博一鎭，自是附於全忠。自景福元年（西元八九二）二月，至乾寧四年（西元八九七）正月，六五年間，李克用東攻平盧（治幽州，今北平）、成德（治河北正定縣）、魏博，西參與關中之事，一無所成期間，朱全忠又滅天平節度使朱瑄，泰寧節度使朱謹（瑄從父弟），盡有鄆、齊、曹、棣、兗、沂、密、濮、滑等州（今山東全省）之地。翌年（昭宗光化元年，西元八九八）四月，全忠又聯合幽州、魏博兵，與李克用爭奪洺、邢、磁三州，皆得之。十二月，克用澤州將李罕之，因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引澤州兵襲據潞州，附於全忠，光化二年八月克用克復之。是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十萬南下，欲盡兼河朔之地，全忠與魏博軍大破之於魏州。光化三年，全忠乘勝攻滄州，克定州（皆河北今縣）。李克用則攻取邢、洺二州，以救滄州。而全忠軍相繼下瀛、景、莫等州（今河北河間、景、任邱等縣），屢破盧龍、易定、成德軍，於是河北諸鎭皆歸附全忠。翌年（昭宗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朱全忠乃在太行黃河間，對李克用採取直接攻勢，二月取河中（今山西永濟縣

）、晉、絳（今臨汾及新絳縣），斬王珂。三月又攻取澤、潞、沁、遼等州（今山西晉城、長治、沁、遼等縣）。四月圍晉陽，因久雨而還。從此克用不能與爭鋒矣。此時，西自蒲、陜，東至於海，南距淮，北至河，諸鎭皆爲朱全忠所有，而河北諸鎭且服屬之。從此，全忠乃謀問鼎於關中焉。

朱全忠問鼎關中及簒唐：當乾寧三年（西元八九六）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闕時，昭宗出走華州，因韓建之意，罷同平章事崔胤。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從之，請以兵迎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建懼，奏復胤爲相，遣使諭止全忠。全忠第一次謀迎駕之事，遂告中止。翌年（西元八九七），韓建惡諸王典兵，與知樞密宦官劉季述圍行宮，罷四軍，囚諸王，八月盡殺諸王凡十一人。時李茂貞爲西川節度使王建所攻，不暇東顧，光化元年（西元八九八），昭宗因得還長安。光化三年六月，昭宗以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日與崔胤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各結藩鎭爲援，以相傾奪。崔胤因挾朱全忠之勢，奏貶殺道弼、務脩二人。十一月，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遂逼崔胤等連署，請昭宗讓位。乃鎖之於少陽院，鎔鐵錮之，穴牆以通飯食。矯詔立太子裕。

自劉季述廢立，左神策軍指揮使孫德昭，常憤不平，崔胤知之，陰與結謀。德昭又結右軍清遠都將（神策五十四都之一）董彥弼、周承誨以圖之。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正月，王仲先入朝，孫德昭伏兵擒斬之。周承誨亦擒劉季述、王彥範，二人死於亂梃下，薛齊偓赴井死，遂滅四人之族，並誅其黨二十餘人。昭宗復位，待崔胤益厚。賜德昭姓名李繼昭，充靜海節度使，賜周承誨爲李繼誨，充嶺南西道節度使，賜董彥弼姓李，爲寧遠節度使，三人並同平章事，俱留宿衞，謂之三使相。

劉季述等既死，崔胤、陸扆上言：「以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二人乞分典左右軍。昭宗謀之於李繼昭等，皆以爲向無以書生典兵者，不若仍歸北司爲便，從之。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爲左右中尉。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請昭宗盡誅之。其謀盡爲宦官韓全誨等所悉。天復元年閏六月，全誨等譖胤，罷胤鹽鐵使（時胤領戶部、度支、鹽鐵三司）。胤知謀泄事急，乃遺朱全忠書，令其發兵迎車駕。時朱全忠、李茂貞，皆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而全忠既下河中、晉、絳等地，方於進圍晉陽之後，天下莫能與敵。韓全誨等亦深結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爲黨援。（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二唐紀七十八）

十月，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彥弼等，刼昭宗幸鳳翔。十一月，全忠引兵至同州，全誨等已脅車駕西走。全忠在進退兩難之下，乃先取華州韓建，然後進兵擊破李茂貞武功之兵，遂趨鳳翔，至城東而還。天復二年正月，全忠再進軍武功。茂貞等請援於李克用。二月全忠還軍擊克用兵於晉絳，乘勝遣將再圍晉陽。未幾，全忠軍退。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五月，全忠自河中將精兵五萬攻鳳翔，李茂貞出戰大敗，全忠圍之。天復三年，鳳翔城中食盡，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宦官七十餘人，出昭宗，與全忠和解。車駕遂還長安。

車駕既還長安，大誅宦官，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衞事。進全忠爵爲梁王。時平盧節度使王師範應韓全誨所發之詔書，發兵討全忠，克兗州。全忠乃留步騎兵萬人宿衞，自將大軍東還，並遣將擊師範，破青州。師範已降，全忠又聞李茂貞將起兵，因恐其復刼天子而去，乃欲迎車駕至洛陽。

崔胤於朱全忠破李茂貞後，知其有簒奪之志，乃陰謀以備之。全忠知之，於天祐元年（西元九〇四）正月，使其留宿衞之將朱友諒殺胤及其所親厚者數人，並自至河中，表請遷都洛陽，即以兵刼帝東行。二月昭宗至陜，密遣

9—3191

間使告難於四方。四月昭宗至洛陽。六月，李茂貞、王建等合兵討全忠，皆爲全忠在河中所拒止。八月全忠遂弒昭宗，而立太子祝，是爲昭宣帝，時年十三。明年八月，王建取金川。九月全忠乃急遣將楊師厚攻取襄陽，下荊南（江陵），乘勝東擊淮南，乃亟謀受禪。天祐四年三月，昭宣帝禪位。四月，朱全忠卽帝位，改元開平，國號大梁，而唐遂亡。綜計唐凡傳二十主，並武后共二百九十年。

是時，四方之強有力者，蜀有王建，是年亦稱帝，號蜀王。淮南有楊行密，稱吳王。兩浙有錢鏐，爲越王。閩有王審知，爲閩王。河東有李克用，日後強大，並河北而有之，至其子存勗，亦稱帝，國號後唐。時勢遂進入於五代之時代矣。

第七節　申　論

唐朝之興隆，由於國家優良制度之建立，及其衰亡，亦由於國家優良制度之破壞。唐初建立之優良制度，有五焉：

一、均田制。
二、租、庸、調制。
三、政制。
四、府兵制。
五、國防軍制。

9—3193

此五種制度（皆已詳本卷第一章），乃爲一有機體之組織，相互關係至爲密切，而以均田制爲其基礎。如租、庸、調之經濟制度及府兵，皆建立於均田制之上。均田制一經破壞，則租、庸、調制度及府兵，皆隨之而破壞矣。故自中唐以後，均田制由於官吏及地方豪強之兼併而破壞無遺，於是租、庸、調之優良制度，不得不由兩稅制等等制度取代之。亦卽此之故，故至德宗時，李泌欲恢復府兵制而不能實現。

政制方面，由於太宗使中書、門下、尙書三省之宰相制，起直互制衡之作用，同時而權責攸歸，故皇帝與宰相皆不能私所欲爲，又使諫官參預朝議，遂收集思廣益之效。中央政制旣立，太宗又重視州、縣官人選，建立廉能之地方政治。而均田制、租、庸、調制及府兵制皆賴此種廉能之地方政治之實施而求其貫澈。

國防軍制方面，由於國防邊疆將帥採用「不久任，不兼統」之制，及「寓將於衞，寓兵於府」之制，故無將帥反叛及尾大不掉之割據弊害。

唐朝此等制度，由於政府上下人物之私憤而逐漸破壞，客觀社會之演進，將足以使各種制度窒礙難行，又無挽救之方，遂漸致無可挽救之境地。

唐朝由於此等制度之逐漸破壞，遂產生安史之亂。復由安史之亂，而導致經濟、社會凋殘，中央力量衰微，宦官弄權，官吏貪汚，遂致藩鎭割據層出不窮。又由討藩鎭之戰歷久不已，宦官之禍亦愈演愈烈，官吏之貪殘，日甚一日，社會、經濟遂陷總崩潰之途。相因而至者，加之以天災，於是貧民之迫於饑寒者，遂相率爲盜以求生，由是國家乃進入總崩潰而無可挽救之厄運。是唐朝由盛而衰，由衰而亡之演變過程也。

至於本章所述諸戰役之得失，除在本章第二節作戰方略中，旣提示其槪要外，玆僅略論數點於左：

唐室朝政敗壞官吏貪殘：「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時多朋黨，小人讒勝，君子道消。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十二月五日賊陷京師。時巢衆累年爲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既入春明門（長安），坊市民夾道聚觀，尙讓慰諭市人曰：『黃王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恤汝輩，但各安家！』巢賊衆競投物遺人。」（皆見新舊唐書黃巢傳）其入東都時，「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但「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由此觀之，可知黃巢除有政治口號（見本章第二節）外，顯有「刼富濟貧」「屠殺貪吏」之意識，蓋其乃以饑民、流民之衆而起也。故薩孟武氏在其所著「中國社會政治史」亦云：「當黃巢起事之際，因曾馳檄四方，指斥時弊，所以『人士從而附之』。而賊衆對於窮民，又爭行施遺，所以黃巢之衆雖然不受富者歡迎，最初也不受貧者反抗，其能橫行天下，州郡不能制，聽其長驅長安，不是沒有原因的。」加以宋威、劉巨容皆先後「留賊以自資」。黃巢知朝廷之失藩鎭心，故於入汝州之後，乃宣言於唐諸軍曰：『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遂長驅疾進，連破兩京。此可知唐朝之軍心民心，喪失殆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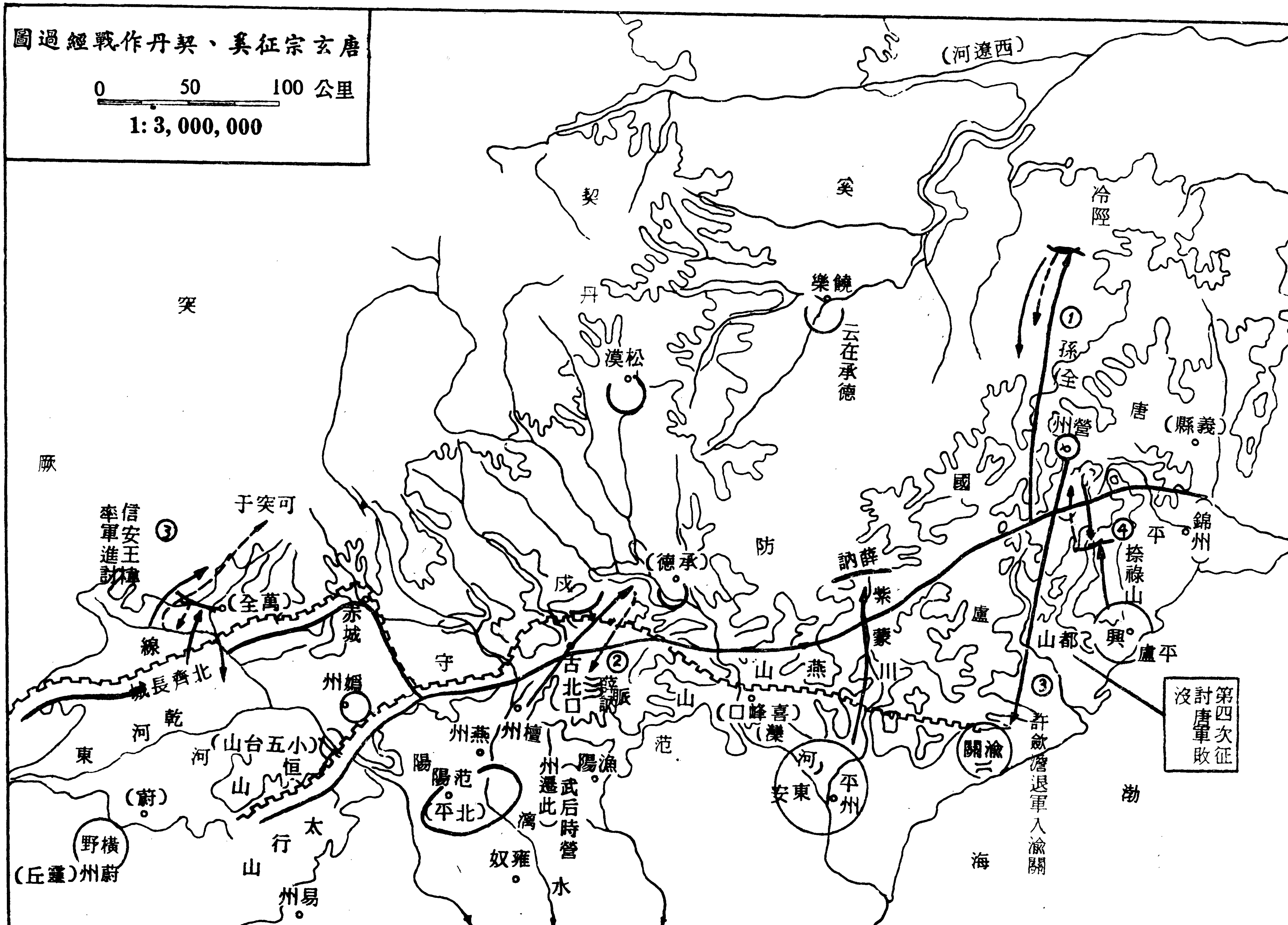
沙陀騎兵之效用：黃巢等起兵之後，「橫行天下」，然一再爲沙陀騎兵五百敗於荆門。其後長安之克復，及黃巢之破滅，亦皆賴李克用之沙陀兵。蓋沙陀兵乃沙漠民族，體格驍健，慣於馬背生活。故王仙芝、黃巢輩由饑民流民烏合之衆，遭遇此種「鴉軍」，無不潰敗。然黃巢等乃因唐朝政治敗壞，經濟破產，社會不安，饑民普遍流亡之狀況下而起者，則軍事並不能平定由此所引起之混亂，勢仍必由政治、經濟、社會之改進，促使人民生活安定，然後此種混亂，始能終止也。故黃巢滅後，又經五代五十餘年之混亂，此種混亂乃黃巢之亂之延續耳。

黃巢之成敗：巢因饑民而起家，因刼奪以爲資，故饑民流民從之者如流。然實一羣烏合之衆，能避實擊虛，乘隙流竄則勝，久戀於攻堅則敗，此乃必然之勢。巢不明於此，戀攻陳州經年，又於遇沙陀之騎兵來攻時，不知遠避於南方，而仍向黃河南岸其家鄉地區流竄，是無異於自入墳墓之地也。此中原因，由後來秦宗權得其餘衆而復振，卽可爲明證。

9—3196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九冊　附圖

附圖九一三〇七至九一三四二（按逆序裝訂）

唐玄宗征奚、契丹作戰經過圖
0 50 100 公里
1: 3,000,000
(西遼河)
契
丹
奚
突
厥
松漠
饒樂
承德在云
冷陘
孫全
①
營州
唐
(義縣)
國
防
錦州
平
④
捺祿山
盧
都山
興
平盧
第四次征討唐軍敗沒
③
許欽澹退軍入渝關
渝關
渤
海
平州
東安
河
(喜峰口)
灤
燕山
山
紫蒙川
薛訥
(承德)
古北口
②
漁陽
范
檀州
燕州
范陽
(北平)
武后時營州遷此
雍奴
水
太行山
易州
蔚州(靈丘)
橫野
(蔚)
恒山(小五台山)
東河
乾河
北齊長城線
媯州
赤城
守
成
(萬全)
可突于
③
信安王禕率軍進討

附圖九—三〇七


附圖九—三〇八


唐玄宗征突厥毗伽形勢圖
0 100 200 300公里
1:5,200,000
葛邏祿
金山
（科布多）
（阿爾泰山）
拔悉密
北庭
（迪化）
高昌西州
（吐魯番）
伊州
（哈密）
（杭愛山）
回紇
烏德鞬山
（鄂爾渾河）
（色楞格河）
拔曳固
（庫倫）
獨樂水
默啜死
大漠
默啜
毗伽
突厥庭
征毗伽西面軍～拔悉密軍
回紇一部追擊軍
（居延海）
右廂
左廂
征毗伽南面軍
征毗伽東面軍
磧口
三受降城
唐陰山國防線
唐國防線
唐河西走廊國防線
敦煌
安西
肅州
唐蕃國境
唐軍敗後
河南地
河曲
州代
武州
州蔚

附圖九—三〇九


唐玄宗滅突厥作戰形勢圖
0 100 200 300 公里
1: 5, 200, 000
葛邏祿
拔悉密
回紇
北庭
迪化
高昌
西州
(吐魯番)
伊州
(哈密)
金山
阿爾泰山
科布多
杭愛山
色楞格河
鄂爾渾河
烏德鞬山
獨樂水
庫倫
大漠
薩河內山
骨咄葉護戰死
烏蘇
突厥庭
居延海
右廂
磧口
陰山
三受降城
唐國防線
河南地
河曲
和戎
雲州
朔州
大武
代州
蔚州
橫野
敦煌
安西
肅州
祁連山
唐國防線
唐蕃國境
崑崙山脈
吐蕃

附圖九—三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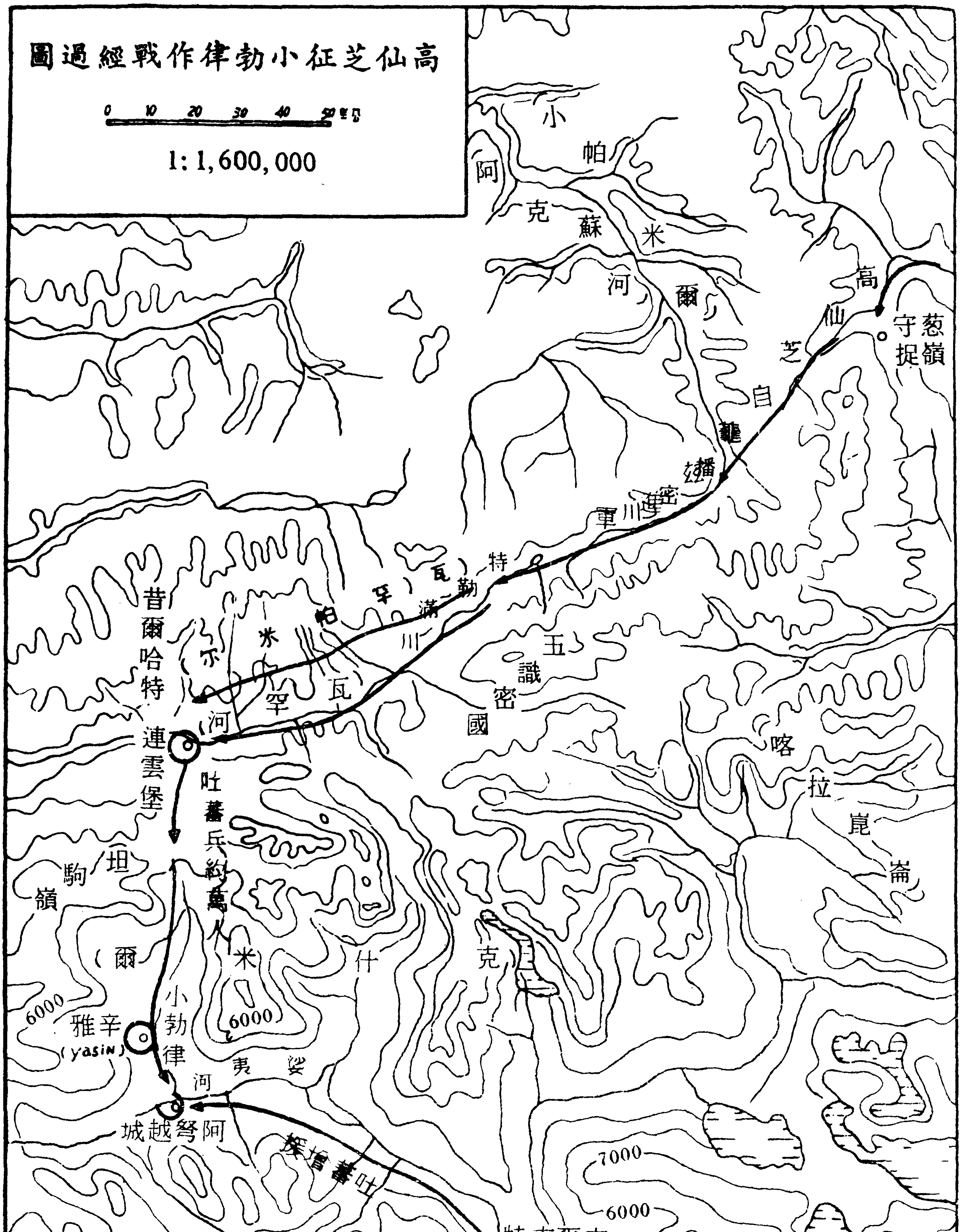


唐玄宗征吐蕃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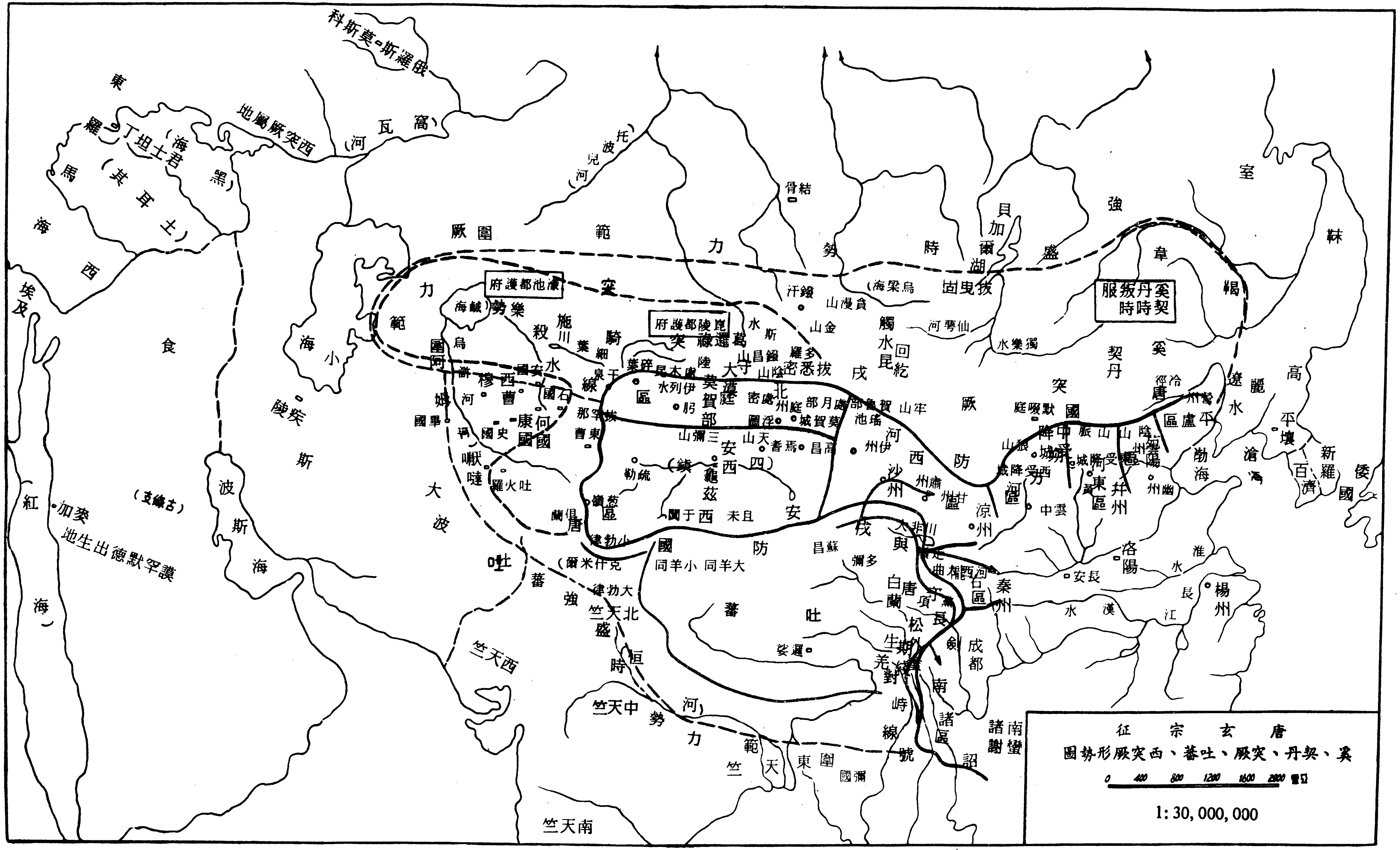
0 100 200 300公里

1:8,000,000

附圖九—三二一


高仙芝征小勃律作戰經過圖
0 10 20 30 40 50
1: 1,600,000
小帕米爾
阿克蘇河
高仙芝
蔥嶺守捉
特勒滿川
五識密國
喀拉崑崙
昔爾哈特
連雲堡
吐蕃兵約萬人
坦駒嶺
雅辛
(yasin)
小勃律
娑夷河
阿弩越城
吉爾吉特
(Gilgit)
6000
7000

附圖九—三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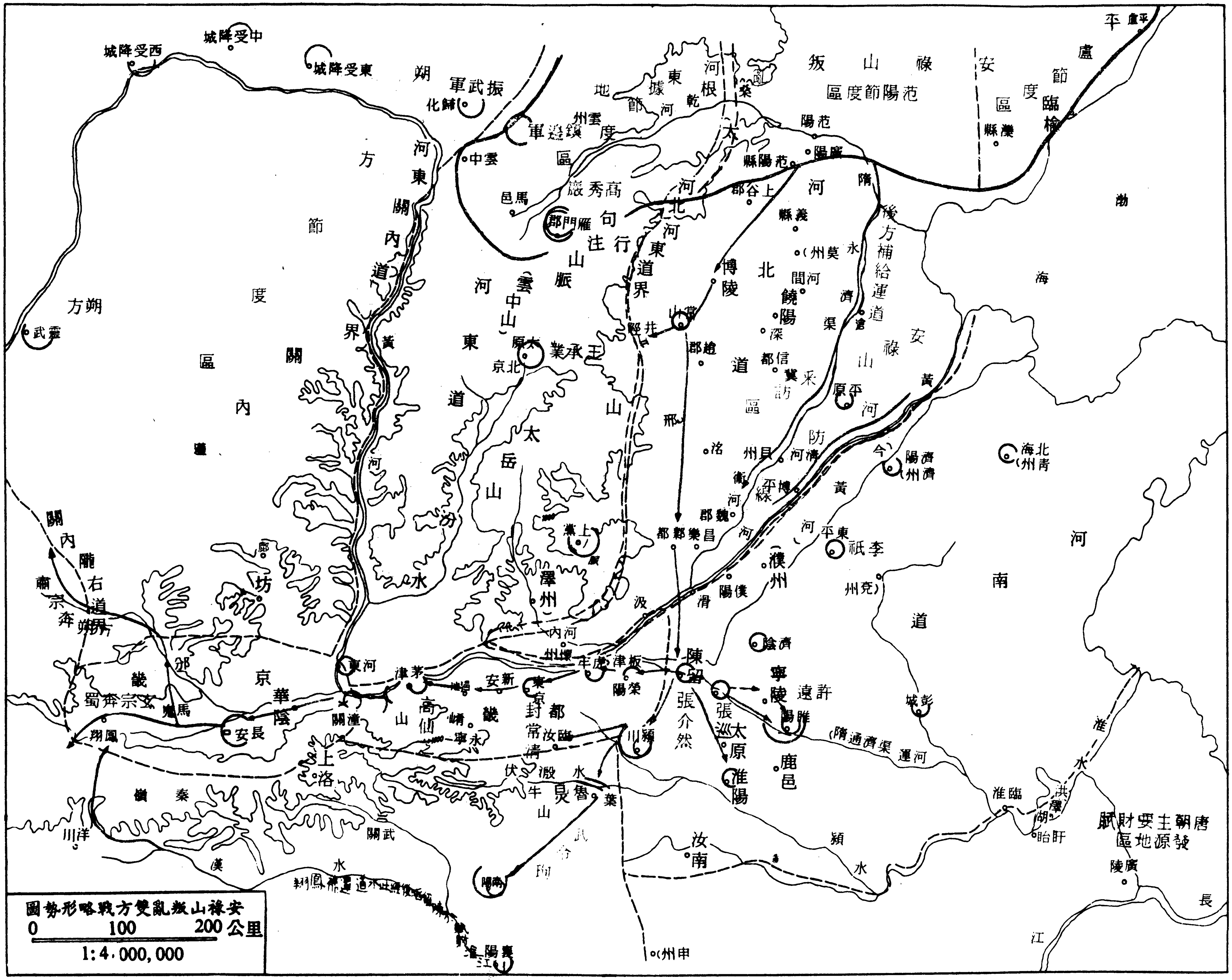


唐玄宗征奚、契丹、突厥、吐蕃、西突厥形勢圖

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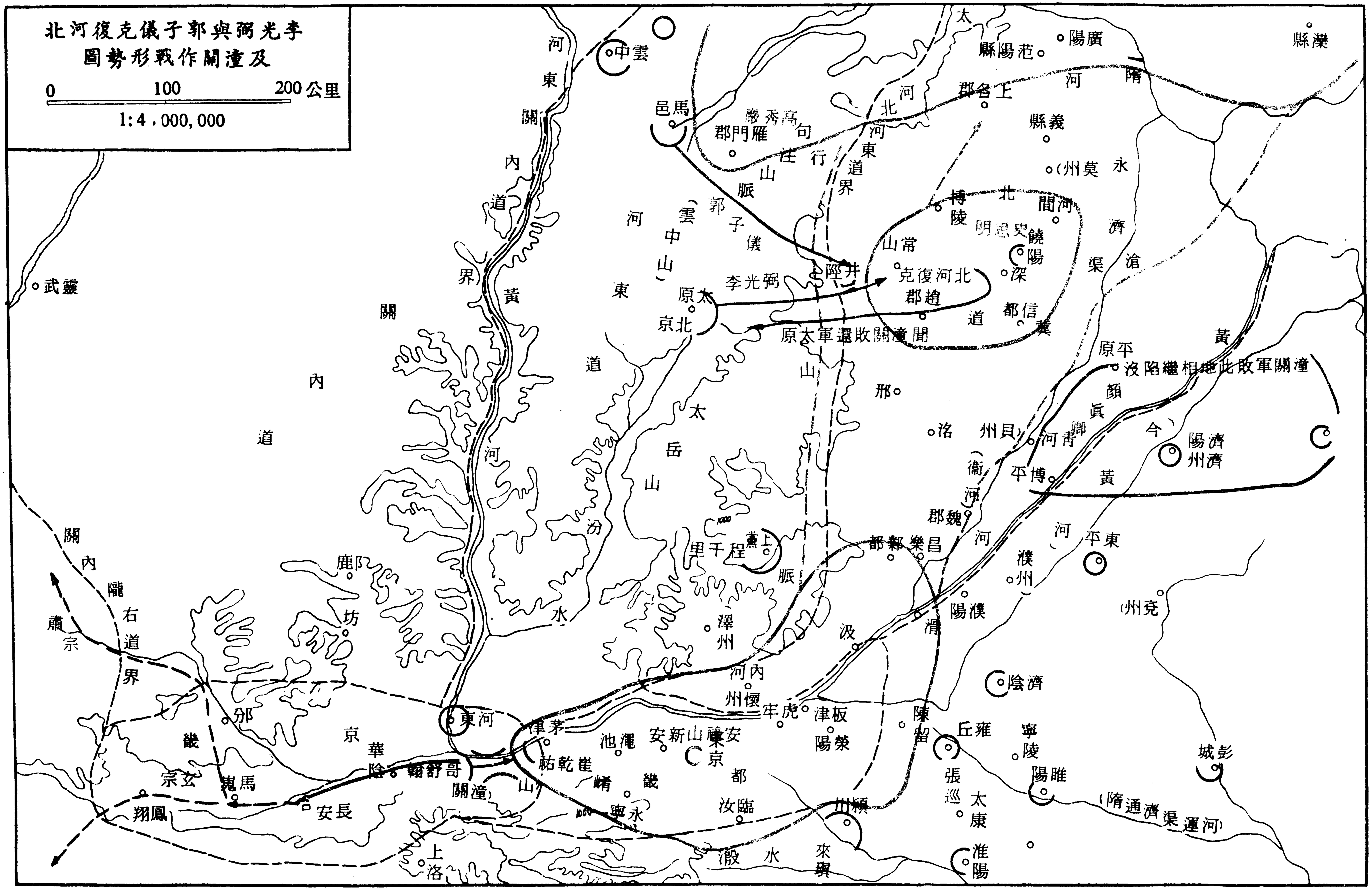
1:30,000,000

附圖九—三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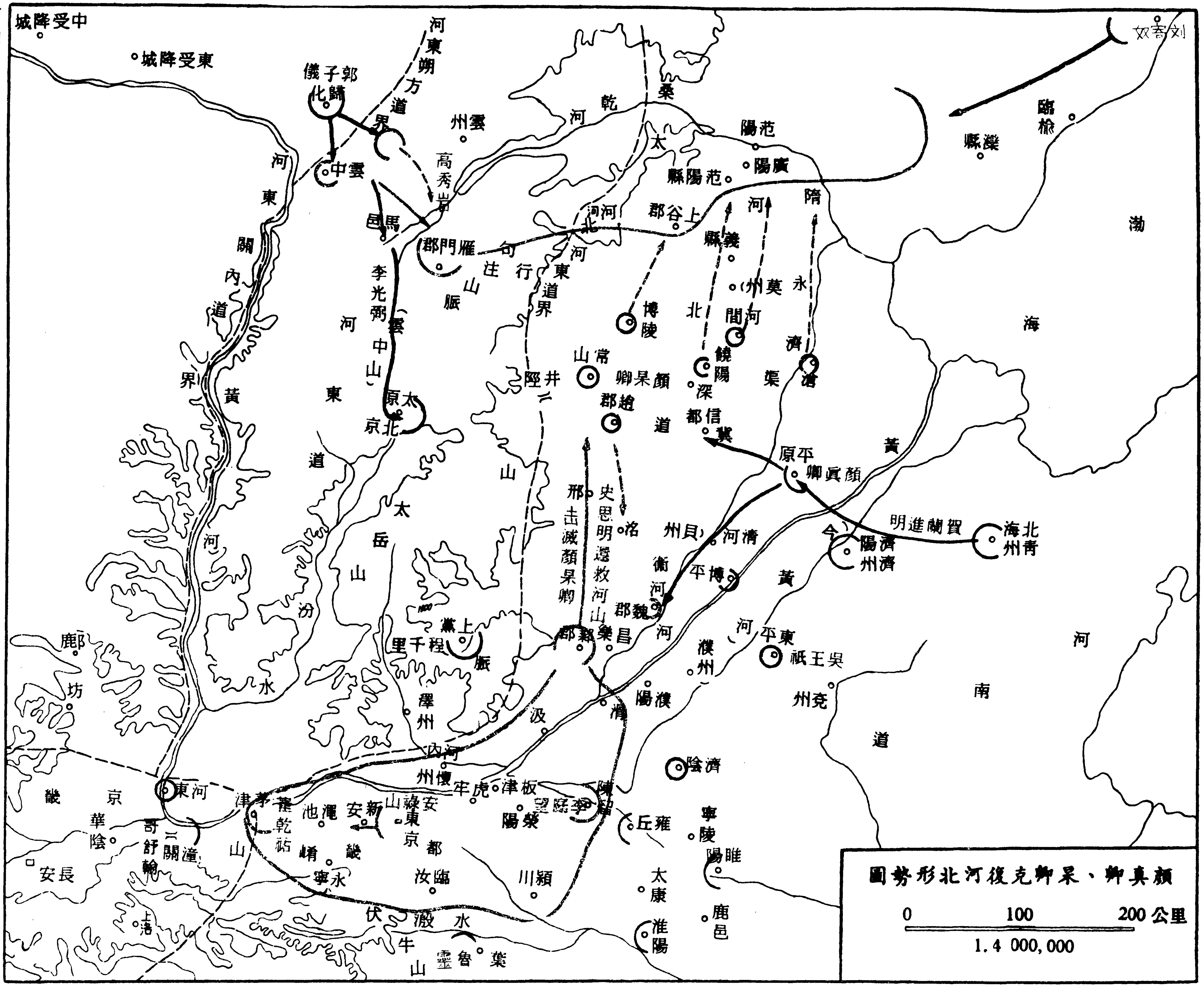


安祿山叛亂雙方戰略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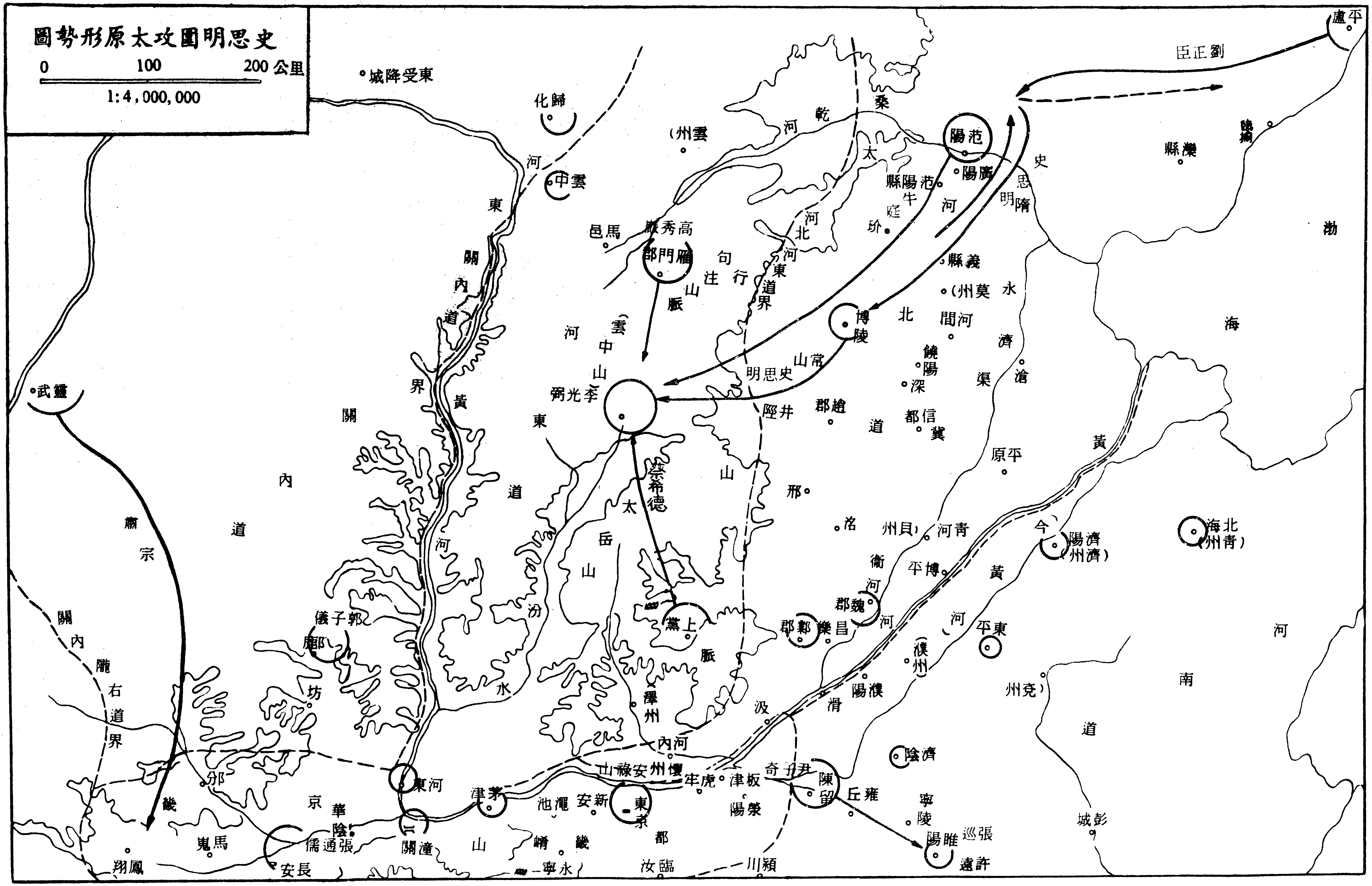
附圖九—三一四


李光弼與郭子儀克復河北
及潼關作戰形勢圖
0
100
200公里
1:4,000,000
雲中
馬邑
高秀巖
雁門郡
句注
行山脈
上谷郡
范陽縣
廣陽
灤縣
隋
河
義縣
莫州
永濟渠
滄
博陵
河間
史思明
饒陽
常山
井陘
克復河北
趙郡
深
信都
冀
道
北
河東道界
河東關內道界
郭子儀
雲中山
李光弼
太原
北京
聞潼關敗還軍太原
平原
潼關軍敗此地相繼陷沒
顏眞卿
邢
洺
貝州
清河
衛河
博平
濟陽
濟州
黃河
魏郡
鄴郡
昌樂
上黨
程千里
太岳山
汾水
濮州
東平
兗州
濮陽
滑
汲
澤州
河內
懷州
虎牢
板津
滎陽
陳留
雍丘
寧陵
睢陽
彭城
濟陰
張巡
太康
淮陽
潁川
臨汝
隋通濟渠(運河)
河東
茅津
澠池
新安
東京
都畿
崔乾祐
崤山
永寧
哥舒翰
潼關
華陰
京畿
長安
馬嵬
玄宗
鳳翔
邠
鄜坊
肅宗
關內隴右道界
關內道
靈武
上洛
來水

附圖九—三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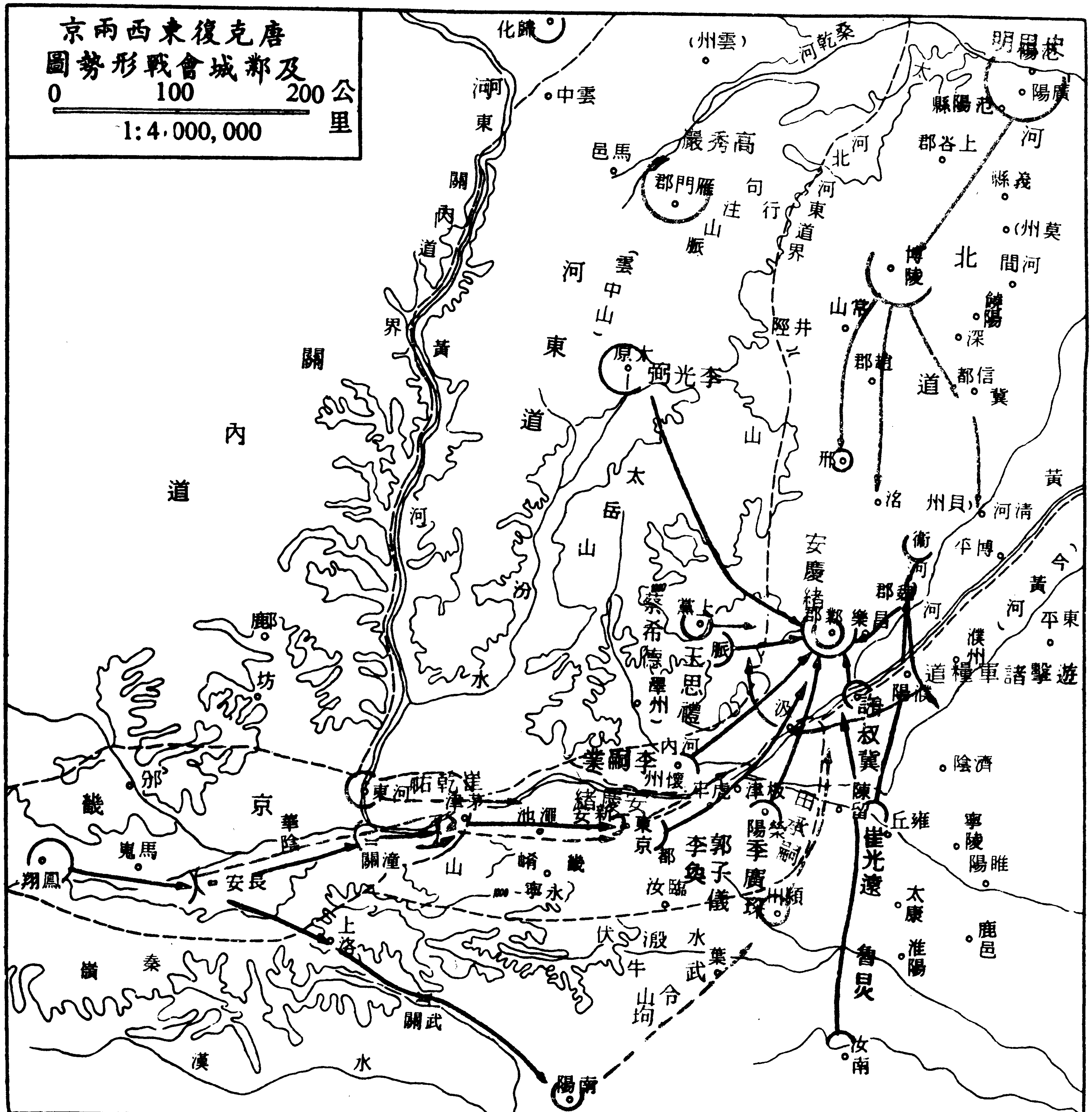
顏真卿、杲卿克復河北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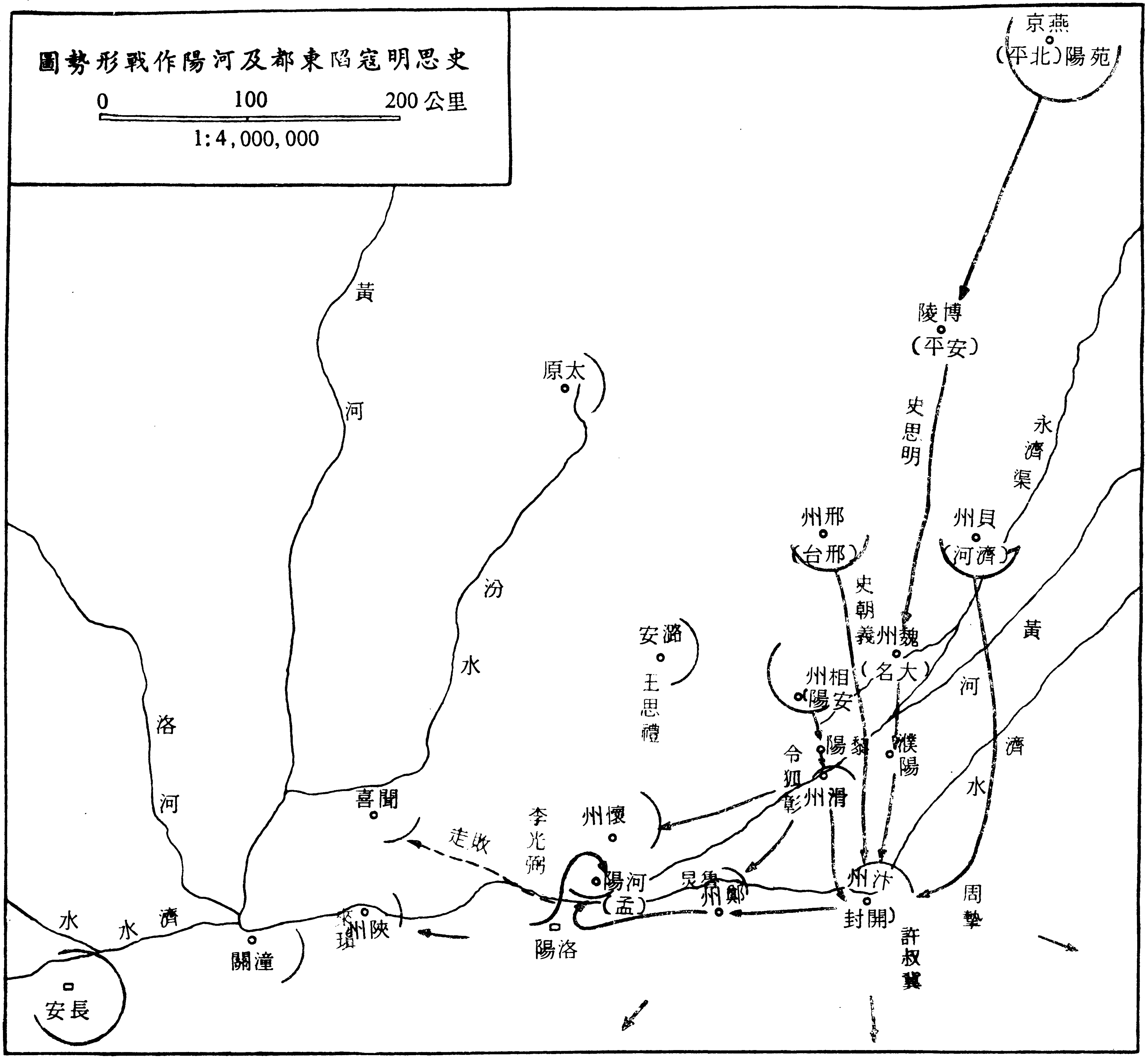
史思明圍攻太原形勢圖
0 100 200 公里
1:4,000,000
東受降城
歸化
雲中
雲州
馬邑
高秀巖
雁門郡
句注山
行山脈
河東道界
雲中山
李光弼
太原
蔡希德
太岳山
上黨
范陽
盧平
劉正臣
史思明
史思明
范陽縣
牛
廣陽
易
義縣
莫州
博陵
常山
井陘
趙郡
信都
冀
河間
饒陽
深
滄
平原
邢
洺
貝州
清河
博平
魏郡
鄴郡
昌樂
濮州
濮陽
滑
濟陽
濟州
北海
青州
東平
兗州
濟陰
陳留
雍丘
寧陵
睢陽
張巡
許遠
彭城
關內道
肅宗
靈武
關內隴右道界
郭子儀
鄜
坊
河東
潼關
京畿
華陰
張通儒
長安
馬嵬
鳳翔
茅津
澠池
新安
東京
都畿
永寧
臨汝
潁川
懷州
安祿山
河內
虎牢
板津
尹子奇
滎陽
澤州
汾水
黃河
河北道
河南道
渤海

附圖九—三一六

附圖九—三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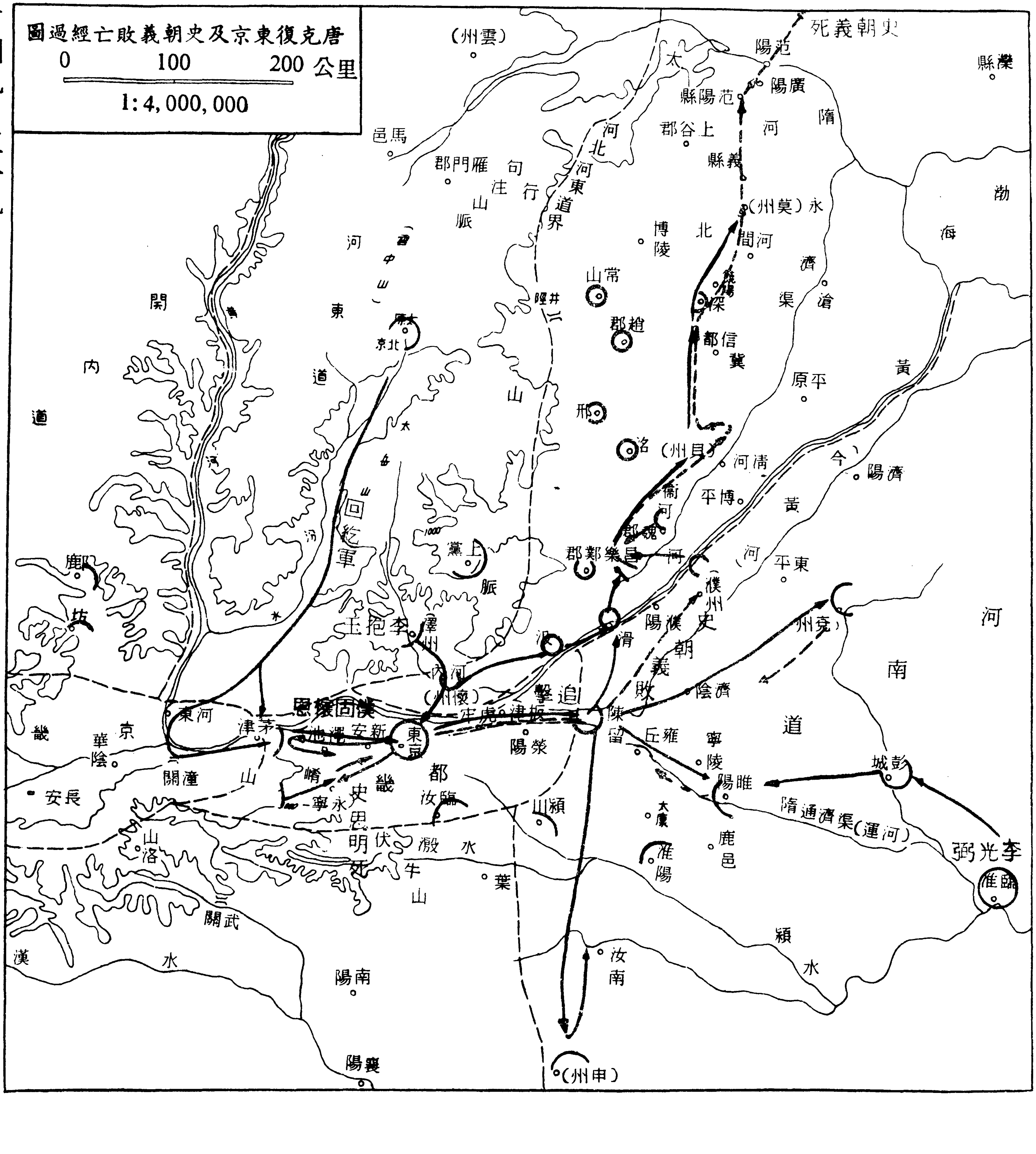


附圖九—三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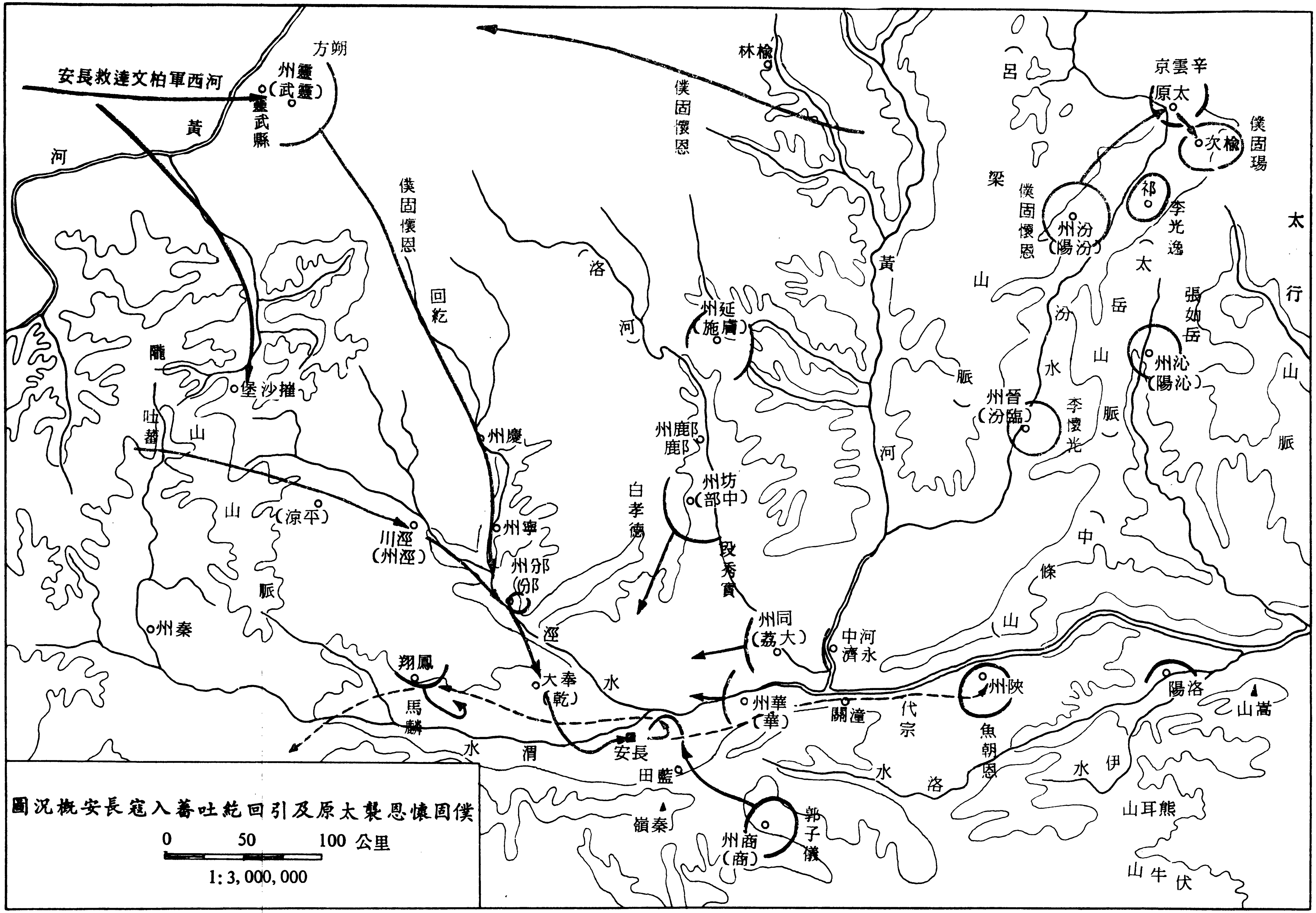


史思明寇陷東都及河陽作戰形勢圖

附圖九－三一九


唐克復東京及史朝義敗亡經過圖
0 100 200 公里
1:4,000,000
史朝義死
范陽
廣陽
范陽縣
上谷郡
義縣
永(莫州)
河間
博陵
常山
趙郡
信都
冀
深
平原
邢
洛
(貝州)
清河
濟陽
博平
魏郡
鄴郡
東平
濮陽
兗州
濟陰
滑
陳留
雍丘
寧陵
睢陽
彭城
李光弼
臨淮
隋通濟渠(運河)
鹿邑
淮陽
潁川
汝南
(申州)
襄陽
南陽
葉
武關
漢水
洛
長安
華陰
潼關
河東
茅津
新安
澠池
東京
都畿
臨汝
永寧
史思明死
伏牛山
潁水
河陽
(懷州)
澤州
李抱玉
回紇軍
上黨
北京
雁門郡
馬邑
(雲州)
灤縣
渤海
黃河
河南道
河北道
河東道界
關內道
京畿
鄜
坊
滎陽
虎牢
板渚
追擊
史朝義敗
太行山
句注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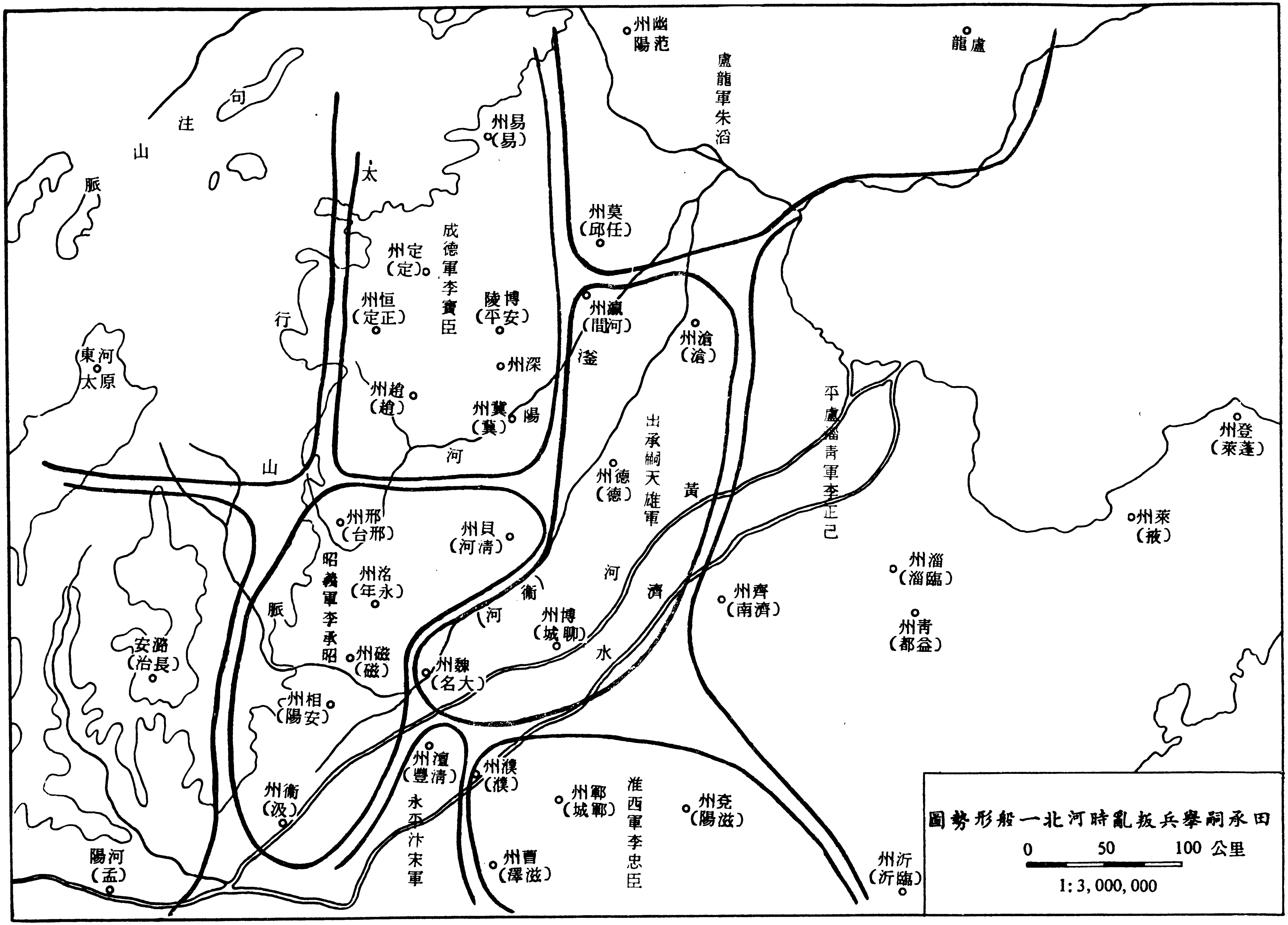
附圖九—三二〇



僕固懷恩襲太原及引回紇吐蕃入寇長安概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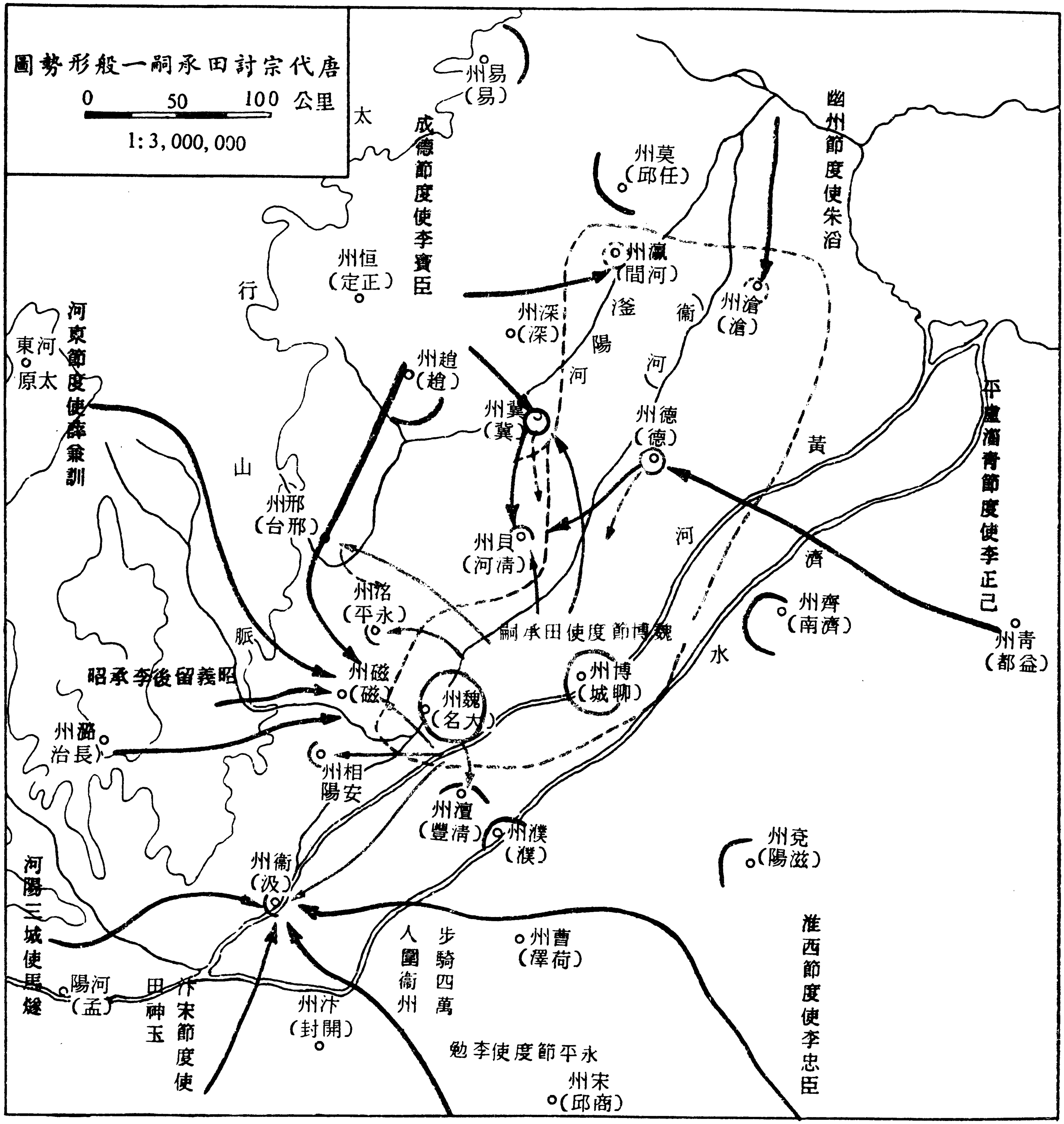
0 50 100 公里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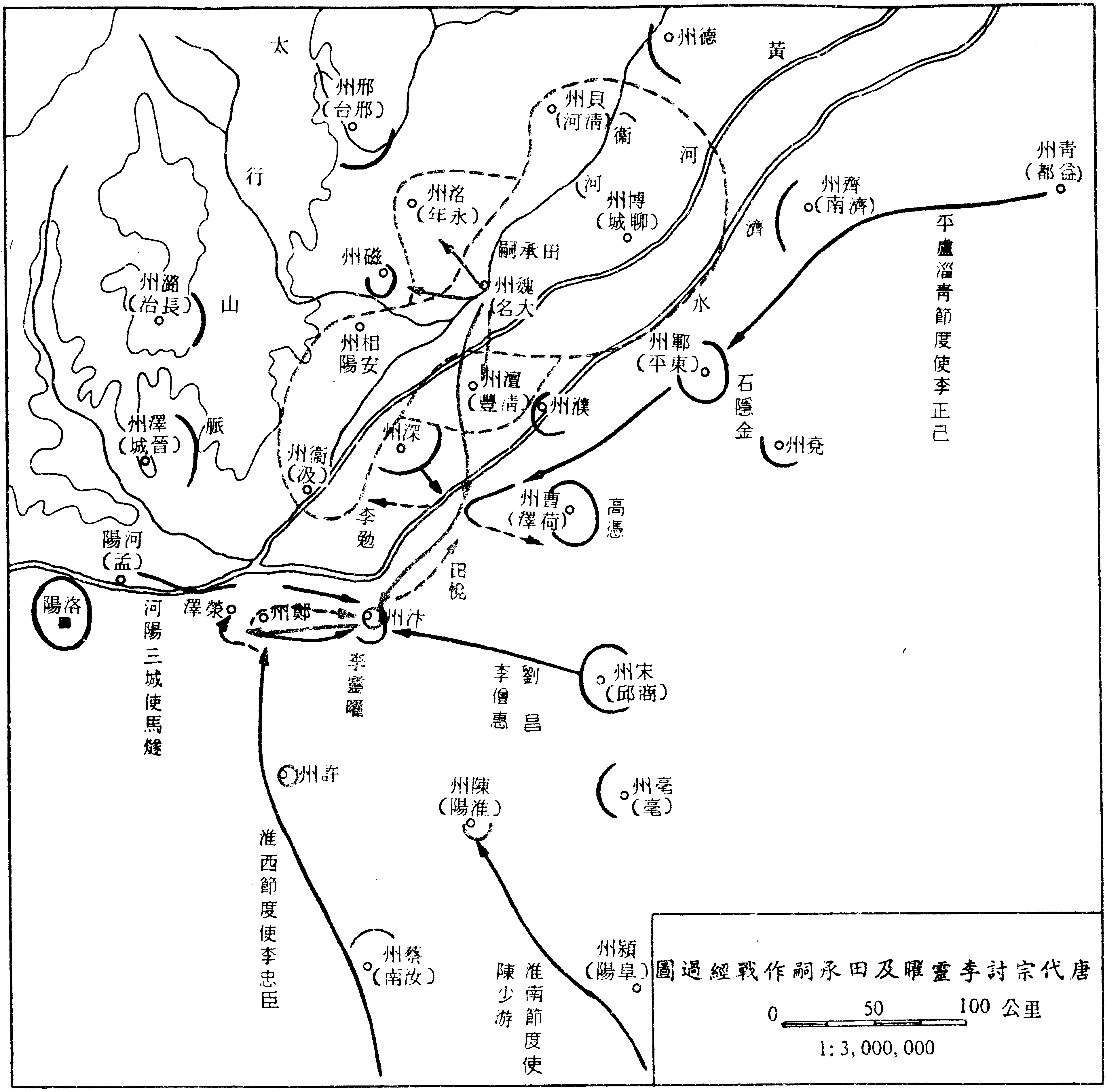
附圖九—三二二

田承嗣舉兵叛亂時河北一般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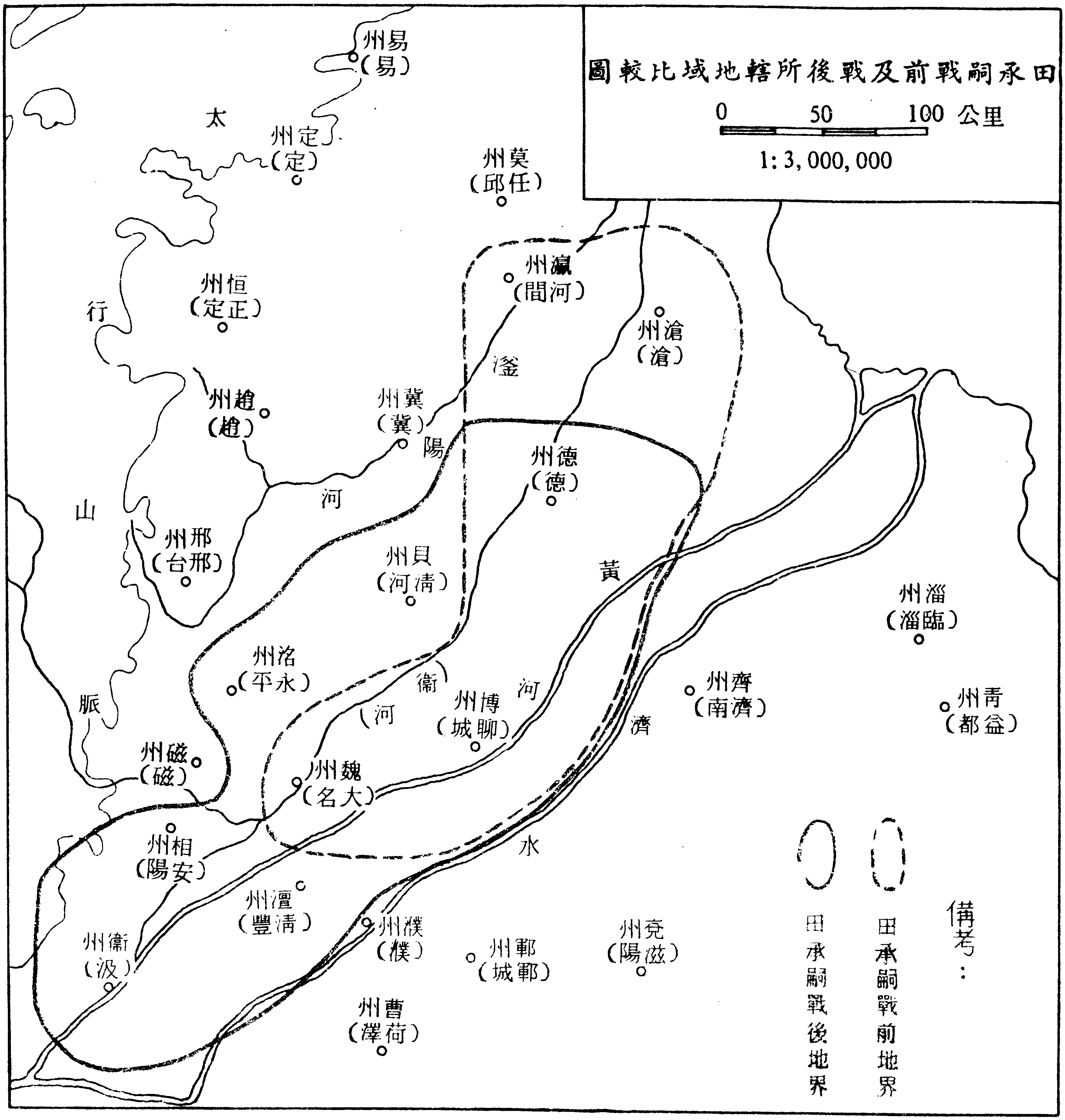

唐代宗討田承嗣一般形勢圖
0 50 100 公里
1:3,000,000
易州（易）
太
行
山
脈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
幽州節度使朱滔
莫州（任丘）
瀛州（河間）
恒州（正定）
滄州（滄）
深州（深）
滏陽河
衛河
趙州（趙）
冀州（冀）
德州（德）
黃河
河東節度使薛兼訓
河東
太原
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
邢州（邢台）
貝州（清河）
洺州（永平）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齊州（濟南）
青州（益都）
濟水
昭義留後李承昭
磁州（磁）
魏州（大名）
博州（聊城）
潞州（長治）
相州（安陽）
澶州（清豐）
濮州（濮）
兗州（滋陽）
衛州（汲）
河陽三城使馬燧
步騎四萬人圍衛州
曹州（菏澤）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河陽（孟）
汴宋節度使田神玉
汴州（開封）
永平節度使李勉
宋州（商丘）

附圖九—三二二

附圖九—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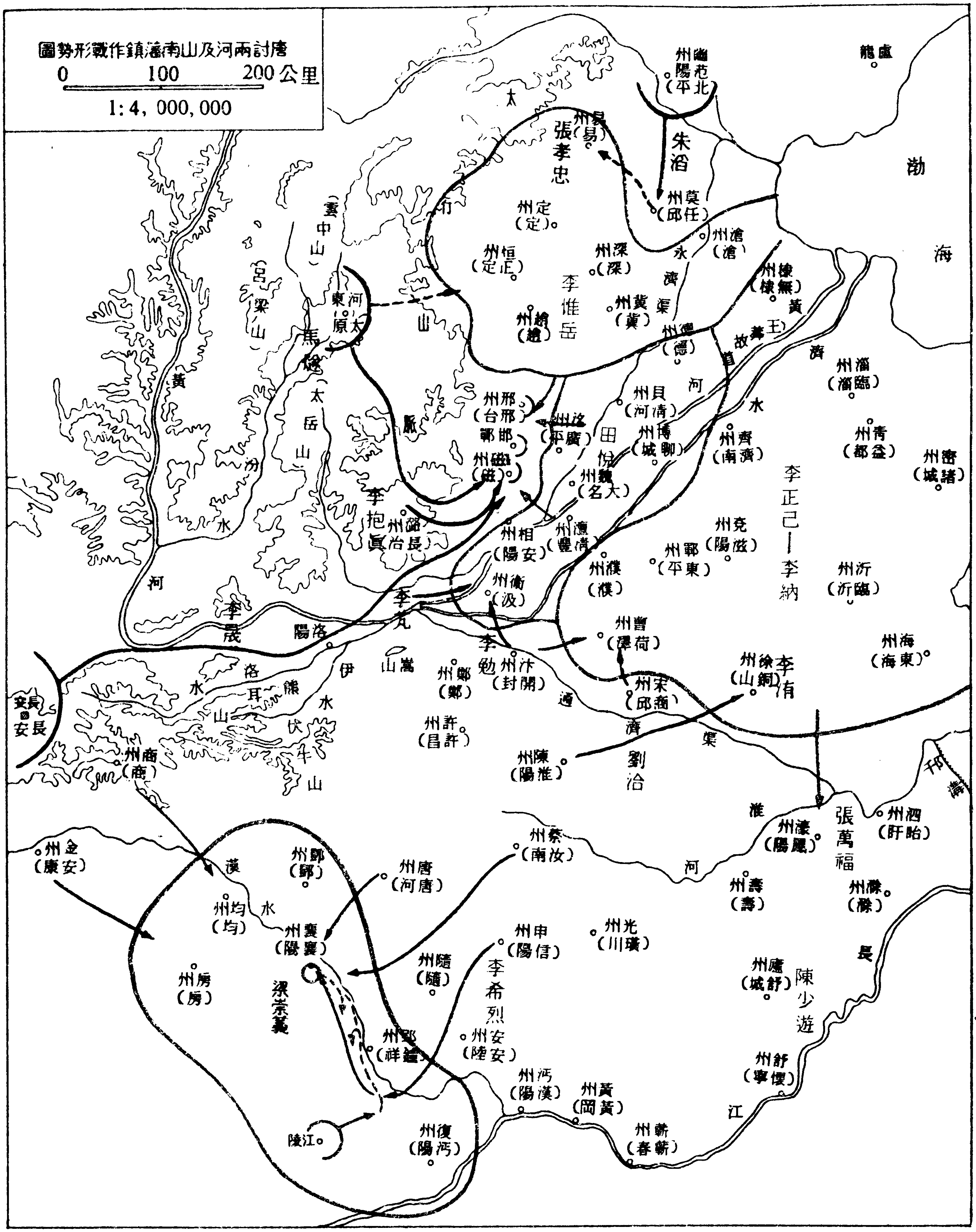


唐代宗討李靈曜及田承嗣作戰經過圖


田承嗣戰前及戰後所轄地域比較圖
0 50 100 公里
1:3,000,000
易州 (易)
太
定州 (定)
莫州 (任丘)
瀛州 (河間)
恒州 (正定)
行
滄州 (滄)
滏
趙州 (趙)
冀州 (冀)
陽
德州 (德)
河
山
邢州 (邢台)
貝州 (清河)
黃
淄州 (臨淄)
洺州 (永平)
衛
博州 (聊城)
河
齊州 (濟南)
青州 (益都)
脈
河
濟
磁州 (磁)
魏州 (大名)
相州 (安陽)
水
澶州 (清豐)
衛州 (汲)
濮州 (濮)
鄆州 (鄆城)
兗州 (滋陽)
曹州 (荷澤)
備考：
田承嗣戰前地界
田承嗣戰後地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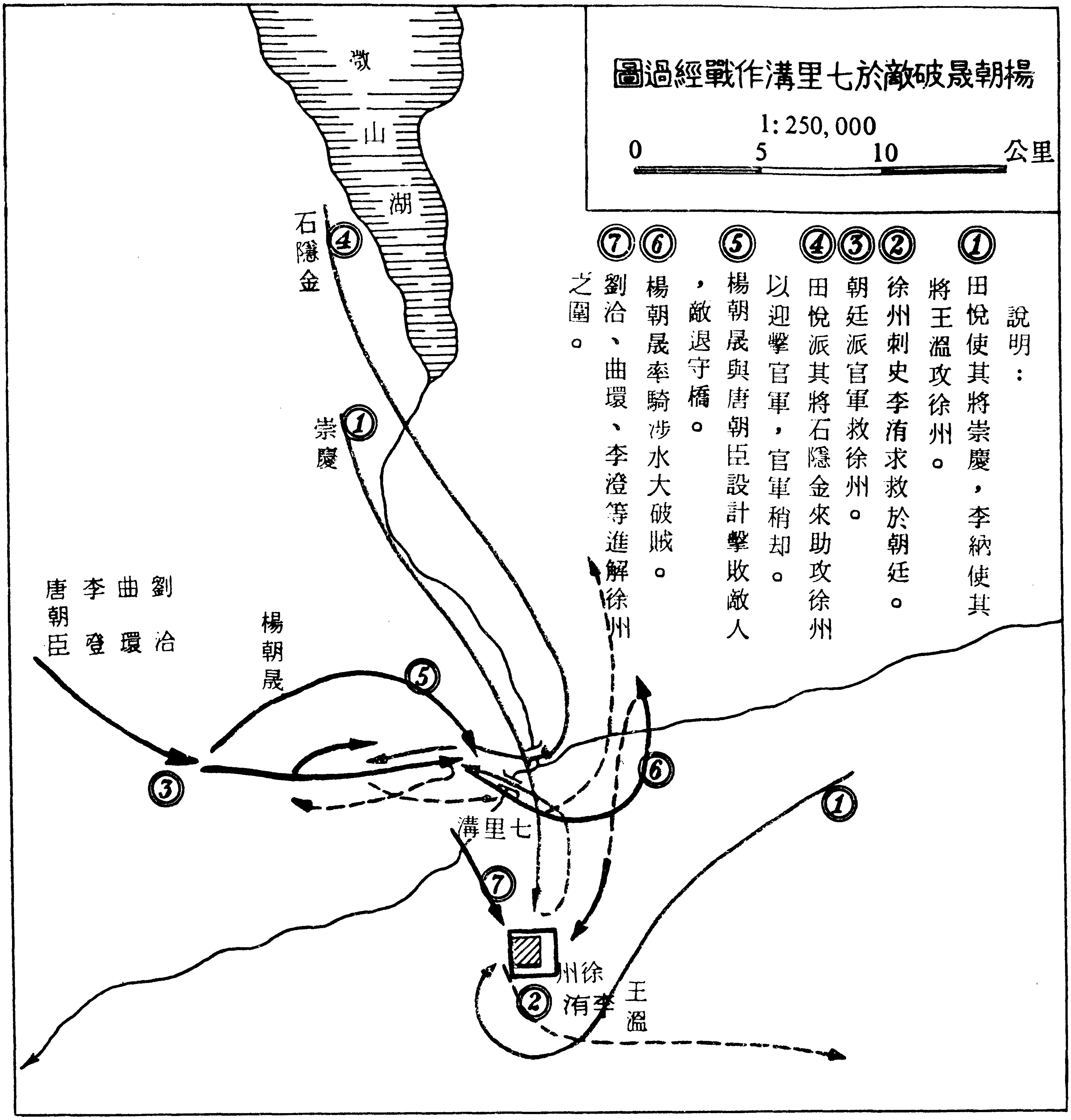
附圖九—三二四

附圖九—三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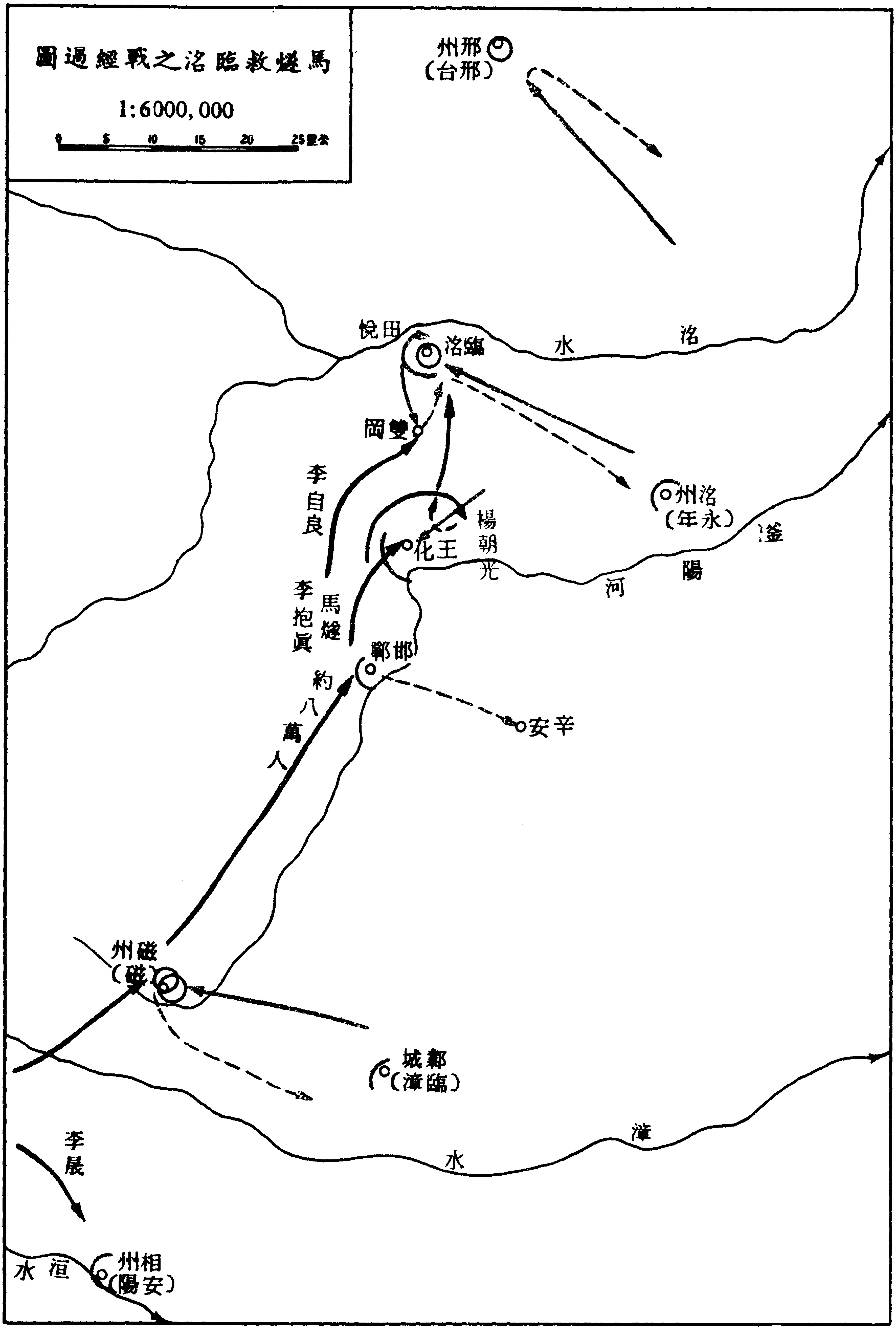


唐討兩河及山南藩鎮作戰形勢圖
0 100 200公里
1:4,000,000
渤海
朱滔
張孝忠
李惟岳
馬燧
李抱眞
李晟
李芃
李勉
田悅
李正己—李納
李洧
劉洽
張萬福
梁崇義
李希烈
陳少遊
長江
淮河
漢水

附圖九—三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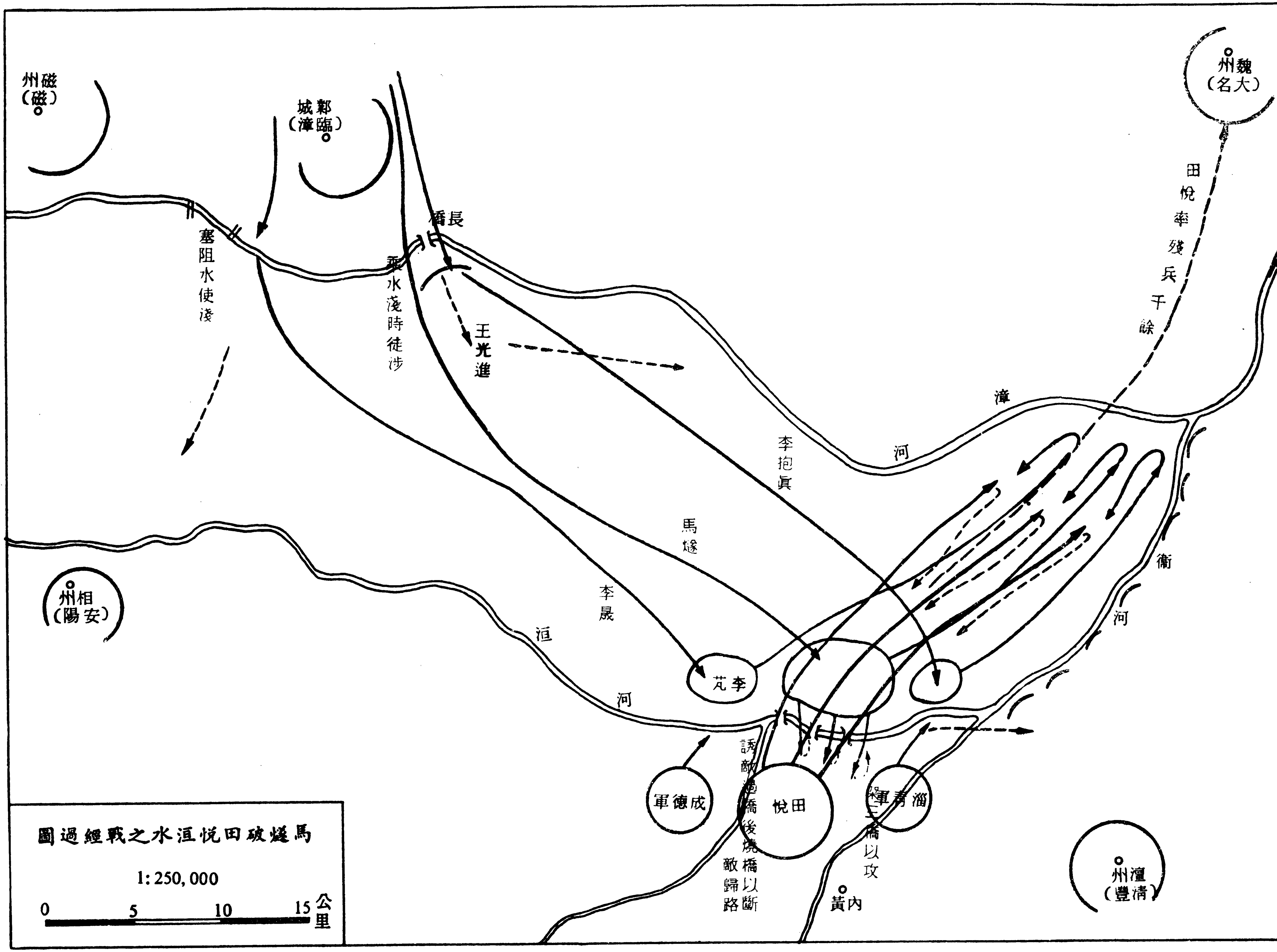

楊朝晟破敵於七里溝作戰經過圖
1: 250,000
0 5 10 公里
說明：
① 田悅使其將崇慶，李納使其將王溫攻徐州。
② 徐州刺史李洧求救於朝廷。
③ 朝廷派官軍救徐州。
④ 田悅派其將石隱金來助攻徐州以迎擊官軍，官軍稍却。
⑤ 楊朝晟與唐朝臣設計擊敗敵人，敵退守橋。
⑥ 楊朝晟率騎涉水大破賊。
⑦ 劉洽、曲環、李澄等進解徐州之圍。
微山湖
石隱金
崇慶
劉洽
曲環
李澄
唐朝臣
楊朝晟
七里溝
徐州
李洧
王溫

附圖九—三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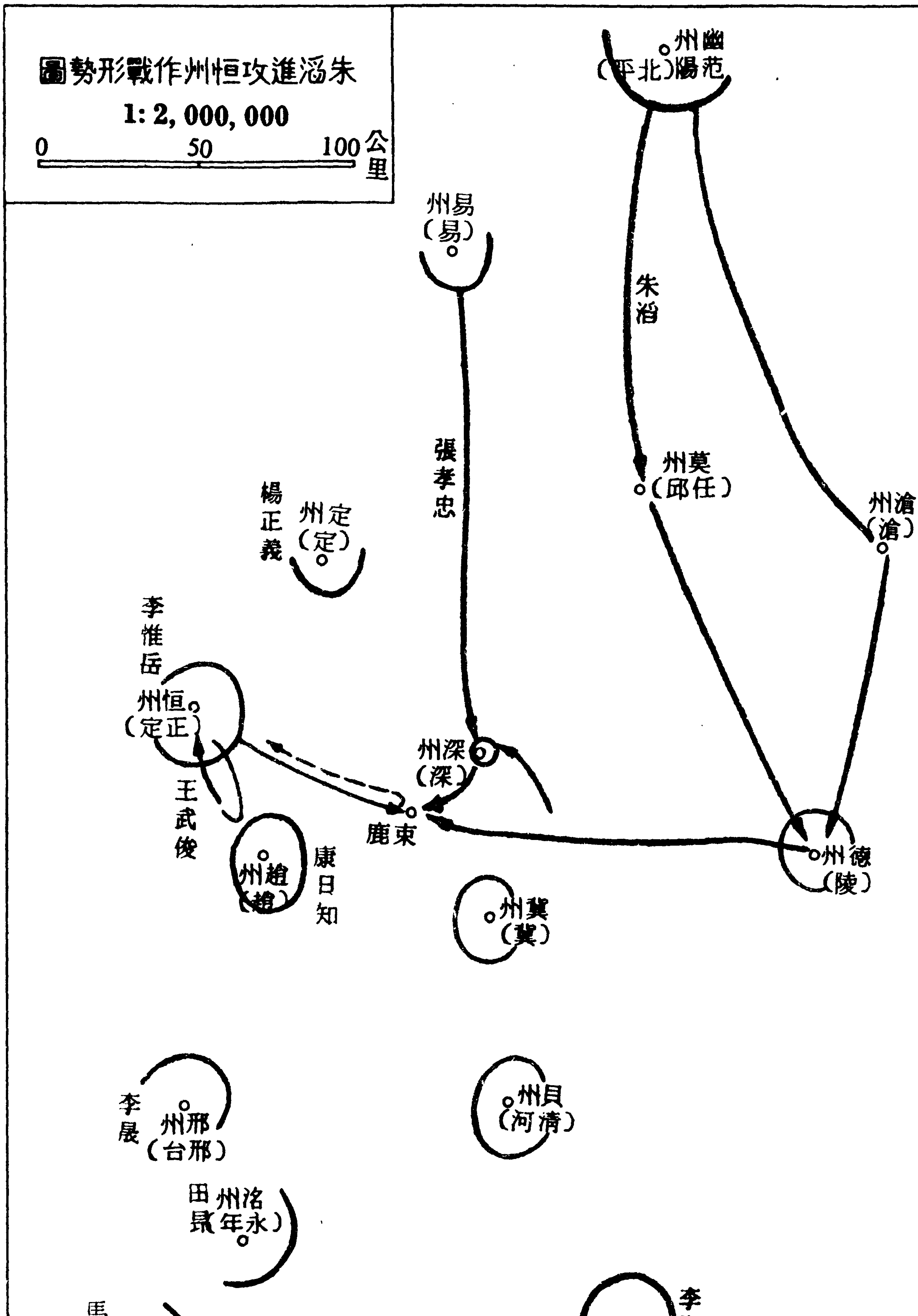
馬燧救臨洺之戰經過圖
1:6000,000
0 5 10 15 20 25公里
邢州
（邢台）
田悅
臨洺
洺水
雙岡
李自良
王花
楊朝光
洺州
（永年）
滏陽河
馬燧
李抱眞
邯鄲
約八萬人
辛安
磁州
（磁）
鄴城
（臨漳）
漳水
李晟
洹水
相州
（安陽）

附圖九—三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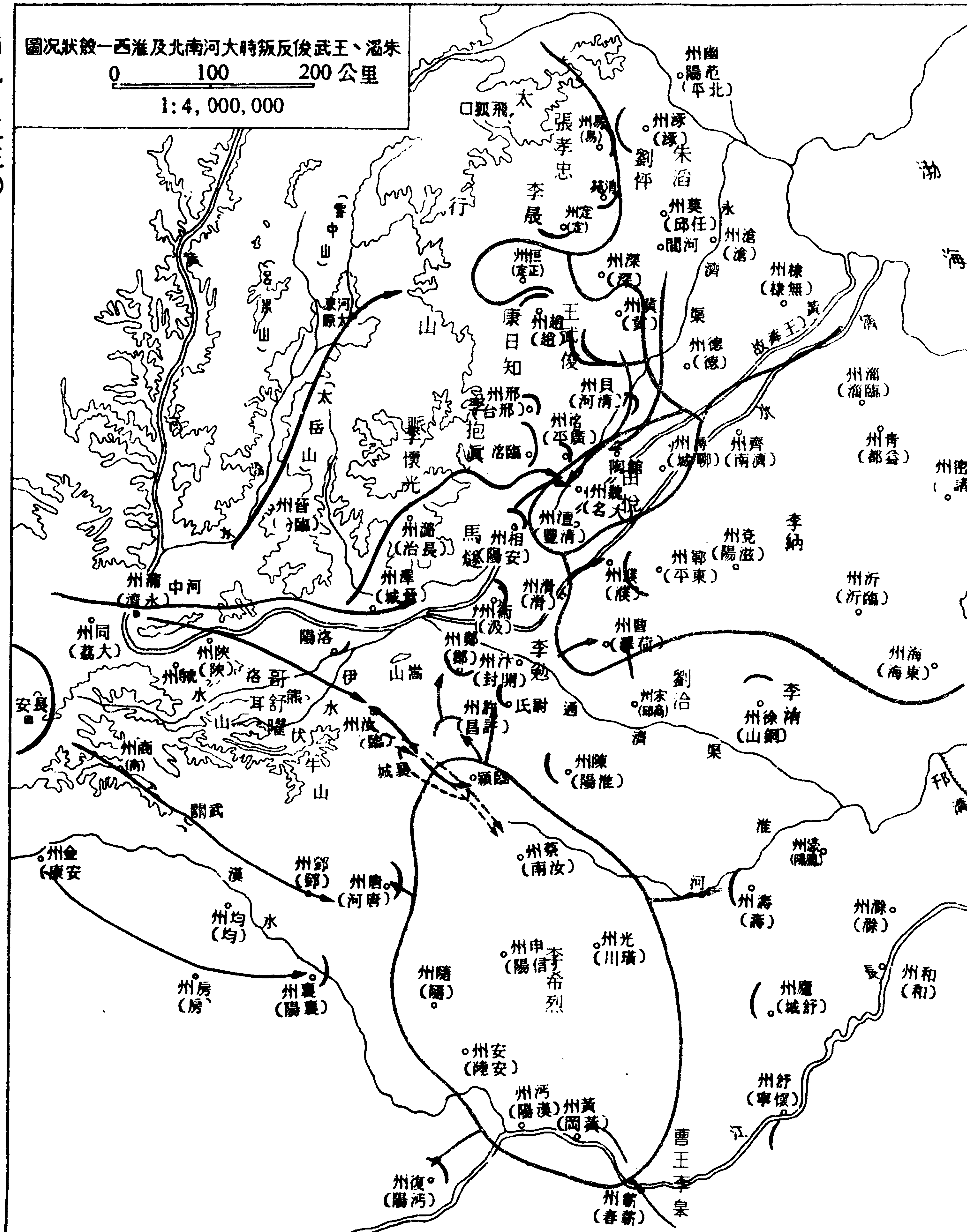
馬燧破田悅洹水之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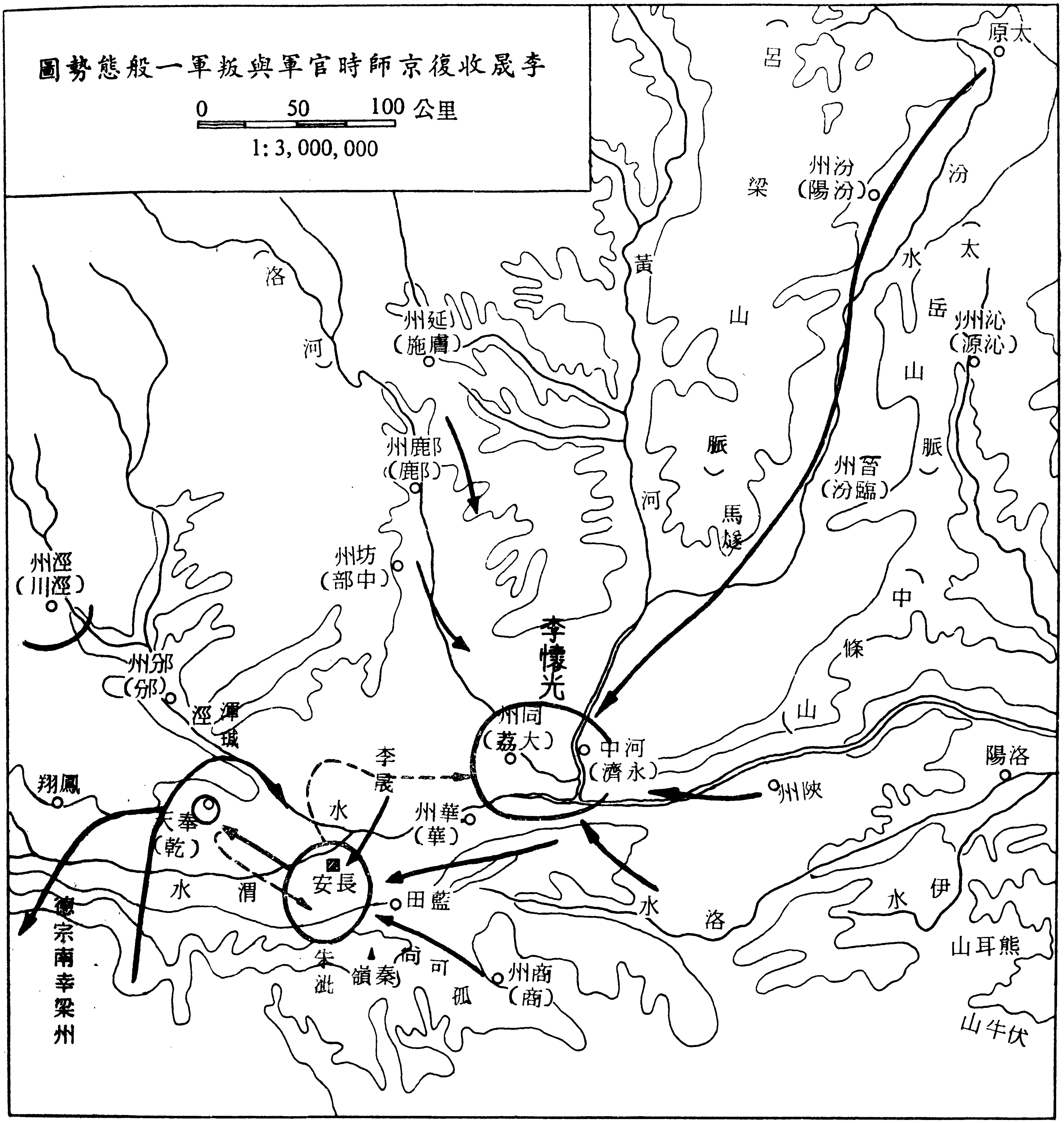


朱滔進攻恒州作戰形勢圖
1: 2,000,000
0 50 100 公里
幽州 范陽(北平)
易州(易)
朱滔
張孝忠
莫州(任丘)
滄州(滄)
楊正義
定州(定)
李惟岳
恒州(正定)
王武俊
深州(深)
束鹿
德州(陵)
趙州(趙)
康日知
冀州(冀)
李晟
邢州(邢台)
貝州(清河)
洺州(永年)
李再春
博州(聊城)
馬燧
磁州(磁)
魏州(大名)
田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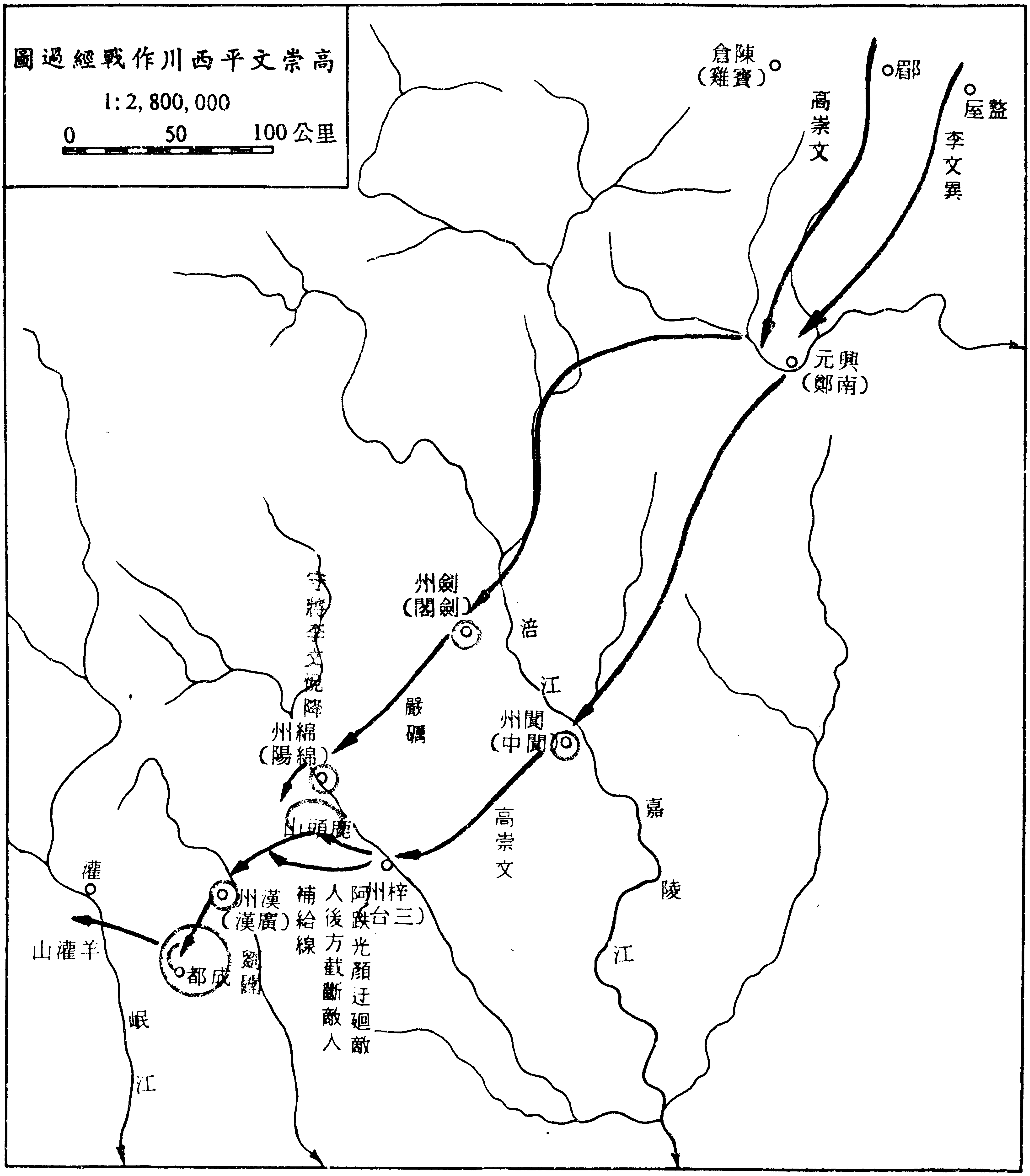
附圖九—三三〇



附圖九—三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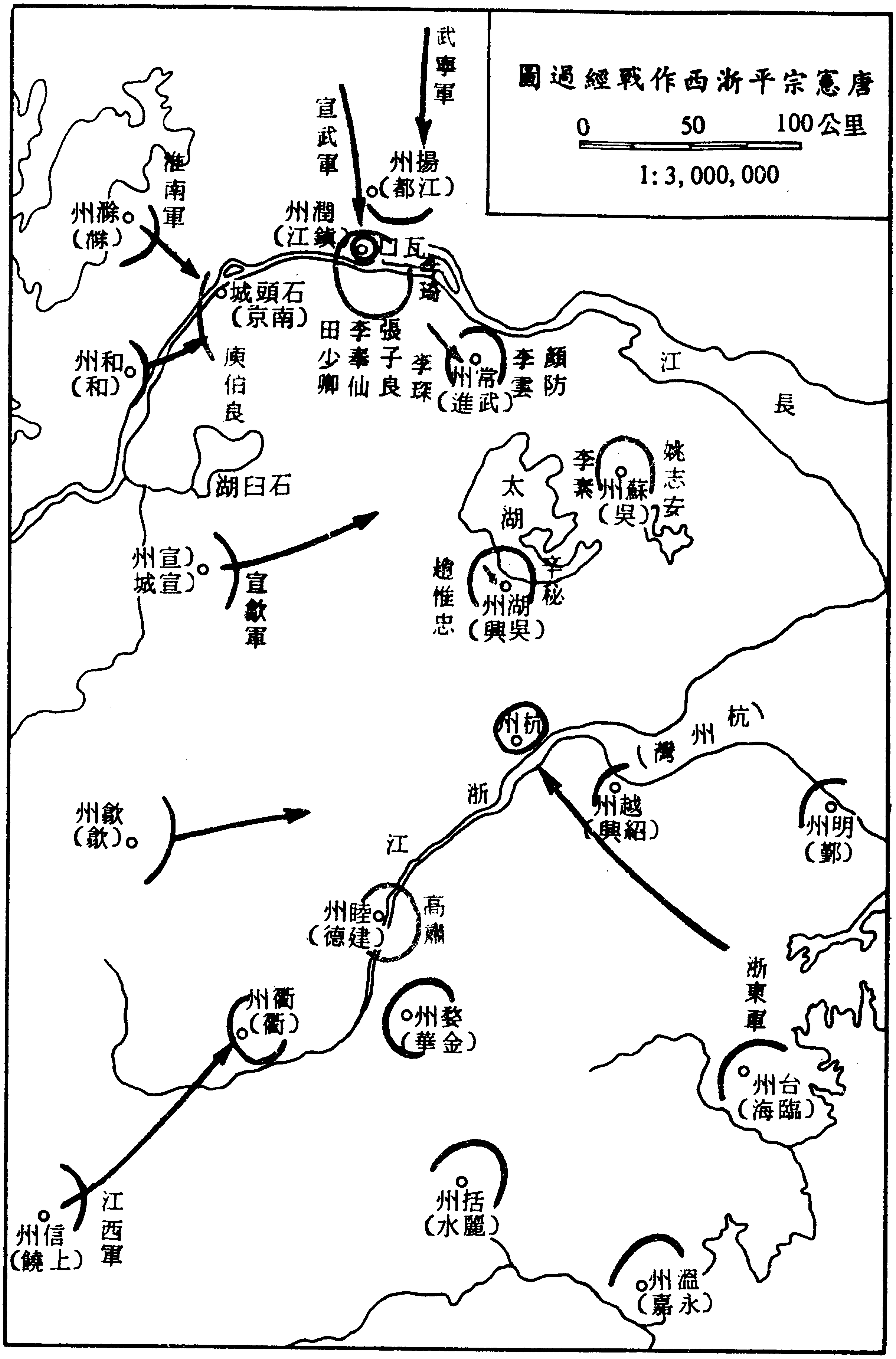

李晟收復京師時官軍與叛軍一般態勢圖
0 50 100 公里
1:3,000,000
太原
汾州(汾陽)
沁州(沁源)
晉州(臨汾)
延州(膚施)
鄜州(鄜)
坊州(中部)
涇州(涇川)
邠州(邠)
同州(大荔)
河中(永濟)
陝州
洛陽
華州(華)
鳳翔
奉天(乾)
長安
藍田
商州(商)
熊耳山
伏牛山
呂梁山脈
太岳山脈
中條山
黃河
汾水
洛河
涇水
渭水
洛水
伊水
秦嶺
李懷光
李晟
渾瑊
朱泚
德宗南幸梁州

附圖九—三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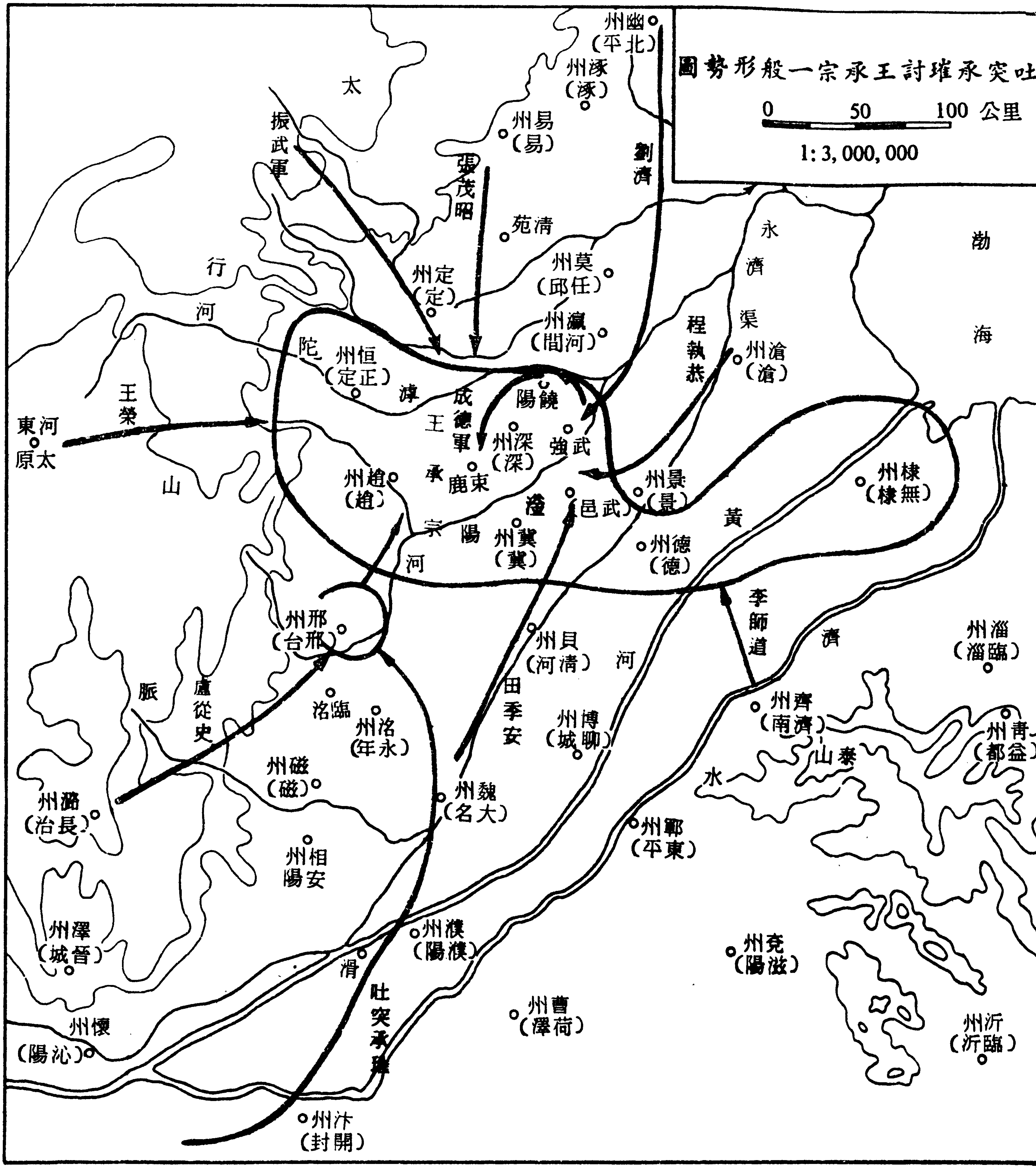


高崇文平西川作戰經過圖
1:2,800,000
0 50 100公里
陳倉
(寶雞)
郿
盩厔
高崇文
李文異
興元
(南鄭)
劍州
(劍閣)
守將李文悅降
綿州
(綿陽)
嚴礪
涪江
閬州
(閬中)
鹿頭山
高崇文
梓州
(三台)
阿跌光顏迂迴敵人後方截斷敵人補給線
嘉陵江
漢州
(廣漢)
灌
羊灌山
成都
劉闢
岷江

附圖九—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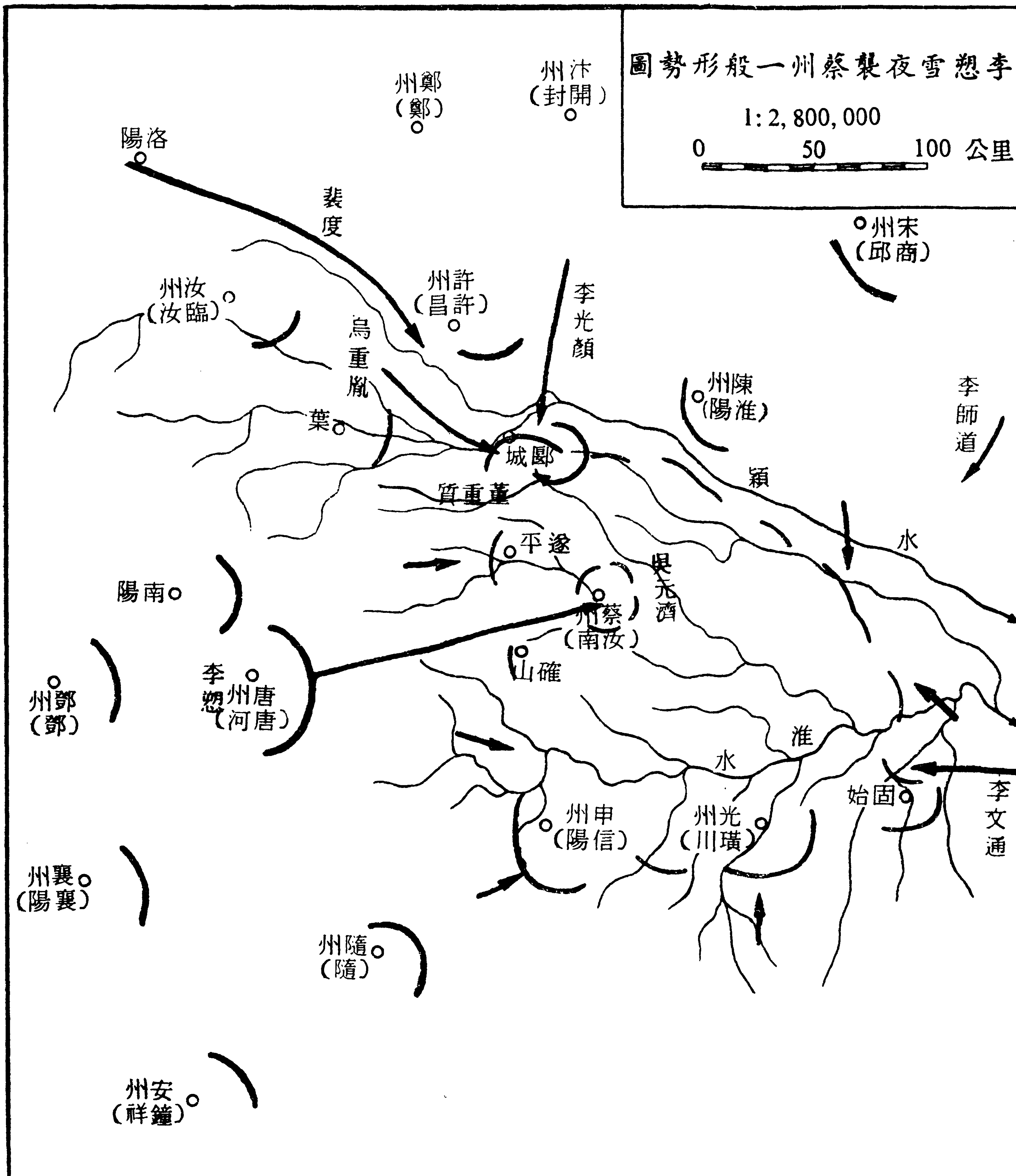

唐憲宗平浙西作戰經過圖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武寧軍
宣武軍
揚州(江都)
潤州(鎮江)
淮南軍
滁州(滁)
石頭城(南京)
和州(和)
庾伯良
田少卿
李奉仙
張子良
李琦
李琛
常州(武進)
李雲
顏防
長
江
石臼湖
太湖
李素
蘇州(吳)
姚志安
宣州(宣城)
宣歙軍
趙惟忠
湖州(吳興)
辛秘
杭州
杭州灣
浙
江
歙州(歙)
越州(紹興)
明州(鄞)
睦州(建德)
高肅
浙東軍
衢州(衢)
婺州(金華)
台州(臨海)
括州(麗水)
溫州(永嘉)
信州(上饒)
江西軍

附圖九—三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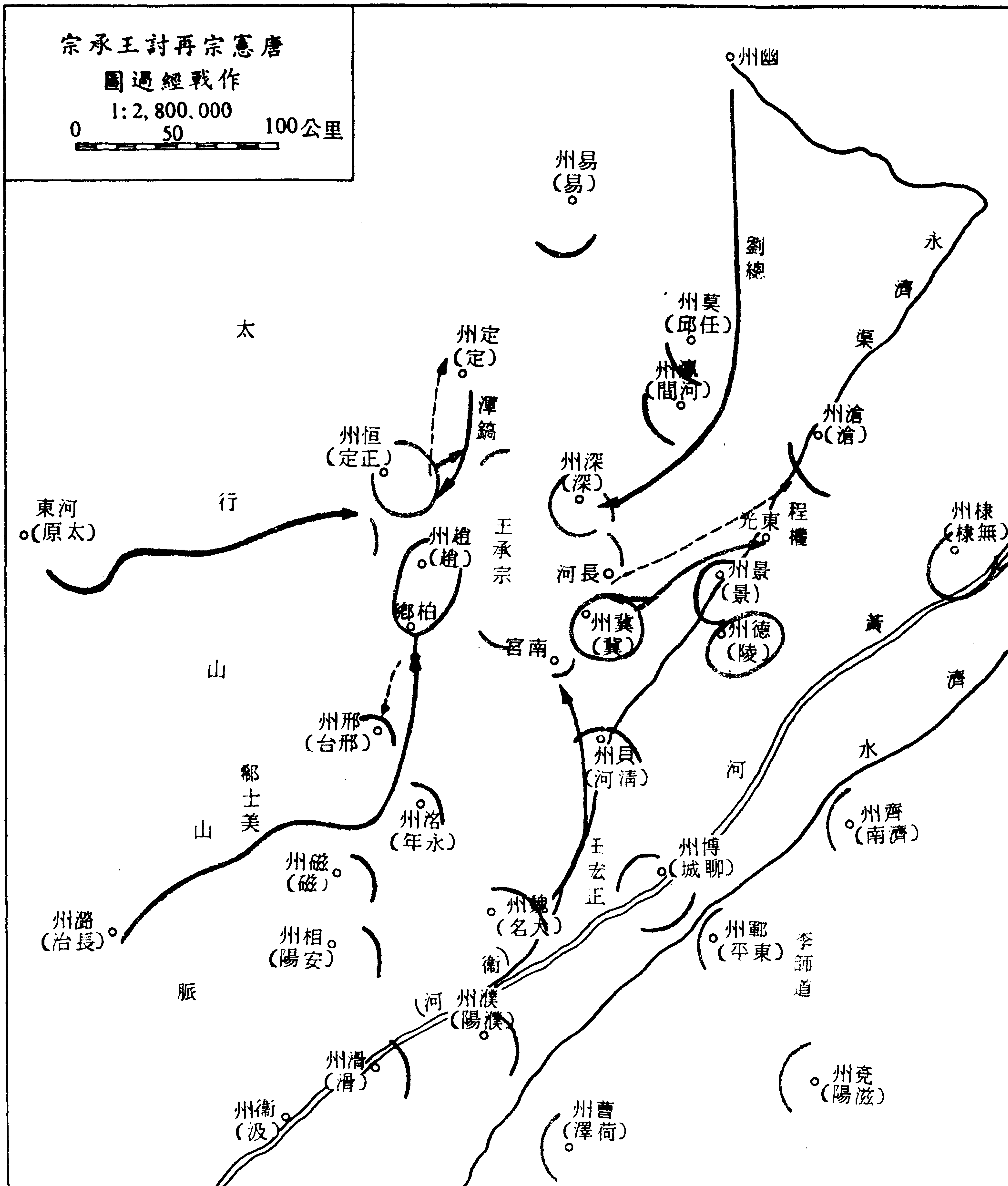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一般形勢圖
0 50 100 公里
1: 3,000,000
幽州（北平）
涿州（涿）
易州（易）
清苑
莫州（任邱）
瀛州（河間）
定州（定）
恒州（正定）
饒陽
深州（深）
武強
東鹿
趙州（趙）
冀州（冀）
武邑
景州（景）
德州（德）
滄州（滄）
棣州（無棣）
邢州（邢台）
臨洺
洺州（永年）
磁州（磁）
魏州（大名）
貝州（清河）
博州（聊城）
鄆州（東平）
齊州（濟南）
淄州（臨淄）
青州（益都）
泰山
潞州（長治）
相州安陽
澤州（晉城）
懷州（沁陽）
濮州（濮陽）
滑
兗州（滋陽）
曹州（荷澤）
沂州（臨沂）
汴州（開封）
河東太原
太
行
山
振武軍
張茂昭
劉濟
程執恭
王榮
成德軍
王承宗
盧從史
田季安
李師道
吐突承璀
滹沱河
滏陽河
永濟渠
黃河
濟水
漳
渤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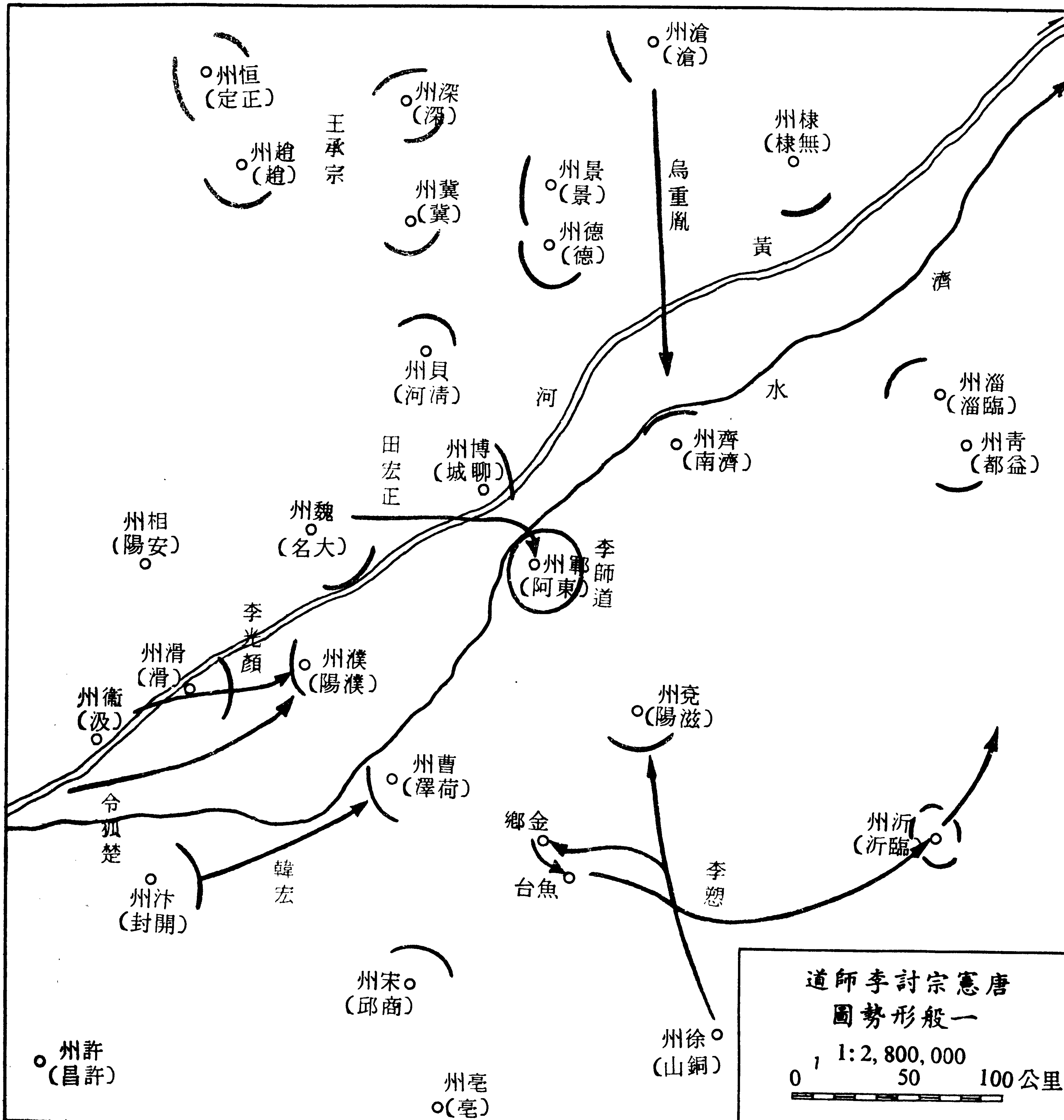
附圖九—三三五


李愬雪夜襲蔡州一般形勢圖
1:2,800,000
0 50 100 公里
洛陽
鄭州
(鄭)
汴州
(開封)
裴度
汝州
(臨汝)
許州
(許昌)
李光顏
烏重胤
宋州
(商邱)
陳州
(淮陽)
李師道
葉
郾城
董重質
潁
水
遂平
吳元濟
南陽
蔡州
(汝南)
確山
李愬
唐州
(唐河)
鄧州
(鄧)
淮
水
固始
李文通
申州
(信陽)
光州
(潢川)
襄州
(襄陽)
隨州
(隨)
安州
(鍾祥)

附圖九—三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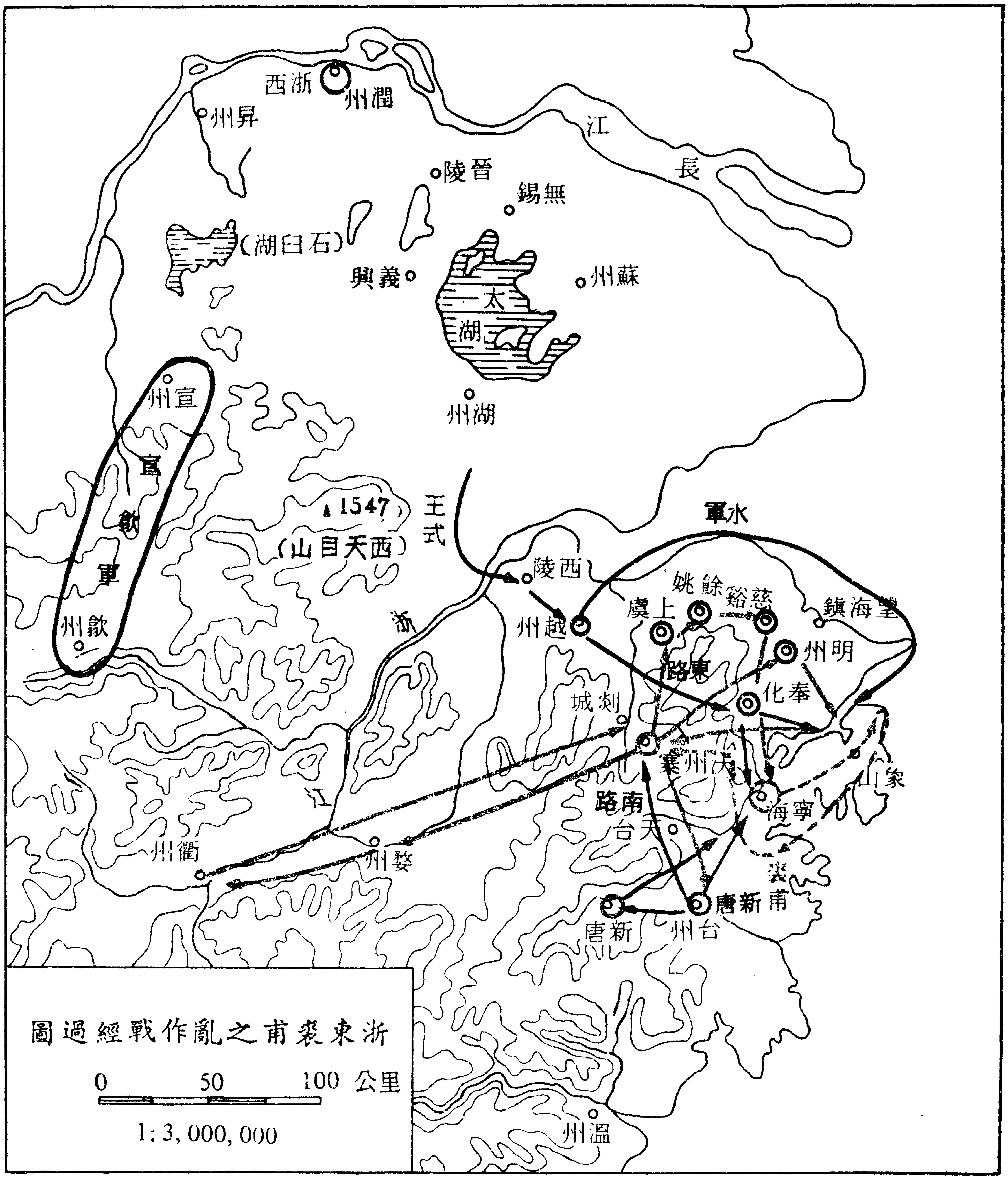
唐憲宗再討王承宗
作戰經過圖
1:2,800,000
0 50 100公里
幽州
易州(易)
莫州(任丘)
瀛州(河間)
定州(定)
滹沱
恒州(正定)
深州(深)
滄州(滄)
河東(太原)
太
行
山
山
脈
趙州(趙)
王承宗
長河
東光
程權
劉總
永濟渠
棣州(無棣)
景州(景)
冀州(冀)
德州(陵)
柏鄉
南宮
邢州(邢台)
郗士美
貝州(清河)
洺州(永年)
磁州(磁)
潞州(長治)
相州(安陽)
魏州(大名)
王宏正
博州(聊城)
齊州(濟南)
鄆州(東平)
李師道
衛河
濮州(濮陽)
滑州(滑)
衛州(汲)
曹州(菏澤)
兗州(滋陽)
黃河
濟水



唐憲宗討李師道
一般形勢圖
1:2,800,000
0 50 100公里
恒州（正定）
深州（深）
趙州（趙）
冀州（冀）
王承宗
滄州（滄）
烏重胤
景州（景）
德州（德）
棣州（無棣）
黃河
濟水
貝州（清河）
淄州（臨淄）
青州（益都）
齊州（濟南）
博州（聊城）
田宏正
魏州（大名）
相州（安陽）
鄆州（東阿）
李師道
李光顏
滑州（滑）
濮州（濮陽）
衛州（汲）
兗州（滋陽）
曹州（菏澤）
令狐楚
金鄉
魚台
沂州（臨沂）
李愬
汴州（開封）
韓宏
宋州（商邱）
徐州（銅山）
許州（許昌）
亳州（亳）

附圖九—三三七

附圖九—三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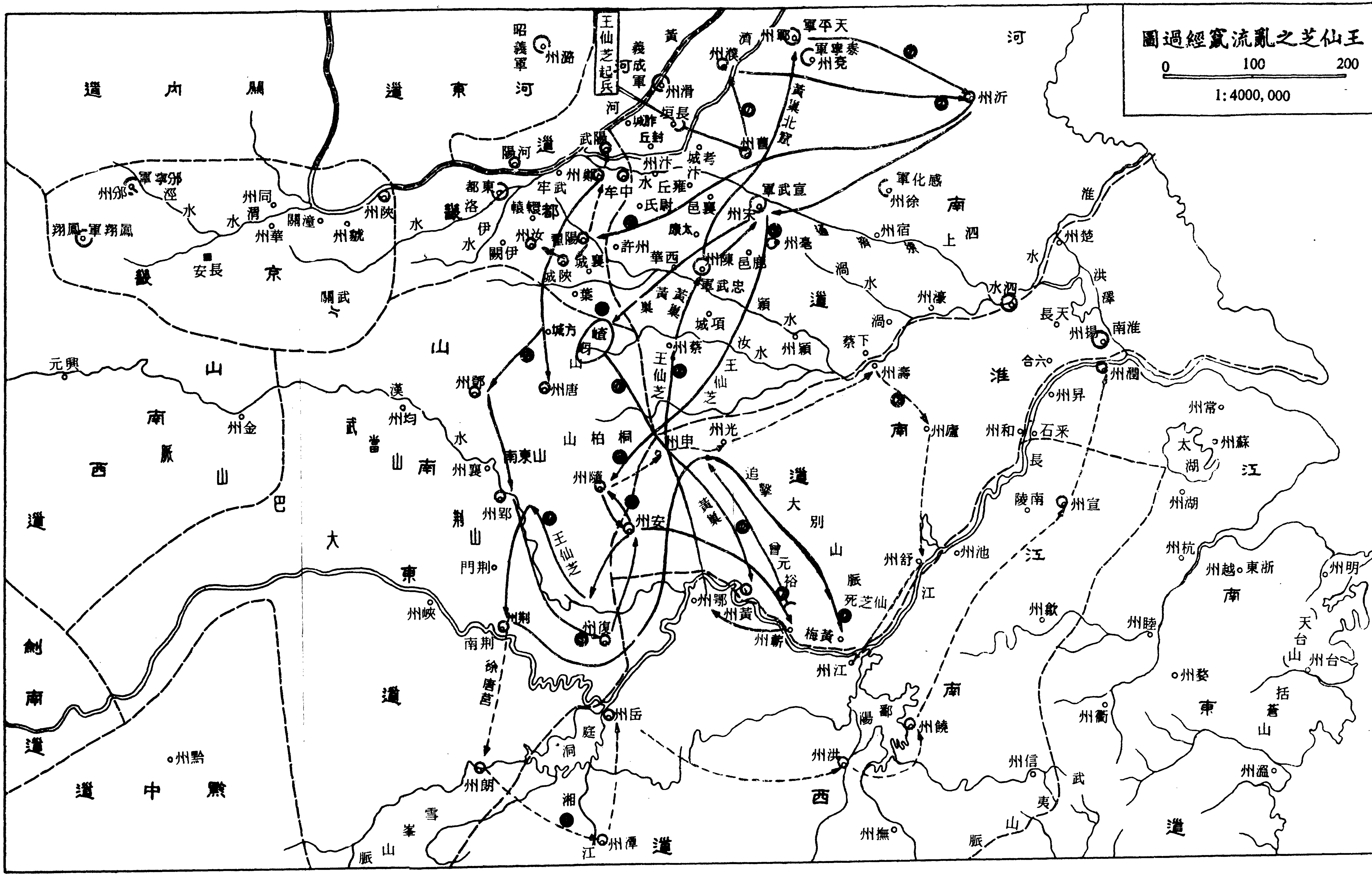
浙東裘甫之亂作戰經過圖

附圖九—三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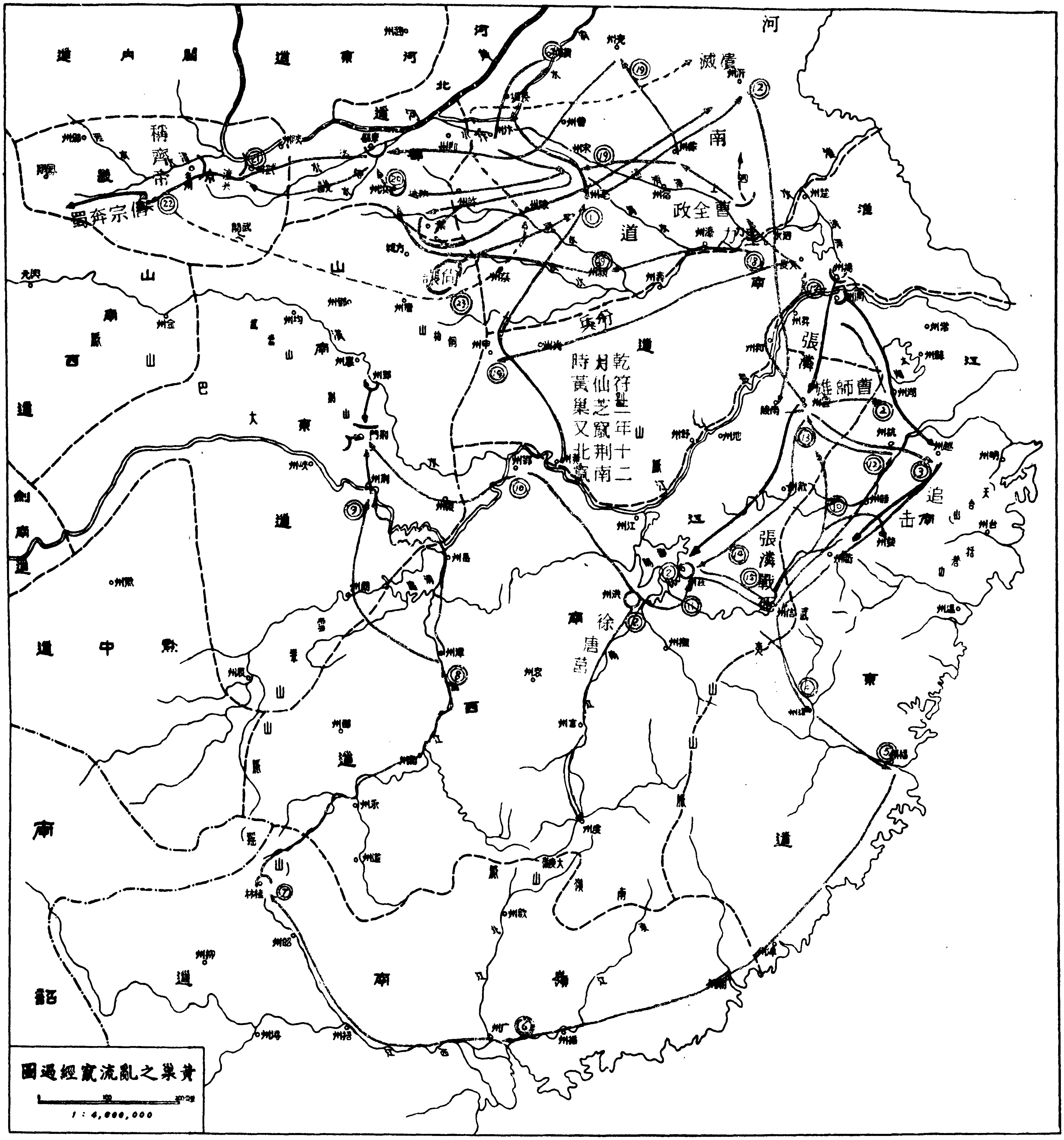


龐勛叛亂作戰經過圖
0 50 100 公里
1:2,000,000
徐州
彭城
宋州
亳州
沛
豐
下邳
海州
沭陽
宿遷
蕭
符離
埇橋
柳子
臨渙
蘄
宿州
虹
泗州
楚州
高郵
揚州
淮南
潤州
滁州
和州
廬州
巢
壽州
下蔡
濠州
鍾離
定遠
渦口
招義
都梁山
洪澤
高郵湖
通濟渠
渦河
潁水
淮水
長江
龐勛北進
還淮北

附圖九—三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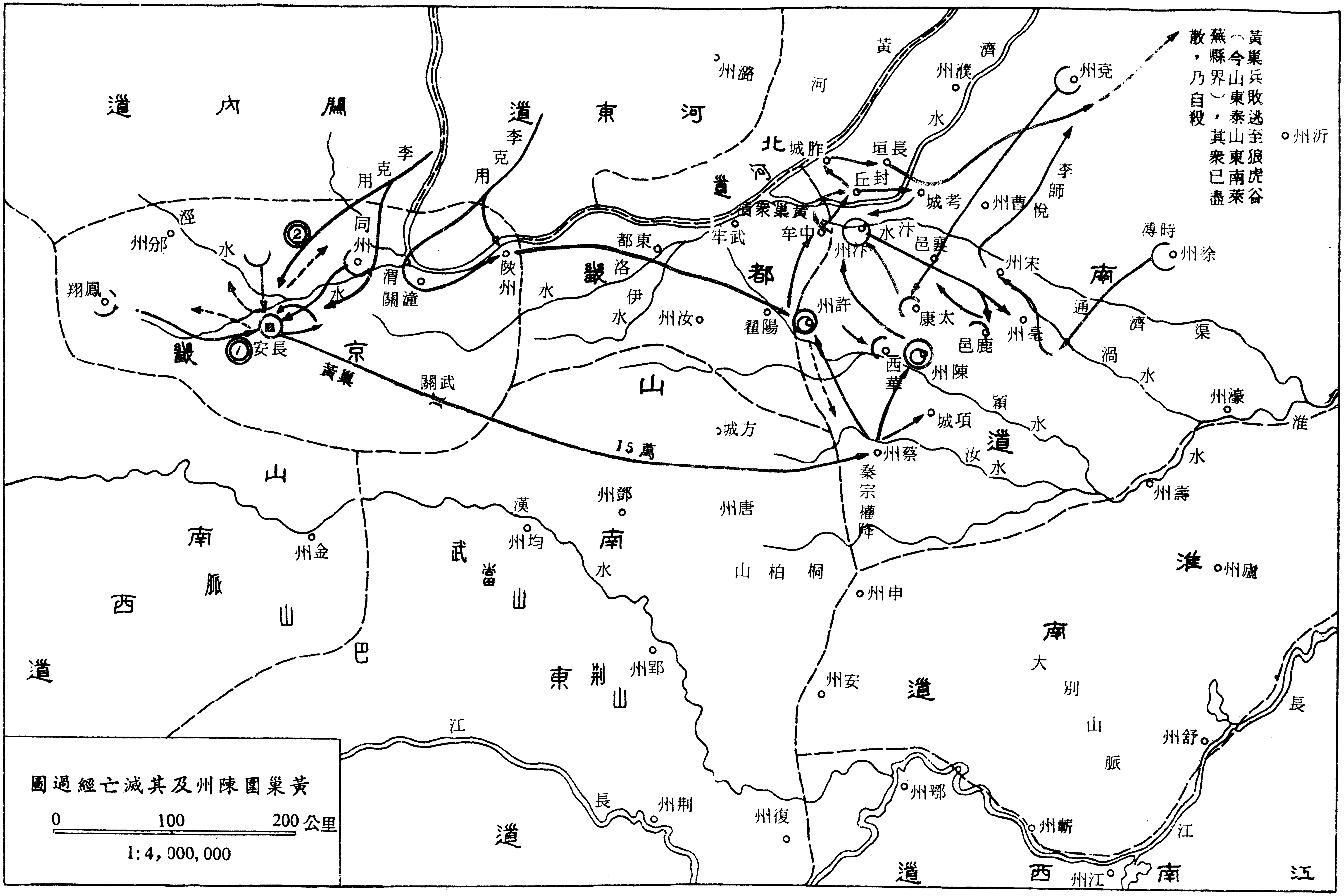
王仙芝之亂流竄經過圖



黃巢之亂流竄經過圖

1 : 4,000,000

附圖九—三四二



黃巢圍陳州及其滅亡經過圖

內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九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9